CBETA電子佛典集成

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

eBook

B25n0145

天目中峰廣錄

中峰明本著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

目次

- 編輯說明
- 章節目次
  - 序
    - 進天目中峯和尚廣錄表
    - 降賜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入藏院劄
    -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序
    - 重刊中峯和尚廣錄序
  - 總目
  - 示眾一
  - 示眾二
  - 小叅
  - 拈古
  - 頌古
  - 法語一
    - 示雲南通講主
    - 示雲南福元通三講主
    - 示高麗收樞空昭聰五長老
    - 示日本空禪人
    - 示伊吾顯月長老
    - 示薩的迷的理長老
    - 示慈護長老
    - 示植禪人
    - 示達禪人
    - 示志滿禪人
  - 法語二
    - 示嗣禪上人
    - 示日本丁一頭陀
    - 示普喜上人問五蘊生死
    - 示明昶上人書華嚴經
    - 示雲南護上人求示三聚淨戒
    - 示明忠上人病中
    - 示月禪人病中
    - 示琳上人病中
    - 示宗裕上人

    - 示成上人卓菴
    - 示寶燈上人禮祖
    - 示希有上人行脚
    - 遺誡門人
  - 法語三
    - 示海印居士
    - 示脫歡達剌罕丞相
    - 示容齋居士
    - 示同菴居士
    - 示主一居士
  - 法語四
    - 示鄭廉訪
    - 示彝菴居士
    - 示吳居士
  - 書問
    - 答瀋王書
    - 與嗣瀋王
    - 答高麗白尚書
    - 與海粟居士
    - 與大覺長老
  - 佛事
  - 佛祖讚
    - 盧舍那佛讚
    - 釋迦如來十大弟子圖像讚
    - 歷代祖師畫像讚
    - 少林初祖圓覺大師
    - 二祖大祖禪師
    - 三祖鑑智禪師
    - 四祖大醫禪師
    - 五祖大滿禪師
    - 六祖大鑑禪師
    - 南嶽大慧禪師
    - 馬祖大寂禪師
    - 百丈大智禪師
    - 黃檗斷際禪師
    - 臨濟慧照禪師
    - 興化廣濟禪師
    - 汝州南院禪師

- 汝州風穴禪師
- 汝州首山禪師
- 汾陽禪師
- 石霜慈明禪師
- 袁州楊岐禪師
- 舒州白雲禪師
- 東山五祖禪師
- 佛果圓悟真覺禪師
- 平江虎丘禪師
- 天童應菴禪師
- 天童密菴禪師
- 破菴密印禪師
- 徑山無準佛鑑禪師
- 仰山雪巖慧朗禪師
- 天目高峯佛日普明廣濟禪師
- 觀音
- 少林初祖
- 栽松道者
- 粥薪漢子
- 馬郎婦
- 布袋
- 臨濟
- 趙州
- 丹霞靈照
- 郁山主
- 政黃牛
- 天童東巖曰禪師
- 道場及菴信禪師
- 南嶽鐵山瓊禪師
- 徑山晦機熙禪師
- 徑山虛谷陵禪師
- 天童雲外岫禪師
- 靈雲鐵牛定禪師
- 高峯和尚
- 斷崖義禪師
- 中竺布衲雍禪師

- 自讚
- 題跋

        - 跋慈受和尚般若心經註
        - 題琇禪師代古塔主答寂音尊者書
        - 題圜悟和尚心要
        - 題東坡居士大悲閣記
        - 題列子
        - 題十牛圖
        - 跋天目禮禪師墨迹
        - 跋牛腰佛頌軸
        - 跋梁楷畫妙峯禪師四鬼夜移圖
        - 題十八尊者圍碁圖
        - 題羅漢揭厲圖
        - 跋及菴禪師設利頌軸
        - 題古畫像四首
    - 山房夜話上
    - 山房夜話中
    - 山房夜話下
    - 信心銘闢義解上
    - 信心銘闢義解中
    - 信心銘闢義解下
    - 楞嚴徵心辯見或問
    - 別傳覺心
    - 金剛般若略義
    - 幻住家訓
    - 擬寒山詩
    - 東語西話上
    - 東語西話下
    - 東語西話續集上
    - 東語西話續集下
    - 賦
        - 勉學賦
    - 記
        - 大覺寺無盡燈記
        - 寂寂菴記
        - 空明軒記
        - 大同菴記
        - 平江幻住菴記
        - 弁山幻住菴記
        - 報恩懺院記

    - 圓照菴記
    - 旅泊室記
  - 箴銘
    - 貪瞋癡箴
    - 戒定慧箴
    - 喜箴
    - 怒箴
    - 哀箴
    - 樂箴
    - 雲居菴銘
    - 懶禪室銘
    - 鐵圍室銘
    - 西來井泉銘
  - 序
    - 送宗遇上人省親序
    - 送明然上人居山序
    - 止止堂偈序
    - 設利偈序
    - 觀音菩薩補陀巖示現偈序
    - 觀音菩薩瑞相偈序
    - 示善助道者居山序
    - 一華五葉序
    - 一華五葉後序
  - 說
    - 般若說
    - 真際說
    - 止源字說
    - 雲谷號說
    - 月舟字說
    - 無濟字說
    - 定叟字說
    - 無念字說
    - 無方字說
  - 祭文
    - 祭鹿巖初禪師文
    - 祭玄鑑首座文
    - 祭泰長老文
    - 祭瞿運使文

- 疏
  - 續刊傳燈錄疏
  - 四祖寺童行求僧疏
  - 四祖接待菴募緣疏
  - 妙德院化燈油疏
  - 師子院化糧疏
- 雜著
  - 誡閒
  - 存實
  - 評恃
  - 善人李生傳
  - 蜂蟻
  - 觀蝦蟆
- 偈頌（七言長篇）
  - 幻住菴歌
  - 十二時歌
  - 道要歌
  - 皮袋子歌
  - 警策歌
  - 即心菴歌
  - 翠巖杭上人省師靈巖
  - 寄實西堂
  - 恭上人
  - 戒上人遊江淮
  - 珙藏主化藏經
  - 寄此道監寺
  - 送吉上人之江西下高峯和尚遺書
  - 別絕際
  - 開爐日示祖上人
  - 坐禪箴
- 偈頌（七言長篇）
  - 送斷崖禪師遊五臺
  - 扣皖山隱者
  - 送儔都寺監收
  - 送燈副寺監[(冰-水+廾)*夕]
  - 秋夜述古
  - 留別馮居士
  - 贈鏡堂一洲二座主

- 送聞上人歸南山
- 船居述懷
- 火記
- 偈頌（五言長短篇）
  - 幽居聞市聲
  - 即事十首
  - 示行堂
  - 教禪律總頌四首
  - 次魯菴懷淨土十首
  - 閱林間錄有感
  - 禮四祖真身塔
- 偈頌（七言八句　七言四句）
  - 寄同叅十首
  - 示玄鑑講主二首
  - 鴈蕩除夜
  - 夢幻泡影總頌五首
  - 贈營壽藏
  - 次韻答盛秀才
  - 送禪者歸鄉二首
  - 船居十首
  - 山居十首
  - 水居十首
  - 廛居十首
  - 次韻潘王題真際亭
  - 雙髻峯有懷
  - 題佛母堂
  - 雪竇送友
  - 贈桃溪法華經會
  - 贈鐵山道人禮補陀
  - 送澄上人之江西
  - 題廬山佛手巖
  - 匂者堂失火就死者數人
  - 題十六尊者揭厲圖
  - 次韻酬李仲思宰相四首
  - 晦室
  - 逆流
  - 藏山
  - 送空藏主禮高峯和尚塔

        - 贈鄱陽裁衣李生
        - 客中聞訃
        - 太古
        - 次韻酬馮海粟待制四首
        - 別友十首
    - 偈頌(　七言四句)
        - 擬古德十可行
            - 宴坐
            - 入室
            - 普請
            - 粥飯
            - 洗衣
            - 掃地
            - 經行
            - 諷經
            - 禮拜
            - 道話
        - 示妙上人五首
        - 寄玄鑑首座四首
        - 無隱
        - 古田
        - 偶成十首
        - 省菴
        - 定叟
        - 警世廿二首
    - 行錄
    - 塔銘
    - 道行碑
    - 入藏并封號國師表
    - 施[暨-日+貝]姓氏
- 卷目次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10
- 11
- 12
- 13
- 14
- 15
- 16
- 17
- 18
- 19
- 20
- 21
- 22
- 23
- 24
- 25
- 26
- 27
- 28
- 29
- 30

- 贊助資訊

編輯說明

- 本電子書以「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R3」為資料來源。
-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0 為基礎，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
-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
-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
-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歡迎來函 service@cbeta.org 回報。
- 版權所有，歡迎自由流通，但禁止營利使用。

進天目中峯和尚廣錄表

皇帝福蔭裏。大普慶寺臣僧善達密的理。誠惶誠恐昧死謹言。臣聞佛之生。去中國十萬里。其歿距今二千餘年。故傳道寖微。而言禪最病。拘則泥乎物。誕則離乎真。真離而誕益勝。故今之眩誕自我者。皆誣禪以亂其教。其的傳真悟超然獨異於是者。實惟天目山佛慈圓照廣慧智覺禪師中峯和尚明本。本承嗣高峯原妙。妙嗣仰山祖欽。欽嗣徑山師範。範於法系上泝臨濟義玄。為十五世之祖。本距菩提達磨。實二十九代之法孫也。臣謹按。先師明本道德行業衣被禪林。孤光絕響振耀海寓。仁宗皇帝。嘗遣近臣賜衣錫號。英宗在御。渙汗繼述。恩數有加。及乎文皇。以臣先師之所素履簡在聖心。於是賜謚與碑。謚曰智覺。塔曰法雲。今復際遇皇帝陛下。聰明天從。聖智日新。道軼百王。皇建有極。崇信佛學。垂護正宗。遂敢輒冒天誅。復有懇請。蓋自達磨傳佛心宗。道盛東土。雖代有得法稱師者。然具大辯才大智慧。於其教法。扶衰拯溺。建正摧邪。有功佛乘者。亦罕見焉。惟五季永明智覺禪師延壽。慨念天台慈恩賢首性相三宗互相矛盾。乃集三宗知法之士。更相設難。而以心宗旨要折中之。於是著宗鏡錄一百卷。其書既行後賜入藏。宋元祐間明教禪師契嵩。憫世儒闢佛大甚。而不知佛學陰裨王化。遂著書曰輔教編三卷。又念釋迦文佛。至乎曹溪六祖受授而下歷代諸師。譜系不明。復著傳法正宗記十二卷。其書亦賜入藏。今臣先師明本痛禪學之弊無如今日用救其弊以身先之。其所著書。因學者不能廓悟神心徹法源底。每以聰明之資。於古德垂示第一義諦處。輒領覽為己解也。於是著信心銘闢義解一卷。每以講學之士不能無辯詰也。於是著楞嚴徵心辯見或問一卷。金剛般若畧義一卷。別傳覺心一卷。因學者不信有悟門。而遂溺於邪見。未得謂得。未證謂證也。於是擬寒山詩一百首。又著幻住家訓一篇。以發明真叅實悟之旨。因學者每每致問。隨問而答。久而成編。曰山房夜話一卷。東語西話一卷。續集二卷。語錄十卷。別錄十卷。於戲先師豈好辯哉。蓋有不得已者也。今遂總加裒錄而槩題其編。曰天目中峯和尚廣錄。隨表進上。恭望天慈鑒臣先師之所以立言。非徼生榮。非覬後福。蓋以禪學之病沉冥膏肓。有大醫王。不忍聞見。於是鍼砭不切。無以中其會俞。湯劑不苦無以蠲其沉痾。是所謂對證之良藥。衛生之妙道。其旨意如此。逮與永明明教二師之所垂訓。實相表裏。二師所著之書。故宋既賜之入藏。與諸佛菩薩之所宣說者。並行而不悖矣。伏念臣先師明本。遭值聖明。恩渥周至。光

寵蕃錫。獨其遺言未得與永明明教之書賜入太藏。以故臣夙夜憂歎。懼有墜逸。伏望皇帝陛下。天地之量日月之明。容臣螻蟻之志。鑒臣草芥之誠。將臣所進先師明本廣錄三十卷。特賜入藏。佛學幸甚。臣干冒天威。下情無任激切屏營之至。謹奉書隨表上進以聞。臣僧善達密的理。誠惶誠恐昧死謹言。元統二年正月 日。大普慶寺臣僧善達密的理上表。

降賜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入藏院劄

皇帝聖旨裏行宣政院。准宣政院咨。元統二年正月二十六日。篤連帖木兒怯薛。第二日延春閣後。咸寧殿裏有時分。速古兒赤馬札兒台。大夫汪家奴。院使羅鍋。殿中喃忽里火里歹等。有來本院官撒迪。平章不蘭奚。院使汪束攢古魯思。院使左吉。院使燕京閭。院使乘哥失里。院使喃哥班。同知輦真班同僉唆南。叅議也先不花經歷陳都事等奏。在先好師德每撰集來的文字。奉皇帝聖旨。教刊板入藏經裏。有來如今。為這中峯和尚悟明心地好師德的上頭。奉札牙篤皇帝聖旨。他根底也立了碑來。如今它撰集來的文字。都是禪宗裏緊要的言語有。如今依先例。將這文字。但有藏經印板處。教刊板入藏經。教揭監丞撰序加與普應國師名字俺行。與省家文書。教與宣命呵。怎生奏呵。奉聖旨那般者。教火者賽罕院使。皇太后根底啟呵。那般者麼。道懿旨了也。欽此除欽遵外。咨請欽依施行。准此除外使院合下。仰照驗欽依施行。須議劄付者。右劄付杭州路南山大普寧寺住持。准此。元統二年五月印日皇帝聖旨裏。杭州路餘杭縣南山大普寧寺住持臣僧明瑞。元統二年五月二十八日。蒙朝廷差來官賫奉到行宣政院劄付。該准宣政院咨。元統二年正月二十六日欽奉聖旨節該。中峯和尚加與普應國師名字。它撰集來的文字。但有藏經印板處。教刊板入藏。欽此除欽遵。外咨請欽依施行。准此除外使院合下。仰照驗欽依施行。奉此除欽遵外。臣僧明瑞今將奉到普應國師天目中峯和尚廣錄三十卷。謹募檀信刊為經板。計三函入本寺。印造毗盧太藏經院。用廣流通。以此功德。恭為祝延聖壽無疆。仰願皇圖鞏固。帝道遐昌。佛日增輝。法輪常轉者。元統三年六月 日。佛智妙應廣福大師。杭州路餘杭縣南山大普寧寺住持臣僧明瑞謹題。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序

元文林郎藝文監丞叅檢校書籍事臣揭傒斯奉勅撰

元統二年正月庚寅朔十日己亥。上御明仁殿。大普慶寺僧臣善達密的理。以其師杭州天目山故佛慈圓照廣慧智覺禪師臣明本所譔述諸書總題曰天目中峯和尚廣錄三十卷。因奎章閣承制學士臣沙剌班。奉表以聞。願視五代永明智覺禪師延壽所著宗鏡錄。宋明教禪師契嵩所著輔教編傳法正宗記。得賜入藏。制曰可。廿有六日乙卯。中書平章政事臣撒迪等言。昔諸高僧文字語言。凡於其教有所裨輔。皆得裒粹奏入大藏。遂為故事。如本起東南。以其道為海寓倡。德業純備紹隆正傳。仁宗皇帝始賜號法慧。復加佛慈圓照廣慧之號。英宗繼御。寵賚恩數一如先朝。其道臣等槩不足以知之。若其為人則頗聞其略。蓋其所至四眾傾嚮悉成寶坊。而本未嘗一留自焉。顧尋窮山僻絕洲嶼。崖巢浪宿草衣木食。以自絕其聲光。然而德盛而心卑。身遯而名隨。及已示寂。文宗皇帝勑辭臣製碑。禮臣定謚。謚曰智覺。塔曰法雲。恩數至矣。逮陛下臨御。而其徒以其著書上塵乙覽。叅會際遇豈偶然哉。宜賜其書一如故事編入大藏。庶無負國家崇尚佛乘之意。臣等謹昧死以聞。制曰可。其賜號普應國師。仍詔臣傒斯序於書之首。臣因即其書而窺之。見其刊華就實因事明理。而其大旨則深。惟其教法隆污殊時聲實異致。不能自已其言耳。故言叢林栽培滋植必以其道。苟不以其道而偷安利養貪慾瞋恚。是皆叢林斫伐之斧斤殞穫之霜霰耳。故言其教自入中國。中更元魏唐宋。固嘗禁止衰息。而其向上諸祖。身經百惟道益昌盛。譬之人身視若病然而其脉則不病也。今則異此。識者得不為之寒心。至於推明其法。必使之斷言語絕依解無授受。叅則真叅。悟則實悟。乃始謂之傳佛心宗。其間煆煉之穩密勘辯之明確。無假借無回護。凜凜然烈日嚴霜可畏也已。至若提唱激揚。則如四瀆百川。千盤萬轉衝山激石。鯨吞龍變不歸於海不已也。其大機大用見於文字。有如此者。謹按菩提達磨十一傳至臨濟義玄。玄十七傳至仰山祖欽。欽傳天目原妙。妙傳今明本。妙之居天目坐死關。影不出關二十年。孤冷峭絕目瞠雲漢。見者慄然。本給侍左右暑寒一草衣不易。妙惻然屢令紉浣垢弊不顧也。本雖土木骸形。而其相好魁碩偉然。一代天人師。其侍死關晝日作務。夜而禪寂。剋勵嚴苦。脇不沾席者十年。師資之間究詰研窮。洞法源底。乃始親承記莂。由是學者輻湊歸之。然而深自韜晦。未嘗肯以師道自處也。臣復考其行錄。其大致固已不可彷彿其端倪。若其細行則雖大山長谷之間其徒之耄老名德。有卒世窮年不能踐其實之萬分一者。然則本之道。雖非臣所能測識。然即其行以究其言。則其為書。上肩諸祖並行不悖。陰裨皇圖。光贊佛乘。其於聖教豈小補哉。豈小補哉。謹序。

重刊中峯和尚廣錄序

昔在大德延祐之間。江之南有大和尚。曰中峯本公。居天目山。發大願力。具大辯才。痛救末法之弊。大機大用變化翕霍。雷震電走。如大醫王。視一切眾受病已劇。悉皆因其病而藥之。故其所為書有曰信心銘闢義解。曰楞嚴徵心辨見或問。曰金剛般若略義。曰別傳覺心。曰擬寒山詩。曰幻住家訓。曰山房夜話。曰東語西話。曰續集。曰語錄。曰別錄。千言萬語反覆辨說。無非隨機開示。俾凡叅學之士證上乘也。總名之曰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和尚化去。其徒表請于朝。願如五季永明壽禪師所著宗鏡錄。宋明教嵩禪師所著輔教編傳法正宗記。得賜入藏與內典並行。朝廷允之。鏤板於杭之南山大普寧寺。未及廣布。而數遭小刼板與寺俱燬。有武弁之士曰張子華者。善人也。得其殘編。讀之惕然有省于中。曰和尚之言切實明快。因事示理。真對證之良藥。若我之迷鈍。且猶有所警發。而況圓機之士乎。吳山有雲居菴。亦和尚法嗣所築也。子華謀於其菴之上首智曇慧澤二師曰。吾願重刊廣錄以廣流通。吾損己橐為之倡。師等皆唱其道者也。幸助我募緣成之。二師曰。是吾志也。時和尚之慈風被於人者未泯。樂助者眾。板材既具。擇日命工以鏤刻焉。逾年而功完。請余為序。嗚呼和尚之道大矣。其見於虞文靖公集宋正獻公本所著塔銘與道行碑者備矣。至於廣錄入藏。揭文安公曼碩。又奉勅為之序。顧余何敢追繼三公之後。縱一言之其於和尚之道。猶指虛空而加讚歎。安能得其髣髴哉。嘗試論之。言禪不尚文字。其來尚矣。要之第一義諦非文字。亦莫能以傳。譬之涉長江大河。非假舟筏之力。未免望洋而退。惡能濟彼岸。故凡傳宗之家。必有語錄者此也。夫文字者舟筏之具也。何可廢哉。方元室全盛之日。崇尚佛乘。前古未有。有能續佛慧命大弘法量力尸化權。普應十方而無礙者。和尚一人而已。當其住世。王公貴人學士大夫。以至遐陬裔域之長。攀蘿緣磴躋千仞之巔。瞻其光儀。聆其聲欬。得悟於一棒一喝之下。固無資於文字。及夫報緣已盡。光儀不可得而見矣。聲欬不可得而聞矣。雖欲承其策勵。邈不可得。猶幸其應世之蹟見於文字者。可以為究竟之地。不然光沈響絕。未有不舍正塗而趨邪道者。此廣錄之書。所以不容廢也。雖然能仁氏之道累千萬億言。至於無一言可說。乃為大徹。嗚呼是書也。其大徹之門乎。是故廣錄之書完。和尚雖已化去。四眾持誦。常如住世之日。然則張子華氏。有功於心宗之傳。豈小補哉。書凡三十卷。字以枚數凡二十一萬有奇。若其族出之懿。承傳之的。與其純德苦行之詳。則有虞宋二公之碑銘在。茲不著。

洪武二十年歲次丁卯。四月佛誕日。杭州府儒學教授天台徐一夔序。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總目

卷第一之上
　示眾
卷第一之下
　示眾
卷第二
　小叅
卷第三
　拈古
　頌古
卷第四之上
　法語
卷第四之下
　法語
卷第五之上
　法語
卷第五之下
　法語
卷第六
　書問
卷第七
　佛事
卷第八
　佛祖贊
卷第九
　自贊
卷第十
　題跋
卷第十一之上
　山房夜話上
卷第十一之中
　山房夜話中
卷第十一之下
　山房夜話下
卷第十二之上
　信心銘闢義解上
卷第十二之中

信心銘闢義解中
卷第十二之下
信心銘闢義解下
卷第十三
楞嚴徵心辯見或問
卷第十四
別傳覺心
卷第十五
金剛般若略義
卷第十六
幻住家訓
卷第十七
擬寒山詩
卷第十八之上
東語西話上
卷第十八之下
東語西話下
卷第十九
東語西話續集上
卷第二十
東語西話續集下
卷第二十一
賦
卷第二十二
記
卷第二十三
箴銘
卷第二十四
序
卷第二十五
說
卷第二十六
文疏
雜著
卷第二十七之上
偈頌(七言長篇)
卷第二十七之下
偈頌(七言長篇)

卷第二十八
偈頌(五言長短篇)
卷第二十九
偈頌(七言八句　七言四句)
卷第三十終
偈頌(七言四句)
天目山佛慈圓照廣慧禪師中峯和尚行錄
大元勅賜智覺禪師法雲塔銘
普應國師道行碑
謝降賜中峯和尚廣錄入藏并封號國師表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一之上

叅學門人北庭臣僧慈寂　上進

示眾

延祐六年九月初六日。駙馬太尉瀋王王璋奏奉聖旨御香。入山謁師於幻住菴。翼日請師就師子正宗禪寺陞座。拈香云。此一瓣香虛空包不住。大地載不起。臣僧明本爇向寶爐。端為祝延今上皇帝聖躬萬歲萬歲萬萬歲。陛下恭願至聖至明如日如月。惟福惟壽同地同天。次拈香云。此香胚胎萬象。化育兩儀。仰祝皇太后萬歲皇后齊年皇太子千春。恭願天同覆地同擎。海同涵春同育。又拈香云。此香名高列國價重三韓。奉為駙馬太尉瀋王廣資福壽。伏願刼外乾坤榮金枝於帝苑。寰中日月茂玉葉於王庭。又拈香云。此香般若為根株。仁政為枝葉。奉為行宣政院使平章相國闔院官僚同增祿筭。伏願以仁以政漲佛海之波瀾。為瑞為祥壯皇家之柱石。遂斂衣就坐。問答不錄。乃云。大道無為。大功不宰。大善無跡。大位不居。一切處海印發光。千萬古金枝挺秀。訪圓通大士於潮音洞裏。買石得雲饒。修如意輪期於明慶寺中。移華兼蝶至。香風奏四天之樂。梵音轟大地之雷。二千載已現國王。五百刼常為世主。一大藏教隨機運轉。百千善行任意發揮。祝萬歲於九重。保三韓於上國。此是太尉瀋王海印居士尋常行履處。只如今日偕行宣政院使平章相國王子從官高登天目下視人寰。且佛法相應一句如何指陳。匝天匝地祥雲起。無古無今瑞氣騰。某道行全虧。病衰滿體。隈藏巖穴惟待殞亡。記六載前伏承。太尉瀋王書幣下逮。謂得旨南來首謁補陀次登天目。今年之夏忽聞王車從至杭繼臨海岸。親見十二面滿月慈容於潮音洞裏。約山僧見處。又却不然。其觀世音聖相。當數年前最初

發一念時。而滿月慈容當處與王之兩目如鏡照鏡。自爾凡舉一念。則一觀音示現。舉百念則百圓通現前。所現之聖容隨念起處。竟莫知幾千萬身。豈特王心為然。自車從離京師之日。自北而南三千五百里驛程。若聞若見。俱使知有補陀巖。人人心中皆具現觀世音菩薩之慈容。此又豈數量可知耶。如是無剎不現之身。皆含裹於王之最初一念。而其應現又不止於今日。將見亘百千世後傳王之躬詣補陀巖。使觀世音自在神通光明世世增長。其無作妙用殊勝功德未易以筭數知也。今乃與宣政院使平章相國及王子宰相尚書侍郎舍人宣使一行官從。同時會集。尋奉王旨。謂一眾俱欲聞向道之說。若使一一請問。未免詞繁。俾陞此座普為眾說。記得。先師高峯和尚三十年深居此山。每以一箇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話。教人默默提起密密咨叅。但不使間斷。亦不為物境之所遷流。亦不為順逆愛憎情妄之所障蔽。惟以所叅話頭蘊之于懷。行也如是叅。坐也如是叅。叅到用力不及處留意不得時。驀忽打脫。方知成佛其來舊矣。這一著子是從上佛祖了生脫死之已驗三昧。惟貴信得及久遠不退轉。更無有不獲其相應者。所以古宿有謂。但辦肯心决不相賺。今日太尉王與宣政平章相國王子從官。皆是夙承佛記遠種靈根。而華茂果圓相逢此際。豈非一時慶會千古因緣者哉。又記得。教中有謂。若人欲識佛境界當淨其意如虛空。且淨意如虛空置之不問。還識佛境界麼。如一香一華一旛一幢非佛境界。宮殿樓閣園林浴池非佛境界。乃至光明殊勝等俱非佛境界。本上座今日忍俊不禁指似去也。山高水深是佛境界。日上月下雲騰鳥飛是佛境界。明暗色空壞空成住三塗六趣九有四生鑪炭鑊湯諸惡苦趣是佛境界。諸仁者還信得及麼。當知佛境界充徧故。眾生境界亦復充徧。離佛境界外別無眾生境界。舍眾生境界外別無佛境界。所謂佛境界者極而言之。迷則佛境界俱是眾生境界。悟則眾生境界俱是佛境界。如楞嚴謂。如我按指海印發光。汝暫舉心塵勞先起。此說豈有定體耶。謂海印者廣周法界。不於印外別容有一法而得安住。一切諸法皆海印之真光。含攝諸塵圓裹三際。此印隨佛心量建立。無異無別不增不減。而眾生界亦復如是。但悟迷之有間也。使我廣說循環莫盡。恐稽王聽不欲詞繁。記得。昔日趙王訪趙州和尚。州不下禪床。乃問王曰。會麼。王云。不會。州曰。自小持齋今已老。見人無力下禪床。道尊德備須還趙州。不下禪床師法有在。無端末後垂示大似偷心未忘。不妨使人疑著。爭似幻住以三千六百丈天目山為禪床。行則與王共行。坐則與王共坐。或有人問其中事若何。聽取一偈。圓通示現潮音洞。幻住深棲天目山。至竟不能逃海印。嘉聲千古播人寰。

平江路鴈蕩幻住禪菴示眾。慧劒單提日用中。天然元不犯磨礱。神號鬼哭喪魂膽。遍野橫屍不露鋒。古人與麼說話。已是自傷己命了

也。殊不知我王庫內無如是刀。嗟夫叅學之士。不知此心空寂本來清淨於一切法元無取捨。只貴翻身一擲抹過太虛。脫體無依隨處自在。更說甚麼生死涅槃真如煩惱。猶如昨夢。何有於我哉。到這裏却不妨從空放下。更就他尊宿痛鉗鎚下。煆鍊一回。等閑伸出三頭六臂。將從上差別因緣聲訛公案。縛作一束拋在他方世界之外。便乃索空雙手。向鬧市門頭孤峯頂上。現神通十八變。使他依門傍戶者斫額有分。所以達磨西來謂之單傳直指。初無委曲。後來法久成弊生出異端。或五位君臣。四種料揀。三關九帶十智同真。各立門庭互相提唱。雖則一期建立。却不思賺他後代兒孫。一箇箇渾身墮在叅天荊棘中。枝上攀枝蔓上引蔓。但見葛藤遍地無有出期。逗到頭白齒黃。忽然命根子於欲斷未斷之際。返思從前知解毫髮無靈。甘赴死門悔將奚及。近代叢林如此叅學者。波蕩風靡十人而九矣。於戲。望他法社之興叢席之盛。其可得哉。間有真叅實悟底尊宿出興于世。欲拯救此弊。無處發藥。不得已於第二門頭別開一路。將箇無義味話頭放在伊八識田中。只待伊奮起根本無明。發大疑情猛利無間。縱致喪身失命亦不放捨。久久純熟自然人法空心境寂能所忘情識盡。和箇話頭一時忘記。瞥爾向不知不覺處。蹉口一齩百雜粉碎。轉得身來信口道信步行。覿體純真初無揀擇。全生殺於一莖草上。空古今於三寸舌頭。豈與他順朱填墨者。同日而較其得失哉。然則恁麼為伊。亦是作死馬醫了也。儞不更向這裏磨礱志氣抖擻精神一往直前以求真脫。是自棄也。中間多有一等好兄弟。不能發決定志。因做到不奈何無下手處著脚不牢。便生退屈正此擬議。驀地被人牽引。向冊子上論量。經教中引喻。不待悟明自立知見。直饒儞論得諦當喻得明白。殊不知正是依他作解。障自悟門。雜毒入心佛亦難救。更有人謂我根器狹劣卒不可到。先且發菩提心興普賢願。兼修白業以為由漸者。此等謂之孤負己靈埋沒先德。又有人謂道無言而不顯。體無用而不彰。便乃漁獵見聞博求勝解者。此等謂之癡狂外邊走。又有人謂昏沉散亂似難屏除。便乃息慮停機枯心死志。坐在蒲團上如一堆朽木相似。忽然忘四大虛六情以為極則者。此等謂之解脫深坑死水裏浸。又有人認箇昭昭靈靈鑑覺者為自己法身。便謂山河大地不礙眼光。明暗色空元非他物。一認認定。此等謂之喚驢鞍橋作阿爺下頷。又有人向他古人垂手處妄生穿鑿。謂一句是半提。兩句是全提。揣按不行處喚作向上機。坐脫立亡喚作末後句。中間又將古人語言透漏處。從頭註解口耳相傳。以為究竟者。此等皆是西天九十六種之數。中間差別異端不可枚舉。總而言之無他。蓋為當人元無正念不發真心。又不曾實為生死大事兼之。又不具叅學眼自別白邪正師法。所以坐在裏許不肯知非。遂致紅紫亂朱。使他晚學初機難於趣向。於是勞他先聖。千緒萬端設出

方便。特不過為伊解其黏去其縛耳。今則我這裏也不敢自出己見。更遠引古人入道因緣。為伊證據去也。要知一踏到底更無回互者。但看僧問古德云。學人不識佛乞師指示。德云。我說恐儞不信。僧云。和尚重言爭敢不信。德云。即汝便是。僧云。如何保任。德云。一翳在目空華亂墜。僧遂領悟。這箇豈不是一踏到底底樣子。這僧自非真箇懸崖撒手直下承當。安得便恁麼勦絕。當時儻存毫髮許心意情識於其間。便是百刼千生。也無他領悟處。諸人還知麼。且看從頭註破。學人不識佛乞師指示。合取狗口。我說恐儞不信。作賊人心虛。和尚重言爭敢不信。猶自不知非。即汝便是。將謂有多少奇特。如何保任。脚跟下好與三十痛棒。一翳在目空華亂墜。脫賺閻浮多少人。僧遂領悟。三生六十刼。儞諸人還知落處麼。也須學這僧向己躬下一踏到底始得。要知持經論教談名說相者。但看良遂座主見麻谷。谷閉門不接。遂次日再往。谷復閉門。遂乃扣門。谷問。阿誰。遂擬應名忽然有省。乃曰。和尚莫謾良遂。良遂若不來見和尚洎被經論賺過一生。谷乃印可。遂歸罷講。謂同學曰。諸人知處良遂總知。良遂知處諸人不知。鄉使談經論教可以了得。則良遂不必扣麻谷之門。儞看他末後道。良遂知處諸人不知。且不知底是何事。更為伊從頭註破。良遂見麻谷。棄却黃金抱碌甎。麻谷閉門不接。將謂別有長處。遂乃扣門。劒去久矣汝方刻舟。谷問。阿誰。拋糠引狗。擬應有省。已遲八刻。我若不來見和尚。洎被經論賺過一生。更叅三十年。谷乃印可。胡麻厮繳。良遂知處諸人不知。依舊可憐生這裏豈是儞循行數墨依文解義底道理也。須親見良遂悟處始得。要知自負知見下視諸方者。但看黃龍和尚請益慈明老人。明問曰。公學雲門禪必善其旨。如雲門放洞山三頓棒。是有喫棒分。無喫棒分。龍曰有喫棒分。明色莊曰從朝至暮鵲噪鴉鳴。皆應喫棒。龍罔措。遂炷香作禮。明復舉趙州勘婆話詰之。龍汗下不能加答。次日又詣見。明詬罵不已。龍曰。罵豈慈悲法施耶。明曰。你作罵會那。龍於言下大悟。呈頌曰。傑出蔡林是趙州。老婆勘破沒來由。而今四海清如鏡。行人莫與路為讎。明以手指沒字。龍即易以有字。明頷之。黃龍未見慈明時領眾行脚氣吞湖海。後雲峯悅和尚知其未到。一夜激發令見慈明。所以顯如是之機用也。儞諸人還知麼更聽從頭註破。有喫棒分無喫棒分。點火開門照賊歸。有喫棒分。依舊扶墻摸壁。從朝至暮鵲噪鴉鳴皆合喫棒。拖不入了也。炷香作禮。墮坑落塹。看趙州勘婆話。且作死馬醫。詬罵不已。猶自口忉忉。罵豈慈悲法施耶。氣急殺人。慈明當時見他恁麼道。便與索性一頓痛棒打出。不惟正令全提。亦要使他光前絕後。無端便向他道。儞作罵會那。致使黃龍復墮泥水。便道傑出蔡林是趙州。少賣弄。老婆勘破沒來由。便是有來由也只道得

一半。而今四海清如鏡。那裏洎。行人莫與路為讎。猶欠悟在。所以道。纖毫不透如隔鐵圍。自非向他毒惡鉗鎚下揩磨淨盡。豈有了辦底時節。儞更要知多聞博覽口耳傳受者。但看香嚴叅溈山。山問曰。聞汝在百丈先師處問一答十問十答百。此是汝意解識想生死根本。父母未生時試道一句看。嚴茫然無對。屢乞溈山說破。山曰。我若說似汝。汝已後罵我去。我說底是我底。終不干汝事。嚴即焚棄平昔所看文字。自誓此生作箇長行粥飯僧。乃入山結茅自處。一日因芟除草木。以瓦礫擊竹作聲有省。遂遙禮溈山讚云。和尚大慈恩逾父母。當時若為我說破。何有今日之事。乃述頌曰。一擊忘所知。更不假修持。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處處無蹤跡。聲色外威儀。諸方達道者。咸言上上機。儞看他。出詞吐氣處。豈是勉強做作得來。又豈是記持學解口耳傳受得來。今日索性不惜口業。更為諸人註破。溈山道。父母未生時試道一句看。賊無種相鼓籠。香嚴茫然無對。不欠一絲毫。屢乞說破。胡餅裏討甚麼汁。我說底是我底。終不干汝事。將謂將謂。元來元來。嚴乃焚棄文字結茅自處。錯擊竹有省。邪法難扶。遙禮溈山。面皮厚多少。若為我說破何有今日之事。如何是今日事。一擊忘所知。那裏學得來。更不假修持。遠在。動容揚古路。礙塞殺人。不墮悄然機。未敢相許。處處無蹤跡。要眼作麼。聲色外威儀。莫謗他好。諸方達道者。那箇是咸言上上機。承虛接響。所以道向自己胷中流出蓋天蓋地。回觀見聞學解者。又何翅以十較百以千較萬矣。乃至聖賢應世。所有遺言往行。皆歷代之元龜百世之師法。於此可不發深省哉。是則是矣。須知男兒自有衝天志。不向古人行處行。且作麼生是。衝天志。咄不是知音徒勞側耳。

示眾。瞻在前忽在後。竹鷄晝啼華鯨夜吼。未了聽一言。如今誰動口。嗟夫學人將此一等言句。作箇相似底道理。商量把自家一片潔白田地。添這般野狐涎沫點汙了也。却不思。古人開口處。如大火聚。如大風輪。無儞湊泊處。又如吹毛利劒。等閑拈出直欲要斷人命根。此豈可以心意識卜度而為得哉。若然則阿難不假再修。二祖不勞斷臂。何則彼阿難二祖聰慧過人意識明了。如汝所解者彼豈未聞耶。蓋是心不妙悟見地不脫。若見地不脫。則動是情意識輥作一團。在處依草附木承虛接響。致使上味醍醐蘊在伊不淨器中變成毒藥。一切時中如箇不解脫鬼相似。見人說心說性。便乃扶籬摸壁湊泊將去。纔見有人舉起沒巴鼻捩轉面皮突出牙爪處。未免意識不行便乃渾侖吞棗。如此等人日用一心中。常有二主互相起滅。有時緣般若則忘世諦。或緣世諦則忘般若。自不知是脚跟下蹉過。却謂我工夫未熟履踐未純而然。便乃精修白業。作有漏因以為資助。又有一等顢頇佛性儱侗真如者。日用遇一切境界。只作一箇道理硬自排

遣。乃至破律儀犯禁戒。皆無忌憚。及乎弄到差別境中排遣不行處。自不知是當面著謾。却謂我力量未充聞見不廣而然。便乃叅求古教該博見聞。又或忘形死心停機息念以資狂慧。如上二種學者。蓋為自無正念。況是打頭不曾遇著箇咬豬狗手脚底宗師與之滌蕩。坐在病中不自覺知。終日肆口而談。縱舌而辯。總是隔靴抓癢。如此叅學要與生死岸頭一念相應。如吹網欲滿。非愚即狂也。近世為人師者。往往不能窮其源底。但欲學人速得知解暖熱門庭。多將箇瑞巖主人公臨濟無位真人即心是佛他是阿誰等語。與人打交輥。亦不顧他立脚未穩生。恐他不能領解。又向他道。叅底是誰學底是誰。要見本性底是誰。只欲他便向這裏認箇光影。使其擎拳竪指進前退後。不離當處便是西來本意。矧乎學人不識好惡。墮他窠臼。如油入麵不得出頭。誠可哀憫。良由不知眾生心中圓淨湛然元無汙染。只為情生智隔想變體殊。一妄瞥興萬緣各立。外則妄見山河大地明暗色空。內則妄見四大五蘊見聞知覺。乃至八萬四千塵勞及與菩提真如涅槃佛性等相。皆不出此一妄而有。然此妄念若欲去除。直須是工夫純熟脫落根蒂坐斷聖凡劃然開悟。不則直饒儞見超二祖慧過阿難。正是坐在第八識中。以識去識以妄遣妄。如避身影於日中滅眼華於空裏。徒自勞神轉成差別。所以從上諸老宿不奈伊何。拈出一把折柄刀。刺在伊命根上。待伊捱到轉身不得處奪命。一挨卒地斷爆地折。妄消想滅見謝執忘。便見森羅萬象廓爾平沉。聞見覺知當處解脫。乃至併百千世界融歸一心。自然法法全真頭頭顯露。然雖如是。若要向衲僧面前開口吐氣。更須朝打三千暮打八百。待伊死枯髏上活眼重開。方有語話分。大都是無量刼中生死根本。今日要與一期和盤翻轉。豈易事哉。如其不爾。儞但以妄想心。生妄想見。忽忽草草認箇目前鑑覺昭昭靈靈喫飯著衣開口動舌底。喚作自己。又妄認山河大地鵲噪鴉鳴風動塵起處。喚作法身。却不思。命根未斷見地不脫。坐在六塵緣影裏不肯知非。有時被人說箇不是。便乃牽引古人談玄說理處。從頭印過。只與麼麻纏紙裹依稀彷彿輥過一生。逗到臘月三十日。四山交逼真境現前。換却眼睛從前認底總皆不是了也。到這裏甘聽處分。噬臍何及。然後招妄談般若欺罔聖賢之報。百刼千生受諸苦楚。如此等事從古至今賺人多矣。豈不見。古人有偈云。學道之人不識真。只為從前認識神。無量刼來生死本。癡人喚作本來人。本上座到這裏事不獲已。更為伊與古人翻欵去也。學道之人不識真。用識作麼。只為從前認識神。也不較多。生死本即不問。如何是本來人。喝一喝。切忌錯下註脚。

聖節示眾。大哉乾元。至哉坤元。一氣含容萬有。民無得而名焉。功高列聖之上。德邁羣王之先。蕩蕩乎用大。巍巍乎體堅。龍抱九

重天上日。真光垂照萬斯年。大眾還知麼。即日瑞分剎土春滿寰區。大毘盧頂分身。優曇鉢華吐燄。以故天下稱之為聖人之佳節也。但生植於天地之間者。莫不被其澤。惟我釋氏之流。乃被其澤之尤者也。何以為然。蓋孤虛柔弱而不能自立也。言孤則遠離親族不營世家。言虛則寄食檀門栖遲林麓。言柔則潛心空寂守節循規。言弱則守護性真不與物競。自非聖人不忘佛囑曲垂外護。則僧園資具安敢自稱常住。而不遭陵奪於他人之手乎。由是吾儕安居暇食。一時一刻咸出聖恩。雖天覆地擎不足云喻。使盡形求法終身向道。至若忘軀畢命。亦不足以酬其萬分之一。豈容懈怠懶墮虛延白晝而更馳情於利欲者乎。茲遇聖節曲引微忱以相勉勵。記得後唐莊宗皇帝問興化和尚云。朕收中原獲得一寶。只是無人酬價。化曰。請陛下寶看。帝乃引手舒幞頭脚。化曰。君王之寶誰敢酬價。龍吟雲起虎嘯風生則不無。莊宗興化若曰酬中原寶價。至竟未曾定奪。臣僧遙對天庭輒成一偈。蓋天蓋地中原寶。無古無今塞太虛。價重乾坤酬未得。佇看皇化越唐虞。

清明示眾。春溢重山翠欲流。子規啼血正綢繆。紙錢灰滿千家塚。哭到斜陽恨不休。大眾這箇是清明時節之即事也。豈止今日為然。去年清明也恁麼。前年清明也恁麼。又前年清明也恁麼。乃至逆數到威音已前。其烏啼綠樹人哭荒丘。亦未嘗不恁麼也。何則蓋一妄根於自心。乃不知生滅去來聚散得失皆由妄現。於妄境中祖父子孫弟兄夫婦。互相酬酢結為愛見。念念攀緣至死不休。良可哀憫。諸禪德。箇箇入門相見時。指稱生死事大無常迅速。豈外乎此耶。儞但目其感慕之色耳其哀號之聲。直下不能混入靈源併歸真際。要脫他無常生死。也大難。此事須是著實到這田地。不涉第二念不見第二人方堪負荷。苟非能所脫落身心悟徹底。自餘有一等闡提漢。趁一時狂見也隨人道。無儞無我無生無死。說得也相似。殊不知脚跟下紅絲線不斷。正是益增其識妄耳。昔靈雲和尚舉眼見桃花便道。自從一見桃花後。直至如今更不疑。香嚴和尚掃地次擊竹有聲便道。一擊忘所知更不假修持。此二尊宿便是聞聲見色徹見己躬底樣子。蓋其多生積世。參扣祖意乃驗於此。故永嘉謂。吾早曾經多刼修不是等閑相誑惑。豈似今日不本悟明惟以狂知妄解強陳己見屈辱先哲。寧不捫心負媿哉。今日事不獲已。更說一偈收起葛藤。今古清明節禁煙。道人住處不如然。地爐深撥枯柴火。砂罐頻煨野澗泉。擊竹見桃心有契。化錢酹酒事無偏。男兒未具超方眼。莫道曾參佛祖禪。

重陽示眾。大眾。俗筵以茱萸飲酒。僧舍以茱萸喫茶。理無異轍事同一家。却笑陶彭澤無錢對菊花。林下道人都不顧。從他時節自交加。諸禪德。方嘆九旬夏滿又驚九日秋深。流光如射不可把玩。己

躬下事還作麼生折合。古者道。參禪一著要敵生死。不是說了便休。既是休不得。且如何說箇休得底道理。若要休除非心悟徹凡聖一齊収。儞既未由悟徹此心。茱萸茶黃栗粽喫了一頓。聽本上座口忉忉說一上。又喚作應箇時節。似恁麼喚作抱道衲子。燈籠露柱忍笑不禁。帶累他佛祖俱成虛設。有志丈夫終不肯如此懪懼。舉起箇所參話。凜凜如一人與萬人敵相似。政與麼時轉步不得。畏怯不得。思箐不得。指點不得。乃至種種俱不得。惟有一味拌性命。向前迎敵。便是佛來也與之一刀兩段。胷中更無一點顧慮。更說甚麼茱萸茶黃栗粽。常住辦也得。不辦也得。一念子空蕩蕩虛寂寂冷氷氷氣忿忿。只有箇生死無常與所參話。未能透脫安有閑情妄隨異念耶。記得汾陽和尚道。一句明明該萬象。重陽九日菊華新。以之頌三玄三要。且今日是重陽九日滿眼黃華。儞向甚處見臨濟三玄三要。如其未委。則老汾陽不免拔舌犁耕有分。各請歸堂體取。
結夏示眾。護生須是殺。干戈滿地。殺盡始安居。荊棘參天。會得箇中意猶較些子。鐵船水上浮。遠之遠矣。此四轉語內。有一語是賓。有一語是主。有一語全賓是主。有一語全主是賓。這裏緇素得出。便見臨濟大師道有一無位真人在赤肉團上出入。諸仁者。莫是護生須是殺殺盡始安居是麼。莫是會得箇中意鐵船水上浮是麼。莫是全賓是主全主是賓是麼。莫是前賓後主前主後賓是麼。若恁麼會要見無位真人。更過三生六十刼。亦未敢相許在。眾中忽有箇傍不甘底出來道。靈山密付底。少室單傳底。秘魔擎底。俱胝竪底。雪峯輥底。投子提底。豈不是無位真人。乃至現前大眾兩足踏地。握節當胷。搖壟尾鼓唇皮。做模打樣進前退後底。豈不是無位真人。咄儞這般見解。正是指鹿為馬喚奴作郎。莫說無位真人。便是影子也未夢見在。縱使儞傾懸河之智辯。運掣電之神機。自一句至無數句。從今日說到盡未來際。待伊言窮理盡處。我則輕輕引手挾鼻向伊道。料掉沒交涉。既然如是。且作麼生是無位真人。乃屈指數云。今朝十五明朝十六。小盡廿九大盡三十。數到七月半却好九十日。儞等諸人討甚麼碗。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一之上

校訛

(十三葉第九行)捱(誤作握從南改正)
(十三葉十三行)開(誤作問從南改正)
(十四葉第一行)麻(南作茅)

音釋

廕
(於禁切庇也)
漫
(子鴆切漸也)
則泥
(泥奴計切滯也)
眩
(黃絹切自矜也)
泝
(桑故切逆流而上曰泝)
謚
(常利切誄行立號以易名也)
軼
(夷質切超過也)
裨
(班麋切補也)
譜
(博古切世系曰譜)
裒
(蒲侯切聚也)
槩
(古代切大率也)
徼
(堅堯切求也)
覬
(居義切希望也)
肓
(呼光切心上鬲下曰肓)
鍼砭
(鍼諸深切與鍼同砭陂驗切以箴石刺病也)
劑
(才詣切藥劑也)
痾
(烏何切沉痾深病也)
札
(側憂切)
歹
(五割切)

唆
(蘇禾切)
俺
(於劒切)
怎
(子吽切)
賽
(先代切)

序

傒
(胡雞切)
譔
(雛綰切譔述也)
奎
(傾畦切)
撒
(桑割切)
裒稡
(稡祖外切會稡也)
寓
(王矩切天地四方曰寓)
賚
(洛待切賜也)
嶼
(象呂切山在水中曰嶼)
遯
(徒困切隱也)
刊
(丘寒切削也)
斫
(職畧切折也)
殞穫
(殞于敏切飄零也穫胡郭切枯槁也)
霰
(思見切雪霰也)
罹

(隣知切憂也)
煆煉
(煆丁貫切煉郎甸切煆煉陶鑄也)
確
(苦角切堅也)
峭
(七肖切高峻也)
瞠
(抻莫切直視也)
慄
(力質切竦縮也)
紉
(尼鄰切以線貫針也)
脇
(虛業切腋下也)
茀
(必列切)
輻湊
(輻方六切輪轑也湊含奏切聚也)
韜
(土刀切藏也)
悖
(蒲昧切乖也)
翕霍
(翕許及切霍忽郭切翕霍疾也)
劇
(奇逆切甚也)
鏤
(盧候切刻也)
燬
(許偉切焚也)
弁
(皮變切冠也)
惕
(他歷切怵惕也)
暠
(古老切)
橐

(他各切無底囊也)

曼

(無販切)

陬

(子侯切邊隅也)

磴

(丁鄧切登陟之道)

隮

(踐西切登也)

聆

(郎丁切聽也)

聲欬

(聲棄提切欬苦蓋切聲欬逆氣也小曰聲大曰欬)

勵

(力制切勉也)

邈

(莫角切遠也)

蹟

(資昔切與迹同)

夔

(渠為切)

語錄

爇

(如劣切燒也)

胚

(鋪回切孕也)

寰

(胡關切宇也)

闔

(胡臘切總合也)

轟

(呼宏切群車聲也)

驀

(莫白切)

賺

(佇陷切失實也)

鎚
(直乘切與椎同)
聱
(牛交切聱訛不平易貌)
拋
(披交切擲也)
瞥
(普蔑切過目暫見也)
齩
(五巧切齧也)
覿
(亭歷切見也)
儞
(女氏切汝也)
揣摸
(揣楚委切度也摸莫胡切捫摸也)
黏
(尼占切相著也)
跟
(古痕切足踵也)
廝繳
(廝息茲切猶相也繳古了切纏也)
詬
(許遘切詈也)
頷
(五感切點頭以應也)
溈
(俱為切)
悄
(七小切靜也)
輥
(古本切)
顢頇
(顢莫官切頇許干切)
儱侗
(儱力董切侗他孔切)
抓癢
(抓側交切搔也癢余兩切膚欲搔也)

噬臍

(噬時制切齧也臍徂奚切肚臍也)

忱

(時斟切誠也)

煨

(烏回切)

酹

(盧對切醊祭以酒沃地也)

粽

(作弄切)

懼儸

(懼亡果切儸來可切懼儸面慙貌)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一之下

參學門人北庭臣僧慈寂　上進

示眾

師子正宗禪寺示眾。所起之因既的。所期之果必親。所操之志惟真。則其所詣之地不期實而實矣。教中謂。三世如來咸為一大事因緣出現于世。欲令眾生開示悟入佛之知見。謂佛知見者。乃破生死根塵之利具也。佛祖諦觀。三界諸微塵剎。滿中眾生無一剎那而不受生。無一剎那而不變滅。浩浩乎不可以數計也。而況妄情起滅剎那不住。生死之理豈細事哉。由是佛祖哀之。於大寂定中隨其迷妄為轉法輪。依處依緣多立名字。謂之華嚴法華。謂之楞嚴圓覺。乃至菩提涅槃真如般若正法眼藏涅槃妙心等。一依此心建立。名常異而體常同也。名異故方便善權。體同故不離本際。必欲眾生悟本際越生死情妄而後已。凡學者跨門。靡有不以為生死事大無常迅速而為辭者。逮扣其所以。或者茫然無所加對。或者謂。自出母胎至命光遷謝。其生不知來死不知去。是生死也。又或指終日竟夜念慮遷流後念倏生前念忽滅。取舍去來紛然無緒。寢興變化未嘗暫歇皆生死也。是說不越分段變易二種生死。極理原之皆枝葉爾。非根本也。謂根本者。性真圓明本無生滅去來之相。良由不覺瞥起妄心。迷失本源虛受輪轉。以故教中謂。迷之則生死始。悟之則輪回息。蓋根乎迷而本乎妄也。楞嚴會上富樓那問。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此問蓋迷真起妄成立生死之因。佛答以大地山河皆如來藏。乃返妄旋真破除生死之要旨也。以迷故引妄入心積集倒見。圓覺喻之如四方易處。迷妄在眼。不惟所見之色是生死。以至離種種色象

純見於空。空亦是生死。迷妄在耳。不惟所聞之聲是生死。乃至離聲即寂。當知其湛寂無聞亦是生死。以至意緣善惡。不惟惡是生死。善亦未嘗不是生死。積為念慮。非惟動念是生死。至于息念亦是生死。以緣配之。不惟染緣是生死。其淨緣亦是生死。以覺論之。不惟不覺是生死。其念起即覺亦是生死。仰而觀之之謂天。俯而視之之謂地。廣而窺之之謂法界。大而量之之謂虛空。總不出見分。皆生死也。當知此心未即了悟。使其立地成佛。要且亦在生死網中。原夫生死之大。欺凡壓聖籠古罩今。未有一法不遭其淪溺者。以故目之曰大事因緣。有等闡提漢聞說箇生死。乃掉頭不顧。遽引經書文字中相似語言。謂法性清淨猶若虛空。世界壞時此性不壞。圓滿湛寂迥絕動搖。聲色全真見聞不昧。所謂佛身無為不墮諸數。何處更覓生死去來之跡。有問生從何處來。便道水流元在海。死向何處去。遽謂月落不離天。似此等見解。喚作喫鐵棒陷鐵圍之張本。儞若不曾向真實法中脫然超悟。更於悟外別立生涯。不存窠臼豈堪於生死岸畔立得脚牢。苟或纖毫不盡。未免復為勝妙境緣惑在那邊起諸異想。雖曰曉了其實未然。古所謂努力今生須了却。莫教永刼受餘殃。又云。八十公公入場屋。真誠不是小兒嬉。惟有痛以生死大事為己重任者。一切時中卓卓地。單提此事蘊之方寸。向三根椽下淹沒三十年二十年宛同一日。於大方之外闊跨三千里五千里不間絲毫。廢寢食忘寒暑。耐寂寞禁熬煉泯愛憎離順逆。空能所融是非。死盡偷心方堪湊泊。古人謂。叅禪一著要敵生死。不是說了便休。前輩叅禪大有樣子。一一皆是竿頭進步。撒手懸崖。豆爆冷灰。死中得活。備嘗艱苦不憚勤勞。挫銳解紛埋光鏟彩。不肯以小成近効而生自足之心。蓋知生死根塵大於虛空廣於法界。況是歷涉多生熏鍊成熟。纖毫不盡便是鐵圍。所以立志如敵萬人。一步要跨千里。盡形骸面皮鐵石。窮歲月肝膽氷霜。忘利養於念端。空名位於世表。無念尚虞滯跡。有佛安得肯為。非效學而能。蓋真實為生死者。曾不期然而然矣。今人反是。才跨門來立脚未穩。以聰明之資。打頭逴得箇自性離生滅真身絕去來底現成說話。以為本柄。自己脚跟下未曾卒地折爆地斷底一條生死命根。置之無事甲中取性。向佛祖頂[寧*頁]上高揮大抹。自謂禪學理應如是。奈何實地上工夫未曾親到。不知據廣床說大話打圓相卓烏藤。一一皆與生死根塵交光接影。而況心塵易壅識馬難調。愛見之習潛興。貪妄之情默運。輪回未斷而益熾。生死未空而愈滋。蔀林衰替法社荒涼。未有不本於此者。所謂不是說了便休。斯言豈欺人哉。蓋實有如是事也。儞不思。為生死根塵籠絡在塗炭中。一日一夜萬死萬生。形飄劒戟業墜火湯。改頭換面備嘗楚毒。這箇都是墮生死惡道底家常茶飯。無量刼來不是不曾經歷。今日要將此根深蒂固底生死牢關一回

翻轉。豈易事哉。更若顧利害較得失擇甘辛存取舍。則生死根塵又將接續去也。或者謂展轉流浪且置之不問。輪回生死不由超悟。還有休息之時節也無。對曰。譬如猛風吹海。欲其波浪自息豈可得乎。其生死苟有自息之時。則佛祖不須興慈運悲曲施方便一至於此也。是故塵沙可數。而生死莫知其數量。滄溟可飲。而生死莫知其邊涯。當知無量刼來為生死流轉。至于今身於苦於樂以昇以沉。竟莫知其幾矣。以迷妄所蔽不自覺知。只據現量較之。却似今日方從頭起。當知未來汩沒浩無邊涯。推其所因非天降非人與。一由迷妄所致。好趁今日身強力健。提起箇無義味話頭。猛奮精神一踏到底。恁時說有生死也得。說無生死也得。回古風於剎那。播玄機於當念。如壯士屈臂師子遊行。豈小根劣器者所能擬哉。

示眾。雲門話墮趙州勘婆。唯之與阿相去幾何。焦尾錦鱗躍開地網。摩空俊鶻透過天羅。不動一塵知落處。二千年事不爭多。還會麼。如或不然更為儞重下註脚。記得雪竇和尚頌為道日損有偈云。三分光陰二早過。靈臺一點不揩磨。貪生逐日區區去。喚不回頭爭奈何。拆東籬補西障。回地軸轉天關。在雪竇則不無。爭奈此四句遭人撿點。三分光陰二早過。向甚處去也。靈臺一點不揩磨。無儞下手處。貪生逐日區區去。何處不稱尊。喚不回頭爭奈何。直得分踈不下。高高峯頂行擡脚不起。深深海底坐打衣不濕。雪竇平地上把人埋沒。撚指二百餘年。今古之下乏人點撿。幻住也有一偈。還有撿點者麼。須早出來。不然則就與拈出去也。三尺黑蚖眠暗室。一雙白鼠嚙枯藤。家山咫尺無行路。有底閑情逐愛憎。

解制示眾。臨濟喝得口破。德山棒得手折。雪峯是甚麼。雲門乾屎橛。千七百箇老骨撾。開口重重納敗闕。爭似幻住一夏九十日。無禪可叅無法可說。把箇無義味話。拋在諸人面前。指鹿為馬證龜成鱉。逗到今朝靈驗全無。露柱燈籠與禪板蒲團互相歡悅。驚起目犍連尊者忍俊不禁。鐵錫敲開地獄門。剎那滅却阿鼻業。諸禪德還知麼。此事且置。九十日內謂之禁足。謂之護生。謂之安居。謂之聖制。一日鉢盂兩度濕。畢竟為箇甚麼。古教謂。迷之則生死始。悟之則輪回息。然悟之則不復與論。既曰未悟決定是迷。迷之則無常生死。念念開端塵塵肇始。恒河沙刼出沒昇沉。卒未有了日在。無常殺鬼誰管儞山中坐夏來。莫說與麼坐一夏。儞若不精勤勇猛如救頭然。曲徇世情橫生妄見。披襟閑謔曳履高心。漁獵古今虛延歲月。似與麼過得百千萬億夏。惟長業輪全虧道用。今日九旬制滿三月功圓。被人問著水牯牛作麼生猢孫子作麼生。只與未結夏前宛爾無異。豈不孤他佛祖垂教天龍擁護檀信供給王臣加被者哉。在今日事不獲已。更與諸人展箇寬限。初發心為生死入道之日即是結制。於中也不論九十日九十月九十年。但念念不退轉。念念不間斷。念

念不休息。念念不棄離。叅之究之決之擇之。直至心空及第。脫略見聞打破漆桶之頃。便是解制之日也。儞不見。古教謂。如一眾生未成佛。終不於此趣泥洹。這箇說話固是悲願弘深。殊不知綿裏之刺蜜中之砒。直是惱人懷抱。大丈夫或不趁此一期透脫。自甘流浪。豈理然哉。記得僧問趙州。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州云。我在青州做一領布衫重七斤。謾陳一偈以遣時緣。七斤衫重出青州。老趙州禪觸處周。聖制九旬今日滿。杖藜千里又驚秋。

歲朝示眾。大眾。達磨大師來也還見麼。見不見且止。儞道其來所為何事。乃言。今日年新月新日新。以至森羅萬象山川草木同時俱新。惟我單傳直指之道。置之熊耳峯畔千餘年。塵堆垢積草長醭生直是無人顧著。今日乘此佳節敢借菴主拂子拄杖。與之震動發揮。也要一回斬新垂示。因告之曰。此道自虛空萬象有無情等。四聖六凡各各本來具足謂單傳。傳箇甚麼。直指所指何事。離此道外莫別有向上事麼。時老達磨不覺含羞而去。雖然事無一向。今日既是應箇時緣。不免因行掉臂去也。以拂子擊拄杖一下云。諸人還見麼還聞麼。直下塵消垢落影現光浮。覿面相呈更無隱覆。如其不薦。切不得將心湊泊舉意測量。欲得混融別無方便。普請諸人。猛將舊年所做底窠臼盡底掀翻。只從今歲朝。斬新提起所叅底無義味話頭。別立生涯叅取。於此三十六旬二十四氣之中。也莫問大盡小盡今朝明朝。綿綿不休密密無間。但有片餉精神。亦不得等閑虛棄。直得心無異緣念空羣妄。驀忽於用意不及處劈面撞著。方知日日是年朝。時時是歲旦。譙樓畫角幽幽清響起孤城。鉅閣華鯨浩浩洪音鳴梵苑。黑漆桶望空[跳-兆+孛]跳。黃金圈帀地騰驤。毘盧向上未聞此等風規。威音那邊安有這箇消息。且道是甚麼消息。座上客驚槐國夢。屋頭春發少林華。

開爐示眾。世界闊一丈。古鏡闊一丈。儞還知蒲團上一箇吞不下吐不出底無義味話頭也闊一丈麼。這裏一肩荷負得去。便可喚火爐作古鏡喚古鏡作世界。都無異致。如其未爾。火爐與古鏡。世界與話頭。相違不止三千里。何以如此。蓋能所分別作障礙。覿體如銀山鐵壁之堅。只此便是生死輪回根本。故楞嚴謂。根塵同源縛脫無二。識性虛妄猶若空華。由塵發知因根有相。相見無性同於交蘆。這裏無儞動步處。無儞著眼處。昔安楞嚴讀到知見立知即無明本知見無見斯即涅槃。雖破句讀之。其桶底子當下脫落。直得七穿八穴。洞見老釋迦心肝五臟。直下喚古鏡作火爐。不妨洞照森羅萬象。喚火爐作古鏡。不妨熏炙冰霜面皮。洗盡見塵絞乾情浪。無第二念無第二人。喚南作北敲東擊西。死柴頭上爛發心華。水底輝騰赤燄。冷灰堆裏撥出火種。毛端盤結青煙。一切處和氣藹然。一切處陽春燠若。信手拈來安有一毫剩法與人為知為解者哉。年來佛法

無靈。往往將根塵識妄認作真心。說得宛然了無交涉。記得儒人勸學有詩。謂擊石乃有火。不擊元無煙。人學始知道。不學非自然。此說雖曰訓蒙。於禪學分上說得恰好。何以知然。謂石中有火不以智巧擊之引之。則終於不遇也。今人惟知石中有火。未曾施半錢智巧之力擊之。終日指此冷石說火之用。說到眼光落地。依前只是塊石頭。要覓一點火為用了不可得。此是不肯死心做工夫以求正悟。惟記相似語言而說禪者是也。更有一等闡提人。聞說石中有火。急碎其石欲取其火。乃至碎抹為塵終不得火。却不責不以智巧求之。便乃不肯信石中果有真火。此是不信自心成佛之凡夫也。此說且置。何謂智巧。勉向第二門頭立箇喻子。首以信根為石。次以無義味話頭為擊石之手。又以堅固不退轉志願之鐵打箇火刀。乃以精勤勇猛不顧危亡之力。向動靜閑忙中敲之擊之使不間斷。又必待無量刼中蒙佛祖授記般若種性乾草驀忽相承。是謂智巧也。引起一星子延燎不已。直教三千世界化為焦焰。復何難哉。捨此智巧未見有燒物之火無緣而自出也。記得百丈令溈山撥火。溈撥之不得。丈躬撥得之謂溈曰。儞道無這箇聾。直下還著得智巧也無。聊說一偈。十方世界火爐闊。冷灰堆裏深深撥。得一星兒遽喜歡。今古拈來鬧聒聒。諸禪流休抹撻。燎却眉毛莫便休。或不如斯遭凍殺。

佛涅槃日示眾。昔佛於娑羅雙樹間。以手摩胷普告大眾曰。汝等善觀吾紫磨金色之身。瞻仰取足毋令後悔。世尊大似羅公照鏡取笑傍觀。若曰紫磨金色之身。以至蚊蚤蟭螟皆無欠少。不使其各各自觀而觀於我耶。又道。佛身無為不墮諸數。又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遮裏還許手摩卍字胷得麼。不然古德有頌。謂彩雲影裏神仙現。手把紅羅扇遮面。直須著眼看仙人。莫看仙人手中扇。直饒便向摩胷告眾處。洞見紫磨金色之身。殊不知已是金塵入眼毒刺投心。會得十成轉增情妄。邇來為師為徒。鮮有不墮此途轍。蓋不求正悟惟貴傍通者也。諸禪德。要親見世尊涅槃妙心。且莫忽忽草草。但於三根椽下七尺單前。朝而叅暮而究。拌取三二十年。如一人與萬人敵相似。忽然冷地撞著。於死枯髏上頓開活眼。始知紫磨金色與涅槃妙心。一切智智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擬心領荷。早涉途程如太阿鋒。如大火聚。苟非真正體裁全身涉入。自餘思而知慮而解。且喜沒交涉。大眾。即今還有能全身涉入者麼。更聽說偈。紫磨金色。涅槃妙心。未由契悟。莫向外尋。提所叅話。保護寸陰。萬仞壁立。志願資深。冷灰豆爆。握土成金。纔涉意地。即被魔侵。波旬起舞。慶喜沾襟。妄陳生滅。遠背玄音。報諸禪德。不用沉吟。春風不在華枝上。淺碧深紅古到今。

除夜示眾。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且只今是甚麼時節。臘月二十九既非大盡。乃是年窮歲極之時也。古人謂。生死交接之際。是

臘月三十。喻年盡月盡日時俱盡也。且一年三百六十日內。還辦得甚麼事來。若辦不得。未免虛喪此一年。豈但虛喪此一年。自無量刦來至于今日。總是虛喪過了。或不便從今日脚跟下做箇立地。提起所叅話別立生涯猛利做向前去。來年雖未過。敢保又是虛喪。豈但來年。或不猛利精勤。便百千年亦只是虛喪。諸仁者。虛喪時緣也不管。儞以虛喪故。積業愈多道力愈微。何有補於出家學道之理哉。奉勸諸人。以鐵拄杖把殘年許多懶墮自恣昏沉掉舉。一劃劃斷向明日大年初一為始。奮起精進勇猛神力。做一日便要見一日功程。及早討箇倒斷。庶不孤出家行脚之志願也。如人上山各自努力。復云。今夜臘月廿九。處處迎新送舊。惟有衲僧面前動著便成窠臼。不如念一道真言。消遣殘年不唧[口*留]。是大神呪是大明呪。試聽五更樓上鍾。百千幻法皆成就。

湖州弁山幻住禪菴示眾。生從何處來。崑崙騎象舞三臺。這裏見得便見。四大已具來實無來。四大分離去實不去。乃至苦樂逆順是非得失。皆是現行三昧。山河大地明暗色空。總是自己家珍。頭頭上明物物上顯。更有甚麼生死去來之相而可分別者哉。雖然如是。儞若不曾真箇和桶子底打脫一番開兩眼睛向威音王那畔冷地一覷覷破。則未免被他山河大地四大五蘊是非苦樂一罩罩住不得自由。便乃捏目生華妄陳異見。即此便是生死大海中。頭出頭沒不得解脫底種子。直饒儞隨人道得箇不來不去底道理。爭奈儞目前有箇情見不忘動步生塵觸途成滯者何。所以道。叅須實叅悟須實悟。然而生死習氣。大都是無量刦中熏陶成熟。不同小小。若非真叅實悟。焉得有徹頭徹尾底時節。兄弟家各各帶一箇口款。道生死事大。既知是一種大事。因甚麼只向他禪床角頭故紙堆裏。漁獵得一言半句。蘊在八識田中。見人問著。便乃揚眉瞬目做模打樣以為究竟。若謂大事只消恁麼了得。拈華微笑斷臂安心只成戲劇耳。又安得遺光百世照映蔡林。諸仁者。儞若真實要洞明此一段大事。直須發大心立大志。將平生見聞情解虛妄覺知之心拈向一壁。待他胷次中空牢牢無依倚時。驀提起箇崑崙騎象舞三臺。是甚麼道理。這裏須是把做一件無大極大底一等大事。猛著精神與之廝捱。晝夜六時不得放舍。然叅禪要具三種心。第一具大信心。第二具了生死心。第三具不退轉心。信得及則始終不惑。生死切則用心必至。不退轉則决定成就。三心既具則十二時中無虛棄底工夫。既不虛棄則念念爾心心爾塵塵爾剎剎爾。忽然向用心不及處著力不得時。和箇信得及底了生死底不退轉底。一時打失。當體洞明如十日並照。間不容髮。說甚麼崑崙騎象舞三臺。縱饒一千七百則葛藤。不直一笑而氷釋矣。即此便是真叅實悟底時節。恁時不妨於山河大地四大五蘊中。如香象

王擺脫鐵鎖。獨步大方遊行自在。豈不韙歟。是則是矣。更須知有祖師門下衲僧面前換轉眼睛突出牙爪一著子猶隔天涯在。
結夏示眾。大眾。踞菩薩乘修寂滅行。以大圓覺為我伽藍。身心安居平等性智。此是二千年外老釋迦畫地為牢。與當時眾比丘。禁足安居之古制也。今朝四月十五適當聖制之辰。拈出陳年曆日頭。為諸人因行掉臂去也。前面一絡索且置之不論。復如何是安居平等性智。然性智平等故。盡十方剎土更無有不平等者。仰觀諸佛俯視眾生。是謂性相平等。前觀過去後及未來。是謂三際平等。諸戒定慧及[婬-壬+(工/山)]怒癡。是謂一念平等。迷而生死悟而涅槃。是謂不動平等。大而虛空細而纖芥。是謂離相平等。乃至見色色平等。聞聲聲平等。審如是則四月十五結。結亦平等。七月十五解。解亦平等。於中九十日。日日平等時時平等念念平等。政與麼時喚甚麼作結。喚甚麼作解。喚甚麼作安居不安居。黃面老漢到這裏不覺全機敗露。雖然事無一向。儞若不曾真正向平等性智中脚踏實地穎悟一回。直饒將平等二字。盡虛空充塞殆徧。無乃益其高下耳。此事只恁麼說不過。須是硬嚗嚗地向此九十日。於無義味話上橫鼈竪鼈朝挨暮挨。挨到極處鼈到盡時如啞子得夢。恁時不妨任意指陳。喚平等作不平等亦得。喚不平等作平等亦得。所謂我為法王於法自在。記得古人有偈謂。護生須是殺殺盡始安居。會得箇中意鐵船水上浮。莫是殺生與護生一念平等麼。恁麼商量瞎人眼目甚非細事。更聽說偈各自歸堂。九旬禁足意何殊。生殺難將古制拘。未到身心平等處。豈應容易白安居。
冬至示眾。乾三連坤六斷。慈明揭堂上之榜文。陽未復陰已消。洞山掇座元之果卓。兩重公案皎如白晝。千年活計瑩若澄潭。金毛師子擺脫鐵鎖。而奮迅遊行踏碎東西天目。玉角麒麟掣斷錦繩。而軒昂步驟衝開前後溪山。堅氷浮野水而不知。春信寄寒梅而未覺。夜後燈籠眼活。朝來露柱心空。共發揮刮外風規。同指點寰中節令。諸禪德還知麼。儞若道年年冬至喫齋歲歲一陽聽法。鐵酸餡鐵蒺藜互相拋擲。牛尾拂牛皮鼓撩亂激揚。任儞鼓兩片唇皮。向曲彔床上。說向天也得。說向地也得。說得陰消陽長也得。說得陽消陰長也得。我只管一日鉢盂兩度濕。冬至寒食百單五。是固是矣。儞還知只箇不管底。政是生死根株無常羈鎖政未曾透脫在。所以道。此宗難得其妙。切須子細用心。古今多少靈利人。向一色邊立定主宰。一切處禪將去。禪也禪得是。儞若不親向自己脚根下卒地斷嚗地折一回。殊不知和箇禪底。亦不曾脫他輪回生死。此事是博地凡夫。立地便要向他佛祖頭上坐臥。要於一剎那頃將他積刮根深蒂固底輪回生死連底一翻翻轉。是謂大事因緣。豈口出耳入而能及之者哉。如果未相應。且不要人別求方便。但只於十二時全身放下。單

單靠取箇所叅話頭。日亦然夜亦然。行亦然坐亦然。生亦然死亦然。乃至上刀山入劒林亦皆然。更不生第二念。只麼純一無雜挨拶將去。久久純熟和箇亦然底同時脫略。心空及第其在斯焉。政與麼時喚一陽作六陰也得。喚六陰作一陽也得。喚全消是長亦得。喚全長是消亦得。喚不消不長即消即長總得。可謂真正衲子本色道流。遇緣即宗應時納祐。又何一物能拘絆哉。雖然還不喚今日作一陽來復得麼。待別有消息時却來吐露久立。

平江路順心禪菴示眾。洞元道者。從他教來信吾道之心甚篤。遽染疾而亡。守一愚弘古道亦相繼長往。老幻不勝哀悼。其所以哀者。不哀其早亡。寔哀其有志于道而未及與道相應乃賫志長往。今何所之耶。此一著子在諸人分上了不相間。須知此三人既往底消息。便是諸人現在底消息。諸人現在底受用。即是三人既往底受用。直下論生不得論死不得。舉心動念無死時無生時。記得古人有問云。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這一問最親切。若知得亡僧落處。便是知得自己落處。有等說脫空禪底。見與麼說便道。自性本來不生滅。有甚麼來處與去處可以指陳。說此話底喫鐵棒有分。儞每日向蒲團上。與昏沉散亂打作一團。與是非憎愛馳逐無間。與喜怒哀樂起滅不停。與生老病死首尾相續。遇順意事便乃掀眉。遇違情事應時蹙頞。這裏說得無生死無去來底道理麼。所以黃面老爺於二千年外便乃大驚小怪。目之為大事因緣。今日諸人眼眨眨地。親見他三人如是為道如是同住如是受病如是入滅。即今如是無影跡可見。無行處可尋。既不曾與工夫相應。决定未到諸佛祖大涅槃城。既未到涅槃。又不可遽言箇無遷無變底道理。既隨遷變則即今遷向何法界中。變作甚麼頭面。便從這裏不相知處。奮起一片猛利决定不退轉身心。向自己躬下。提起箇所叅底話頭。孜孜而叅。密密而究。遺寒遺暑忘寢忘飡。胷中念念如撞著鐵壁相似。只與麼一礙礙住。更不要前思後筭。今日也與麼。明日也與麼。久久不移易。將見情祛識謝塵盡念消不覺不知驀然撞透。便見他三人於未出母胎時。早行脚了早叅禪了早成佛了早如是而往了。直下更教喚誰為病者。誰為死者。誰為迷者。誰為叅禪行脚及了悟者。總是夢言皆名剩語。由是永嘉謂。了了見無一物。亦無人亦無佛。大千沙界海中漚。一切聖賢如電拂。審如是能與五百年外老永嘉同時。如是了了見得一回。則永嘉說底即我所說。永嘉見底即我所見。永嘉證底即我所證。是謂前無釋迦後無彌勒者也。然後亦無如是說者。亦無如是見者。亦無如是證者。此是契理而說法如是故。如是至理老幻雖如此說得。要且亦未如是親證。儞諸人切不得便將此話記憶在心以當叅學會。須將箇自己所未了底一段大事。橫在目前努力叅取。所以古人云。叅禪一著要敵生死。不是說了便休。今則菴居十餘間禪衲十

餘輩。皆是久叅宿學。誠實以此道相從。矧乎檀越雖置身多事中。於供給眾人之心未嘗少間。或不專心的的向道念上著到。未審何福何力可以消受。今日眼見他三人受病入滅底現相。尚不肯痛加鞭策。已躬大事又不知。更待甚麼時節到來操心取辦。好教儞知。蹉過今日身強力健易於搆取之時。異日老病入身。惟有一箇難字相待。

端午示眾。春秋夏五不書其月。記史之人乃疑文闕。闕不闕十字街頭石敢當。恣向人前逞妖孽。倒騎艾虎上高樓。背挂神符施妙訣。禁赤口消白舌。收卷門門五色錢。將謂無人能鑑別。忽被無手法師劈胷搦住。拽向蟭螟眼孔中。却把真機都漏泄。且漏泄底在甚麼處。庭中一樹石榴花。曉日照開如潑血。諸禪德。還委這箇消息也無。本色衲子自合知歸。未解翻身切忌渾侖吞棗。有祖已來凡示一言半句。如吹毛劒。如生鐵橛。如木札羹。如塗毒鼓。無儞側耳處。無儞下口處。無儞著意處。無儞近傍處。苟非具眼在生佛已前跨步在威音之外。狹路相逢只眨得眼。如風過耳似鴨聞雷。諸禪德。在三衣之下大眾筵中。於此事剔脫不下。莫教打箇不恰好換了目前境界。那時應是搆之不及也。且是二時供給見成。百般受用便當思。塵勞捨了。恩愛割了。僧相具了。話頭聞了。其所欠者惟未能囫地一聲耳。况是今日色力康健時節太平。處處三根椽七尺單寬廣嚴淨。雖常住公務有所不辦。且無半點事相干涉。子細思量欠箇甚麼。一箇所叅話提不起。都緣自信不及。更無第二人為障為礙。昔文殊令善財採藥云。是藥採將來。財云。徧觀大地無不是藥。儞看他互相酬酢了無剩語。因甚諸人白日青天向蒲團上。動被昏沉散亂之所纏繞。直得分踈不下。且道神做禍耶。鬼做禍耶。良久云。屈原已化鯤鯨去。徒使龍舟競汨羅。

中夏示眾。大眾。四十五日前朝昏沉暮散亂。四十五日後朝散亂暮昏沉。政當今日在四十五日之中。試把昏沉散亂來與老僧看。既無儞拈出處。則真如菩提涅槃解脫。亦無儞拈出處。莫說儞拈不出。便是於大寂定中。喚起二千年外釋迦老漢來。敢保其亦無拈出之理。既拈不出。儞喚甚麼作昏散。又喚甚麼作寂照。直下聖凡情盡能所障空。覿體無依當機絕待。不見四十五日在前。不見四十五日在後。三際平等一道虛閑。即今亶箇中夏亦不可得。雖然此猶是途路中事。若曰到家消息。猶較西天十萬程。諸禪德。儞最初立志。要為生死大事。不是說了便休。須發起一片不顧生不顧死底决定志氣也。不管儞前四十五後四十五正當四十五不四十五。硬囓囓地提箇所叅話。任儞說是說非論長論短。拍盲舉起拍盲打捱。誰管今生打得徹打不徹。直饒以熱鐵輪驅入刀山劒樹上。一日走百千萬億帀。要教把所叅話須臾放下。終不可得有此等志氣。欲超過佛祖為

不難矣。從前做不到古人地位。只是志願不真切。立脚不穩當。所以古人道。過河須用筏。學道須立志。釋迦彌勒初無所長。只是箇能立志願底凡夫耳。昔僧問古德。一念不起還有過也無。德云。須彌山。且道與趙州青州布衫相去幾何。如其未委。此去四十五日後。却來露箇消息。

丹陽大同禪菴高峯和尚遠忌拈香。臘月初一日老和尚遠忌新建大同菴。也要効年例。曇華處處開。狹路難回避。如是展家風。曾不離世諦。且如何是物外相看底句。年年燒此一爐香。白雲不在青山外。

二月旦示眾。春入寒巖不可加。枯株朽榦盡萌芽。化工無處藏形跡。紅白都開一樣華。大眾。一年歲事已過一月了也。蒲團禪板還知覺也無。鉢盂匙筯還休歇也無。芒鞋竹杖還放得下也無。燈籠露柱還忘境智也無。如其未委。儞還知。前一月如此虛度。若不痛以生死無常為己重任精勤勇猛別立生涯。則後一月未免又成虛喪不消打幾箇瞌睡十二箇月特不過展轉唐捐。剃髮染衣超方越俗所圖何事。儞還知命存呼吸麼。壯色不停猶如奔馬麼。或不趁此呼吸未斷之頃壯色可玩之時。拌性命提起話頭。與之挨拶討箇分曉。其落湯螃蟹之喻咎將誰歸。儞不見。石鞏居馬祖會下在厨作務次。祖問。子在此作麼。鞏云。牧牛。祖曰。牛作麼生牧。鞏云。一回入草去驀鼻拽將回。祖曰。子真牧牛也。看他前輩於作務之頃未嘗斯須忘此道。豈似今人橫草不拈竪草不踏。二時粥飯百般受用指顧如意。聞首座打板聲。厭嫌頓起嗟訝蔟生。不得已走上蒲團。其情猿意馬馳驟不息。或不昏沉便成散亂。間有箇不忘出家本志者。強把箇所叅話提撕作主。方舉話頭未完。則又被風吹別調矣。似如此喚作叅玄上士。不啻鄭州出曹門。較他古德造次不離者。豈止霄壤相間哉。諸禪德。本色道流面前不容佇思。豈許商量。逴得便行玄都觀裏桃千樹。提得便走杏華枝上月三更。燕聲尋王謝堂上之巢。馬蹄踏劉阮溪邊之路。無一草不含芳潔。無一華不帶春容。錦雲騰第一義天。玉浪漲真三昧海。且不涉化工底句如何指陳。鷺鷥灘上翹雙足。蝴蝶園中叫一聲。

佛成道日示眾。玄玄絕待妙妙無依。獨露真常全彰至體。名不得狀不得。雪老氷枯。理無礙事無礙。天荒地迥。萬里雲收午夜。四方星燦長空。揭開威音那畔腦門。圓陀陀光爍爍。擘瞎髑髏背後眼孔。淨倮倮赤條條。勒回三萬刼風飛雷厲之神機。突出五千軸海涌雲屯之寐語。大眾。釋迦老子來也。即今在諸人眼睛裏。仰見明星頂[寧*頁]上成正等覺。儞諸人還覺眉毛動也無。如其未委。各請歸堂將箇所叅底無義味話。拍盲提起重整精神。默默自看。第一不得祛昏敵散。第二不得捨妄求真。第三不得愛聖憎凡。第四不得將

心待悟。第五不得厭生離死。第六不得樂寂嫌喧。第七不得順己違他。第八不得藏形避影。第九不得揀緣擇境。更有第十箇不得。未易與人說破。直待儞似黃面老漢夜半洞見明星一遍如啞子得夢。更不待本上座忉忉也。記得前輩謂古之天地日月猶今之天地日月。古之萬物情性猶今之萬物情性。天地日月固無變也。萬物情性固無易也。道胡為而獨變乎。審如其說。二千年外所學之道。即是今日所學之道。今日所悟之道。即是二千年外所悟之道。未嘗有毫髮異。儞還知。黃面老漢棄萬乘之尊榮如棄弊屣。受六年之飢凍如處宮室。及至四十九年轉法輪時。惟棲身樹下丐食檀門而已。豈似今日安居暇食指顧如意猶自生嫌。要與釋迦同證同入。未知其可也。咄白日青天莫寐語好。珍重。

吳江州太湖簡村順心禪菴高峯和尚愍忌拈香。順心菴裏太湖中央。俄然逢愍忌。世相未能忘。大眾高峯老和尚來也。雨蒸苗葉綠。風撼稻花香。

師子巖東岡幻住菴中秋示眾。天上月水中月。光漾漾與誰說。今宵幸遇中秋節。記得。靈山話曹溪指。南泉翫寒山比將謂廣寒殿裏別無人。元來總是弄巧翻成拙。竹影篩金瑤堦積雪。盡謂一輪光皎潔。那知今夜圓後夜缺。有箇譬喻試聽說。三十夜止有一夜圓。此圓時如諸禪德之精勤勇猛也。三百六十夜止有一夜是中秋。此中秋之月如諸禪德於精勤勇猛中打成一片之時也。奈何精勤時少懈怠時多。又奚止於一暴十寒而已哉。雖三百六十夜遇此良宵。其或癡雲驟起。迷霧橫陳。覿體暗昏昏。依舊沒交涉。無始時來總是恁麼蹉過。昔人有喝火口號。謂日間鬧炒炒。夜間靜悄悄。可惜好光陰。一時都過了。照顧火燭時。聞者多有警省。本上座對此中秋之月。亦有箇口號。勉為大眾舉似。天上月月月二十九夜缺。只有今夜圓。莫教雲霧攝。攝不攝眨得眼來天又明。寬著程途。且待三生六十刼。

遇雪示眾。一片兩片飛入人間尋不見。三尺五尺積向茅簷難辨的。銀象三千界。靈瑞身光有空皆徧。玉龍八百萬。敗殘鱗甲無地可埋。梅華之恨獨深。漁簑之歸未晚。且道與蒲團禪板邊坐堆堆底人有何交涉。古者道。今日雪下蔡林有三種僧。一種向被位頭究明自己。一種向經案上吟詠雪詩。一種向火爐角說喫堂供。此三種僧那箇合受人天供養。合受不合受置之勿論。諸禪德。儞還知結雨為雪凝水為氷底道理麼。然結雨為雪固是造物變化。宜乎不知。如凝水為氷。遽以流注之質。頓成堅礙之形。雖金石不可與較其固。請以喻明之。佛性猶水也。以無量刼中迷妄之寒氣念念凝合。由是結佛性之水為氷也。且政當氷時未嘗不具佛性之水。奈何迷妄之寒交結未化。雖全體是水。而不得為流注灌溉之用耳。或不以智慧之日融

之。安有自化之理。如是觀察向道之念可得而免。諸或謂。古人相逢彈指便解知歸。豈必待奮神力下苦工而後然哉。儞殊不知。或不曾奮神力下苦工於曩昔。任儞相逢彈破指頭。也無儞知歸之理。未有一佛一祖不因智慧之日融化迷妄之寒氷而能復其佛性之水也。今日一箇所叅話信得及處。靠得穩時豈非真智慧耶。一旦工夫熟時節至。千丈氷山也是水。萬尋雪嶺也是氷。滔滔然流歸佛性之海。任儞空中積雪火裏生氷。未聞凍合無邊之海。諸禪德。莫道本上座長於譬喻。蓋法理如是也。更聽一偈。凍雲四合雪漫漫。孰解當機作水看。只為眼中花未瞥。啓窓猶看玉琅玕。

元宵示眾。須彌燈王如來與藥師琉璃光佛。昨夜在十字街頭。相遇乃携手看鰲山燈火。忽撞見箇厖眉雪頂老漢。向百眾人前說四句偈。謂惟心即佛佛惟心。此話相傳古到今。對面不知燈是火。區區徒向外邊尋。時二如來忍俊不禁。乃厲聲曰。儞說也是。惟欠悟在。只箇即心是佛即佛惟心。說與三歲小兒悉皆領會。奈何不悟。說食不療飢也。請問悟時消息。乃曰。試以喻明。有人失去徑寸之珠。雖百千兩金。不足與較其價之輕重。使此珠不獲。雖萬死莫酬其尋求之心。鏤之肺肝。刻之心膂。形之夢寐。貫之見聞。念念不忘孜孜不捨。一日不獲則一日之念不休。一年不獲則一年之心不廢。愈不見愈精勤。益不獲益勇銳。乃至情消想竭思苦神窮。寒暑兩忘寢食俱廢。積年累歲正於無可捉摸處。驀忽入手圓陀陀光漾漾。其三十年馳求之心一時頓息。是謂悟也。其尋覓此珠於心勦形瘵之際。豈非叅乎。忽頓見此珠於神明意朗之頃。豈非悟乎。苟不因叅尋之難。安有此悟獲之喜也。與論至此。忽被箇傍不甘底一喝喝散。惟見燈自是燈火自是火。樓臺突兀車馬交馳。華敷井井金蓮。燄續條條玉燭。胡張三黑李四。萬人海裏醉扶歸。查沙鬼大齋郎。百戲場中狂未歇。正恁麼時且不涉悟迷共樂昇平底句如何舉似。琉璃滿腹藏明月。菡萏渾身放寶光。

除夜示眾。四時與八節。循環十二月。今夜盡破除。禪流瞥不瞥。若瞥則陳年曆日不用撿尋。不瞥則明日新條也須甄別。東村王老化紙錢。後巷竹聲俱爆裂。窮神無地可送。福運有天難接。巖前枯木糝銀華。庭際嫩條抽玉葉。將謂陽春已發生。子細看來盡是殘冬雪。諸禪流。還知今夜舊歲去不去明日新年來不來底消息麼。如其未委往往以百年壽終。喚作臘月三十夜。地黑天昏胡鑽亂撞正此時也。蒲團上生鐵脊骨。尋常竪立不牢。口唇邊無義味話。平昔提掇不起。况是年窮月盡日了時空。再欲如之若何。决定噬臍無及矣。殊不知別有箇轉身路子直是奇特。儞但守取箇所叅話不得放捨。須信來朝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或謂傳燈錄一千七百單一人。皆是言外知歸迎刃而解。初不聞有做工夫看話頭之說。在此自

年朝至歲暮。其忉忉不絕口。惟是說看話頭做工夫。不但遠背先宗。無乃以實法綴繫於人乎。儞說得也是。一則老僧不具此驅耕奪食換斗移星之辣手。其奈諸方不觀人之根性。速於求人多是鑽腋插羽。急欲其高飛遠舉。奈何畫虎不成反類狗也。此事大難其人。謂看話頭做工夫。固是不契直指單傳之旨。然亦不曾賺人落草。最是立脚穩當悟處親切。縱使此心不悟。但信心不退不轉一生兩生。更無不獲開悟者。如傳燈錄中許多言外知歸之士。焉知其不自夙生脚踏實地做來。古者謂。未見有天生彌勒者是也。幻人見解止於此爾。若要一超直入不為實法所綴。明朝三百六十日又從頭起儘有光陰。今夜權且収起葛藤。珍重。

浴佛日示眾。大眾盡十方世界是無憂樹。悉達太子即今下生。一手指天一手指地。諸人還見麼。乃云。天上天下惟吾獨尊。諸人還聞麼。如其不見不聞。本上座贏得熱瞞諸人去也。碧芙蕖紅芍藥。結成越樣華亭。黑斑豆赤沙糖。煎就異常香水。鼠尾巴短長。一尊佛相牛眼睛。大小一柄杓頭。普請諸人同時灌沐。喚作報德有德皆報。喚作酬恩無恩不酬。然報德酬恩且置之不問。只如二千年外九龍吐水所浴底與今日眾手所澆底。是同是別。若道同孤負釋迦。若道別孤負自己。且釋迦老子。黃金面具生鐵心肝。他管儞孤負不孤負。但是儞自己等閑孤負。則未免虛生浪死。極未來際安有解脫之期。為諸人這一念子不能瞥地。帶累這老漢。捨兜率降王宮。入母胎示人世。造妖捏怪大抹高揮。曲盡化儀老婆心切。豈謂諸人逗到今日轉增迷倒。沉酣憎愛結縛死生。孤負萬端不可枚舉。儞還知。三根椽七尺單。一鉢香炊九條田服。盡是這老漢積刦累世指天指地中流出。更不肯奮起一片决定不退轉正志翻身跳上破蒲團猛提起箇無滋味話一踏到底。豈更有別方便耶。今日這箇浴佛之杓柄。即是出生死險道之梯航。斬輪轉根株之劒刃。豈戲劇哉。况是寶爐散薝蔔之雲。蠟炬吐優曇之穗。梵音宣而雷動。森羅萬象共證圓聞。禪影移而雨傾。塵剎十方同躋正覺。所以云。未離兜率已降王宮。未出母胎度人已畢。直下安有一毫剩法與人為知為解涉見涉聞。雖然只如四月初八日已前。還有這箇消息也無。不因刖足曾三獻。那得連城價倍高。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一之下

校訛

(二十一葉第六行)乎(南作于)

音釋

罩
(陟教切自上籠下曰罩)
挫
(子臥切摧也)
鏟
(初限切削也)
[寧*頁]
(乃挺切頂顛也)
汩
(古忽切沒也)
鶻
(胡骨切隼也)
撚
(乃殄切撾指也)
囓
(五結切噬也)
曳
(以制切拖也)
醭
(普木切白醭也)
掀
(虛言切以手高舉也)
[跳-兆+孛]跳
([跳-兆+孛]蒲沒切跳他弔切)
燎
(力弔切燒也)
氅
(女氏切指物貌)
蟭螟
(蟭茲消切螟菓經切蟭螟蟲名)
[口*留]
(力救切)
覷
(七慮切伺視也)
捱
(五佳切)
擺
(補買切撥開也)

韙
(羽鬼切羌乏之意)
嚗
(必角切)
掇
(丁括切)
餡
(戶鑑切)
录
(盧谷切)
拸
(姊末切排也)
絆
(博幔切縶也)
貶
(側洽切目動也)
剩
(實證切餘也)
孽
(魚列切變怪也)
瞌
(口答切眼瞌也)
拌
(鋪官切弃也)
拽
(羊列切拖也)
啻
(施智切不啻不止如是也)
擉
(測角切刺也)
倮
(郎果切赤體也)
撼
(戶感切搖動也)
厖
(莫江切長也)
膂
(力舉切脊也)

勦
(子小切勞也)
瘵
(側介切病也)
糝
(蘇感切)
辣
(盧達切麤辣也)
綴
(株衛切連綴也)
儘
(正作盡子忍切極也)
贏
(餘輕切輸之對也)
瞞炊
(昌垂切)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二

叅學門人北庭臣僧慈寂　上進

小叅

瞿運使霆發卒哭。藥師道場對靈小叅。大道只在目前。要且目前難覩。欲識大道真體。不離聲色言語。只如都運相公昨自皇慶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捐館。至今年四月初七日。其一百日內鼓螺互應。金石交宣。豈非聲耶。華果委陳香燈羅列。豈非色耶。遍演金經廣宣玉偈。豈非言語耶。且聲色言語覿體全彰。却喚甚麼作大道。若以聲為大道。聲自是聲。若以色為大道。色自是色。若以言語為大道。言語自是言語。與麼分枿將來。古人話似作兩橛。這裏撿點得出。便見我都運相公與藥師如來。握手共遊於一十二重清淨願海。以眾寶光明而作佛事。俾盡大地眾生不越一念俱成正覺。到這裏既無聲色可求。亦何言語可取。總只是箇大光明藏。如其不委。更為下箇註脚。良久云。天共白雲曉。水和明月流。復舉。石頭和尚問龐居士云。子學道以來日用事作麼生。居士呈偈曰。日用事無別。惟吾自偶諧。頭頭非取舍。處處沒張乖。朱紫誰為號。丘山絕點埃。神通并妙用。運水與搬柴。且如何是日用事。茲向第二門頭曲為註脚去也。眼見色是日用事。耳聞聲是日用事。鼻嗅香是日用事。舌噉味是日用事。以至身覺觸意雜思是日用事。乃至八萬四千諸塵勞應用等。皆是日用事。因甚麼說箇無別底道理。雖則體用互陳萬塵交接。一一皆是自心成就自心出生。所以教中謂。元依一精明分成六和合。又云三界無別法惟是一心作。以其洞見自心故。雖一剎那頃泛應群緣。會入一心曾無異致。所以云無別也。今之學道者。往往向義路上。以聰明之資。一一領會。自謂佛法無多子。殊不知說箇自心早落情見。於是龐居士謂。惟吾自偶諧。言偶諧二字。直是註解不破。穿鑿不入。苟非具金剛正眼。向聲色未彰已前一鑑鑑破。物我未形之際一拶拶開。自然頭頭上明物物上顯。是謂偶諧者也。其或未到這箇時節。和箇偶諧俱成剩語。所以云。叅須實叅悟須實悟。既到實叅實悟之地。則繁興大用舉必全真。擬眨眼來劒去久矣。這箇是老龐公棄家財於湘水。跨諸祖門庭。掠得些子汗臭氣。便解如是發揮。惟我都運相公。即再世之龐居士也。雖不效其棄家珍於水底。却能轉為布施利益種種救援攝護方便等事。而亦不妨其孜孜在道之心。以至啟手足之際。屏去血味及與玩好諸欲因緣。惟單單舉箇所叅話頭泊然而逝。豈非多生熏習般若培植菩提。而有如是操略耶。既捐館已一百日內。晝夜六時備陳佛事。由

是知相公雖天道人道皆不能以境緣攝取。何則道念炳然。豈肯為功名富貴諸殊勝事業之籠絡。其不至佛地。决知其終不已也。因記得。都運相公昔於至元辛卯二月十九。登天目叩先師。先師握竹篦問曰。相公為遊山來為佛法來。公答云。為佛法來。先師擲下竹篦曰。會麼。公云。不會。師曰。不入虎穴爭得虎子。本上座今日因齋慶讚重為舉揚。為遊山來為佛法來。舌頭拖地。為佛法來。將謂忘却。擲下竹篦云。會麼。少賣弄。不會。明如杲日迅若怒雷。不入虎穴爭得虎子。醉後又添盃。更有四句偈重為註脚。為求佛法為遊山。口縫纔開落二三。一十二重悲願海。藥師燈現古優曇。
為趙承旨孟頫。對靈小叅。大道在目前。山是山水是水。玄機超物表。聖非聖凡非凡。一念洞然萬緣廓爾。水精宮秋容淡淡。森羅萬象吞吐明月珠。松雪齋灝氣沈沉。屏几六牕交徹寶絲網。無一物不彰至體。無一叉不演真乘。莊周雖蝶悟枕邊。敢保其當機罔措。子韶固蛙聞月下。未許其覿面施呈。這一著子名不得狀不得。即其知處已陷情圍。事亦然理亦然。與麼會時早沉識海。所以道。神光獨耀萬古。徽猷入此門來。莫存知解。且不存知解底句如何指陳。玉宇秋高無界限。金園春事政敷腴。共惟翰林學士承旨松雪居士趙公。受知於九重聖主。名聞於萬里黎元。官一品未足謂公之榮。爵萬鍾未足謂公之貴。蓋其道超物表性徹玄初。空諸見於眼根。了群情於意地者也。某記。大德甲辰歲首。蒙公賢夫婦相延於武林官舍。丁未秋訪公於霅城之新第。至大戊申 復會于西湖。明年己酉再會於松雪齋。凡一會聚與夫尺書往復。未嘗不以本來具足之道未悟未明為急務。每論到至真切處。悲泣垂涕不能自已。此蓋出自真情。遠從多刼熏鍊純熟必期徹證。不肯與泛泛者恃其辯聰漁獵聞見便以為得也。自佛法流布東土。士大夫咨叅扣問敲唱激揚。莫盛於唐宋。而尤盛於皇元。往往滯於情解昧於識度。求其真叅實究者。不曰無之。窮其所因。最初被箇本來具足不假外求之說一印印定。次以聰明之資直下領過。自以為易不復究明。不覺置之無事甲裏。殊不知本來具足之說。如麵在麥中飯居穀內。或不加舂炊礱磨之勞。徒知具足之虛談。終莫能得止飢之實效。猶儒家論仁義。亦豈心外之物。故孟子謂。我固有之矣。非從外得也。然不有真履實踐之功顛沛造次孳孳不忘。則亦徒有仁義之本心耳。故吾佛祖謂。本來具足猶古鏡之有光。奈何失於護念其愛憎塵習不覺蒙蔽。况是積生累刼未經磨治。徒稱具足之有光。終於鑑照之無補。一箇所叅話即是磨鏡之良具。政當磨時只知朝也磨暮也磨。不必問鏡上之塵何日破除鏡內之光何時發現。苟存此等待之心則愈障矣。學佛之要惟憑一念但信得及處。譬之磨鏡。未有磨極而塵不消塵消而光不現者。故我相公與魏國夫人。雖身抱冠世之奇才。而不為其所惑。雖

身嬰畢世之塵累。而不為其所障。每於真叅正念。孜孜然兀兀然。猶林下老衲寂爾忘緣未嘗少棄。當知此箇正念不由教導。不依勸請。不因造作。不屬方便。乃是無量刼中於諸佛所。深種菩提種子。雖百千塵勞百千生死同時現前。終莫能昧也。此念既堅。則其成佛作祖超生越死。如壯士屈臂豈假他力。人徒見公英聲茂實振耀古今。而不知公六十九年凡施為舉措。莫不以積刼之事繫于真情。自餘皆借路經過遊戲設施爾。既啟手足。後人皆謂公之亡。我獨見公精操正念獨抱天真。於大寂滅大解脫法中。與佛祖聖賢混合於一切智智清淨之表。曾何古今彼此而有間隔。此皆公深信本來具足不假外求之道。其靈驗若此。記得。華嚴經偈有謂。若人欲識佛境界。當淨其意如虛空。遠離妄想及諸取。令心所向皆無礙。謂佛境界者。即是本來具足不假外求之道是也。原夫意根欲淨妄想欲離。却不成本來具足矣。但是所叅之正念。操之既精守之既密。則其意根不待淨而自淨。妄想不待離而自離。至一切處不為一切法之所留礙。其佛境界與松雪齋。不即不離無異無別。古所謂千山勢到嶽邊止。萬派聲歸海上消者是也。又圓覺淨諸業障章中極言四相。其四相之因。首惟執我相。我相既忘。如樹根斷則枝葉不除而自凋矣。故經云。彼修道者不除我相。是故不能入清淨覺。還知我相麼佛境界是。我相淨意根是。我相乃至坐寶蓮華成等正覺。入微塵裏轉大法輪是。我相自有宗乘以來。分科列段指性說心。敲繩牀搖麈拂。縱橫放肆演唱激揚以至玉轉珠回神出鬼沒。總不出這箇我相。苟能除此我相之外。安有所叅之話所守之念所存之因所至之果。直下如大火聚大風輪。雖佛祖到來。亦須退縮有分。到這裏無位真人倒跨洞庭山。遊戲三萬六千頃太湖。直上兜率天。與彌勒大士。指白雪為青松。荷葉團團團似鏡。配青松為白雪。菱角尖尖尖似錐。混融物我以無痕。超越死生而無作。此說且置。茲蒙大孝仲穆舍人以書入山。謂先君問道二十年。不料嬰此大變。擬卒哭日內安厝東衡。臨壙一語乞為舉似。某以老病退臥巖穴。惟我相公於湛寂光中自能照了。今事不獲已。勉為對眾引些葛藤以慰孝誠。記得。唐陸亘大夫問南泉。弟子家中有片石。也曾坐也曾臥。還鐫作佛得麼。泉云。得。亘云。莫不得麼。泉云。不得不得。大眾。陸亘大夫問處放去何奢。南泉和尚答時收來太儉。須知問在答處答在問處。狹路相逢了無回互。雖然如是。只如今日相公家中有一片石。也不曾坐也不曾臥。亦不要鐫作佛。只要移置東衡原上蓋覆相公棺槨得與不得二俱屏除。且道與陸亘大夫所見相去幾何。良久云。幻住忍俊不禁。向無音韻中聊伸一偈。南泉陸亘舌無筋。圓覺華嚴語未真。何似東衡原上月。照空群象最相親。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二

音釋

瀕
(合老切夷曠也)
孳
(津私切孳孳猶汲汲也)
縮
(所六切斂也)
尖
(子廉切末銳也)
錐
(朱惟切鑽也)
厝
(倉故切安著也)
鐫
(子泉切刻也)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三

叅學門人北庭臣僧慈寂　上進

拈古(公案畧舉詳見諸錄)

梁武帝問達磨云。如何是聖諦第一義。磨云。廓然無聖。又問。對朕者誰。磨云。不識。

師拈云。缺齒老僧手携泥彈子。要與東震旦人鬪富。可謂不知量矣。被梁王指出照乘明珠問之。情知伊道箇不識。

馬祖見野鴨問百丈云。是什麼。丈云。野鴨子。須臾不見。祖云。野鴨噩。丈云。飛去也。祖扭丈鼻負痛失聲。祖云。又道飛去也。丈於言下有省。

師拈云。設錦穽以陷獸。垂香餌以釣魚。惟善作者能之。馬師擬獲一禽深入荒草。費盡腕力打破半邊鐵網。豈善作者哉。

石鞏凡見僧張弓架箭示之。一日三平至。鞏云。看箭。平擘胷對之云。這是殺人箭。那箇是活人箭。鞏彈弦三下。平作禮。鞏云。我三十年架一張弓兩隻箭。只接得半箇聖人。遂拗折弓箭。

師拈云。穿百步楊透九重鼓。固是眼親手便。其如半箇聖人有隱身之術。石鞏之技窮矣。

興化謂克賓維那曰。汝不久為唱導之師。賓云。我不入這保社。化曰。儞會了不入。不會了不入。賓云。總不與麼。化便打。

來日白眾曰。夜來克賓維那法戰不勝。罰饡飯一堂。不得喫飯即便出院。

師拈云。有令不行有事不斷。天下之公患也。興化既行矣。又斷矣。未免旁觀者哂。

六祖一日見二僧論風旛義。祖云。非風動非旛動仁者心動。

師拈云。嘗鼎一臠具知眾味。非風動非旛動仁者心動。可謂鼎之一臠矣。使人不覺惡心嘔吐。

大覺謂興化曰。我聞儞道。向南方行脚一遭。拄杖頭不曾撥著一箇會佛法底是否。化便喝。覺便打。化又喝。覺又打。明日覺召化曰。我直下疑儞這兩喝。化又喝。覺又打。化又喝。覺又打。化曰。某甲學得箇賓主句。總被折倒了也。覺曰。這瞎漢脫下衲衣痛與一頓。化於言下大悟。

師拈云。二虎之下獸不容蹄。兩刃之間人不容足。當大覺興化棒喝交馳之際。豈容心思意解於其間哉。雖然只如大覺云脫下衲衣

痛與一頓。興化言下大悟。又悟箇甚麼道理。這裏見得。許儞作臨濟半箇兒孫。

僧問夾山。承和尚有言。二十年住此山。未曾舉著宗門中事是否。山曰是。僧便掀倒禪牀。山休去。明日普請掘一坑。召僧至曰。老僧二十年只說無義語。便請上座打殺老僧埋向坑中。上座不然自著打殺埋此坑中始得。其僧束裝潛去。

師拈云。這僧始則攙旗奪鼓。終則詐敗佯輸。夾山雖有添兵減竈之謀。爭奈脚跟下泥深三尺。

臨濟三遭黃檗痛棒。後向大愚肋下築拳。次歸見黃檗云云。

師拈云。汝師黃檗非干我事。大愚肋下更合喫拳。這風顛漢敢來這裏捋虎須。黃檗面門猶欠掌在。致使尿牀鬼子邪見勃興。賺他後代兒孫一箇箇鼓粥飯氣。

溈山因劉鐵磨來。云老牸牛儞來也。磨云。來日臺山會上有齋和尚還去麼。溈山作臥勢。磨便出去。

師拈云。溈山被鐵磨一拶拶倒。要起起不得。鐵磨被溈山一推推轉。要住住不得。本上座與麼批判。多少人在背後齩斷拇指。

月氏國王聞師子尊者有道。乃越國往見。尊者云。大王來時好道。去時亦如來時。王有省。

師拈云。飯裏沙泥中刺。彷彿不同依稀相似。大王來時好道。去時亦如來時。尊者黃金鑄面皮。

雲門話墮因緣。

師拈云。雪上霜枷上杻。覿面無私。移星換斗。要見這僧話墮處麼。且待三十年後。

南泉歸宗麻谷三人同去見忠國師。至中途南泉就地畫一圓相云。道得則去。歸宗坐在圓相裏。麻谷作女人拜。泉云。恁麼則不去也。

師拈云。南泉畫地為牢。歸宗墮坑落塹。麻谷恭而無禮。點撿將來一人。眼空四海一人舌拄梵天。一人入地獄如箭。

百丈野狐因緣。

師拈云。非不非是不是。坐斷兩頭劒去久矣。前百丈云不落。後百丈云不昧。看來也不較多。因甚麼有墮有脫。余二十年叅學不能明此。如有人明得此者。我當舍四大為繩牀而用供養。

僧問雪峯臨濟四喝意旨。峯云。我當時初行脚時便過河北。已值大師遷化。不得見他。所以至今不知。可往見他直下子孫。僧見南院。院云。那裏來。僧具陳前意。院乃展具遙禮雪峯云。天下古佛也。

師拈云。言不在口語不離舌。端的有來由。特地無交涉。臨濟四喝豈但雪峯不知。縱是他直下子孫。也未夢見在。不知且置。只

如南院遙禮雪峯。是有來由耶。無交涉耶。這裏定當得下。要見臨濟也不難。

南泉為兩堂首座爭猫遂斬之。晚趙州歸泉舉似。州乃脫草屨頂頭上而出。泉云。子若早歸救取猫兒。

師拈云。南泉劒為不平離寶匣。趙州藥因救病出金瓶。然雖慶快一時。爭奈古佛家風掃土矣。

臨濟云。有時奪人。有時奪境。有時人境兩俱奪。有時人境俱不奪。

師拈云。有時奪人錯。有時奪境錯。有時人境兩俱奪錯。有時人境俱不奪錯。臨濟大師到這裏鎖却咽喉了也。莫有為伊出氣者麼。切忌將錯就錯。

臨濟謂三聖曰。吾遷化後不得滅却吾正法眼。聖云。爭敢滅却。濟云。他後有人問伊又如何祇對。聖便喝。濟云。誰知吾正法眼向這瞎驢邊滅却。

師拈云。認他財為己物。將官路當人情。濟之心亦濫矣。三聖當時見他道不得滅却吾正法眼。便與掩却臭口猶較些子。據云。爭敢滅却。噫以聖較濟。又何止濫而已哉。

靈雲有頌云。三十年來尋劒客。幾回葉落又抽枝。自從一見桃華後。直至如今更不疑。玄沙云。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

師拈云。靈雲白日青天。向桃華樹下為魅所著。玄沙雖則除邪輔正激濁揚清。殊不知又是鬼門上貼卦。

藥山和尚久不上堂。院主云。大眾久思法誨。山云。打鼓著。眾集山陞座一詞不措。主白云。和尚今日陞座因甚麼一詞不措。山云。經有經師。論有論師。

師拈云。藥山久不上堂。與對眾一詞不措。將謂將謂。末後道箇經有經師論有論師。元來元來。

溈山云。老僧遷化後往山前檀越家。做一頭水牯牛。左肋下書五字云。溈山僧某甲。正恁麼時道是溈山僧却是水牯牛。道是水牯牛却是溈山僧。

師拈云。道是溈山僧却是水牯牛好。道是水牯牛却是溈山僧好。當時有人向他面前下得這兩箇好字。教他百刦千生要脫水牯牛。也未得在。

趙州一日見文遠侍者拜佛次。州以拄杖打之。遠云。拜佛也是好事。州云。好事不如無。

師拈云。文遠云拜佛也是好事。不妨軟頑。趙州云好事不如無。話墮了也。要知趙州老人話墮處麼。待伊磕破腦門即向儞道。

僧問汾陽。如何是祖師西來意。陽云。青絹扇子足風凉。

師拈云。拈得便用道出平常。山高水闊地久天長。青絹扇子足風凉。是拈得便用耶。道出平常耶。誰人知此意。令我憶汾陽。

僧問風穴。語默涉離微如何通不犯。穴云。長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華香。

師拈云。這僧問處。如大浸稽天。無物不在波瀾之內。風穴固是入水不溺。爭奈全身在裏許。

真點胷見慈明。明問佛法大意。真云。無雲生嶺上有月落波心。明訶之真乃理前問。明曰。無雲生嶺上有月落波心。真於言下大悟。

師拈云。驅耕夫牛奪飢人食。慈明老人未為好手。真點胷雖則向這裏懸崖撒手絕後再蘇。若要知佛法大意。更叅三十年始得。

玉澗頌雲門北斗藏身因緣云。北斗藏身為舉揚。法身從此露堂堂。雲門賺殺他家子。直至如今謾度量。後五祖戒問其作頌之意。澗乃張目視之。戒曰。若恁麼會。雲門不直一錢。公亦當無兩目。後澗果如其言。戒暮年亦失一目。覺範和尚曰。今妄意測度先德之言。疑誤後昆亦可以少戒。

師拈云。北斗藏身話。豈但玉澗頌不出。便是五祖戒。也只得向背後乂手。暮年各損其目。也是好采。覺範謂。誣謗先宗感果如是。休將閑學解埋沒祖師心。

頌古

世尊初生。

無明滿肚惡纏身　纔出娘胎軟厮禁　目顧四方周七步　不知脚下水泥深

文殊答菴摩羅女其力未充

將軍有令下重圍　八戶風高馬不嘶　兩眼忽開天地闊　太平無象到今時

女子出定

花落銀牀春爛熳　月沉金帳夜迢遙　虛堂寂寞無人共　只把檀香盡意燒

外道問佛有六通如何是那一通

醉乘白鶴登銀闕　夢跨青鸞入絳宮　酒醒眼開俱不見　一川桃李自春風

即心是佛

硬似純鋼爛似泥　甜如崖蜜毒如砒　渾侖吞又渾侖吐　賺殺江西馬簸箕

非心非佛

大地眾生成正覺　百千諸佛陷泥犁　休將此話頻頻舉　却恐閻家老子知

南泉住菴被人打破碗饘

一把黃金鈍钁頭　引他白日鬼來偷　自從去後無蹤跡　入眼青山總是愁

僧問馬祖離四句絕百非答藏頭黑海頭白因緣

白玉琢成西子骨　黃金鑄就伍員心　蓮宮人醉歌聲咽　月落吳江淚滿襟

趙州無

翁翁年老齒牙踈　口不關風道箇無　肝膽一時傾吐了　苦哉邪法正難扶

洗鉢盂去

粥罷教伊洗鉢盂　翻成特地費分踈　是非得失渾休問　真箇闍黎悟也無

黃檗云不是無禪只是無師

不是無禪是沒師　猫兒尾上繫研槌　夜深打殺街頭鼠　路上行人那得知

萬法歸一一歸何處

斧爛柯銷局未闌　天風吹鶴下瑤壇　滿盤黑白輕翻轉　袖拂蒼梧玉珮寒

德山托鉢

天生富貴稱雄才　織翠華裾擁不開　一簇管絃聲未絕　醉扶公子上樓臺

臨濟四喝

小廝兒偏愛弄嬌　絲毫不挂赤條條　劣獅筋斗重翻擲　拶得蟾蜍下碧霄

香嚴上樹

全提三寸殺人刀　千里聞風鬼亦號　沒興有人輕犯著　饒伊得命也無毛

嚴陽尊者問趙州放下因緣

地沒朱砂翻赤土　廩無粒米倒磨糠　赤窮自是活不得　又被人來指賊贓

婆子燒菴

三冬枯木遇春陽　翠蔓寒英噴古香　雪鬢老婆情未瞥　冷看花樹哭檀郎

木平見洛浦盤龍二老雲峯悅拈云云

葉捲西風樹樹寒　亂蛩吟砌夢初殘　情懷自是不堪聽　又把琵琶月下彈

趙州勘婆

生鐵蒺藜當面擲　琉璃坑塹遶身開　勸君莫問臺山路　多少平人被活埋

洞山三頓棒

蹉口相酬罪莫逃　放伊三頓轉忉忉　使他飯袋江西去　添得廬陵米價高

石鞏張弓

平生[仁-二+(敲-高)]倆盡施呈　拗折蓬蒿箭兩莖　半箇聖人還不薦　依前日午打三更

僧問夾山境法眼拈云我二十年只作境會

哭月狂猿攀古樹　嘯風猛虎踞懸崖　人間別有通霄路　不必行從這裏來

大事未明如喪考妣大事已明亦如喪考妣

萬里山河平似掌　一條官路直如絃　行人若問窮通事　鐵壁銀山在面前

丹霞燒木佛

火燒木佛丹霞罪　脫落鬚眉院主災　一陣東風回暖律　幾多春色上梅腮

則監寺叅青峯法眼丙丁童子公案

觸著神鋒劈面揮　電光石火較猶遲　不因洗耳池邊過　肯信人間有是非

丹霞訪龐居士靈照提籃因緣

放籃斂手舉籃歸　自是多情惹是非　月落畫堂人去後　不堪歡笑只堪悲

兜率和尚三關性在甚處

赤脚波斯叩海門　黑風吹浪暗昏昏　三更掣斷青霞鎖　笑看驪龍戲子孫

四大分散作麼生脫

空奮雙拳窮滴滴　橫擔片板赤條條　夜來得箇揚州夢　騎鶴腰錢跨九霄

眼光落地向甚處去

鐵狗銅蛇正奮瞋　風刀火鋸肉成塵　茫茫長夜幾經刼　舉眼無親怕殺人

黃龍三關

我手何似佛手　也解攀花折柳　牀頭脫落秤槌　打破竈前熜斗

我脚何似驢脚　翻轉草鞋倒著　走遍四大神州　寸步那曾踏著

人人有箇生緣　夜半胡孫駕船　撞破黑風白浪　踏翻水底青天

佛手驢脚生緣　三關一句齊宣　更問如何即是　黃龍口裏無涎

達磨一日命門人各言所得遂分皮髓云云

九年冷坐　一旦惺惺　是非易辨　得失難明　分張皮肉骨髓　令人路見不平　汝得吾皮　前長後短　汝得吾肉　多肥少精　汝得吾骨　只堪餧狗　汝得吾髓　脫賺平生　盡情為伊註破　也只道得八成　要見達磨大師麼　岳邊頓落千山勢　海上全消萬[泳-永+(瓜-丶　)]聲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三

校訛

(五十九葉第十行)扭(南作搦)

音釋

扭
(女九切)
窏
(疾政切陷坑也)
擘
(博厄切鈲也)
拗
(於巧切手拉也)
臠
(力兗切塊切肉也)
攙
(楚銜切)
肋
(歷德切脅幹也)
鋼
(居郎切堅鐵也)
砒
(房脂切毒藥也)
鑊
(居縛切太鉏也)
蛩
(渠容切蟋蟀也)
伎倆
(依渠綺切倆良將切)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四之上

叅學門人北庭臣僧慈寂　上進

法語

示雲南通講主

叅玄上上人須達巧方便。不解善思惟。驢年覓不見。要識巧方便麼。三乘十二分教應病與藥觀根逗教是巧方便。一千七百則陳爛葛藤放収殺活逆順卷舒。是巧方便。乃至無邊賢聖前後出興。各各以無作不思議解脫神力。作種種差別佛事。亦不出此巧方便也。何則都緣箇事在諸人分上本來具足元無欠少。自是你從無始曠大劫來。為妄習所纏横計生死。雖潑天活計頓在目前。剛不領悟。猶向飯籮邊伸手從人乞食。豈不大可哀憫者哉。所以累他先聖。以善巧方便智力。向你清淨田中拋撒不淨。指漸指頓或偏或圓。說一念頓超。說歷劫熏煉。或可眼根入者。以色空作佛事。或可耳根入者。以音聲作佛事。乃至六根門頭。及與八萬四千塵勞境內咸作佛事。特不過控勒你一箇入處。要你識得箇自己家珍捨此初無實法。往往見學道之士。不通權變妄執方便以為實法。如以鍮石認為真金。縱經百煉終非金體。既不能少加思究直造玄途。但看他古來尊宿出家行脚。切切以己事為重任。三十年二十年登山涉水撥草瞻風。未嘗斯須輕棄此道。捱到途窮路極處。撞見箇沒意智漢。向他痛處一錐直得七穴八穿千了百當。便向三家村裏十字街頭。施棒施喝竪拳竪指。大用凜然機辯錯出。魔魅平人遺臭千古。豈非洞徹法源善達權變而然也。厥後人心淡薄蔀席荒凉。多是不具正因馳聲走譽。既非種草不擅家門。帶累他曲录牀上箇老漢。不顧好惡。將鴆屎砒霜。合造一般毒藥。撒在儞八識田中。要儞一箇箇向這裏放身捨命。或有嬰其藥味而汗流浹背者。或直下忘餐廢寢而絕後再蘇者。或久抱于懷偶因物所觸而肝碎膽裂者。或因誤中而喪却性命者。中間千緒萬端不可具舉。固是根器利鈍有所不同。亦不出此善權方便之力耳。邇來醫師不古。方脉無靈異端前陳執藥成病。或潛形避影遏捺心念。一物不為以求相應者。不知是深沉死水。却引他長慶坐破蒲團趙州不雜用心。以至莫妄想放下著古廟香爐休去歇去等語為證。何異守株待兔緣木求魚。或有隨事逐境一切處強作主宰以待觸著磕著者。不知是擔枷帶鎖。却引他楊岐做監寺雲峯充化主保壽作街坊。及引南嶽磨磚作鏡打車打牛等語為證者。何異撥火覓漚刻舟求劒。又或有心不異緣情不附物。終日只麼閑閑地取性過時。以待其

自然領悟者。自不知是坐在無事甲裏。却引他趙州洗鉢。龍潭送餅。香嚴住菴為山撥火。及修證則不無汙染即不得等語為證。何異手執艾鏡夜對黑月待火自出。終無是處。或有漁獵古今該博聞見向五蘊身中認箇主宰不肯信有悟門。自不知是雜毒入心。却引他古人一種垂慈方便等語為證。便乃旁求經論曲引諸文。羅綺語言以相眩惑者。何異以羊袖續狐白之裘不自知其非也。如上所舉皆是初無正見。妄認偷心坐在八識中。將古人善巧方便總作實法會了也。所謂醍醐上味為世所珍。遇斯等人翻成毒藥。若與麼商量已躬下事。饒儞弄到彌勒下生轉沒交涉。豈但沒交涉。將恐反招罪戾疑誤後人矣。須知此事不在靈知不昧處。不在藏睛閉目處。不在祛昏敵散處。不在忘機絕慮處。乃至不在博綜經教洞徹古今。長時觀照一切平常。以至撐眉竪目勇猛精勤。擲劒揮空如猫捕鼠至於無邊作用。據實撿點將來。總不出他一箇善權方便。若要與衲衣下那一著子相應。驢年又驢年。且作麼生是衲衣下事。老僧口門窄。未暇與儞說破。

示雲南福元通三講主

生於無生中受生。死於無死中受死。既曰無生死。安有受生死者。蓋迷却自心而妄見有生死耳。苟或迷妄之情不能爆散於一念未萌之表。乃依他作解強言無生死者。是大妄語成。亦名謗般若也。
此事不在經書義理中。不在一切修證裏。至於圓覺之三觀二十五輪楞嚴之二十五圓通之所證門。乃至教中所說頓漸階級次第等。一涉見聞皆墮情識。總不與達磨所指之禪相似。教中所言之禪皆不離修證。惟達磨獨指一心為禪。與經書文字所說者迥別。宜思之。
圓覺經云。知幻即離不作方便。離幻即覺亦無漸次。議者謂。逼近達磨之旨。亦不涉方便漸次。殊不知只箇知幻離幻。早涉方便漸次了也。達磨門下總無是事。一了一切了。只箇了字亦不可得。
禪之一字不可見不可聞不可覺不可知。蓋見聞覺知皆屬情妄非心法也。當知心法本來是見是聞是覺是知。不應於見聞覺知上別有所謂見聞覺知者。維摩詰經謂。若求見聞覺知。是則見聞覺知非求法也。斯言豈欺人哉。
此事須是利根上器提得便行逴得便走。雖是慶快已涉途程。更待如之若何。寬著工夫待彌勒。
古人真切於此事上。曾不待一切方便言語之所啟發。自然卓卓地不肯虛喪寸陰。如大死人。如陷千尺井之求出。又如倒懸之求解。曾何有第二念馳騖目前虛妄聲色者哉。

今時學者之病。在速於要會禪。禪無儞會底道理。若說會禪是謗禪也。如麻三斤栢樹子須彌山平常心是道雲門顧趙州無。一一透得是解禪語。亦非會禪也。若不妙悟縱使解語如塵沙說法如涌泉。皆是識量分別非禪說也。當知禪語初不難會。凡一千七百則公案俾之通會於片餉之間亦不難。如今之禪學者流。多是商量箇語話。皆不肯回頭扣己而叅。所以古人目禪語為野狐涎唾。良有旨也。
近代宗師為人涉獵見聞太多。况是不純一痛為生死。所以把箇無義味話頭。拋在伊八識田中。如吞栗棘蓬如中毒藥相似。只貴拌捨形命廢忘寢食。大死一回驀忽齕破。方有少分相應。儞若不知此方便。於看話頭起疑情之際。將一切心識較量動靜。妄認見聞坐在馳求取捨窠臼中。或得暫時心念不起。執以為喜。或昏散增加糺遠不退。承以為憂。皆不識做工夫之旨趣也。
做工夫。非一切有作思惟之所能。是離一切分別之大人境界。古人到此。皆是一踏到底。更不涉一些子廉纖搭滯。今人做盡伎倆不奈何者。蓋做不力志不大心不死念不切耳。做工夫往往以心念紛飛處做不得。政不知以何為做得處。實有趣向處。俱墮顛倒網中。當知做處。譬如失物欲見。政當尋覓時。惟有一箇欲見之心。橫于胷中不能自决。又何曾有省力不省力。有趣向無趣向之異說。其最初尋覓時。也恁麼喫力。尋覓到最後。也恁麼喫力。更有何初尋時難後尋時易之說。但是尋覓欲見之心切至。久久不為境緣之所侵奪。忽冷地眼開撞在面前囚地一聲。更不待問人是與不是也。其喜悅之狀又當何如也。此事迷時不減悟時不加。難時不遠易時不近。得時不有失時不無。乃至窮古亘今總無許多差別。渾侖只是箇自己。纖毫不透如隔鐵圍。快便難逢。切忌當面諱却。

示高麗收樞空昭聰五長老

叅禪是叅自己禪。非叅佛祖善知識禪也。所謂禪者。蓋遠從多刼前因地所迷引起生死。迷乃是自己迷。不因境迷不因物迷。亦非佛使其迷。又非天地鬼神冤親眷屬使其迷也。以其自迷故。今日若不肯力叩自己親自信向自發肯心向自家己躬下真叅實究一回。以俟其自悟無有是處。其所悟處不悟佛境不悟祖緣。不悟他心不悟外法。皆是自悟其自己遠從多刼以來所迷底生死差別情妄耳。以其自悟故。則自己生死空。自己差別盡。自己情妄消。即其生死悟於自心。而更欲覓生死於自己了不可得。於自己覓生死不可得故。則於外境欲覓毫頭為生死亦不可得。自內心外境覓生死。既俱不可得。即其不可得處喚作佛境界。喚作祖翁田地。喚作自己光明幢。喚作般若真如藏。乃至立出百千種殊名勝相百千種異道靈光。莫非一一皆從自

己流出者也。若曰自己外別有所謂佛法祖意禪機道果。皆是顛倒希望。與外道無相異也。所以古人謂。道在己求不從他覓。斯言盡之矣。儞若不信自己。不向己躬下立定脚頭。更不肯立自己志氣坐斷一切密密體究。儞準擬向佛上求。是從他覓了也。擬向法上求。亦是從他覓了也。擬向師友分上求。亦是從他覓了也。又擬向語言中求。又擬向機緣上求。更擬向千七百葛藤椿上求。更擬向蔟林中求。更擬向寂靜境界中求。又擬向精進勇猛中求。乃至盡其見聞竭其知解。及與世出世間諸有境緣中求。據理言之。特不過皆是從他覓了也。與儞自己交結生死底一種情識上料掉沒交涉。當知自己分上。立起一箇要超越生死底念頭。正當也無寂靜時。也無憒鬧時。也無忙時。也無閑時。也無安時。也無危時。也無苦樂逆順時。也無一切魔境界能障礙其道業時。也無過去。也無現在。也無未來。合三世為一念。併萬慮為一心。孜孜爾兀兀爾。行也只如是體究。坐也只如是體究。乃至靜鬧安危苦樂逆順中。總只如是體究。正當體究時。儻或復於體究之外。別見有箇是靜時。有箇是鬧時。有箇是魔時。有箇是叅得時。有箇是叅不得時。至于纔覺有毫髮異見干涉著。儞總非真體究也。如今做工夫底人。往往於自己分上苦不切至。多只是向境緣情識上做成窠臼。所以不能得直到大休歇田地。儞但拍盲坐斷許多見聞解會取捨得失等。密密地只向自己躬下做去。直下便是大解脫場。直下便是大光明藏。除却靠自己叅去。別無方便。別無佛境界。別無解脫。如前所言。教儞向自己密密地做去。早是多却箇密密之說。若是當人真切痛為自己。縱不使其密密地做去。他自然不肯不密密地。若是當人不肯把自己做一件事。縱使將箇話頭。作百千種譬喻。使其密密去做。則轉不密密矣。縱能強作主宰密密得去。亦坐在密密窠臼中無有是處。久久坐在密密窠臼裏。驀忽被奪却他密密處。便乃引起百千種狂見而生分別。轉與自己踈且遠矣。故古人云。叅禪無秘訣。只要生死切。儞看古佛棄王宮入雪山。受辛苦行勝行。而萬刼千生不憚勞苦者。是第一箇為生死切者也。自西天四七東土二三。長慶坐破七箇蒲團。真如喆引錐自刺。二祖斷臂。常啼賣身。從上古人未有一人不歷試諸難。皆是為生死切至者。以其切至故。物極則反。不覺不知捱到結角羅紋處。驀忽打破漆桶。自然慶快平生。即此是不從他覓底樣子。當知自己亦豈別有一箇自己可憑。便只是箇要了生死底心。即此生死根本。元從自家自肯染習結縛而後成就。今日要此生死一念超越別無巧術。但只念念於染習結縛處。剔脫教淨盡。便是生死淨盡之時矣。如今若作意。要向八識田內剔脫箇染習結縛底。早是惹出多端。和箇要剔脫底。輥作一團轉不相濟。由是古人深知過患。但只撇箇無義味話頭。教儞發起大信心直下不起第二念。單單於話頭上

奮起大疑情。與之一念萬年做將去。儞但心不隨緣意不逐物識不拘境意不染塵。三十年二十年首尾通貫。不覺自然有箇入處矣。所言不起第二念者。於政扣已而叅處。卒急不相應時。驀忽瞥生一念。謂我莫是根器劣麼。是第二念。謂我莫是罪障深麼。是第二念。莫別有方便麼。是第二念。謂此工夫實是難做。也是第二念。謂是易做。也是第二念。於甚易做處生歡喜心。也是第二念。於艱難境中做不上處起怕懼心。也是第二念。更有一般伶俐漢。見恁麼說了。便云。我但一切坐斷都不起心。正落第二念了也。儞若是箇真正要了自己躬下生死大事之人。決無如許多計較論量底情見。但是說著箇生死。如撞著銀山鐵壁相似一礙礙住。不是不要起第二念。便是要起也不可得矣。且真正為自己底人。看公案也得。不看公案也得。畢竟不落別處。既是不看公案也得。豈肯復將清淨耳根。聽人排遣教只看只疑只叅只守或只半提或只全提或密密或孜孜。蓋此等皆是尊宿垂慈舉揚底一時方便。實不與箇自己有交涉也。如今做工夫人。或見境緣有所順逆。非實境緣有所順逆也。其實只是當人靠自己不穩處。暫時不在便移箇為自己底念頭。向境緣上引起百千萬種顛倒分別。若不當下與之勦絕令其淨盡。直饒儞與他境緣上分別得清。特不過益增死生塵勞之重累耳。若欲盡其自己一一分說將去。言說轉多紙盡。且住却葛藤。

示日本空禪人

棒頭領旨喝下明宗。已是第一等不唧[口*留]底鈍漢。須知盡大地是一條白棒。森羅萬象覿體全彰。亘十方不消一喝。過現未來洞然響應。儞便向這裏領略。已是瞎却自己眼睛了也。更欲待他拈起枯樹枝放出粥飯氣喚作明宗領旨。豈不大可屈哉。昔臨濟云。我在黃檗會下三遭痛棒。如蒿枝拂相似。如今再思一頓。直是無人下手。邪法難扶。興化云。我聞東廊下也喝西廊下也喝。直饒喝得我上三十三天却下來向儞道。我未曾向紫羅帳裏撒真珠與儞看在。異端並起。已而此等臭氣流落蔡林。或指一喝為賓為主為照為用。或指一棒為全提為正令為機用為門庭。又謂之擊石火閃電光摩尼珠金剛劒。又謂之擘破面門露出肝膽當陽舉似覿面相呈。又謂臨濟三百六十骨節。只是這一喝。德山八萬四千毛孔不出這一棒。又云。臨濟多却這一喝。德山剩了這一棒。又云。無邊剎海十世古今塵沙義門百千三昧。總在這一棒一喝內。全[(冰-水+卄)*夕]全攝無欠無餘。更有一等超宗異目不存機境者。喚作蚯蚓鳴粥飯氣揚塵播土掣風掣顛認精魂弄捏怪。乃至奇言妙語與奪抑揚鼓引學人。向他一棒一喝之下邪知曲解者。今古以來比比皆是。與麼較量他古人立地

處。又何啻認驢鞍橋作阿爺下頷。既不識古人用處。而欲趣向自已真正面目。大似隔靴抓癢。嗟乎古人一片生鐵心肝。未開口已前早是落在儞髑髏裏了也。只要儞不知不覺推門落臼。於一切法中做箇平常無事漢。所謂涅槃生死六凡四聖。至於百千差別法義。更不在人重下註脚。又何一棒一喝而不能了哉。這裏儞若將毫釐心識領略解會。豈但不識古人行棒用喝處。而亦自家一箇本命元辰。長是黑漫漫地。縱使勉強向他一棒一喝上。說得依俙用得彷彿。少間驀忽遇著些子差別逆順境界頓在面前。未免情存取舍意涉愛憎。一時區處不下。便向他古人語言窠臼上著到。正恁麼時總喚作一棒得麼。總喚作一喝得麼。總不喚作棒喝得麼。若喚作棒喝則未免被棒喝礙。不喚作棒喝亦未免被棒喝礙。既為此礙則山河大地明暗色空。至於微細塵毛。未有不能為礙者。萬仞鐵圍可使消殞。只這一種礙。儞若不真箇在這裏推托得去。管取要礙人墮生入死輪回無間在。本上座到此忍俊不禁。要與儞去却棒拈却喝向未有棒喝名字已前。與儞把手共行。只如未有名字已前且作麼生趣向。今日不辭與儞說破。久後却恐累及平人。

示伊吾顯月長老(梵名烏鉢剌室利)

佛法無商量分無湊泊分無安排分。但是拌得一切。打開萬般絕計較。單單只是靠取一箇話頭。自今日守到箇悟底時分。方許儞取氣。儞若未到桶底子自脫之時便欲取氣。直下蹉過了也。只此一蹉過便是百蹉千蹉。甚非小緣。做工夫最要緊是把得住。最要緊是放得下。最要緊是不隨逆順境轉。最要緊是做得主定立得脚牢。最要緊是耐得枯淡守得寂寞。最要緊是識得眼前破不被世間一切境界惑。最要緊是寒不思衣飢不求食眼不隨色耳不逐聲。最要緊是一箇身心如鐵橛子。不受一切禪道佛法穿鑿。最要緊是盡生不悟明決不起第二念。更有一件是最要緊處。口未開時已說了也。筆未動時已寫了也。叅未透時已悟了也。儞還知麼儞還會麼儞還信麼。如今大事為儞不得。小事各自支當。

示薩的迷的理長老

禪那二字梵語也。華言思惟修。生死事大無常迅速。乃學者之正思惟也。眾生本來成佛以迷妄所蔽而不獲開悟。亦學者之正思惟也。清淨本然迷妄無狀而生。積刼迨今自纏自縛。念念攀緣無食息之間。亦學者之正思惟也。從上佛祖哀矜不暇。垂言立象設萬種方便。令我處處悟入。以癡想雜亂猶不自覺。此亦學者之正思惟也。

三界萬法色空明暗。咸是菩提妙明元心。悟理未通尚留觀聽。此亦學者之正思惟也。苟非神悟。縱有多聞惟增見病不脫愛纏。此亦學者之正思惟也。前輩言前領旨句外超宗。微見鋒芒拈得便用。風飛雷厲迥異常流。開鑿人天不存窠臼。此皆累生熏習積世鍊磨。不期而然無作而作。豈容勉強。安可効為。擬蹈前蹤即落意地。此亦學者之正思惟也。功不盡則事不臻。誠不極則物不感。況無上大菩提道。或不忘形畢命與寢食寒暑俱廢。豈口出耳入之學。而能脫略生死情妄於大休歇田地者哉。此亦學者之正思惟也。言思惟修者。惟此思惟即是修之之理。舍正思惟外或別有一法可修。非正修也。今則有箇不涉一切思惟底智方便。僧問古德。一念不起還有過也無。德云。須彌山。十二時中但將須彌山。頓在眉睫橫之方寸。不可妄起纖毫情念強生穿鑿為解為會。但只行也叅坐也叅。今日也叅明日也叅。叅得也叅。叅不得也叅。叅到無可叅處。政是著力加鞭之時。猛拌取三二十年死工夫。萬仞壁立硬著脚頭叅取。正當叅時。或有佛祖聖賢現種種相以相似語言開導發明。便與一喝喝退。向他道此事不從人得。安有開發之理。任我百生叅不得必欲自悟。斷斷不肯妄去齩人鈎線。誠有此志不患生死情妄之不消殞也。

示慈護長老

心不迷不墮生死業。不繫不受形質。愛不重不入娑婆。念不起不生業累。蓋因迷起妄。由妄生執。順其所執則愛之之念紛然而興。逆其所執則憎之之習勃然而起。愛憎之情作則死生之跡動轉遷流。新新不住念念相續。以至一剎那間具八百生滅。豈待百年氣泯然後為生死者哉。原其所迷初無自性。亦無起處。只是自家遠從曠刼以至今生。良由不體道本失却自心而致然也。今日要得此心不為迷妄所惑。別無方便。但單單提起箇死了燒了那箇是我性。十二時中如金剛利劒在手相似。最先向八識田中盡力一揮。如斬一握絲一斬一齊斷。眼之所見既斷。耳之所聞亦斷。乃至鼻舌身意香味觸法同時俱斷。過去事已斷。現在事今斷。未來事當斷。徧搜胷中無可斷者。和箇斷者亦斷。斷者既斷斷亦不立。斷既不立則盡法界皆是自心。於自心中無能斷。無所斷。能所既無則見聞覺知無地可寄。到這裏即是從上諸佛菩薩善知識放身捨命處。亦是大休歇大解脫大安樂之地。亦是不離世間而成就出世間之三昧。此三昧入手。覓箇愛底亦不可得。覓箇憎底亦不可得。於不可得處回觀世間諸有為相儼如昨夢。如教中謂。淨極光通達。寂照含虛空。却來觀世間。猶如夢中事。如今人箇箇明知此事如夢。雖政說時和箇說底亦在夢中。何況說久聲消情隨境變。三界夢宅役役不停。苟不能奮起大精進勇猛志

力。於此大夢宅中極力一跳跳出。向白日青天之下披襟一笑以快平生。決定以夢入夢展轉攀緣。隨逐妄塵墮入無間。豈不孤積刼以來諸佛菩薩為儞所下之般若菩提種子乎。儞若非具此深厚種子。安得今生居富貴中處十善家。以至操心入道袈裟著身為佛後裔。今日到這裏家已出了。僧已為了。善知識已見了。道已聞了。其所欠者但只要力行一徧而親到一回為諦當耳。况是年齒未艾色力尚充。或不趁身強體健之際做一氣直走到家。眨得眼來便是無常。老病相催趲也。到那時手忙脚亂咎將誰歸。將箇盡平生底所貪所愛所恚所癡。一齊點撿總用不著。不惟用不著。反為其所障礙。繫縛蒙蔽展轉流浪。孤負勝因為無慚人。佛所訶斥。當知輪回三有出沒四生。孤露伶俜受苦無間。於此復何所戀。而不思超然獨脫。豈有志者之所為哉。昔龐居士以家財棄之湘水。乃有偈云。有男不婚。有女不嫁。大家團欒頭。共說無生話。且喚甚麼作無生話。昔有尼問趙州。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於尼臂上掐一掐。尼云。和尚猶有這箇在。州云。儞猶有這箇在。此說又作麼生。然古人親到大休歇田地。於語默動靜之頃著著具金剛正眼。塵塵露解脫神機。是非不可較量。得失不可圖度者也。慈護長老乃高昌三藏喜菴妙公之母氏也。曾叅鐵山瓊和尚。向道之念堅篤。因嘉其志不覺葛藤如許。若必欲要知龐居士之無生話與老趙州之猶有這箇在二意明白。宜將鐵山和尚所示死了燒了那箇是我性遮一句猛與一拶。則知龐老趙州同叅其來舊矣。又何生死愛憎之云乎哉。但辦肯心决不相賺。重為說偈以勉之。

死了燒了。身空物空。那箇是我性。海底日輪紅。直下領略不過。快須著意加功。密作用時聖凡莫測。實究竟處水泄不通。無常生死拽不斷。見聞知覺難包容。是非憎愛絕眹跡。菩提般若俱無從。單單只有這一念。於此一念潛其蹤。無影樹頭撐夜月。不萌枝上吹春風。以慈為護。非南非北。以護為慈。自西自東。無向背絕羅籠。鳳凰池上玉簫奏。聲在天涯杳靄中。

示植禪人

要學佛麼。要學祖麼。要學善知識麼。一大藏教諸燈語錄遺言往行。皆是學佛學祖學善知識之張本。不妨向此真履實踐一回。但行之不移守之不易。久之純熟。所謂佛祖善知識不待學而成矣。或者謂丈夫自有衝霄志。不向如來行處行。成佛作祖到善知識地位會。須先將一大藏教諸燈語錄遺言往行。拈向他方世界之外。單提一把吹毛利劒。逢佛殺佛逢祖殺祖。直教一物不得當其前。一法莫能隨其後。久之和手中箇欐柄子一齊拈却。揚身物外獨步大方。自然頭

頭合轍處處逢原。雖然當知此二說總是窠臼語儞若瞥生一念向此垛跟。則落窠臼了也。要成佛成祖成善知識。未知其可也。且捨此二途畢竟依何標準而至于佛祖善知識田地。幻住到此直得結舌有分。諸方大有老尊宿。不妨一一持此話以扣之。

示達禪人(聖僧侍者)

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畢竟將甚麼對。或者謂。此事不在語默裏。又云。語是謗默是誑。又云。說時默默時說。既是不將語默對因甚麼又說箇默時說說時默底道理。這裏定當得下揀辨得出。緇素得明指點得到。便許儞。坐斷僧堂中陳如尊者頸。與丹霞和尚握手於數百年外。提持此道不為過矣。脫或未到此田地。十二時中或出或入。且道陳如尊者向儞道箇甚麼。露柱燈籠向儞道箇甚麼。香匙火筯向儞道箇甚麼。還聞麼。若曰聞則喚作說耶喚作默耶。若曰不聞則終日竟夜畢竟在何處安身立命。直下不知落處。即是儞生時不知何處來。死時不知何處去。即今眼眨眨地。語默動靜未免被箇陳如尊者當面障却。燈籠露柱覿體礙却。香匙火筯臨機換却。即其所障所礙所換。盡是生死煩惱輪回業識。從今日移奪儞到盡未來際之種子耳。要得和盤掇轉連座掀翻。不妨提起箇所叅底話頭。於對陳如尊者時對燈籠露柱時對香匙火筯時。不得斯須忘念。更向蒲團上堅竪脊骨猛著精神。與之抵捱。正當抵捱時。不得隨聲色轉隨是非轉隨怠惰轉隨情識轉隨境緣轉。乃至隨善惡凡聖苦樂得失等轉。擬欲瞥生一念隨其所轉。不特不能與道相應。將見隨生死輪回轉入盡未來際者矣。

示志滿禪人

學道要須乘一時猛利。便討箇分曉則於工夫上庶有立脚分。豈可依依稀稀彷彷彿彿今日三明日四。道是流俗。又却有箇念頭在道。道是在道。又却不曾有片餉猛利精神把做一件大事。於是兩頭打脫。只益笑具耳。更有向蒲團上屏得念頭靜辦少時或半日一日身心不動靜默將去。或三朝五朝做主宰不得。討頭鼻不見。昏沉散亂輥作一團。似此等差別境界交馳于心。或怕懼做工夫一上。或思慕做工夫一上。或勉強做工夫一上。或被世間順緣攙奪一上。似乎有箇做工夫底心念存于中。却不知只與不做工夫者等無有異。若盡理而言。反不如箇不做工夫底。何以知之。彼素不做工夫惟信不及耳。儻或一旦自信得及。忽然被他猛利做去也不定。儞既發大信心要做工夫。要脫生死。今則此箇信心延緩數年了也。看看向無事甲裏去

坐。也終不放寬了。又復能發最初底大信心來。余知其決無是理也。故維摩云。譬如敗穀焦芽不堪為種。滿上人過余問道屈指數載。今日不忘最初道念。又冒荒歉過余窮巖。但是扣其入道之志。則索然不若初心之猛利也。良為可憐。此去宜精加念力直要翻轉生死窠臼以悟為期。方不孤儞重叅再扣之勞也。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四之上

校訛

(九十一葉十四行)覿(誤作觀從南[跳-兆+夕]正)

音釋

浹
(即拹切匝也)
磕
(克盍切相築也)
囚
(戶臥切聲也)
樁
(株江切橛也)
喆
(之列切)
撇
(普蔑切引也)
睫
(即葉切目旁毛也)
趲
(藏旱切催促也)
玲塀
(玲郎丁切塀普丁切玲塀孤獨貌)
掐
(苦洽切爪刺也)
撐
(刃庚切拄也)
杷
(必駕切柄也)
垛跟

(垠一跟古痕切)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四之下

叅學門人北庭臣僧慈寂　上進

法語

示嗣禪上人

自有佛祖以來。兄弟家挾箇袱子。橫跨四海上人門戶。謂之叅禪。叅即不問。且作麼生是禪。或有以枯形死志冥心壁觀之謂禪。或有以教外別傳不立文字之謂禪。或謂微塵法界明暗色空動植纖洪飛搖蠢蠕當機不昧覿體全真之謂禪。或有撥開萬象透過色聲坐斷有無不立凡聖之謂禪。或有向四大五蘊中認箇昭昭靈靈聞見知覺之謂禪。或有放下身心休歇萬事一念不動六情不搖之謂禪。或有以臨濟一喝德山一棒靈山拈花少林得髓繁興大用舉必全真之謂禪。或有以德山托鉢雲門話墮趙州勘婆洞山三頓棒等。謂之向上一關末後一句。捩轉面皮露出牙爪。活路生機不容近傍者之謂禪。所以垂手教人處。或令人祛散亂敵睡魔遣塵勞遠喧鬧起精進發勇猛竪目撑眉握拳齩齒。或有異於是者。則教人隨緣任性不縱不拘。喫飯著衣一切如舊。但不做作理自天然。乃引古人依本分放下著莫妄想莫管他等語為證。更或有教人。一味歇心全身放下。才起一念便與剗除。心如太虛情同木石。久之不休待其自契。或有教人。立箇主宰勿為境攝。勿隨物轉。如握太阿在手。佛來也斬魔來也斬。謂之坐鎮家庭把斷要津橫行一路。更或有教人。兼修白業以助正因。不爾則便乃不拘律儀任情毀犯。畧而言之。如上所見並是情存取舍意涉所依。用為機關墮為窠臼。有般靈利漢見恁麼說。便乃掀翻露布抹過那邊。謂之不落人機境。有時恁麼有時不恁麼。喚作於法自在。更有般擔板漢聞恁麼說。乃云。任儞道是也得。道非也得。我只管大盡三十日小盡二十九。喚作羅籠不住。呼喚不回。如此邪知異解不可枚舉。今時商量比比皆是。若欲要與此禪一念相應。如人自捏其目求不生花不可得也。更有一種隨語生解者。乃云。我但不存窠臼。豈有不相應處。殊不知只箇不存早是存了也。須知此事如空之循器如水之隨流。雖有方圓動靜之殊。而無方圓動靜之實。非作故無。禪如然故。若實要與此禪相應。真箇是儞三寸命根子。向不知不覺處。卒地斷嚗地折一回始得。要識命根麼。便是儞十二時中眼見色是。耳聞聲是。至於鼻舌身意香味觸法及與一切知覺等是。又名妄想又名生死。又名顛倒。無始刦來刀斫不斷鋸解不開。此論且止。

只如命根已斷底人。還復眼見耳聞心思意解也無。這裏若立纖毫知見解會。則五須彌四大海。早已穿過儞髑髏了也。所以古人不奈伊何。向道毫釐繫念三塗業因。瞥爾情生萬刼羈鎖。直下湛寂孤明圓淨活脫。不倚一物觸處成現。所以永嘉謂。行亦禪坐亦禪。語默動靜體安然。且先德豈徒事語言哉。今時人會此說話者何限。以其不得受用。則前所謂情塵不透見地不瞥。動靜二途俱落窠臼而致然也。記得馬祖與西堂百丈南泉翫月次。一云。正好修行。一云。正好供養。南泉拂袖便去。祖云。經歸藏禪歸海。惟有普願獨超物外。看他一門父子向光影裏露出巴鼻。不妨令人撿點。一人向禪頭上加一畫。一人向禪脚下加一畫。一人向禪中心加一畫。一人向他三畫上又加三點。今日將箇元本禪字。一看徹底不相似了也。後來又有人。向他加畫加點處只管加將去。間有加得不相似者。便乃彼此是非立箇名字。喚作如來禪祖師禪平實禪杜撰禪文字禪海蠡禪外道禪聲聞禪凡夫禪五味禪棒喝禪拍盲禪道者禪葛藤禪。更有脫略機境不受差排者。喚作向上禪。古今已來諸方三百五百眾。浩浩商量立出許多閑名雜字。由是而吹起知見風。鼓動雜毒海。掀翻情濤飛騰識浪。遞相汩沒聚成惡業。流入無間卒未有休日。佛所謂可憐憫者。且古人開闢禪門。貴要伊了生死越苦輪斷分別息憎愛。如大火輪觸著則燎却面門喪却性命。豈止於言說義路而已哉。茲因南徐禪上人出紙求語。故抖擻屎腸狼藉及此。若喚作說禪拔舌犁耕。彼此有分。

示日本丁一頭陀

僧非僧俗非俗。六六從來三十六。俗是俗僧是僧。從教日午打三更。僧亦得俗亦得。畢竟本來無間隔。無間隔處忽承當。笑看大蟲生兩翼。會麼。若也不會。且莫忽忽草草。儞因甚不顧父母之養。而依附大僧投身林谷。莫是為求衣食麼。莫是為求名利麼。既是不求衣食不求名利。畢竟為箇甚麼事。況是遠逾數萬里。航海得得而來。實為自家脚跟下有一種生死無常大事因緣。遠經曠刼而及今生。愈見昏迷轉加沉墜。今日須是捨命忘形盡平生氣力。向他空閑寂寞中。提起古人一則無滋味話默默自看。看來看去但心無希望意絕馳求。識不攀緣念不流逸。不問山林城市靜鬧閑忙。今日也與麼看。明日也與麼看。忽爾眼皮破髑髏穿。便解道丁一卓二。築著便是。卓二丁一百事大吉。海東走出黑波斯。眉毛鼻孔長三尺。說甚麼生死與輪回。說甚麼虛頭與真實。草鞋兩耳忽聞聲。僧俗由來都不識。都不識誰辨的。春風吹破嶺南花。一一漏盡真消息。

示普喜上人問五蘊生死

僧問。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答云。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僧大悟厥旨。且答與問相似。僧何不早悟於未問之先。這裏見得便見。山河大地不從外來。明暗色空且非他事。處處圓光獨露。門門至體全彰。破情塵於見聞知覺之間。脫世界於成住壞空之表。豈有生來死去彼聖此凡之異見邪。更若情存得失意涉是非。不惜眉毛重向葛藤窠裏注解去也。當知三世諸佛與大地眾生。於空王刼前各各具一面大圓寶鏡初無欠剩。無端眾生於淨白光中瞥生異見昧却本來。便於寶鏡光中妄認影像以為實有。因生有見即起無明。無明伏心動成三毒。三毒因緣引起諸業。由業所繫受此四大。從四大中結成五蘊。六根諸塵互相涉入。內自見聞覺知。外及山河大地。皆鏡之影像耳。所以大般若中謂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豈但五蘊是空。至于十八界十二緣四諦六度等。未有一法不與空相應者。然鏡中影像使不達法義者觀之。亦言是空耳。所以永嘉道。心鏡明鑑無礙。廓然瑩徹周沙界。萬象森羅影現中。一顆圓光非內外。永嘉到者裏已是和盤托出了也。當知廣大心體。離言說相離文字相。離凡聖相離修證相。圓裹十虛徧入三際。即生即滅之萬法。不礙無增無減之本源。即增即滅之諸塵。不隔無滅無生之實際。萬機莫測千眼難窺。自非頓消情量脫落根塵者。不可與聞也。首楞嚴謂。空與色是色邊際。離與合是受邊際。記與忘是想邊際。生與滅是行邊際。湛合湛是識邊際。且道寶鏡還有邊際也無。若謂有邊際是謗。若謂無邊際則誑。直下領畧得便見。即色受想行識全是大圓寶鏡。大圓寶鏡全是色受想行識。離寶鏡無五蘊。非五蘊無寶鏡。曠刼不迷今日無悟。諸佛非聖眾生非凡。獨步機先全超象外。然後還歸本位能所頓亡。盡三千剎海一一正眼看來。不知孰為五蘊孰為寶鏡。自然物我混融一念平等。若不曾真實到這箇田地。要脫他五蘊諸法。曾不異指月於水底避影於日中者也。且以五蘊生死言之。只今眼眨眨地有箇四大色身頂天立地。及見身外有山河大地。是色蘊生死也。寒暑耗其精神。苦樂遷其念慮。飢寒逼其體膚。憎愛起其離合。是受蘊生死也。喜則愛涎沃心。哀則淚珠盈目。未食蜜而先甜其舌。未嚼檗而先苦其口。興則役其神。寢則現於夢。皆想蘊生死也。天地之內凡動植纖洪之物。自四大色身及與目前種種所用所有之物。未有一法不由因緣而成。即因即緣皆屬生滅。以至成住壞空處處皆然。新新不住皆行蘊生死也。處處攀緣念念分別。開目云明閉目云暗。涉入三世分布六根。指色則辨其玄黃。歷味則別其甘苦。順則思縱逆則思避。動時似有寬時還無。皆識蘊生死也。此五蘊法障在目前自古至今。任儞

才過李杜氣奪項劉。直得拱手以聽其處分。十二時中千重百帀。直是無儞轉身處。所以釋迦老漢知有此一段大事迷滯眾生。於是興大願心開大法施。四十九年五千餘卷偏圓頓漸大小半滿。如長伸隻臂。向大圓鏡上推開影象拂去浮塵。但要箇箇向潔白光中識取本來面目。然後靈山會上拈出一華。迦葉不覺破顏微笑。直得光吞萬象體遍大千。已而四七二三向此光影裏。眼見空華遞相鈍置。流傳既久逗到老趙州面前。僧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州云。我在青州做一領布衫重七斤。覿面拈來照天爍地。自非具大眼目之士。莫能窺其彷彿。要見趙州光明麼。也莫問五蘊六蘊六根七根。但將平生見解。世間出世間法莫問如之若何。如斬一握絲一斬一齊斷。待教胷次中終日心無異緣意絕妄想。却單以生死無常為重。提起者僧問底話頭道。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行而叅坐而叅。莫問閑忙靜鬧。拌得此一生與之抵捱。捱到不奈何處。和箇話頭一時忘却。方知三世佛歷代祖天下善知識。盡是認磚頭作古鏡。更說甚麼五蘊十二緣四諦十八界閑言長語。總無著處。豈非大丈夫能事畢矣。若不如是脫略一回。任儞萬刼千生往來昇降。妄受輪轉如蟻旋磨。卒未有休日在。梅山上人遽回心於功名富貴之場。偶聚首於普安客窻。因話及五蘊生死。乃為之書。

示明昶上人書華嚴經

嘉禾石門明昶上人。手書華嚴大經告畢。過門需語為證。余聞之經有偈曰。若人欲識佛境界。當淨其意如虛空。遠離妄想及諸取。令心所向皆無礙。是則揭開法界直示玄猷。總智體於一毫。設靈機於萬偈。殊不知差別意內義出多途。言語道中寧無分別。只如若人欲識佛境界。用識作麼。當淨其意如虛空。已遲八刻。遠離妄想及諸取。費盡分踈。令心所向皆無礙。遠之遠矣。直下見得。乃知未操寸管點染八十一軸溪藤已前。其微塵數偈已嘗書之舊矣。使遮那老人與無邊大心菩薩亡鋒結舌於言語文字之表。縱欲興大慈雲布華藏海擬說箇若人欲識佛境界。逆知其不可得也。彼既說之不可得。而儞何所聞。既絕所聞則云何而書之。今日既有所書。不免依偈以設其問。且所操者筆。所染者紙。所書者字。橫者為畫。直者為竪。斜者為撇。圓者為點。自最初一字寫至末後一字莫不皆然。畢竟紙墨文字之外。別喚甚麼作佛境界。其外見有所書之經。內見有能書之心。以能所之二見未忘。欲淨其意等太虛空。未知其可也。一真如性元無分別。經卷與世俗文字等。讚歎與辱罵等。諸佛與眾生等。法界與一塵等。即其等心亦不自立。妄想乃盡諸取亦離。安有此經為我所書者哉。此心無礙則法無礙。法無礙故則理無礙。則事

無礙。則理事無礙。則事事無礙。則一切法界俱無礙。則書亦無礙。不書亦無礙。喚作華嚴亦無礙。不喚作華嚴亦無礙。其所書之經今有人以七寶摩尼珠而用莊嚴。以無量諸香雲而用熏染亦無礙。有人以不善心。碎其卷軸投之水火。置之穢濁等處亦無礙。乃法性之本然。非以力排而智使之至此無礙之地。儻於此無礙法中。微加一毫心力情意而欲和合。則展轉成有礙也。即今日用中一念子。卒未能遠契此本然無礙之理。則是經不可書也。儞還甘此說麼。若不甘此說。還契此理麼。若未契此理。則前所運一片真誠正信之心揮毫染楮書寫成就底。八十一軸華嚴大經乃成虛設耶。不然所謂遮那性海聖凡圓具。因果全該萬法俱彰一塵不隔。運一筆則千筆萬筆與之俱運。書一字則千字萬字與之俱書。成一行則千行萬行與之俱成。了一卷則千卷萬卷與之俱了。乃至於一畫中含裹微塵數畫。於一竪內含裹微塵數竪。當知一時書則與盡未來際不可說無量阿僧祇刦同時俱書。一時了則與盡未來際不可說無量阿僧祇刦同時俱了。如是觀察。如是受持如是見聞。如是作用如是書寫。如是流通。如是信受。如是增益。又安知其八十一軸之雄文非佛境界而離此別求耶。又安知其意不與虛空而等淨耶。又安知其有妄想諸取而未離耶。又安知其所向之心有所礙而特排斥之耶。既爾佛境現前及心無所礙。即今日用一切時一切處一切緣一切境一切法一切念一切見聞一切知覺一切取舍一切分別一切受用等。則手未嘗離其書。口未嘗遠其說。目未嘗越其覩。耳未嘗過其聞也。然則目前山高水深日上月下。鴉鳴鵲噪魚躍鳶飛。雷動風行松直棘曲。大而十方虛空。廣而無邊法界。細而鍼鋒芥孔。聖而諸佛。凡而眾生。以至成住壞空地水火風等。一一皆是筆端點出之大本華嚴。亦豈十佛剎微塵數偈而可詮之者哉。這裏不薦。且莫忽忽草草。雖是本來具足底現成活計。儞若不曾真箇親向毫端未舉之前全機領略。未免首先被箇華嚴名字當面熱謾。把儞一箇本命元辰。惑來惑去。遠從無始刦前惑至今日。初非小可。以其惑情未解見翳入心。引起無明成就生死。粘頭綴尾接續輪回。起滅萬殊直至今日。觸途成滯了無出期者。無他。蓋為儞最初心中被箇迷惑。打失正見而致然也。所以今日用一點心不得。才擬用心便引起佗八萬四千諸情意識。互相障礙不得自由。誠可哀憫。何謂障礙。儞纔見說箇若人欲識佛境界。便被箇佛境界障。纔說到當淨其意如虛空。便被箇虛空等淨障。又見說著箇遠離妄想及諸取。便被箇離妄想及諸取障。更見說到令心所向皆無礙。便被箇無礙障。直饒通身手眼。超出言象之先。遍體機關。不墮是非之穽。剛把此四句偈一齊按下。別資一路抹過那邊。殊不知只箇別資抹過底。已是覿體把儞箇本命元辰。障住了也。直下無儞用心處。無儞馳求處。無儞湊泊處。無儞撇脫處。無儞趣向處。

乃至無儞和會處。當知箇華嚴性海。全體是大火聚大風輪塗毒鼓吹毛劒。百千聖賢不敢正眼覷著。又豈許將心湊泊舉意搏量者哉。儞若真箇有一片决定真實底大心。覿體與華嚴性海。如水入水似空合空。初無難易。但請將從前所知所解所做所遇所緣所著底一切聖凡是非取捨憎愛善惡自他無邊業識。猛提起一把智慧刀。直下與之一斬兩段。如未曾做工夫時相似。如未曾與人說學道時相似。如未曾出家時相似。如未曾著袈裟住伽藍建寶坊興善利時相似。乾乾淨淨一齊都打屏了不剩纖毫。却於無纖毫相礙處。不得便坐在這裏。不妨提起箇古人沒意智話頭。頓在面前默默體究。是甚麼道理。從此以去只向所體究處一捱捱住。行時行體究。坐時坐體究。忙時忙體究。閑時閑體究。老時老體究。病時病體究。乃至死時死體究。正當體究箇所叅底話頭時。也莫要問道是佛境界非佛境界。也莫要問道意下淨如虛空不淨如虛空。也莫要問道妄想諸取遠離不遠離。也莫要問道此心無礙不無礙。但只靠教箇話頭穩密。盡此一報身只與麼去。久久純熟和箇穩密底一齊裂破。那時將佛境界作非佛境界說亦得。將非佛境界作佛境界說亦得。不妨信手拈起。一一天真一一明妙。此所謂雖然舊閣閑田地。一度贏來方始休。苟或輸贏未分。切不可輕易中佗人毒藥喪壞法身。永失佛境界者必矣。如今多是不真實痛為生死無常大事著實體究。但只欲事持言語廣說道理。往往法道衰替乃根于此。有志之士寧可一生兩生百不知百不會。决不肯於工夫未到情妄未消時妄陳禪道以當叅學。記之記之。併將前四句經偈。為華擘去也。若人欲識佛境界。提起話頭休捏怪。忽然兩手俱托空。佛祖直教齊納敗。當淨其意如虛空。勿於聲色詐盲聾。工夫做到意根脫。鐵壁銀山處處通。遠離妄想及諸取。本色道人都不顧。華嚴性海盧遮那。疑團破處全機露。令心所向皆無礙。法界何曾分小大。盡未來際一剎那。漆桶莫教全不快。

示雲南護上人求示三聚淨戒

三聚淨戒之體。如杲日之麗乎中天。乃一切戒之主也。謂三聚者。攝善法攝律儀饒益有情是也。原夫攝善法戒乃無善不修也。攝律儀戒乃無惡不斷也。饒益有情戒乃無眾生不度也。此三戒乃過去現在及未來一切佛祖之梯航胎孕也。舍之則何以出生死海。何以達涅槃之彼岸耶。須知一箇所叅話終日橫于方寸。不思善不思惡。善惡二途自然忘念。而言修斷何其贅耶。且叅此話時不見有一眾生而可度脫。乃非饒益而饒益也。此所叅話雖不稱三聚。而具存三聚無少間也。朝叅之夕究之。久遠而守之一旦開悟。併其所叅所守之念頓遣。三身四智當處混融。八解六通隨時會合。不知戒之在我我之在

戒也。叅禪上士。便請力持正信。不拘歲月而行之。脫或遲疑劒去久矣。雲南護上人請說三聚淨戒。因筆以遺之。

示明忠上人病中

衲衣下一著子。攪澄不異磨涅不痕。坐斷古今不存凡聖。所以古人謂之向上機末後句頂門眼肘後符。臨濟即之而喝如怒雷。德山據之而棒如疾雨。不依工用匪涉階梯。提得便行拈得便用。奔流度刃疾燄過風。正眼看來未為慶快。這裏豈容心思意解安排擺布而為得哉。霅川忠上人偶因臥病。余謂之曰。真歇和尚有云。老僧自有安閑法。八苦交煎總不妨。且如何是安閑法。對曰。知身是夢了病如幻。惟守一心不生異念。豈非安閑法乎。余因不顧。又曰。安即不動閑即無為。超出二途栖心無寄。此豈非安閑法乎。余亦不顧。上人茫然若有所失。余遂示其略曰。汝所說者。乃情識計度分別取舍。皆暫時岐路。豈真究竟耶。要識安閑法麼。四大五陰是。根身器界是。四百四病是。山河大地是。見聞知覺是。以至一切差別塵緣無有不是者。咄是何言歟。且四大五陰及差別塵緣等。皆是敗壞不安之相。若喚作安閑法。大似指鹿為馬。若不喚作安閑法。亦是指鹿為馬。直饒去此二途別資一路。未免亦是指鹿為馬。要得不指鹿為馬。須是向他真歇和尚未啟口已前。掀翻情量不墮是非。己眼頓開洞見源底。始知一大藏教是指鹿為馬。千七百則公案是指鹿為馬。以至天下老和尚拈槌竪拂是指鹿為馬。如是指說如是悟解亦是指鹿為馬。會麼。脫或不會。但切切將箇沒滋味話頭。向藥爐邊枕頭上。默默咨叅不得放捨。忽然枕子落地病藥兩忘。衲衣下那一著子覿體現前。到此即其身心及與諸病。無有不是安閑法者也。雖然切忌指鹿為馬。

示月禪人病中

生老病死是四種漫天網子。曠刼至今把伊籠罩。欲暫時脫離亦不可得。所以佛祖興大哀憫。教伊一條通天出路。今日但要牢絆草鞋硬著脚頭與之抵捱。縱有死在前亦不暇顧。豈可復為病緣纏繞而作艱難想耶。然病是裂身世網之利刀。易煩惱苦為解脫場之良導。儞今日利刀在手良導在前。若不能將身心世間諸有情識盡底掀翻從空放下。即是網羅上又加網羅去也。如此學道何有益於自己哉。且病中做工夫。也不要儞精進勇猛。也不要儞撐眉努目。但要儞心如木石意若死灰。將四大幻身撇向他方世界之外。由佗病也得活也得。死也得。有人看也得。無人看也得。香鮮也得。臭爛也得。消瘦也

得。長生也得。設使醫得健來活到一百二十歲也得。如或便死被宿業牽。入鑊湯爐炭裏也得。如是境界中俱不動搖。方有少分學道氣槩。所以古人道。老僧自有安閑法。八苦交煎總不妨。若不到這箇田地。便見有身使我病。有痛入我心。有苦惑我神。有逆動我念。以至渴則思飲飢則思食。叫喚呻吟咨嗟歎息。過一日如度百年。望寸步如隔千里。孜孜逐妄念念攀緣。總而言之。但覺有身受病不得自在。只此便是沉滯生死之根種也。豈不忍些子病緣。便乃主張不過。又何況地水火風分散之時也。尋常學道正要用在今日。今日若不得用。百刼千生蹉過無疑矣。如今有一服起膏肓必死之靈丹。重為拈出。昔僧問趙州。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州云。我在青州做領布衫重七斤。要識趙州麼。聽取一偈。衲僧有病在膏肓。趙老全施不死方。萬象森羅開活眼。更於何處覓醫王。

示琳上人病中

昔真歇和尚有偈謂。訪舊論懷實可傷。經年獨臥涅槃堂。門無過客牕無紙。爐有寒灰席有霜。病後始知身是苦。健時多為別人忙。老僧自有安閑法。八苦交煎總不妨。古人作此偈傷身世之浮脆。了夢幻之起滅。指情妄之所緣。示斯道之真寂。五十六言網羅殆盡。真道人之龜鑑也。學佛之士當向這裏體取。則知未了此心之際。通身是病徧界是病。盡形畢命起心動念。更不問儞成佛作祖皆是病緣。於中或有人。指出一法不是病者悉是妄見。又豈待形拘枕席跡涉沉痾而謂病耶。由是雪山大醫王眼不耐見。四十九年三百餘會塵說剎說。今結集為一大藏教。是治此病之藥方。今日所叅底一箇無義味話頭。是方中所秘傳之神藥。要起此膏肓必死之病。常以一念不退轉不變易之湯。使向一切時中送此神藥。然此藥之治此病百發百中。今之服藥而病不瘳者。蓋與藥忌並進。所以不取効也。苟不能盡其所忌。不惟不効。將見執藥成病。又未易療之也。所謂忌者。即第二念是也。何謂第二念。便是儞離却箇所叅話頭正念之外。更於善惡悟迷境上微動一毫。是謂第二念也。此則藥之忌也。誠能久不犯其所忌。則念念相續安亦守危亦守生亦守死亦守表裏混融。如是持守忽爾相應。其病頓如失去。若藥若忌同時俱失。便是安閑法現前也。宜知之以自勉。

示宗裕上人

浙東山浙西水。拄杖頭邊草鞋跟底。大事未明如喪考妣。衲僧直下莫思惟。思惟便隔三千里。會麼。昔僧問趙州。萬法歸一一歸何

處。生死無常銀山鐵壁。盡在此問處。趙州道。我在青州做領布衫重七斤。神出鬼沒。瞎棒盲枷盡在此答處。會得問處。則銀山鐵壁面面通穿。生死無常塵塵透脫。會得答處。則神出鬼沒當體不痕。瞎棒盲枷全機殺活。若也不會。便見問在答處答在問處。問答交馳無儞入處。既無入處。且只向入不得處。猛加精神立定脚頭。叅來叅去叅到能所兩忘不覺踢倒燈籠掀翻露柱。目前萬象自森羅。現成活計全豐裕。正眼看來大似業識茫茫無本可據。

示成上人卓菴

古人以己事未即明了。往往結草為菴作自了活計。初未嘗有所為於世間。以日用處隨緣自遣。或栽田或種畬。或草衣或木食。或澗飲或燒折脚鐺。或以枯木為牀。或以三箇柴頭品字煨。或三十年二十年目視雲漢不與世接。或三篾束腰。或竪空拳。或伸一指。或謂溪深杓柄長。乃至種種作用。其孤風凜然聳動觀聽。一段孤明照映千古。亦皆不期然而然也。自此以降世道日微人心日薄。即此住菴之風轉為偷安逸居之計。只圖禮法不相拘束。蔀林不相縛繫。要眠便眠要走便走。日滋月浸變為自在外道。不特無補於道。將見流而不回去而忘返。不知不覺於偷安逸居之外。引起世間百千萬種顛倒差別。復墮流俗者多矣。蓋佛祖施設或萬眾廣居。或形影相弔實存乎道。道之明則在萬眾不知為多。單己不知為少。以不知故。喚廣居為住菴亦得。喚住菴作廣居亦得。以廣居為住菴。則不見有上下左右之相拘。以住菴為廣居。則不見有暗室屋漏之自欺也。如是住菴則念念共人天交接。塵塵與聖賢胥會。雖千古之上而可以挽回於目擊也。如是住菴則窮也得。不窮也得。有人扣門也得。無人扣門也得。終日作用熾然也得。終日一物不為也得。乃至遇苦遇樂遇逆遇順。百千境界同時現前。當機總是竪拳竪指之時也。這裏也無住菴者。也無不住菴者。也不見有菴內事。也不見有菴外事。一體純真萬慮泯絕。是非情盡能所識消。乃知婆子放火門上書心字。皆是增金之黃助日之明也。如是住菴是為正住。不爾住者便未免身外有一箇菴子。為對為待為離為合。其取捨愛憎之情頃刻百變。所謂生死事大無常迅速。曾何異於是哉。當知住菴不以生死為重任。不覺臘月三十夜到來。只箇生死便是儞白日所住之菴。返為其所住去也。宜如是觀察。勿為日用所惑而移其道念也。

示寶燈上人禮祖

祖師心印橫亙十方竪窮三際。一切處不隱藏。一切處無遮障。塵塵不昧處處相逢。這裏更若瞥起一念禮祖之心。大似棄却滄海之波而求水於陸地。捨却真燈之燄而覓火於陰崖者也。是則固是。只如臨濟塔在真定。雪峯塔在福州。五祖塔於淮江。六祖塔居嶺海。還能未動脚頭。道得箇一塵不隔底句麼。燈上人遊方禮祖。出紙求語。故發是問以扣之。并為說偈。白雲黃葉石稜稜。一塔中藏一祖燈。三尺炊巾無地展。又携金錫下危層。

示希有上人行脚

有一句子在拄杖頭邊。有一句子在草鞋根底。有一句子在三千里外。有一句子在六根門頭。向六根門頭薦得。則三千里外底不用別尋。三千里外薦得。則六根門頭底總在裏許。惟是拄杖頭一句子只在拄杖頭。草鞋根底一句子只在草鞋根底。不得動著。還知麼。盡無邊法界是條拄杖。遍十方虛空是緉草鞋。拈得拄杖則失却草鞋。著得草鞋則失却拄杖。須知拄杖無儞拈處。草鞋無儞著處。儞若擬心拈著。則一齊都打失了也。且不擬心又爭得拄杖草鞋入手。但將箇所叅底話頭。掛在眉毛眼睫間。默默自看。是拄杖耶。是草鞋耶。是三千里外耶。是六根門頭耶。看到無可看處。冷眼被儞驀忽看破。元來七尺拄杖一緉草鞋。總是故鄉田地。信手拈來則去地不遠矣。儞若不於話頭上倜儻分明。管取被箇拄杖草鞋惑過一生。到頭殊無毫氂所益。古今行脚高士被拄杖草鞋惑者。莫知其數。儞於今日豈肯復為其惑耶。重說偈曰。有一句子藏不得。三千里路覓家鄉。未拈拄杖先開眼。始信途中歲月長。

遺誡門人

佛法無儞會處。生死無儞脫處。一報之身如風燈石火。念念如救頭然。尚無儞了辦處。著甚死急。平地上討許多忙亂。眨得眼來。早已四五十歲了也。儞喚甚麼作佛法。任儞以百千聰明。一一把他三乘十二分教乃至一千七百則。陳爛葛藤及與百氏諸子。從頭解註得盛水不漏。總是門外打之遶。說時似悟對境還迷。此事向道無儞會處。儞轉要會轉不相應。儞莫見與麼說便擬別生知解。直饒向千人萬人拶不入處。別有生機。總不出箇要會底妄念。惟有具大信根向已躬下真叅實悟乃能荷負。儞若作荷負想依舊沒交涉。故古教謂。假使滿世間皆如舍利弗。盡思共度量不能測佛智。如今有等人拾得橘皮自認為火。到處高談闊論主張一路。道我會佛法要人恭敬。有甚得便宜處。幻者三四十年。向此事上著到。展轉於佛法二字尚不

相應。所以日夜懷慚。安敢濫膺師位。尋常遇甘言厚幣。不啻毒箭入心。累避之而不可。此蓋多生緣業所致乃虛妄本。非道力使之然也。每見道流沒要緊遇些子不順意事。一點無明恣縱業識。狂心毒行平地上擠陷人。喚作我持公論。殊不知儞從無量刼來。被此等公論結縛無明。未曾有一事以公論而會道念。且今日所持底公論儞還知。多少人在儞背後掩鼻之不暇。生死無儞脫處。自家一箇生死大事。粘皮綴骨念念無間。無量刼來百千伎倆一齊弄盡。只是此心不肯休歇。徒向千佛萬祖。累發重誓逗到今日。撞在三衣下喚作道流。奈何依舊識他目前不破。動便生心起念。莫非滋長生死結縛忘却最初出家本志。似與麼熱亂。得千生萬生。徒長業輪於理何益。好教儞知。眾生結縛濃厚無儞奈何處。儞若無力處眾。但只全身放下。向半間草屋。冷淡枯寂丐食鶉衣且圖自度。亦免犯人苗稼作無慚人。所以道佛法無儞會處。生死無儞脫處。既會不得又脫不得。但向不得處一捱捱住。亦莫問三十年二十年。忽向不得處驀爾拶透。始信余言之不相誣矣。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四之下

校訛

(一百七葉十五行)夕(誤作久從南改正)

音釋

刻
(初限切削平也)
蠢
(落戈切蚌屬)
嚼
(在爵切咀嚼也)
攪
(古巧切手動也)
覿
(徒歷切見也)
瞎
(許鎋切一目盲也)
鐺
(抽庚切谷有足曰鐺)
挽

(亡反切曳也)

緉

(力護切兩枚也)

擠

(牋西切椎也)

鶉

(常倫切)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五之上

叅學門人北庭臣僧慈寂　上進

法語

示海印居士（瀋王王璋）

自己一片靈明之性。覿體與三世諸佛平等。此說自靈鷲山舉行於二千年前。凡教禪律三宗學者。既宗古佛之說。靡有不知自心是佛者。豈特宗佛說者為然。至若街童市豎販夫竈婦。亦曰自心是佛。以其未由悟見源底。徒具此知耳。故圓覺有謂。末世眾生希望成道無令求悟。惟益多聞增長我見。此五句責其尚知解而不求正悟之過也。又云。但當精勤降伏煩惱起大勇猛。未得令得未斷令斷。貪嗔愛慢諂曲嫉妬對境不生。彼我恩愛一切寂滅。佛說是人漸次成就求善知識不墮邪見。此說是世尊勉其精進。破妄證真之極談。不許住妄知之要旨也。後之學者速於會道。惟以即心自性之說。廣求博記領納在心。雖曰了明其實增障。古德有云。依他作解障自悟門。斯言盡之矣。

若欲必求正悟別無方便。但將箇生死事大無常迅速之要言。蘊于八識田中。念念勿令間斷。政爾無間斷時。忽有佛祖以成現三昧注入我心。亦須吐却。此事使佛祖果有教人之理。只消與麼教去。又何待人悟入耶。

或有問云。既不可教。今一大藏教豈皆虛語耶。答曰。佛祖言教乃指眾生破妄入真之蹊徑耳。亦描寫如來境界之圖本也。苟不肯親蹈千萬里之蹊徑孤露他方。安有到家之日。或不假高登九仞之崇臺縱目觀其境界。則圖本亦奚以為。須信而後行。行而後到。到而後守。然後為得也。

或者謂。傳燈所載之諸祖。皆於一機一境一挨一拶。便爾脫略圓淨卓然超越。安許其歷涉蹊徑之說乎。如少林謂直指人心。曹溪尚云。說箇直指早已曲了也。此說之下間不容髮。又豈容其信而後行行而後到之說乎。靈利衲僧言前薦得已涉途程。句外知歸猶稱鈍漢。所謂電光石火豈容其停思佇想耶。往往人多向此說之下垜跟。殊不思古人於言前句外。未荷負之時。其艱難辛苦昏散障礙。略不少今人之一髮。苟不奮廢寢忘飡之志力。又不肯操三二十年衝寒冒暑不敢怠惰之勤勞。安有自然超越之理。徒見古人悟入之易。而不知其未悟之難。或不難於今。則安有易於後日也。何故如此。蓋生死大事。是無量劫中。熏染結習底一種不可拔之業根。在今日要以

不退轉身心直下一翻翻轉。豈戲劇耶。今即眾生心欲混入佛心。使之不資勤苦志力。亦未見有自得者也。釋迦文佛道已成。於無量刦中。眼不耐見眾生妄受輪轉。故示生於王者之室。頓捐萬乘之榮。沉影雪山臥氷嚼糞備嘗勤苦。及至道成雖聚徒說法。惟止於丐食樹棲。未嘗有所長蓄也。此是眾生界中。第一箇超越世出世間之樣子。願成佛果者。宜思之。

或者謂。已知無量刦來妄受輪轉。使不加勤苦。將來還有自了之理乎。答曰。輪回若有自了之理。豈勞諸佛復轉法輪。以無自了故。必依信而力行。力行而後到。斯法輪之不容不轉也。

先師高峯和尚三十年影不出山。每以一箇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話。教人極力叅究。不問年深歲遠。但以了悟為期。俾日用處單提此話蘊于胷中孜孜而叅密密而究。譬之如撒手懸崖。比之如竿頭進步。喻之如一人與萬人敵。方之如兩木相鑽而覓火。此是古人用力極處諦實商量。豈事虛語。乃有不是一番寒徹骨爭得梅花撲鼻香之句。又云。雖然舊閣閑田地一度贏來方始休。此說豈欺人哉。古云。叅禪無祕訣。只要生死切。何以如此。三世佛歷代祖種種建立種種發揮。必欲破除眾生生死情妄而後已。或不為此大事。安用建立種種法耶。今之學者或不痛念己躬大事朝叅暮究。何所圖耶。

原夫生死情妄。不從天降。不從地湧。不從空變。不因人興。蓋由無始時來迷失自心。於清明目妄見空華。輪轉遷流至今不息。始因自迷受此淪溺。或不自悟。百千佛法其奈我何。凡日用提話頭做工夫處。覺得昏沉擾擾散亂紛紛把捉不定處。初無一點外障。只是一箇為生死之心。不真不切而致然也。但覺把捉不定時。只消猛以生死無常隨處鞭逼。久之純熟自然合轍。或未合轍時。只向所叅話上。一捱捱住但拌取生與同生死與同死。第一不許別求方便。第二不可歸咎於緣境。第三不得瞥起一念惑情。雖未到家。亦不問何時可到。古宿謂。但有路可上。更高人也行。如是用心鮮有不獲相應者。

叅禪悟與未悟。蓋由根性利鈍之等差。如根性果鈍。但以不退轉深心待之。不患其不悟也。雖具此堅密之志。而不能遣除業習。則堅密之志亦未可憑。何謂業習。或遇順則恣情而喜。遇逆則信情而怒。遇愛則徇情而著。遇憎則極情而離。遇是則盡情而稱。遇非則任情而毀。乃至善惡取舍種種分別通名業習。如是業習不係根性。皆情妄所遷。本色道流悉當屏盡。業習淨處道力益堅。積久不休不悟何待。蓋情妄業習之弊。歷刦迨今愈增迷倒遠背悟明。若不屏之徒學奚益。

叅禪或盡生不悟。但信心不退。來世决定具總持門。或於未悟之前。誤將相似語言記憶在心。雖一字亦多生障道眼之金塵也。古人

云。叅須實叅。悟須實悟。謂實叅者。决欲要超越生死無常。不求一點佛法知解。謂實悟者。乃當念頓空生死無常。不存一點佛法知解。凡聖情盡迷悟見消。生佛兩忘能所俱泯。進一步則高蹈佛祖所不到之境。退一步則遠離凡聖所未染之塵。老毘耶即之為不二門。釋迦尊據之為菩提座。諸祖秉之為金剛劒。萬靈體之如優曇華。起大病之藥王。濟飢渴之甘露。給萬方貧乏之寶藏。裂三界羈鎖之利刀。如上種種異稱。皆海印三昧之變相也。

示脫歡達剌罕丞相

諸佛法要惟在自心。於一切人本來具足。不從外得也。然自心之法何法也。乃靈知之至體也。昔裴相國作圓覺略疏序。首先一句謂。血氣之屬必有知。凡有知者必同體。其異類雖昧略於蠢蠕中身相微劣。惟同體之靈知初未嘗減少也。世尊初成道時乃云。奇哉眾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著而不證得。謂智慧德相即自心之靈知也。夫靈知之體猶古鏡中所含之光也。妄想執著猶翳光之塵垢也。鏡雖為塵垢所蔽。而鏡中所含之光初未嘗一毫虧損也。一旦垢淨塵消。則本來所有之真光。廓然清淨洞照萬象。豈從外得也。諸佛以是光轉法輪度含識。菩薩以是光修六度集眾善。聖天子以是光統萬邦福海宇。賢宰相以是光沛仁澤宣大政。至若天依光而普覆。地依光而普載。與夫草木山川有無情等咸依是光昇沉變化。嗟乎世人動為物欲所蔽。而昧斯光者久矣。故佛祖重其同靈。垂百千方便。啟之導之必使其開悟而後已。惟大丞相閣下光明盛大德業淵深。不動神情撫安黎庶。此積世不肯昧靈鑑真光之驗也。或若動靜中尚存觀聽未泯功勳。情妄愛憎時或出現。別無方便可遣。惟宜密以一則無義味語置之鈞抱默默自看。謂父母未生時那箇是我本來面目。其叅究之念既真。了悟之心必至。既悟矣則前所云靈鑑真光。亦無所容於聞見也。阿敦理問。入山傳奉鈞旨需以語要。輒陳管見如此。

示容齋居士(別不花丞相)

心非妙悟而莫知。悟非情盡而不了。情非工夫而莫忘。工夫非正信而不立。蓋學道以正信為根本也。謂信者何。最初要信自心是佛惟佛即心曠大刼來本來成就今更別不假再成也。靈山之密付付此也。少室之單傳傳此也。古今之舉揚舉揚此也。前輩大達之士往往皆是於一音未吐一念未萌已前。兩肩荷負一往直前。如素貧人頓居寶所而不驚不畏者。蓋信根純熟故也。其次要信道我若不畢其形命取證

斯道。昧此心佛於無明界中妄受輪轉。纏縛苦輪沉墜三有。盡未來際卒未有自了之日。是故從上佛祖眼不耐見。強出頭來設百千方便。以起其信心。俾其各各自證自悟而後已。昔有芙蓉訓禪師。問歸宗和尚。學人不識佛乞師指示。宗云。說與儞恐儞不信。訓云。和尚重言焉敢不信。宗云。即汝便是。訓云。如何保任。宗云。一翳在目空華亂墜。訓於言下大悟。這箇便是信自心是佛底樣子。當知這箇信字豈苟然哉。乃積劫於般若法中熏煉純熟。一歷耳根永不退轉。是謂決定信也。學道人不問悟不悟。但只要信心決定。心既決定更無有不相應者。但是有祖以來。契證此道者更無有一人無此決定信心。所以古德謂。叅須實叅悟須實悟。或不實叅實悟。總是虛妄生死根本。所云實者。即決定也。既有決定叅學之志。則有決定悟明之時。所悟既決定。則成佛決定無疑矣。今之學道者往往無此決定本志。必欲要洞明生死。惟以聰利之資向能所上做窠臼。未叅禪要會禪。未學道要明道。未見開口動舌。便先要知他落處。引起一種虛妄情識。孜孜向語言道理上著到。將一切經書文字古今因緣穿鑿殆盡。間或被人點著重處不肯知非。但以語言支持得過便了。殊不知只這箇要支持底念頭。正是生死情識。既要叅禪學道。於生死情識上不能斬斷。何所圖哉。昔香嚴和尚問一答十問十答百自恃聰慧。一日溈山問云。子試除却從前記持底學解。父母未生已前試道一句看。香嚴不能加對。乃曰。望和尚慈悲與我說破。溈山云。我不辭與儞說。儞將後罵我去在。嚴乃發憤屏去經書義理。入南陽卓菴。百無所思以度朝夕。一日掃地次忽擲瓦礫擊竹有聲。當時開悟。遂遙禮溈山云。和尚當時若與我說破。又爭得有今日事。此箇公案古今共知。但未曾見有一人奮起決定信心。屏去經書義理。向無用心處操守一回。又安得有香嚴擊竹底時節。且古人皆是負大根器秉大志願。尚且三十年二十年孜孜不舍寸陰。克究此道以期妙悟。而況今日根器浮濁志願卑微。只箇世間麤重五欲。無時不與之作對。盡形打屏不去。反開口便要向佛祖頭上坐臥欺罔自心輕毀先聖。豈道人之心也哉。故古德教人處最簡徑直捷。謂不學佛法惟務休心。但休得一分心。即是學得一分佛法。達磨大師亦云。外息諸緣內心無喘心如墻壁乃可入道。然達磨秉單傳直指之要。貴在領於機先得於言外。豈可又教人息緣止念如墻壁耶。蓋亦眼不耐見此一等無決定志之士日夜馳求不息。以曲順機宜故。設此方便耳。又有古德。教人十二時中但如一箇大死人相似去。只與麼過十年若不悟去。老僧大妄語成。如上所說。只為學者最初不具決定信心欲洞明生死大事。無端反於聖教中引起馳求攀緣不斷。豈有志之士甘施於此耶。但只信道。有箇自己佛性義。積劫未明情識纏縛墮落生死。都不要別求道理。惟念念扣己而叅。於叅之之頃如救頭然。如

遇怨敵。寢食俱廢寒暑兩忘。馳求不斷而自斷。諸緣不息而自息。久之不懈不廢不失不忘。機緣偶觸則心華燦發矣。此心既悟則十方世界是箇大解脫門。無一法為障為礙。自然頭頭上明物物上顯。進退合轍左右逢原。不假安排一一成現。是謂心地法門者也。如今未悟得之人。徧閱古人現成言句。也知道十方世界是箇大解脫門只知得相似說得恰好。偶於一毛頭順逆之境現於其前。即舉心動念與之較量。安有解脫之少分。其得失有如此者。由是推之反不如箇尋常不學道依本分人胷中且無許多知見解會。且眼前逆順尚爾融化不得。而况四山交逼死生岸頭念慮紛飛識情馳散之頃。惟蒼黃恐怖之不暇。安有解脫自在之理乎。如是之流蓋最初發心學道時。不曾具决定志要了生死。只欲會禪會道。於是逗到眼光欲落未落之際。無箇决定身心以為主宰。反被能會所會底心識總為障礙。其用心差誤一至於此。且叅禪學道但盡此一生。向真實决定正念中。要了生死無常大事。其或於生死未了。不會禪不明道。正是不壞天真底好人。但正念不忘再出頭來。以夙熏般若力故。管取一聞千悟。試看他從上古人於一言一句下。築著磕著迥然超越。皆是叅學究竟於未悟之前身。不忘夙因。所以心眼洞開如是之易也。苟或不叅學於前身。復不體究於今日。欲望此生後世自然超越死生者。是猶棄食而求飽。所以古人道。無天生釋迦自然彌勒。斯言盡之矣。昔張無盡丞相。初以聰明之資。會盡古今公案。因作漕運過江西訪兜率悅。悅詰之曰。運使於佛祖言教有少疑否。張曰。惟香嚴獨脚頌德山托鉢話微有所疑。悅曰。既於此有疑其餘安得無疑耶。張一夜睡不穩。至五更踏翻泉鉢。忽有所省。詣丈室扣門求證。此是仕宦中叅禪底樣子。使張無盡自恃聰明不肯求决於兜率。安有扣門求證之理哉。又如裴公羙侍郎出入於黃檗圭峯二師之門。凡歷任所時黃檗每與之俱。於是深叅密究精思苦研。深信法源飽飡禪味。於名相之學既精。教外之旨尤熟。此亦是現宰官身作不請友。一代偉人也。豈特此二公為然。但自有祖以來。其不離功名富貴。而超出涅槃生死者代不乏人。當知此道在蠢動含靈各各具足。安有官居極品素為佛法之外護與佛祖聖賢而有少間者哉。此心清淨猶若太虛無一點相貌。逼塞虛空不為大。涉入微塵不為小。在聖不可增其多。在凡不可減其少。這箇說話凡是看文字識義理通教相底箇箇說得。若不曾真正於離文絕見處妙悟一回親見源底。縱使更說得玄中又玄妙中又妙。正當說時亦不相應。何况不說時也。若是悟徹底人說時即是不說時。不說時即是說時。更無有說不說之間。昔太原孚上座講涅槃經次因廣談法身妙理。有禪者失笑。孚講罷云。某甲素志狹劣依文解義。適蒙見笑。且望垂教。禪者曰。笑座主不識法身。孚曰。如此解說何處不是。禪者曰。請座主更說一遍。孚曰。法身之理猶若

太虛。竪窮三際橫亘十方。彌綸八極包括二儀。隨緣赴感靡不周遍。禪者曰。不道座主說得不是。只是說得法身量邊事。實未識法身在。孚曰。既然如是禪德當為我說。禪者曰。座主還信否。孚曰。焉敢不信。曰若如是座主暫輟講。旬日於室內端然靜慮[(冰-水+廾　)*夕]心攝念。善惡諸緣一時放下。孚一依所教從初夜至五更。聞角聲忽然契悟。又德山和尚素講金剛般若。於般若義海靡所不通。聞南方教外別傳之旨疑其妄謬。遂擔經疏特往闢之。因買點心喫處。被婆子輕輕一拶。早是疑著了也。及至一見龍潭。於吹滅紙燭處豁然開悟。始知從前會得箇佛法義理。若一毛置於太虛一滴投於巨壑。看這二尊宿於未悟時說底。也只是這箇道理。及至情妄俱消。廓然神悟之後。說底也只是這箇道理。既只是這箇道理。却要悟作麼。蓋未悟之人說道理。如月夜看物。已悟之人說道理。如白日看物。月夜所看底也只是這箇物。但依稀彷彿餘惑未盡。白日看底也只是這箇物。惟是見徹根源惑情頓洗。又未悟底人不曾到杭州終日說杭州話。彼雖說得相似其如未到何。既悟底人如已到杭州其四方八面之境界洞然在心目之間。雖終日不說胷中未嘗迷杭州。故佛印元禪師云。未悟之人不可與言已悟之境。譬如生盲之人。與之言天日之清明。彼雖聽而不可辨也。已悟之人不蹈未悟之境。如睡覺之人。欲追從所夢之境不可得而復入也。又教中謂。末世眾生希望成道無令求悟。惟益多聞增長我見。至若有證有悟。其證悟之理尚存乎心。教中斥之為我人。然既證既悟。苟不能忘。其證悟之理。是謂法塵。是謂見刺。已悟者尚爾。而況未悟者乎。故禪宗有云。學者須是以悟為則。悟了須是見人。若不見人縱有弘為皆非究竟。昔有則監寺。在法眼和尚會下自號罷叅。法眼問曰。子於何處得箇入頭。則曰。我嘗問一尊宿。如何是學人自己。宿云。丙丁童子來求火。我於言下有箇入處。眼曰。儞作麼生會。則曰。丙丁是火又來覓火。只是以自己覓自己也。眼訶之曰。儞恁麼會爭得。則乃重整威儀別求開示。眼曰。儞試問將來。則乃問。如何是學人自己。眼曰。丙丁童子來求火。則於言下大悟。又有真點胷。破夏再見慈明和尚。明問。如何是佛法大意。真云。無雲生嶺上有月落波心。明乃震怒訶之。真愧憾無已明曰。汝何不問我。真理前問。明曰。無雲生嶺上有月落波心。真於是大悟玄旨。試看他二尊宿見處前時問答也一般。後時問答也一般。且道悟箇甚麼。這裏見得。便見師家與奪自在。學者之明昧兩途。以毒攻毒以的破的。無毫髮差互。真正學道之士。直須與麼方為究竟處。脫或不能如是向這裏一撥便轉。也不要急性。但只依本分提起箇所叅底話頭。脚踏實地下鈍工夫。拌取三十年二十年以至一生兩生。信心不退不易。穩穩貼貼地只與麼叅取。正當叅時却不要起一念善惡凡聖情念作取舍分別

底道理。常令胷中蕩然如太虛兀然如大死人相似。於世間出世間法中。總不要動一念與之計較。如是保任如是操守如是加工。管取自然廓徹悟明有日矣。其或捨此方便用心。任有百千種造作。皆成有漏生滅之因。非究竟也。茲因丞相需我以做工夫語。不覺吐此一段葛藤。若謂宗門中果有如許多說話。則謗般若咎其誰與當。幸審之審之。

示同菴居士(般剌脫因院使)

一切佛法是自心具足。心外別無佛法可求。縱使求得亦非諦當。皆是妄想情識非究竟法也。當知自心無聖凡。離聖凡之量則與自心相應。自心無憎愛。離憎愛之分則與自心相應。自心無取舍。離取舍之情則與自心相應。自心乃至無一切善惡動靜造作等。能一切俱離則與自心相應。然而說箇離聖凡憎愛等。最是不許將一種心去特地離佗。只箇離處宛然生滅。或不用心又如何。說箇離底道理。所以古人云。神光獨耀萬古徽猷。入此門來莫存知解。但知道自心無聖凡之間。也是知解。又知道離聖凡之量。也落知解。當知此箇離之之理亦不屬用心。但是悟明時。不待離而自然不著不執矣。只箇不執不著之念。是名曰離。如今此心未曾悟明。只消將箇四大分散時向何處安身立命話。置之日用中默默自看。都不要作一切想。亦不要作修行想。纔作此想便被箇修行名字籠絡。在聖見中。於都不作想處。依舊默默參取所參話頭。久之純熟忽然開悟。如久忘忽記。那時情妄空知解泯。一箇自心全體獨露隨處自在。百千念慮同時休息。百千緣境當念俱離。安樂法門無越此也。

示主一居士(敬參政儼字威卿)

圓常之道非佛一人獨有之。眾生各各具足而不自悟也。然悟有兩途。有正悟者焉。有相似悟者焉。謂正悟者。如久暗遇明大夢俄覺。一了一切了。更無纖毫憎愛取舍之習滯于胷中。如老龐所謂心空及第者是也。謂相似悟者。多以相似極理之言記憶于懷。於四大身中影影響響。妄認箇不生不滅之神性。用聰利之資領納在心。似與道會實未曾也。豈真誠求决死生大事者當如是耶。唐宋名賢大有樣子。雖混身於功名富貴子女玉帛之間。然其為道之正念。與彼世間富貴等相了不相觸。久久純熟一念洞明。轉萬物歸自己。如壯士屈臂不假他力也。古今聖賢入道之徑雖萬不同。未有不由此而致者。參政相公主一居士。簪纓累世為時名公。於性命之學體究尤力。乃欲追跋前賢了明自己。須知此事一切語言一切義理一切奇特

一切玄妙總該不著。必欲要與正悟相親。既未能脫略於迷悟之先。但將箇四大分散時向何處安身立命話。置之案牘几席之上默默參究。政當參時於靜於鬧於順於逆不生忻厭。如失至寶欲見相似。不問年深歲遠。一旦工夫熟知見消。如久忘忽記。於斯時也政不待主一。而至敬之道充塞宇宙左右逢原。又何生死輪回之復論哉。茲奉鈞命需以簡易入道之語。故直筆以答云爾。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五之上

校訛

(十二葉第二行)泉鉢(南作尿盆)

音釋

撲
(普木切)
輟
(知劣切止也)
憾
(胡紺切恨也)
纔
(昨來切暫也)
簪纓
(簪緇深切首笄也纓伊盈切冠系也)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五之下

參學門人北庭臣僧慈寂　上進

法語

示鄭廉訪(雲翼字鵬南)

太末蟲處處能泊。獨不能泊於火燄之上。眾生心處處能緣。獨不能緣於般若之上。且眾生心是何物。般若體復是何物。而說箇能緣不能緣底道理。試聽從頭註解。金勒馬嘶芳草地。玉樓人醉杏華天。是眾生心也。玉樓人醉杏華天。金勒馬嘶芳草地。是般若體也。芳草地嘶金勒馬。杏華天醉玉樓人。是能緣不能緣也。直下會得便見。離眾生心外無般若體。波盡水還源。離般若體外無眾生心。水

生波自起。聖凡情盡能所見消。盡十方世界是大圓覺場。一切眾生本來成佛。這裏要覓一毫為眾生心亦不可得。要覓一毫為般若體亦不可得。更要覓一毫為能緣不能緣底道理尤不可得也。是謂一味平等真如法門。三世諸佛因之而轉法輪。歷代祖師承之而開正眼。天倚之而蓋。地由之而載。聖人任之而治萬方清四海。君子即之而霈仁澤發政令。良由百姓日用而不知。所以背之而日遠矣。以其遠故。依般若體起世間相。從世間相發眾生心。隨眾生心造差別業。展轉流浪積成輪回。莫能已也。所謂般若體者。惟一靈知散為六用。如一室具含虛空。而六門洞開不相留滯者是也。所謂眾生心者。循色聲香味觸法六種塵習之所熏染。隨處取舍引起愛憎。念念攀緣而不休息者是也。般若體猶水也。眾生心猶波也。為境界風搖動心海。攪水為波。其波離乎水則無有定體也。惟大智廓明者。即千波觀止水。動靜無虧。苟不至此徒依相似語言。而深背靈知之智體爾。

心與識一體而異名。悟則會識歸心。迷則轉心為識。何謂心。靈知不昧之謂也。何謂識。依靈知而妄起分別之謂也。今之學者極其玄辯多認識神。而不自知靈知之心體。雖曰靈知而實無有所知者。所以古人謂。鏡不自照火不自燒。若自照則不能照物。自燒則不能燒物。心之體亦然。雖曰靈知若自存其所知。則不知一切也。苟存其所知。所知者即識神耳。非心體也。識乃生死變易之具。既認之則安有了生死之期耶。

心之至體無可見無可聞無可知無可覺。乃至無可取舍。但有可為皆虛妄顛倒。既不可以見聞知覺。則學人何以超入而證之。但遠離一切見聞知覺。乃至能離所離一齊空寂。則靈知心體宛然顯露於見聞知覺之間。故古人默契而神會。自然諸緣無礙矣。然欲離見聞知覺等病。只箇欲離之念早是增加其病耳。於是古人別資一種善巧方便。將箇無義味話頭。拋向學人面前令其究竟。但知體究話頭。則與見聞知覺等不期離而自離矣。傳燈錄諸祖。皆不因看話頭起疑情。而各於言下頓悟無生者。蓋其為生死大事之心真切。脚未跨門則早有一種無常生死大事之念。梗塞于心中。卒莫之自决。雖三千里五千里。撥草瞻風。孜孜只欲洞明自己而已。或十年二十年不能自决。則所疑之生死愈久愈堅。决不肯斯須忘念。有如是智力。又何患其不發明哉。

嗟乎。人心浮淺口說參禪。但欲明悟機緣以資談柄耳。初無一念要决了生死大事之心。所以言語轉多窠臼轉深葛藤轉盛。而生死轉熾矣。惜哉。

要學佛祖。須先立箇决定要了死生大事之正志。此志頓在眉睫間。雖萬緣擾擾萬慮紛紛。不得別起一毫頭異念自生分別以障其志。苟

為生死之正念不真不切。决定日用中做工夫不得。設若強做去亦暫時爾。終不悠久。縱使聰明利根。於古人文字上有所悟解。秖益見聞。實於生死大事上了無交涉。蓋根本之志不真實耳。
學道有三要。第一要為生死大事之心切。第二要識破世間虛妄浮幻榮辱得失等相。第三要辦一片長遠决定心永不退轉。此三要苟缺其一則廢。缺其二則失。三者俱缺。縱使背通三藏教。深讀五車書。惟資業識謾長高心。殊無所補於己躬也。
昔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只這一箇無字。如倚天長劒塗毒鼓聲。觸之則尸橫。嬰之則魂喪。雖佛祖亦不敢正眼覷著。今古之下疑此者既多。悟此者亦不少。而錯會此意者尤不為不多矣。若要洞明佛祖大意。廓徹自己真心。不妨將此箇無字。置之文字案牘間。懸之語默動靜裏。密密自看。是甚麼道理。且趙州因甚麼道箇無字。行而參坐而究。朝而思暮而疑。不得暫時忘念。正當參究之頃。不要作世間法會。亦不要作出世間法會。如目前無事。此箇所參之念順密。亦不可因其順密而生喜。如緣務交錯此箇所參之念間斷散亂。亦不可因其間斷散亂而生懼。惟是做得也與麼做。做不得也與麼做。都不得別起一毫助長攀緣方便作為之心。纔有此心即間斷矣。从从綿密自然打成一片。直得內心外境當下虛廓。彼聖此凡同時超越。方知道在己求。不從他覓也。
生死無常流轉多刼。備受辛苦莫之能脫者。蓋一毫不從外來。皆是自心迷惑之所生起。然此心一迷。則自肯涉入。非物使之肯也。亦非天地鬼神使之肯也。此箇肯心若是外來。則不名肯矣。以其不自外來。所以云自肯也。既是自肯墮生死。今日要脫離生死趣入涅槃。苟非深發自肯之心。擬待聖賢勸發語言誘引。則當其起諸愛染流入生死之時。却不因勸發誘引而入也。如是思之。只將箇自肯結生死緣業之心。轉之趣道。則未有一人不成者也。故古人謂。道念若同情念成佛多時。又云。但辦肯心决不相賺。斯言豈欺人哉。
昔馮給事有偈云。公事之餘喜坐禪。未嘗將脇到牀眠。雖然現出宰官相。長老之名四海傳。又李駙馬有偈云。學道須是鐵漢。著手心頭便判。直趣無上菩提。一切是非莫管。又龐居士云。日用事無別。惟吾自偶諧。頭頭非取舍。處處沒張乖。朱紫誰為號。丘山絕點埃。神通并妙用。運水及搬柴。又張拙秀才云。光明寂照遍河沙。凡聖含靈共我家。一念不生全體現。六根纔動被雲遮。斷除煩惱重增病。趣向真如亦是邪。隨順世間無罣礙。涅槃生死等空華。又趙清獻公有偈云。默坐公堂虛隱几。心源不動湛如水。一聲霹靂頂門開。喚起從前自家底。如上士大夫。皆是不離功名富貴。游戲大圓覺場。豈古人獨能。而今人獨不能耶。惟在信之深行之力。則古今可以一致。更或躊躇此乃自畫之耳。

佛法是大解脫門。只要當人自把生死做一件大事。發深信心向所參話頭上。猛加精進驀直做去。最不許人思前筭後較量得失。非同二乘小果之人厭身避境絕念忘緣遣愛逐憎驅情離妄作種種修習。亦不要嫌喧取靜辨是別非取聖捨凡消昏敵散。但是胷中離却箇參無字底正念。向此等異端上。瞥起一毫所重之心。則劒去久矣。安有悟明之日哉。參禪只要求悟明。所參底話頭斷不可離。此求悟明之外別起第二念。則不相似矣。慎之慎之。

如今學道人。先存一箇聖凡情量。蘊于藏識中隨念分別。未曾涉事則厭煩之心頓興。未曾觸事則思慮之念交作。苟不能直下坐斷。秖益自勞於理無益。但守得箇話頭綿密。於綿密處更加綿密去。正當綿密時亦不要作綿密想。纔作此想墮在綿密中亦不相應。久久純熟。其憎愛取舍是非分別之妄情。亦不待別起第二念掃蕩。而自然淨盡無餘矣。

儒之道治心者也。修心者也。佛之道明心者也。悟心者也。治與修漸之之謂也。明與悟頓之之謂也。心一也。頓漸之途不可以一者。蓋世間出世間之異也。使吾佛言入世間之道。亦不能忘正心誠意之說也。使孔子言出世之道。則逆知其不能外吾心空覺圓之旨也。苟不達聖人垂教立化之大權。則徒事[謧-冉][謧-冉]之多言。惟增其是非耳。

治世間書。道德仁義禮樂刑政。八者皆不能外吾一心之妙用也。心通之謂道。心正之謂德。心慈之謂仁。心平之謂義。心中之謂禮。心和之謂樂。心直之謂刑。心明之謂政。以至百千善行。凡有利天下而澤斯民者。未有不因吾一心妙用之所著也。凡夫反是而失其妙用。則顛倒錯亂由之而生焉。故聖人不得不設教以裁之也。復為說偈以演其義云。

從來至道與心親　學到無心道即真　心道有無俱泯絕　大千沙界一閑身

萬物性情皆有德　惟人之德與心通　自從識得這些子　語默昭昭合至公

聖賢垂教幾千般　化育鈞陶宇宙寬　我欲仁兮仁即至　不須心外覓毫端

心到平時物我齊　等閑行處自相宜　但教法性無差別　不礙興慈與任威

威儀進止非為禮　心到中時禮自臻　相見不須陳玉帛　一聲彈指見天真

萬籟夜吹無孔笛　兩溪朝奏沒弦琴　要知此樂從何得　只屬當人一片心

念惡先將心受誅　三千條貫治形軀　道人善惡俱忘念　刑法分明是有無

心似權衡定重輕　到頭斤兩自分明　從來善政還相似　千古令人作準繩

示彝菴居士(蔣教授圴字公秉)

大願聖人降生西竺。現百萬億種神異。作百萬億種方便。鞠其所由。特不過曲為眾生發明箇本地風光而已。舍此更不為第二事。乃云。我今為汝保任此事。終不虛也。又云。我此法印為欲利益世間故說。在所遊方勿妄宣傳。皆的的指點眾生本來具足底一段圓湛虛寂不動搖無變易之娘生面目。蓋已嘗於逝多林八字打開。以二乘人不能披襟領荷。累及這箇老漢。說戒定慧三學。示空假中三觀。現法報化三身。論法身般若解脫三德。布箇漫天網子。八面四方必欲使之趨入。逗到末上拈一枝華謂。吾有教外別傳實相非相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得老飲光出來破顏微笑方稱本懷。不爾則四十九年幾成漏逗。原夫世尊積多生苦行萬刼勤勞。舍身命忘勢位。其奇功異行人所不可行者。悉皆熏鍊。千艱萬難摸索得者一著子。及乎興慈運悲推已及物。又費許多神力。蓋知此事甚非小緣。然如是廣大真實事業。只在當人脚跟下。且是不曾移易毫髮許。以其迷昧逐妄流轉。由是鞭之不回勒之不住。英俊上士肯於不回不住處。瞥轉一機當念休歇。始知此道恩大難酬。儞擬別求劒去久矣。

少林只教人心如墻壁。乃可入道。更無別說。原夫眾生本來之心。端如墻壁政不假倣而効之。良由於墻壁之心。自生穿鑿入俗入真緣動緣寂。於墻壁心上枉起萬種愛憎千般取舍。狂華塞眼愛見橫心。向無影像中妄執影像。於絕是非處剛立是非。致使一點妄情處處染著。殊不知墻壁之心了無所染。及遇神光於覓心了不可得處一肩負荷。究竟了無別法。今日要與少林神光父子同參。且是不要廣求義路泛覓玄猷。單單教此心直下如墻壁去。久之不易。但遇聲遇色遇凡遇聖。當知聲也是墻壁。色也是墻壁。凡亦是墻壁。聖亦是墻

壁。乃至山河大地明暗色空見聞知覺俯仰折旋。莫不皆是墻壁。一一無穿鑿。一一無滲漏。一一無過患。一一無取舍。正與麼時少林神光。在伊眉毛眼睫上。入一相一行三昧。又何今昔之間哉。或有箇闡提漢。道使我心如墻壁。即與土木何殊。幾與無情不相去矣。苟作是念。要見少林神光。千里萬里沒交涉。

楞嚴謂。狂心未歇歇即菩提。華嚴謂。了知盧舍那自性無所有。這是如來禪。雖少林直指。未必如是之深切著明者也。而學佛法之人。往往只麼讀了便休。今古之間要求一人於此說之下痛快領略瞥轉狂心返照自性便爾歇去。不真何待。不知何物為障為礙而難乎其人。昔僧問玄沙。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箇入路。沙曰。還聞偃溪水聲麼。曰聞。沙曰。從這裏入。此僧領悟。此豈非能痛快領略而何。當知狂心苟不能自歇。雖佛如來具百千萬億種莫測之神變。乃至旋乾轉坤碎山竭海不勞餘力。獨不能與眾生歇狂心於俄頃。此事苟非當人自肯休自肯歇自肯超越自肯照了。則自性盧舍那。萬刼不得歸家穩坐。且今日歷盡諸趣備受楚毒。尚不肯痛自歇心。一念狂情馳逐諸妄。與生死根種念念交接。復不知更待何時。有自休自歇自超自越自證之理也。於戲惜哉。

將心來與汝安。將罪來與汝懺。依俙相似彷彿不同。龐公曰。難難十石油麻樹上攤。龐婆曰。易易百草頭上祖師意。靈照謂。也不難也不易飢來喫飯困來睡。龐公說難。路遙知馬力。龐婆說易。歲久見人心。靈照說不難不易。移華兼蝶至買石得雲饒。六祖謂。非風動非幡動仁者心動。瞞人猶自可。自瞞愁殺人。德山入門便棒。臨濟入門便喝。佗得底人其神機智用。如水赴壑。如風行空。語言作略圓轉活脫。雖局局迥異段段不同。要且曲為當人發揮己事。自有佛祖已來二千餘載。能於此事上肯放身捨命者。類牛角之於牛毛一月之於眾星。何其少耶。今日更不肯奮不顧性命之正因。向萬仞崖頭撒空雙手。於萬人海裏特立獨行。其死生纏縛日重月深。故溈山謂。今生便須决斷。料想不由別人。李駙馬謂。直趣無上菩提。一切是非莫管。斯言豈欺人哉。

古人於參學此道用心處。謂做工夫。斯說最切當。而學人例於此說如無聞見相似。聞說著箇禪字。或有便要易會日夜向語言文字中尋討。或者以為難曉。乃掉頭不顧。論刼放在無事甲中曾不加意。是二者皆不知有做工夫之理。而墮於過與不及之間。恍惚一生甘受輪轉。深原做工夫之理。特不出箇信字。蓋信知生死事大無常迅速。十二時中有方便無方便。自然放意不過。孜孜爾兀兀爾。只這箇放不過處。孜孜兀兀便是做工夫。初無所謂瞠眉竪目起模作樣及避喧求寂等。惟信知此事不從人得。雖釋迦達磨現身于前將禪道佛法傾注入心。本色上流直須吐却。惟守箇放意不過處。孜孜兀兀以求正

悟。斷不肯於未悟時妄緣道理以為已解。其做工夫之志若此。則何患如來禪祖師禪不入吾掌握者哉。
禪何物也。乃吾心之名也。心何物也。即吾禪之體也。達磨西來只說直指人心。初無所謂禪。蓋於直指之下有所悟入。於既悟之間主賓問答得牛還馬。遂目之為禪。然禪非學問而能也。非偶爾而會也。乃於自心悟處。凡語默動靜不期禪而禪矣。其不期禪而禪。正當禪時。則知自心不待顯而顯矣。是知禪不離心。心不離禪。惟禪與心異名同體。故雪峯毬。禾山鼓。秘魔义。道吾笏。臨濟喝。德山棒。天皇餅。趙州茶。八字打開兩手分付。本色道流如鏡照鏡似空合空。既無言論之迹。亦無作用之影。昭昭然如十日並照。了無言前句後之差。以至風聲雨滴谷響山鳴。皆賓扣主應之時也。且心既不可得。而禪豈可得哉。學者當知。此則於未悟心之際。禪不可強而得之。苟得之非所謂禪。誠業識也
三祖謂。要急相應惟言不二。這兩句話。是醍醐是毒藥。圓悟和尚謂。早是二了也。往往事因叮囑生。須知此事無儞啟口處。無儞留意處。無儞用心處。無儞回避處。若也是去。凡咳唾掉臂戲笑譏訶皆第一義。若也不是。雖終日安禪長年入定以至盡形參究無剪爪之工。皆顛倒妄想輪回根本。此事不屬人排遣。不屬人讚毀。不屬人指教。所以云。通身是病通身是藥。儞若正信此事。單單向話頭上克究死生。即通身之病皆為藥矣。苟存一念佛法禪道之見萌於其間。則通身之藥皆是病矣。至理如是。奚強使之然哉。
古人淳誠無一點勉強。其於領荷之際如獲舊物。如久忘忽記。了不加一毫外物。渾侖是一聚。自家寶藏信手拈來用之不竭。今人脚跟浮淺。於所學時便自立脚不穩。其偷心念念起滅。必強作主宰僅可趣向。不爾則不覺不知。為情妄境緣轉移將去攙奪將去。百種計較萬般施設終不自由。蓋從脚跟下先涉了一種勉強。徹底打在骨董袋中。及至領荷之際。未免义手向古人背後聽其處分。要如香象渡河如師子遊行如大鵬展翮。終不能得。既不得到此地位。則於生死之際未免躊躇。故前輩古人惟貴當人自信自肯。自能放手放脚。向百尺竿頭萬仞崖頂放身捨命。然後一切處平常。一切處脫略。一切處安穩。一切處慶快。豈屬強為。法如是故。釋迦佛只是箇心中。無事底凡夫。以其熏煉成熟。而百種神異自然出現於出現之頃。而佛心中亦只閒閒地。終不言我有神異而矜誇皷惑於人。若爾即外道等也。豈佛之謂哉。是謂大人境界。又謂象龍負荷非驢馬所堪。苟具此志則今人即古人。苟不具此志則古人即今人。蓋時緣不以古今為間。根性不以生佛為殊。志乎在學者不可斯須忽忘之也。
老龐謂于頔侍郎曰。但願空諸所有。慎勿實諸所無。此二語是入毗耶不二法門之要徑。是轉諸祖向上關捩之玄機。既不可以事說。尤

不可以理論。更不容以義解也。惟親到大休歇大解脫田地者。如兩鏡相照。直下無毫髮隱覆。真所謂超言象越格量。透情塵沒窠臼底最末後句。蓋盡得諸祖不傳之秘。乃發機如是之準的也。原此老能棄家珍重己事。橫身向萬仞險崖。再三挨拶一念子磨勵得。澄湛瑩徹洞無痕翳。於出生入死之際屹立如泰山之不可撼也。此一著子彼既丈夫我寧不爾。一種是自不把做一件事。率易放過。殊不思放過目前。便是盡未來際放過底種子。其最清淨至明白。極廣大之道業。在今日等閑放過。甘受無盡生死之所流轉者。是智耶是愚耶。余不可得而分別者矣。

死生二字不從天降不從地湧。不因人與不向己出。雖千生萬刼不可逃避。且無根蒂可尋。良由白日青天遇聲遇色對違對順。不能直下照破。其死生之本由是而生焉。無量刼來交輥純熟。不知為險峻。不知為危難。不知為墜墮。不知為流浪。日與諸苦因緣交頭接尾未嘗少離。自固不知已可憫矣。而遇達者眼不耐見咄咄不絕口。自二千年外叮嚀告誡。迨于今日展轉頑鈍不加聽信。非迷惑而何。大丈夫或不肯自負。只消向一念未生已前拍盲坐斷。猛將胷中善善惡惡諸思惟心念。如斬一握絲一斬一齊斷。常令其空洞虛寂不動不搖。然後密密將箇所參話頭。頓在面前默默自看。政當看時。都不要別作方便。如撞著銀山鐵壁相似。要進一步也不得。於挨拶不入處工夫純熟忽爾觸翻。則知生死二字果然寐語。於我何有哉。

法無定相。隨念變遷。只如三界二十五有。在凡夫喚作常分。在二乘小果喚作苦空。在菩薩喚作識變。在佛知見喚作自心。只如在衲僧分上。喚作甚麼。儞若隨例喚作自心。是謂佛見。要與祖師同參。決無是處。且佛見尚不可起。尚不可著。又豈容別存所見耶。要得不墮諸見。直須向千人萬人行不到處進取一步。千人萬人見不到處薦取一機。乃可於生死岸頭具大自在。如其不爾。如永嘉謂。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

示吳居士

禪即淨土之禪。淨土乃禪之淨土。昔永明和尚離淨土與禪為四料揀。由是學者不識建立之旨。反相矛盾謂。禪自禪淨土自淨土也。殊不知參禪要了生死。而念佛亦要了生死。原夫生死無根。由迷本性而生焉。若洞見本性。則生死不待蕩而遣矣。生死既遣。則禪云乎哉。淨土云乎哉。昔大勢至菩薩以念佛心得無生忍。觀世音大士從聞思修三慧取證圓通。今之禪乎淨土乎。皆二大士之遺意也。二大士常侍安養導師左右未嘗少悖。今二宗之學者。何所見而獨悖之耶。予返復求之。遂得其悖之之源。試略言之。蓋二宗之學者不本

乎生死大事耳。以不痛心於生死。禪則耕空言以自高。淨土則常作為而自足。由是是非倒見雜然前陳。若非古佛願行冥符。則二宗或幾乎息矣。居士久親淨土之學。復慕少林直指之道。直以父母未生前那箇是我本來面目話。置之念佛心中。念念不得放舍。孜孜不可棄離。工夫純熟識見愈精明。道力益堅密。一旦於忘能所絕氣息處豁然頓悟。始信予言之不爾欺矣。脫或於未悟之頃。妄執予言為己見。不惟坐在窠臼中。則亦去道愈遠矣誡之誡之。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五之下

校訛

(三十二葉十二行)于(誤作子從南改正)

音釋

脇
(虛業切腋下也)
嫌
(戶兼切憎也)
[謔-卄]
(許拱切眾語也)
逗
(大透切)
滲
(所禁切下漉也)
攤
(他干切手布也)
恍惚
(恍呼晃切惚呼骨切恍惚不分明也)
翮
(下革切勁翼也)
盾
(切兵器千櫓之屬)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六

叅學門人北庭臣僧慈寂　上進

書問

答瀋王書（來書附）

弟子太尉瀋王王璋頓首百拜。和南天目中峯和尚大禪師座下。惟璋眇德叨預天媚。爵祿雖榮常遵佛化。仰靈山之付囑。懷覺樹之潛輝。每對真容誠切瞻戀。至於修崇勝事聽演教乘。頗嘗及矣。而禪宗向上一著罔知所趣。伏審吾師道傳天目名簡帝心。良以江山迢遙尚阻執侍。渴仰醍醐思霑化雨。極懸懸也。緬想天人叶贊法候勝常。今專遣洪鑰。謹齎信香代伸禮敬。久嚮和尚養高泉石。他方多請住持。曾未垂諾。柰無相法身欲隱彌露。曷若出世度生廣開利益。然聞江南靈蹤聖境久欲遊觀。秋冬間儻得旨南來首當叅扣。願興悲濟。先此布區區。幸祈法照。

某為學既昧於道無聞。厠影僧園濫叨田服。捫心揆己夙夜恐惶。伏惟閤下位冠百辟。爵居名王。天媚懿親為國尊行。性海巨筏為佛雄藩。仁聲仁聞被乎寰區。有德有言無愧簡冊。顧某何人敢當垂念。過蒙洪叅軍與奇長老冒塵觸暍徒步登山。出王鈞緘侑之厚幣辭情懇懇。自敵以下有不敢當者。而况大王年德名位振耀皇家者哉。盥沐熏香對信使展讀。雖山林泉石增助光潤。其如某之愧悚何。觀信使之聰明有以知大王之通貫無礙也。因與信使話及。世尊於二千年外。將過去諸佛已轉法輪一音演唱。而諸弟子結集為一大藏教布之寰宇。實祛情遣妄指瑕指瑁之無上法寶。當時一印印定。迨今無所加損。王亦於過去佛所親蒙授記。其大施之門。已嘗啟於彼而乃應於今日也。豈惟應於今日。將見綿續不斷入未來際不可窺其涯涘者矣。故佛以智慧而現法藏。王以布施而廣經教。布施乃六度之首。智慧乃六度之終。咸具波羅蜜體。而無間然者也。夫有文字相是謂教。離文字相是謂禪。即其所有而離是謂功德。惟其所離而有是謂莊嚴。如是至理在王己分有自來矣。茲承示諭。於禪門向上一著子未有所聞。似不勞過遜也。然禪門言向上向下者。乃一時建立之方便巧辭非實有也。記昔僧問古德曰。學人不識佛乞師指示。德曰。我言恐儞不信。僧曰。和尚重言焉敢不信。德曰。即儞便是。僧曰。如何保任。德曰。一翳在目空花亂墜。後有尊宿舉此公案乃云。古德答此僧所問。如百二十斤重擔。此僧一肩荷負。驀直便行更不回顧。可謂有力者也。此說安有向上者哉。貴在信根猛利决定

不退轉。久之無有不獲其悟入者。管見若此。又承諭及某不肯住持之說。斯言似為過情。使某苟有一毫利益於人。而獨擅其退休閑逸之計。不思法道之隆替。誠法門之罪人也。正以自救不暇故當退遁。豈有它哉。惟王諒之。聞王駕有江南遊覽之念。夫以王心虛明物境洞照。能徧涉法界於不動神情之頃。恐不待走輕車策駿駟然後為得也。信筆顧縷。山野無文。下情不勝媿汗之至。伏幸矜悉。

與嗣瀋王

某一介魯鈍分守窮山。頗知佛祖之道為濟世舟航。以其自救未能。焉敢濫膺主法者之任。不謂過情之譽。上干尊王海印大居士之聽。遠賜寶緘。委洪叅軍奇長老。冒暑入山焚香展誦。感愧奚文。因話次奇長老宣傳玉旨。俾書法語一篇以資玄路。切謂一國之主。遊刃羣機以寧海宇。何暇存神內典。以親方外之學乎。教中有言。菩薩夙乘般若智力示為人主。以夙習濃厚不為富貴之所籠絡。於六波羅蜜四無量心。念念策勛念念成就。未嘗斯須暫忘者。殆非一生兩生為人主也。何以知其然。十金之家沉酣五欲不暇他顧。而況富有國土。乃爾孜孜于聖賢之道。非夙植德本何能若此。惟是富貴易於移人。故佛許之以生生修證成熟菩提。然禪宗門下以無修而修絕證而證。無修故直見自心。絕證故見心即佛。心不可見以悟為見。佛不可即忘悟為即。故古宿謂。學以悟為難。悟以忘為難。忘以行為難。如是三難初無定論。在信根之深淺志願之重輕耳。惟王之信根。決定是深志願天然其重。若夫信根不深志願不重。則應念為諸欲因緣所移。安肯寄音於無似野僧。需入道之語耶。教中有天鼓忽鳴謂諸天子曰。諸法苦空無有真實。勿貪五欲以快一時。當力求道果以悟本來。然本來既悟回觀天樂特夢幻爾。學道有三種正見。第一要念得生死無常大事。真切畢其形命不肯放過。第二要識破一切世間憎愛是非緣境。不使一塵為障為惑。第三要辦取一片長遠決定身心。歲月愈久而志願益精。假使久無所入雖三生五生亦不知其疲倦。久之更無有不成就者。或者謂道在一切處。道在平常中。只要人一切時中忘思絕慮當念無心。無心即道。舍此復有何實法與人自取纏縛。然此說亦未嘗不是。殊不知未盡善也。何則只如說箇無心。且心既曰無。復教何人知其為無耶。苟存所知。則不得為無心矣。或無所知則又同木石。所以宗門中事須求妙悟。謂悟者何。悟此心耳。此心既悟則曰有曰無俱成剩語。前代諸尊宿與國王大臣酬酢此道。初不曾有做工夫之說。惟是單提此事。俾之言下領悟。後來法久成弊。但欲會禪。多將情意識穿鑿解會。但說得相似。蓋不曾忘心契悟。生死岸頭了無交涉。近代師僧不奈何。將箇無義味話

頭。置之學人懷抱。命其朝叅夕究起大疑情。叅到心空念泯之際。不覺不知以之悟入。惟此一門最為允當。聞王興隆三寶備作佛事。獨不知於此事上曾究竟不。如未留意。因記得。僧問古德云。一念不起還有過也無。德云須彌山。日用中不妨舉此話。默默自看。如何是須彌山。且須彌山之意作麼生道。但與麼舉起來叅取。政當叅時都不妨治國齊家營福修善等事。於此等事上亦不妨叅此話頭。久久純熟忽爾開悟。翻思老釋迦棄王宮入雪山見明星。將謂有多少奇特。元來鳳池淵底龍床角頭。雖去二千年。曾無一髮少間。然後以此道治國則國無不治。理民則民無不安。崇福則福無不資。祈壽則壽無不永。豈特此為然。以至莊嚴真法界。成就佛菩提。無所施而不可。管見若此惟王諒之。

答高麗白尚書

二使者至捧出珍翰兼承奇惠。物意隆厚。自非閣下篤信正法。何以得茲蒙以四疑下問。謹依來問一一奉答。

一來問。坐禪或云。不在坐。但四威儀中令心無放逸。此可信乎。答梵語禪那此名思惟修。亦名寂滅。乃指一心之極致也。教中有四種禪。皆人天聲聞沉空滯寂用心偏向。故少林不取焉。今之叢林稱禪者。遠宗少林單傳一心之要旨也。此心遍在行住坐臥之間。不局於一隅也。雖不在坐亦不離坐也。今之人但知不在坐。而不知不離坐也。苟知不離坐。則終日坐又何傷焉。或不了此心。謂不在坐則近狂蕩。謂不離坐則近執縛。二俱異見非至理也。謂坐禪者。必欲以悟心為本。此心既悟。則四威儀皆是坐時。此心未悟。雖不離坐實未曾坐也。

二來問。一切佛經不解佛意。但口常讀於理上亦有小功德否。答佛說一切經教。為破執遣疑而設焉。以世尊真實之說不虛。凡執卷即獲勝利。其言獲利者。一以如來真實願力所致。二以自己信心所成。凡閱經教獲利之途非止一端。隨其信向之淺深。所蒙利益之優劣。俱不能外乎信心也。且如展卷。信云獲福即得福。信云獲慧即得慧。信云滅罪而罪即隨滅。或不以信雖但口誦亦沾利益。蓋聖人之至言。非鄙俗游談之比。曰功曰德云胡不具哉。

三來問。別法謂佛說一切法皆是佛法。如何更說別法。此是落階級之法耶。生天之法耶。答教中有總別二義。總者諸佛所致之一心也。別者乃諸佛隨宜演唱之方便事也。須知總不異別。即一心現萬法也。別不離總惟萬法皆一心也。法無心外之法。心非法外之心。但迷悟之自分耳。心迷故但見別法無總名。心悟故惟知一切皆總名

佛法更無一物非總也。但除却佛法大總持相。不問生天生人生十法界中。皆是階級也。
四來問。在家菩薩。謂眼前妻子奴婢。全然障道之本。何名為菩薩。此疑妄說。答昔維摩居士謂。無住為家舍。大慈悲為父。隨順菩薩母。柔和忍辱妻。智慧名為子。方便即奴婢。如是而受者名在家菩薩。雖未獲如是解脫。使置身於五欲塵勞者。但存一念信佛法之正心。念念欲遠離塵勞。雖未即清淨。亦可稱菩薩。蓋菩薩之稱乃梵語耳。華言道心。但有向道之心。則菩薩亦可通稱也。
極理言之。佛法無二無別。總因一心建立。心悟故山青水綠鵲噪鴉鳴。更無一點不是佛法。心迷故花池寶樹王殿瓊樓。更無一點不是世間法。一大藏教祖師西來。只要人悟此心自然一一不被差別名相所礙。所以古人道。夢裏明明有六趣。覺後空空無大千。如今必欲要驚覺夢中所具之境別無方便。但請發起一念決定信心。叅箇四大分散時向何處安身立命話。盡此餘生密密叅究。久遠不退。廓悟自心。此心既明。則世出世間聖凡差別一念混融。更不容別有一法為分別也。某雖未克瞻對。其體道之論不過如此。古人云但辦肯心決不相賺。

與海粟居士(馮待制子振)

曩辱下訪。繼領詩章。枯槁之蹤過蒙提奬。何以得此哉。尋聞閤下奉旨入覲。而某亦理浮遊之棹。走淮沂汳又復三年。別來不識閤下。於此道上能精加念力不。今古利達之士靡不知三界是大夢宅。苟不曾。一回親切警悟。則與此所知之心俱落夢寐。故吾法中目之曰所知障是也。此障鈍根人無分。惟利達者有之。故少林初祖。只令人外絕諸緣內心無喘心如墻壁乃可入道。肯將胷中解會底百千道理。猛與截斷俾之如墻壁。一回忽爾於墻壁處孔竅豁開。千差萬別一以貫之。曾何悟迷之有異同耶。或孔竅不即開豁。但令久持而不忘。縱使盡生不了。當鍼芥相投於異世矣。安有虛棄之理哉。所以佛祖教人深信而不疑。惟閤下於吾道信根未嘗不深。獨未見其於信處能脫略所知不。世間浮光幻影能幾何時。向者鄙偈中有披衣終日坐茅堂之句。嘗蒙閤下許我以踐之今日。所謂貧人索舊債也。

與大覺長老

(大覺泰定叟也。皇慶間瞿運使霆發。屢請師住大覺。師力辭舉定叟應命。叟嘗歷職於開先一山萬和尚會中。後復叅師。及出世欲改嗣師。師以是書却之。令嗣一山。)

初六日分袂不及拜送。懸情依依未能暫忘。昨者坐語未及他論。而首以住院承嗣扣之者。惟恐足下苟徇世諦故也。某與足下納交十六年。彼此心懷洞然明白。豈意足下不諒愚情反欲相及。何臨事翻覆若此耶。古人於法嗣嫡傳。所以深明宗系者。大法源委不可誣也。世漓俗薄奉金請拂。以院易嗣者有之。某嘗痛心於此。夫大覺雖先師開山。然十方叢林儘有尊宿。捨彼不取而必欲某尸之。何識量之不廣也。某非畏住持。實畏嗣法於開山也。故退避力辭而舉足下為之主。政以足下自師一山禪師。豈可苟徇世俗而易其所師哉。由此言之。某猶不欲以先師坐下人迭尸大覺。而况牽枝引蔓欲為某之嗣乎。聞命駭然專浼逆流塔主預此拜聞。望以玉峽之音直與拈出。或欲徇俗易嗣。則某斷然不敢與足下一日相聚也。至扣至扣。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六

音釋

媚
(伊真切壻家也)
緬
(彌典切遠也)
鑰
(以灼切)
賚
(祖兮切持也)
捫
(莫昆切撫也)
揆
(巨癸切度也)
尊行
(行下浪切輩行也)
暍
(於歇切傷暑也)
懇
(口很切懇懇款誠之意)
盥
(古玩切澡手也)
悚
(自拱切懼也)
顱縷

(覷力切縷力主切覷縷委曲也)

泝洄

(泝桑故切逆流曰泝洄皮變切與汁同)

漓

(呂支切澆也)

徇

(松閏切從也)

浼

(毋罪切污也)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七

參學門人北庭臣僧慈寂　上進

佛事

拈高麗金書法華經。
此法華經藏深固幽遠無人能到。今日因甚麼却在幻住手中。於斯薦得。便見大海之東大海之西大海之南大海之北一會靈山儼然未散。如其未委。黃金自有黃金價。終不和沙賣與人。
瞿運使卒哭藥師道場放生。
紅芍藥邊方舞蝶。碧梧桐裏正啼鶯。目前大道無遮障。自是眾生沒路行。由是今日藥師如來。與近故少中大夫兩浙都運瞿公。於一毫端上起大道場。作百寶莊嚴佛事。本上座因齋慶讚。普為諸含識指箇路頭去也。教中道。三界無法何處求心。心不可求法將安寄。便見十方世界是清淨法身。十方世界是藥師十二願海。審如是有羽者聽其高飛。有足者不妨遠舉。帶甲者潛於深淵。負鱗者縱於巨壑。無一眾生不成正覺。無一眾生不入圓明。雖然如是。只如古人道。門裏出身易。身裏出門難。且道不涉易難。如何是超然獨脫底句。乃放生云。衝開盡是通霄路。透出無非解脫門。
馮將仕秉炬。
現成公案絕安排。無位真人笑滿腮。吸盡太湖洎滴水。寒梅樹樹待春開。舉火把云。某人八十年來只憑這箇起家立業。勤倉儉廩積有餘。仁居義路行無竭。八十年來只憑這箇崇德慕善。舉心曾不昧天真。觸著通身是方便。八十年來只憑這箇教子育孫。挺挺羣賢繼芳躅。珊珊環珮振高門。八十年來只憑這箇[(冰-水+卄)*夕]因結果。苞湯水面青溶溶。善慶堂前花朵朵。到這裏本來面目觸物純真。自己家山不離跬步。八萬四千毛竅。與性空真火竅竅相通。三百六十骨節。與性火真空節節相拄。垂光散為福德林。流輝攝入光明戶。且道這箇是何。物聾以火把打圓相云。團團轉作大圓鏡。條條照出珊瑚枝。盡大地人都不見。只許馮公獨自知。
謙西堂入塔(號無礙住千頃寺)
徹骨窮來三十年。每於佛祖結生冤。巨靈捏碎虛空骨。大用塵塵總現前。共惟某人。師子巖前參得一句。蓮華峯頂似空合空。蓮華峯頂悟得一機。師子巖前如鏡照鏡。這邊那邊應用不缺。千頃萬頃遇緣即宗。拈却水火珠。放下打草扇。到這裏盡十方世界是金剛正體盡十方世界。是無縫塔門。出亦無礙入亦無礙。且道不出不入一句作麼生舉揚。鐵馬衝開青石門。玉雞啄破黃金殼。

為諸禪人秉炬入塔
生既空死亦空。空到真空空不空。不空空處亦還空。乃舉火把云。空上座還空得這箇麼。火星迸出扶桑日。海底波斯鼻孔紅。(日本人)
諸方直歲度火把與住持。今日住持度火把與直歲。且道是明甚麼邊事。明日優曇華茂發。淨飯王宮生悉達。只從這裏便承當。千古萬古阿剌剌。(茂直歲)
宗監院。歸宗一味禪。楊岐三脚驢。兩重公案一句破除。且道是那一句。擲火把云臘雪堆中火一爐。
梵菴主。象骨低頭歸去。文殊是藥採來。拈得梵王鼻孔。觸著帝釋眼睛。雖然如是未出常情。且道因甚麼菴內人不知菴外事。以火把打圓相云。沉寒痼冷莫能治。伏火靈砂下一丸。(能醫藥)
以火把打圓相云。圓浴主見麼。喚作圓相則背。不喚作圓相則觸。透過兩重關還他親眷屬。蓮峯突出碓觜花。杓柄兜翻師子足。香水沉沉徹底乾。普請大家齊刮目。且道看甚麼。擲火把云。脫殼神龜飛上天。無位真人火中浴。
舉起火把云。祥柴頭見麼。萬朵祥雲匝地飄。蔟林枝葉半肩挑。今朝匾檐兩頭折。千日斫柴一日燒。
鑑首座。末後一句子。儞未跨閾一萬八千里路時。已嘗說了也。今日古鑑發光。露出晴空閃電。團團無縫塔門開。[(冰-水+卄)*夕]取眉間三尺劒。(雲南人)
弘知客。維那不在當汝打鎚。劈頭一下振起宏規。掣開無縫塔。擊破玉玻瓈。正是全身放下時。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七

音釋

躅
(厨王切迹也)
跬
(丘癸切半步也)
竅
(苦里切穴也)
捏
(乃結切握捺也)
觳
(苦角切)
痼
(古暮切沉重也)

𦝼
(即委切)
刮
(古滑切摩拭也)
匾
(必典切闊薄也)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八

叅學門人北庭臣僧慈寂　上進

佛祖讚

盧舍那佛讚（并序）

佛身無相隨念現形。佛身無為依作而住。當其念之未起作之未興。所謂佛身與虛空合。有劒門上人智慧者。嘗發大心刺十指血。染雜華藏海之文八十一軸。以其筋膜日積月累。聚為舍那佛像。經書既畢佛身亦圓。高二寸許。眉目可覩毛髮微露。冠纓衣褶靡不分明。飾以黃金奉以朱塔隨處供養。惟見若聞莫不稱異。彼上人者返觀十指了無痕跡。經自何來佛從何見。初心既滅所作亦忘。惟佛與經昭然不隱。如是了知盡法界性及微塵剎起滅不停動靜無間。如我佛身等無有異。以此一盧舍那依幻而見。如是了知百億盧舍那大而虛空身小而微塵身。未有一佛不依幻而見者。以其所見。白於幻住比丘明本。於是歡喜合掌而說伽陀。以讚之。

稽首盧舍那　安住雜華藏　金色妙相好
燦如日月輪　縮作二寸身　從十指中現
指相寂不動　現理無所為　悟此舍那身
虛空微塵等　靡不依幻住　法界本空寂
上人悟佛身　而獲性常住　如是功德聚
微妙難可測　我作如是觀　說此妙伽陁
與法界眾生　同入智慧海

釋迦如來十大弟子圖像讚（并序）

釋迦如來展化權於五天之中。有聲聞弟子上首者十人。各擅一能。而如來併其十者之能。曾不滿一毛孔之法量。何況一一毛孔所容受者。豈心思意解而可了知耶。故佛法如大海。香象一飲十斛。而蚊虻不過涓滴。各盡其量而後已。然十斛與一滴之飽無異。特量之大小。而所受之多寡不同耳。詎謂二千年後能專其一。亦未之見。烏有所謂兼善其十者乎。雖然須知。一即十十即一。互融互攝全主全賓。審如是則上無師尊下無弟子。展開圖畫坐立儼然。傀儡一棚不加線索。眼目定動肯遭熱瞞。三搭不回。更聽說偈。

稽首迦葉解禪定　鉢盂不用重安柄
多聞為最阿難陀　那事還容記得麼

神變目連稱上首　忘却家鄉沿路走
保綏清禁優波離　至體誰言有犯持
說法富樓那第一　水中捉月爭拈得
阿那律多天眼通　銀山鐵壁障雙瞳
羅睺密行稱無比　脚底白雲千萬里
論義莫敵迦旃延　佛法驢年也現前
長老解空為領袖　究竟何曾離窠臼
身子專開智慧門　遇無義語渾侖吞
惟有迦文都不會　任有弘為俱請退
四枯榮樹非斷常　竹林冉冉沉蒼翠
面面相看何所為　行人猶在青山外

歷代祖師畫像讚（并序）

世尊教外別傳。脫略義解之大旨。二十八傳而至菩提達磨大師。是為東土第一代禪祖。初師觀東震旦人有大乘根器。乃越重溟三周寒暑。以梁普通七年抵金陵。尋往少林居九載。得可祖領荷心法。已而翩翩隻履復返流沙。五傳至黃梅。而橫出牛頭一枝。六傳至曹溪。則有南嶽青原派而為二。自南嶽青原而下宗而為五。南嶽出馬祖。祖出百丈。丈出黃檗。檗出臨濟。濟以金剛王寶劒之喝。雷轟霆震不容掩耳。別傳之道由斯而盛。濟十七傳而至仰山雪巖和尚。先師入巖翁之室。於羣弟子未造之先。誤中其毒口耳俱喪。既而深棲天目。影不出山三十年。無一法與人領荷。杭之妙行寺嘗集五宗傳道之師遺像數千軸。每遇歲旦展挂。緇白瞻禮目之曰祖師會。有好事者圖少林至天目直下相承二十八代祖師遺像。歲遇少林諱日。薦羞粢盛以酬遞代傳持之德。明本為述小傳并偈。以贊之。（小傳不錄）

少林初祖圓覺大師（菩提達磨）

大法資始　妙存直指　唯不可藏　汝得吾髓

二祖大祖禪師（慧可）

雪腰刃臂　忘已安心　十萬里師　芥投以鍼

三祖鑑智禪師(僧璨)

達罪性空　為法作則　信此心兮　唯嫌揀擇

四祖大醫禪師(道信)

縛脫兩忘　威武莫屈　破頭山高　一枝橫出

五祖大滿禪師(弘忍)

青松未老　室女懷胎　黃梅東阜　五葉華開

六祖大鑑禪師(慧能)

縋腰石存　風旛話在　一滴曹溪　雄吞四海

南嶽大慧禪師(懷讓)

金雞有讖　玉鏡非磚　躍天馬駒　實資其鞭

馬祖大寂禪師(道一)

耽耽虎視　足印兩輪　其遭踏者　八十四人

百丈大智禪師(懷海)

不作不食　大智惟昌　痛難忍處　扭折鼻梁

黃檗斷際禪師(希運)

神珠在額　智鏡潛心　棒頭眼活　大樹垂陰

臨濟慧照禪師(義玄)

用金剛王　作師子吼　真照無私　雷奔電走

興化廣濟禪師(存獎)

罰克賓飯　削臨濟跡　還識老僧　投柺而寂

汝州南院禪師(慧顒)

同時啐啄　電捲星馳　未詳終始　鐵裹摩尼

汝州風穴禪師(延沼)

濟北之道　遇風欲絕　荷負之誠　益增餘烈

汝州首山禪師(省念)

法華放下　拂袖便行　動揚古路　落墜墮坑

汾陽禪師（善昭）

龍袖拂開　西河師子　停筋便行　孰云其死

石霜慈明禪師（楚圓）

惑亂神鼎　彌縫李楊　生機活眼　不離平常

袁州楊岐禪師（方會）

總院十年　親遭教壞　突出金圈　兒孫遍界

舒州白雲禪師（守端）

相逢一笑　觸著父諱　猛省得來　聲光振地

東山五祖禪師（法演）

拽海會磨　轉東山輪　沸騰佛海　一遠二勤

佛果圓悟真覺禪師（克勤）

錦帳夢回　金雞報午　陵跨古今　蕩除佛祖

平江虎丘禪師(紹隆)

拳邊獲見　已露一斑　最親切處　坐視耽耽

天童應菴禪師(曇華)

播屋頭春　料老虎尾　太白峯高　甘露門啟

天童密菴禪師(咸傑)

投機以句　頂門廓徹　唯破沙盆　萬古一傑

破菴密印禪師(祖先)

一菴破壞　磊苴無餘　瞎金剛眼　走玉盤珠

徑山無準佛鑑禪師(師範)

用文武火　行密化周　鳳毛麟角　一網齊[(冰-水+丨)*夕]

仰山雪巖慧朗禪師(祖欽)

機前語活　棒頭眼開　山河倒走　仰嶠再來

天目高峯佛日普明廣濟禪師(原妙)

揭開天目　坐斷死關　峯高萬仞　險絕難攀

觀音

上同諸佛慈心兮　天下歸仁焉　下合眾生悲仰兮　萬物備於我矣　若夫覆其頂跣其足　周遊於娑婆界中　以圓通三昧而為佛事者　吁吾無隱乎爾　(趙教授請)

少林初祖

揚子江心波　少林峯頂月　寥寥一片心　直指成曲折　謂其有傳兮　胡為乎壁觀九年　謂其無傳兮　因甚麼花開五葉　秋山落木猿晝啼　行人眼底流鮮血　(傳上人請)

大鵬展翅取龍吞　一攪滄溟徹底渾　觸碎珊瑚枝上月　至今千古暗昏昏

遮漢揑怪　為欠禪債　此土西天　重重納敗　最初見梁王言不識　末後受神光禮三拜　凄凄隻履西歸　漆桶依前不快　似遮般阿師　貶向師子巖頭　雲蒸霧鎖千百年　且看眉毛壞不壞

栽松道者

種得千山無空地　一枝猶挂钁頭邊　不因脫賺周家女　衣法何緣到你傳

粥薪漢子

荷條柴檐眼頭空　路入黃梅伎已窮　賣得叢林枝葉盡　嶺南無地種春風

馬郎婦

深願弘慈無縫罅　乘時走入眾生界　窈窕丰姿都沒賽　提魚賣堪笑馬郎來納敗　金沙露濕衣裾壞　茜裙不把珠纓蓋　特地掀開呈捏怪　牽人愛　曲盡許多菩薩債

布袋

兜率天宮降人世　忘却當來下生記　閑家潑具有許多　勾引兒童恣游戲　袒肩赤膊當神通　揚眉瞬目稱三昧　奪將拄杖劈頭揮一齊趁入龍華會　黑拄杖橫挑布袋　轉頭忘了率陀天　茫茫不顧肩頭重　猶要逢人乞一錢

臨濟

[祝/土]三拳於大愚肋下　捋虎須於黃檗面門　肆一喝如雷砰霆震　搖寸舌似電激雲奔　掣風顛漢世希有　普天匝地皆兒孫

趙州

腦後萬莖雪　面前三尺霜　肚裏直儱侗　語下絕囊藏　勘破臺山婆子　大坐平欺趙王　萬里海門攔不住　遠遺清影過遼陽　我只喚作三百年浸漬不朽底陳爛葛藤椿　試將此話傳諸方　(高麗僧請贊)

丹霞靈照

放籃斂手　提籃便走　弄鬼眼睛　自呈拙醜　及至歸家舉似爺　毒蛇不肯輕開口　牛妳無端赤土塗　是非從此難分剖

郁山主

朵朵山河眼裏塵　明珠一顆匪家珍　至今千古溪橋月　看盡驢前馬後人

政黃牛

跨牛背兮執牛尾　一片吟懷淨如洗　鷺鷥終日自忘機　何曾見儞常來此

天童東巖日禪師

匡廬山高　太白山高　較吾圓應老人面門鼻孔　猶太虛之一毫　腥膻露兮　螻旋蟻聚　槌拂動兮　鬼哭神號　雙眸四海空牢牢　下視佛祖為兒曹

道場及菴信禪師

盡十方世界是古佛道場　盡十方世界是雙溪橋梁　不住而住兮　風飛雷厲　非成而成兮　虎踞龍驤　面目現在　如何讚揚　頷下眉毛十丈長

南嶽鐵山瓊禪師

向上機若鐵　末後句如山　既不得而擬議　又豈容其躋攀　堅密不動　湛寂自閑　無端將戒定慧三學　編作漫天網子　向萬里鯨濤之東　攔空一撒　直得高麗國僧俗二眾　沸騰上下　奔趨往還　腥風遍界絕遮攔　逐隊隨群入北關　（錢塘妙行院祖師會請讚）

徑山晦機熙禪師

面如臨濟三角　心似妙喜空廓　坐斷大雄峯　高踞慧日閣　自徑山而至仰山　肯受尊卑之束縛　是風動旛動心動　黑漆竹篦難湊泊　（風旛寺長老請讚）

徑山虛谷陵禪師

面冷如鐵　髮白如雪　起集雲萬古法幢　追凌霄三世道業
奔走象龍　掃空魔孽　佛祖不敢正視　天人咸被慈攝
我嘗隔嶺望餘光　惟見曇華開五葉

天童雲外岫禪師

太白峯為屏　廿里松為座　雲影外藏身　幾多人蹉過不蹉過　元是隰州古佛再來　切忌機前說破　且道說破後如何　夜明簾挂須彌顛　走盤珠向空中墮

靈雲鐵牛定禪師

那伽定裏鑄鐵為牛　白雪巖下一握齊[(冰-水+卜　)*夕]　掀翻聖凡窠臼　結盡佛祖冤讎　茶陵千仞靈雲寺　聲播元朝數百州

高峯和尚

雙髻六龍須九　一十八年師子吼　死關已掩三十秋　惡聲萬里猶奔走　既陷險機　親遭毒手　一回見面驀上心　恩怨難教自分剖　（義首座請）

天目三千丈　難方高峯之高　地獄十八重　莫比死關之險　我曾親近十餘年　不願頻將畫圖展

三十年影不出山　二六時情不附物　逼釋迦達磨生陷鐵圍　鞭白牯貍奴立地成佛　便是這箇不覩是底　阿師坐斷天目山　深踞師子窟　儞若不是我本師　更要罵教儞見骨

掃帚兩眉橫　塵埃堆面上　依俙徐十三郎　彷彿高峯和尚　松江江上姚道人　好把香華勤供養

斷崖義禪師

撞漫天網　解師子鈴　情忘義斷　石裂崖崩　奪龐老金珠　高揮大抹　將阿爺門戶　竪拄橫撐　這邊那邊了無羈絆　問禪問道不近人情　大地山河一片雪　話頭流落至今行

失脚踏斷懸崖　逢人更不安排　取性入真入俗　一任神猜鬼猜　掉臂獨行時　拖拽不住　狹路相逢處　推托不開　虛空拔得無根樹　要向蟭螟眼上栽

中竺布衲雍禪師

涮東山涮西水　面目儼存　真機不倚　蓮華峯突兀半天　桂子堂腥臊萬里　玻瓈誰道匪家珍　沉沉法海深無底　（法海院珍知客請讚）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八

校訛

(五十二葉第四行)袖(誤作神從南改正)
(五十四葉第三行)扭(南作搦)

音釋

膜
(暮各切胲膜也)
褶
(陟涉切襞積也)
傀儡
(傀口猥切儡落猥切傀儡木偶戲也)
縫
(直偽切以繩縣物也)
枴
(古買切老人拄杖也)
啐啄
(啐即聿切啄竹角切)
圈
(丘圓切)
藘苴
(藘盧下切莫側下切)
跣
(息典切足親地也)
粥薪
(粥音育賣也)
罅
(呼訝切孔隙也)
茜
(倉甸切染絳草名)
[祝/土]
(側六切)
砰
(披耕切砰磅聲也)
妳
(奴切乳也)
臊
(蘇高切豕膏臭也)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九

叅學門人北庭臣僧慈寂　上進

自讚

繩牀枯坐兀爾忘緣　面皮厚三寸　鼻孔沒半邊　盡世藏形避影　徒勞掘地覓天　鬼神推不出　佛祖謾加鞭　幸爾師同天目山　年同大海水　鄉同西澗路　道同金剛圈　就中一種不同處　愧我未曾叅得禪　（斷崖禪師請）

咄哉此僧無本可據　倚中之峯依幻而住　手裏三尺黑竹篦　何嘗有此閑家具　話頭流落古伊吾　風前笑倒人無數　（蒙古宣差請）

虛空有體貌　墻壁具耳目　惟有這箇漢　完全離背觸　喚作幻住　漚華翻性海之波　謂非幻住　陽燄轉識田之曲　不墮兩頭如何付囑　常憶開沙十萬家　錦團團兮華簇簇　（馮默菴請）

幻不可寫　可寫非幻　惟幻既非　復云何讚　金飈濯濯兮　雲深天目萬峯　玉露沉沉兮　月照鴛湖兩岸　不於這裏覓中峯　展開圖畫從教看　（魏塘吳宅請）

渠無面目　不受拘束　謂是幻住則背　謂非幻住則觸　有時一葉扁舟　有時半間破屋　但不教渠作住持　一切盡情皆準伏　為甚麼休逼促　波斯嚼氷牙齒寒　蚯蚓吞鹽尾巴曲　（宣政院官請贊）

叅禪禪未明　學道道何悟　從來只解平實商量　脫略人前只成笑具　年來衰病滿空身任運惟依幻而住　寄言怪怪學道人　動著何曾不相遇　阿呵呵有甚長處　（馮侍制子振請）

磐石上蒼松底踞坐者誰　元非是儞　問伊佛法　信口惟言不知　俾之住山　驀鼻橫牽不起　見無所見剩雙眸　聞無所聞多兩耳　塊然一物人共嫌　不識喜菴何所喜　阿呵呵誰共委　似這般兜搜面孔　傳得十萬八千　只宜埋向一微塵裏　（喜菴三藏請）

鴈蕩結茅廬　大德庚子歲　依幻住其中　身心無向背　鼻孔與眼睛　今古常相對　從來不覆藏　堪嗟人錯會不錯會　水澄澄而涵

空　竹蒼蒼而積翠　望虎丘山上月光透吳中　聽楓橋寺裏鐘　聲騰物外　休將佛祖巧相於　渠儂不入它羣隊　（平江幻住菴請）

這漢無撿束　弁山結茅屋　生緣湯團灣　受業西天目　要識渠是誰　不用問龜卜　若非孫七郎　定是郭八叔　佛法無半星　人緣頗相熟　莫知何所長標形歸畫軸　留之幻住菴　又要頻叮囑　夜深禪影照蒲團　刮風吹入平田綠　（湖州幻住菴請）

至大己酉夏　曾憩白洋曲　明年役般輸　荊棘變華屋　隨順一切心　元是此尊宿　胷中無寸長　渾不受輕觸　禪衲滿門叅　且是無拘束　太湖吐一漚　容受西天目　笑面當慈悲　苦心含惡毒　倒捋牛尾巴　說法無機軸　震禪請渠自賛揚　合掌稱為田八叔　（吳縣順心菴請）

這箇面目無本可據既染丹青曲勞指註眉橫眼上彷彿中峯鼻搭脣邊依俙幻住更有問大同菴主面目短長問取舜菴蔣教諭　（丹陽大同菴請）

咄哉此僧　有甚巴鼻　大坐胡床　全無義味　談禪禪不曾叅　論道道非所契　以茫茫業識　當叅學眼睛　以擾擾幻緣　為平生住計　有時橫孤舟於青莎白水之上　笑船子便棄渾身　有時撥魁芋於寒灰冷火之中　笑懶瓚不[(冰-水+丬)*夕]殘涕　千手大悲推不向前　八臂那吒捺不入地　盡指南閻浮提　喚作西來祖意　只如斯鹵莽為人　如何做得他徐十三郎之後裔　（西來菴俊用二上人請）

我不是渠　渠不是我　物外變通　目前包裹　閑雲居此幻住身　狹路相逢來合火　咄咄咄我我我是甚麼　一天星月影團團　萬疊湖山青朵朵　（雲居菴請）

幻住不識實際　實際却識幻住　分明兩箇題目　究竟一般情緒　昔年狹路相逢　今日不勞指註　蘇州城裏月當秋　天目山頭雲滿樹　（實際菴請）

這漢懶入骨　誓願不做佛　寸心空牢牢　長年坐兀兀　雲谷居士不識渠　新興積慶濱西湖　準擬開門待知識　要憑幻手聊相扶　只將這箇持虛壁　天目山深難辨的　幻相何曾有住時　春滿六橋天地寂　（積慶菴請）

這箇面目　有誰喜見　依幻而住沒地頭　舉措全無巧方便　拗曲作直　遇貴即賤　本中峯諾　將謂是如何　入地獄如箭　（喜見菴請）

這軀殼難摸[打-丁+索]　謂善何善　道惡不惡　空煩惱根　去菩提縛　却笑靈山話曹溪指　爭似渠儂掉棒打水中捉　當的諦都　丁　華梵何曾有兩般　烏巴剌室利　丹青不用頻描貌　卷向柴床壁角頭　片月流輝照山嶽　（高昌顯月長老梵名烏巴剌室利請）

海會菴裏　水雲如歸　更著這漢　意欲何為　謂辦道渾無孔竅　謂結緣殺欠慈悲　天目山氷枯　雪老慶元府　雷動風飛　兩頭坐斷渾無事　佇看人間十二時

咄遮頭陀　也甚偉傑　髮亂如雲　脊硬如鐵　問渠佛法禪道　便謂無可言說　三十年天目山　有一句繫驢橛　還會麼　海底烏龜頭帶雪　（日本如偉禪人請）

遮獃漢只好看　殺有手姿全無氣岸　謂知道不明本地風光　謂會禪罔測古人公案　最無分曉處佛祖爪牙　極有來由時鬼神茶飯　從來伎倆只如斯一字如何可加讚　（普桱寺主請）

大德庚子相見　便是這箇　至治辛酉請讚　也是這箇　謂其無心兮　吳松江水徹底深　謂其有形兮　天目山雲忽飛過　兔角拄杖龜毛拂　竿木隨身翻成滯貨　阿呵呵　中峯元不是渠儂　只做此回重說破　（理悟上人號無心請）

幻住菴不記幾年　天目山三千餘丈　畫得像鼻孔搭唇邊　畫不像眉毛橫眼上　萬人海裏化機行　真珠撒出紫羅帳　頭陀苦行合如斯　狹路相逢肯多讓　逢人便與麼展開　要教他識取描不成畫不就底無面目中峯大和尚　（善助化主請）

依幻而住三十載　自賣由來還自買　不知別有何所長　盡把虛空圖五彩　江山圖畫新展開　全身半身俱絕待　依俙只似本中峯　彷彿渾如滿覺海　伊兮余兮休度量　他家自有公評在　（智滿院主號覺海請）

儞道渠是誰　誰道渠是我　萬古只如斯　直下是甚麼　狹路相逢處　以毒攻毒　和光同塵時　無可不可　便喚渠作幻住時如何

温州橘皮不是火

幻在耳絕所聞　幻在眼離所見　全身半身日面月面紹隆祖道　無端教石女生兒　射中鐵牛特地用　蓬蒿為箭幸自少　蔡林孰謂多方便　祇將這箇錯流傳　幻住家風其誰肯羨　頭頭物物皆成現

此是幻住真　是真非幻住　兩段文不同　一句無回互　挂在水晶宮　不勞重指註　從來修證絕　安排絕安排處　全機露全機露也　春風二月百花香　子規聲裏山無數　（湖州修禪人請）

截斷紅塵石萬尋　衝開碧落松千尺　巖花朵朵水泠泠　楊柳一瓶甘露滴　莫便是本中峯麼　不識不識

道是渠不是渠　謂非渠却是渠　非神非鬼非馬非驢　指十方空為幻住　向一塵中結草廬　龜毛拂挂繩床角　緣木何曾捉得魚

一峯居中　富嫌千口少　依幻而住　貧恨一身多　阿呵呵好大哥　不妨隨處薩婆訶　（多禪人請）

月在山頭　分明不露　風行水上　自然成文　萬里飛鴻踏雪　四方野鶴離羣　本中峯面目易辨　幻住菴真偽難分

淵默忘言　繩床兀坐　喚作本中峯　當面都蹉過　不蹉過　丈二眉毛頷下生　笑倒東村王小大　（淵禪人請）

中峯之中喚西作東　白菴之白指南作北　面目現前有甚奇特　眉毛罅裏大江橫　鼻孔尖頭玄路窄　三十年後忽展開　笑倒東村王大伯

水泠泠石齒齒　淨瓶邊青松底　這一箇便是儞　擬追尋千萬里　朱選卿頗相委　拈起寸毫顛倒揮　左右逢原妙無比　低聲低聲本中峯來也　馬頷驢腮沒兩般　笑破虛空半邊觜

眼如泥彈丸　面如憨布袋　喚作幻住頭陀　漆桶元來不快　撞見高平林　且不存知解　要覓末後句　低頭禮三拜　自買依前還自賣

天目山心未忘　幻住菴話誰領　要識渠儂行藏　良馬不待鞭影

我相是幻畫出尤幻　其不幻者如何加贊　眉毛鰳裏劒光橫　廬陵米價齊霄漢　觸著無明劈面揮　無了辦中教了辦　莫便是為人處麼　首座既相知也須擡眼看

堅密不動石　柔和善順草　又似海中巖　澄湛水環繞　會合老幻相　彼此無欠少　只有一處傳未真　歲久年深當自曉

抱一為天下式　得一而萬事畢　道人見處一亦無　眼睛本橫兮　鼻孔元直　異路忽相逢　同途誰辨的　雲龍風虎漢壇高　圖畫展開明歷歷

儞不識我　喚馬喚牛無不可　我不識儞　十字街頭白日鬼　非儞非我　空裏忽生花朵朵　非我非儞　雲合雲兮水投水　離此四路葛藤　中峯不在這裏　鐵丁飯與不濕羹　拈來塞破虛空觜　行人不識東隱菴　都只來尋馬塍裏　（東隱接待菴請）

形質既幻　描寫亦幻　所不幻者　急著眼看　是甚麼莫杜撰　推不向前便是這漢　既不曾讀孔仲尼之詩書　又不解叅老楊岐之公案　何緣人見每相憐　多是五百生前　燒牛糞香供養　作鬼神茶飯　常憶東西兩馬塍　二月春風如錦爛　（西隱接待菴請）

無見頂相　不用丹青　與麼挂起　一切現成　儞豈不見　僧問末山境　山云不露頂　如何是境中人　山云非男女相　盡謂末山一期勦絕　古今之下幾多人路見不平　再煩妙筆從頭寫　要見中峯眼上橫　（尼出白絹請師預贊）

遮箇空皮袋　開口便納敗　有時強說禪　無人不笑怪　誓死深山齩菜根　通人不用頻相愛　（雲南通講主請）

無慧亦無福　口裏水漉漉　要開幻住法門　且不受人拘束　海天萬里白雲橫　只此是渠真面目　（雲南福講主請）

寂而照鼻無兩竅　照而寂家無四壁　見得徹處頷下眉長　靠得穩時機前意的　鐵如意擊珊瑚枝　秤鎚捏出黃金汁　匡床坐看北庭花　春風處處成狼藉　（善達密的理長老譯名慈寂號照堂請贊）

欠蹄不馬　無角非牛　聲穿兩耳　色貫雙眸　不與人天共轍　不希佛祖同儔　生涯半箇矮屋　活計一葉扁舟　見不見　月澹遮山千尺霧　識非識　風清幻海一浮漚　虛空手動龜毛拂　仁壽菴中夜不[(冰-水+卜　)*夕]　（遮山修上人號幻海請）

頭如木杓　口似匾檐　要識渠儂　便是遮漢　何曾悟得佛祖心　剛道十方都是幻　幻不幻　好生剔起眉毛看　趙州無　雲門普到渠面前　都成莽鹵　匡床坐握如意柄　眼裏何曾有今古　青山綠水自茫茫　春風吹入建寧府　莫教錯認定盤星　呼為幻住菴中主

不寶尺璧　不貴寸陰　一塵絕待　萬慮平沉　是渠非渠　勿向外尋　一樹幻花成幻果　十分春色滿空林　（空林果上人請）

露腹袒胷　指西話東　毗耶室內　相逢逸翁　連忙認作本中峯　何異濕紙包虛空　阿呵呵　熨斗煎茶銚不同　天目山太湖水　高不見頂深莫知底　盡謂渠德之流行若置郵而傳　命子細撿點將來　莓苔石上亂草窠　伸脚元在縮脚裏　（吳江急遞鋪信人請）

何清翁寫幻相　盡謂逼真　子細看來　頷下欠丈二眉毛　腦後欠一點神色　三十年後再相逢　似與不似總奇特　何以如此　春風元不在花枝　至體由來無揀擇　全身半身是幻非幻　積菴居士剛要求贊　與其壽泉菴圖畫展開　何似天目山覿面一看　莫便是本中峯麼　山明水秀古杭州　生遮一枚擔板漢

枯坐草窠　了無向背　心安未安　道會不會　天目山三十年　澄不清撓不濁　幻住菴二六時　推不前約不退　憶著太原孚上座揚州聞角聲　却笑孔夫子三月不知肉味

公伯真我住幻　遮箇面目如何毀讚　太虛空壓碎上唇　驢鞍橋且非下頷　大江日夕水東流　海門潮拍西津岸　影像昭章聲光蕩漾　是甚麼　急著眼看　（盛伯真請）

遮漢沒意智　開口要觸諱　撞見松間隱人　指出當生羅計　第一無分做佛　第二容身無地　只好向深山窮谷中　苦行數百生　更待驢年蒙授記　阿呵呵也甚奇異　（日者松隱請）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九

校訛

(六十五葉一十行)丰(誤作手從南改正)
(六十六葉二十行)日(誤作目從南改正)
(七十葉十四行)一(南作幻)

音釋

颼
(卑遙切旋風也)
捋
(力括切摩也)
莽鹵
(莽莫罔切鹵郎古切鹵莽苟且也)
摸[打-丁+索]
(摸慕各切[打-丁+索]桑各切摸[打-丁+索]捫捋也)
獃
(五來切)
塍
(神陵切畦埒也)
矮
(於駭切矬也)
熨
(於勿切熨斗貯火展[糸*普]器也)
銚
(徒弔切燒器也)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十

叅學門人北庭臣僧慈寂　上進

題跋

跋慈受和尚般若心經註

黃面瞿曇。向潔白地上拋撒不淨。為害滋多。慈受菴主。不善屏除益增狼藉。舍利子在麼。與我將糞箕掃帚來。

題琇禪師代古塔主答寂音尊者書

寂音尊者。力排古和尚說法之誤。其奮辭舞筆。如醫者。用峻劑以攻五臟之毒。殆與元氣併將蕩滌。石室老人。痛指寂音公論之失。其雄談博辯。如百萬師揮戈伐國不問仁人。必欲使之血刃而後已。審如是則安有古洪二師之盛譽復喧轟於宇宙哉。蓋各有所據而然也。後之讀其書者。苟不具此正眼於是非之外。文字其可憑乎。

題圜悟和尚心要

少室不傳之妙。就當人正體上舉揚。無形段可指。無方隅可示。無言說可詮。無道理可陳。虛洞洞空牢牢。絕毫芒離朕兆。圓滿湛寂。真正妙明。通貫十虛。包含法界。不可得有。不可得無。空由之而空。空不可混。色依之而色。色不可齊。入凡夫之迷。如水中鹽味。同聖人之悟。似色裏膠青。雪山大沙門之智辯。雖淵深廓徹廣大無涯。當三百餘會之發機。其詞源衮衮放肆汪洋。開合卷舒具大自在。幽秘微密靡不揭揚。獨於此事不能加一元字脚。可謂極聖之大猷至神之玄府者也。圜悟和尚得法於東山演祖。其眼明其機活其意透其語圓。不守一方便而開示叅徒。溢為巨編。目曰心要。於無言中顯言。無象中垂象。應機隨器解其所縛去其所重。多不病繁。少不病簡。縱橫得要左右逢原。其痛快直捷。貴馬師一口吸盡西江。細密操持。重巖頭只守閑閑德。嶠於心無事。其為初機。必使其真叅實究廢寢忘餐。雙泯愛憎兩忘身世。機輪活脫不滯一隅。捩轉面門一口咬斷。返擲踞地豈容湊泊。譬如大雲倏忽變化。彌綸六合降注甘雨。潤滋草木流布江河。頃焉開霽。覓其去來了不可得。非得法自在。疇克爾耶。一種是說法之師。雖臨濟德山亦將斂衽。蓋嘗於般若種智積刦熏鍊。故獲如是圓轉無礙者也。本伏讀再

過。乃拜手書此以識之。固不敢望師橫點首於大寂定門。期不孤其所教者矣。

題東坡居士大悲閣記

太虛無相。不拒諸相發揮。古鏡絕形。豈礙羣形影現。觀世音大士。聞所聞盡覺所覺空。神廓太虛智懸古鏡。對機應物千手異執。千眼齊觀。特言其妙用之少分耳。使具論其分身遍塵剎一塵為一剎一剎現一身一身千手眼。未易以數量知也。極理言之。非神通使然。凡具知覺之性者。靡不如是。由迷妄所蔽而不自省也。予讀東坡居士所作大悲閣記。謂菩薩以無心故。能普應羣機。變通諸法洞無窒礙。似不知菩薩妙證圓通歸復自性。慧光照徹如昊日輪。雖千手眼同一手眼。既不拘於一多。又安可以心之有無議之也哉。

題列子

列禦寇。知榮辱之在天。而不知其本乎一念。知生死之由命。而不知其根乎自心。惟欲忘形骸。虛物我。一是非。泯視聽。任天真於智慮之表。超情思於得失之源。乃鼓舞於老氏絕聖棄智致虛守靜之門。與莊周相為表裏。因觀其著書八篇。故筆以曉之。惟同志者擇焉。

題十牛圖

偶觀梁山石鼓倡和十牛圖頌于餘杭接待菴之壁。自尋牛而至入廛垂手一節。一節似有程限而然。思之古人立言。固是一期方便。殊不知賺累後學。例皆尋尋覓覓做模打樣曾未休息。須知山河大地明暗色空。三世十方見聞知覺。皆露地白牛之影子耳。多少人認此影子以為全牛。彷彷彿彿不得受用。矧乎又有向影子上覓影子。敢保終其身不見全牛也必矣。政興此歎。忽規上人出紙求語。故信筆以似之。規曰。敢問全牛今在何處。余於是投筆。附夜航而之武林矣

跋天目禮禪師墨迹

天目和尚七歲時。携籃侍母採桑次母戲之曰。携籃者誰。豁爾開悟。今觀其餞侍僧省母。有施為動靜憑誰力之句。大似螟蛉之子殪而逢蜾蠃祝之曰。類我類我。烏乎多見伊不自知其醜也。

跋牛腰佛頌軸

佛身無為。遍在牛腰馬腹。智體不動。誰分蟻穴蜂房。一切處示現受生。一切處成等正覺。紫金聚沈潛水牯。赤肉團無位真人。從前話杷已行。即今面目現在。本來無位次。直下絕安排。雖然立處皆真。總是顯奇。惑眾。昔唐文宗愛食蛤蜊。忽遇一蛤蜊砧杵不壞。尋而解開乃見觀音像於中顯現。召惟政禪師問其事。師曰應以菩薩身得度者即現菩薩身而為說法。帝曰。菩薩既已現身。惟未聞其說法。師曰。陛下見此信耶不信耶。帝曰。焉敢不信。師曰。說法已竟。文宗大悅。此話垂五百年矣。大德丁未杭之臨安縣里人。買二牛腎剖其一。中得佛像一軀高寸許。非金非石結跏趺坐眉目可覩。遂累石樹塔奉藏之。若見若聞咸生異信。其廣長舌相流布法音。霆震雷轟卒未之已也。公恕施君。携諸方頌軸。訪予窮山俾為著語。因筆前說以似之。復為說偈。

無位真人赤肉團　牯牛腰內總相瞞　法雷震地通身口　若要親聞著眼觀

跋梁楷畫妙峯禪師四鬼夜移圖

昔南泉謂。王老師修行無力。被鬼神覷破。殊不知鬼神不著便。白日被王老師熱瞞。相傳妙峯善和尚。住靈隱時。為四鬼所肩而出。當時賴遇妙峯。若是王老師。未免又作修行無力會也。一種是瞞神嚇鬼顯異惑眾。今日被人描貌將來。不知面皮厚多少。

題十八尊者圍碁圖

俗諦是黑子。真諦是白子。十八界內。奪角爭先。平地上逃他分段生死。阿羅漢起。直饒看得眼睛穿。翻轉碁盤都不是。

題羅漢揭厲圖

諸佛海。眾生海。聞前輩已嘗置之一毛腹中。聲聞雖超越分段生死具跨虎縛龍之力。而不能與境混融。區區附形體。與魚鱉蝦蟹浮沉於粘天鯨浪之間。自謂神通不可及矣。宜乎起黃檗。有斫折其脛之怒。雖然也是為他閑事長無明。

跋及菴禪師設利頌軸

先師嘗誤中大仰老人之毒。每於所剪之髮。舍利粘綴如貫珠。及菴和尚與先師同出其門。而舍利迸于烈火。嗚呼異端並起邪法難扶。予於此不能無耻焉。

題古畫像四首

寒拾謂豐干饒舌　閭丘為豐干熱瞞　一種是鍼芥相投　要且是仁義盡從貧處斷　世情偏向有錢家　(閭丘大守寒山拾得)

盡謂黃龍指洞賓之劒入地三尺　殊不知性命已落神僊之手　何則點石化為金玉易　勸人除却是非難　(呂巖機禪師)

鳥窠和尚謂白侍郎曰。薪火交煎識性不停。得非險乎。白公微領其旨。吁當時白公因欠箇末後句。反累其師到今日。措躬無地。且末後句又作麼生。(香山居士見鳥窠)

居士嘗有偈云。

男不婚　女不嫁　大家團欒頭　共說無生話　今其夫妻子女坐立儼然　且作麼生是無生話　竹籬茅舍安無盡　博飯栽田樂有餘(龐居士家居圖)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十

校訛

(七十五葉十行)石(誤作不從南改正)

(七十五葉十二行)例(誤作倒從南改正)

音釋

朕

(直忍切幾微萌兆也)

嶠

(渠廟切)

蜾蠃

(蜾古火切蠃郎果切蜾蠃細腰蜂也)

蛤蜊

(蛤古沓切蜊力脂切蛤蜊蚌屬)

腎

(時忍均水藏也)

嚇

(正作謞虛訝切誑也)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十一之上

叅學門人北庭慈寂　進

山房夜話上

幻人僻居窮山。忽隱者過門。與對牀夜坐。時山月吐輝窓白如晝。隱者曰。聞義學以禪定之禪。配吾達磨單傳直指之禪。以達磨曾有所謂胎息論。遞相傳受。而曲引第八識住胞胎時惟依一息而住故云胎息者。以方吾禪定亦依止一息而住。今議者遂枝蔓其說。離吾達磨為二乘禪定之學。何如。幻曰。彼非謗也。是不識達磨所指之禪也。將謂離四禪八定之外。別無所謂禪。殊不知達磨遠繼西天二十七祖。以如來圓極心宗之謂禪也。此禪含多名。又名最上乘禪。亦名第一義禪。與二乘外道四禪八定之禪。實天淵之間也。當知是禪不依一切經法所詮。不依一切修證所得。不依一切見聞所解。不依一切門路所入。所以云教外別傳者也。惟大心眾生夙熏佛種。不涉階梯一聞千悟得大總持。自此或獨宿孤峯。或入廛垂手。縱橫逆順道出常情。語默卷舒不存窠臼。安有所謂禪定胎息之謂乎。蓋達磨不立文字直指人心。凡六傳至能大師。師云。說箇直指早是曲了也。此說之下豈容別有所謂語言文字而可傳受者邪。世有胎息論。不知何等謬妄之人誣罔聖師而作。況是後之欲欺達磨者。乃跡其說互相作妄。要知非欺達磨也。乃所以欺自心也。原夫世尊四十九年說法。寔哀憫眾生之自欺於生死中妄自纏縛卒莫之已。所以示其心法。欲其不自欺。今反以其心法而自欺。則何所往而不自欺也。

或問。禪稱教外別傳。果有別傳之理否。每見義學紛紛於此不能無議。

幻曰。義學以分別名相為務。而於此不能盡分別之理。使盡究其極。則於別傳二字當一笑而釋矣。何則夫四宗共傳一佛之旨不可闕一也。然佛以一音演說法。教中謂。惟一佛乘無二無三。安容有四宗之別耶。謂各擅專門之別。非別一佛乘也。譬如四序成一歲之功而春夏秋冬之令不容不別也。其所不能別者。一歲之功也。密宗春也。天台賢首慈恩等宗夏也。南山律宗秋也。少林單傳之宗冬也。就理言之。但知禪為諸宗之別傳。而不知諸宗亦禪之別傳也。會而歸之。密宗乃宣一佛大悲拔濟之心也。教宗乃闡一佛大智開示之心也。律宗乃持一佛大行莊嚴之心也。禪宗乃傳一佛大覺圓滿之心也。猶四序之不可混。既不可混。非別而何。或者謂。彼三宗皆不言別傳。惟禪宗顯言別傳者何耶。對曰。理使然也。諸宗皆從門而後入。由學而後成。惟禪內不涉思惟計度之情。外不加學問修證之

功。窮刼迨今不曾欠少。擬心領荷早涉途程。脫體承當翻成鈍置。誠別中之別也。彼按圖索馬者。烏足以知之。聞吾禪有教外別傳之說。無怪其驚且駭矣。

或問。永嘉以惺惺寂寂為藥。昏住亂想為病。此說與達磨所傳之禪如何。

余曰。永嘉集中十篇大指。所明修證之說。大約取止觀法門。首則息念忘塵次則境智冥寂。至於別立觀心十門。至玄至妙深達無生。惟達磨只教人直下明取自心。此心既明。如人到家自能隨時作活。更不廣引言教者。良有以也。其曲引神光處。惟言外絕諸緣內心無喘心如牆壁乃可入道。此外不聞別有言說。但真實於自心中有所契證者。則知循階級歷涯岸與直指之說。大不侔矣。豈惟永嘉。然至若天台之三觀賢首之四法界觀。皆曲盡此心之至理。使過去諸佛再現世間演說心法。逆知其無有過於此者。然不與達磨同者。蓋即言教離言教之別耳。盡理言之。如圓覺。以三觀互分為二十五輪。及楞嚴以十八界七大性證為二十五圓通。豈止此二經。但涉經教中。所陳修證法門。亦皆不與達磨所傳直指之禪同途共轍也。何則使苟涉言教。則不得為教外別傳也或。謂若然則達磨之禪與諸佛言教異耶。

對曰。我於佛祖之道覓同相尚不可得。而何異之可見耶。爾不聞教中謂總持無文字文字顯總持之說乎。然總持無文字。則達磨契之而直指也。文字顯總持。則諸宗即之而引導也。且達磨之道異於諸宗者。非其尚異而私出乎自己之胷臆也。乃遠繼靈山最後獨付大迦葉之心法也。其獨付大迦葉之道。亦非靈山一人之私有者。即盡法界眾生共稟之靈心也。故世尊興慈運悲垂教設化之際。曲徇眾生利鈍等差之根器。其所謂大小偏圓同異顯密之方便不容自己也。

或問。間有言教與禪家直指之說同者。如華嚴謂。知一切法即心自性成就慧身不由他悟。如法華謂。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如金剛般若謂。凡所有相皆是虛妄。及是法平等無有高下。如圓覺謂。知是空華即無輪轉。亦無身心受彼生死。如楞嚴謂。根塵同源縛脫無二。及知見立知等。以至諸經諸論中其相似之語層見疊出。亦豈待達磨直指而後然耶。

幻曰。余不云乎。此文字顯總持者也。苟不曾向自心中真實契證一回。徒說藥不療病也。若是真實有所契證之人。豈惟大乘經論之語。能契達磨之禪。但是麤言細語至若風聲雨滴。未有不與達磨所指之禪相契者。苟不能妙契自心於言象之外。但將大乘經論相似之語。記憶在心。古所謂依他作解障自悟門。又以金屑入眼為喻甚明。宜深思之。勿自惑也。豈惟經教文字不同達磨所指之理。且如禪宗門下。自二祖安心三祖懺罪南嶽磨甎青原垂足至若擎叉輥毬用

棒使喝。及一千七百則機緣。莫不皆是八字打開兩手分付。直下更有何物為間為礙。你若不曾向己躬下透脫得過。擬將情意識領覽一箇元字脚記憶在心。是謂雜毒入心如油入麵。又云。醍醐上味為世所珍。遇斯等人翻成毒藥。蓋知此事無人用心處。無人著意處。無人措足處。無人下手處。直須親向自己躬下蹉步一踏到底始解相應。凡咳唾掉臂。一一從自己胷中流出。如師子兒不求伴侶。始知前面一千七百則。皆脫空妄語狐涎雜毒焉肯涉他毫髮。惜乎間有一等聰明之士。不求自悟。日夕坐在雜毒坑中。分向上向下全提半提最初末後正按旁敲照用主賓縱奪死活等。曲搜旁注強立巧求。安箇名字喚作宗門關鍵。眩惑後人。更或揀辨言語區分機要。謂那箇尊宿語全提向上不帶枝葉。謂那箇尊宿語新奇巧妙凌爍古今。那箇尊宿語是道者禪乾嘆嘆地。百般比况萬種搏量。殊不知前輩大達之士。胷中七穿八穴無一物可守。臨機應物信手拈來初無揀擇。直下如迅雷掣電。擬覓蹤由則劒去久矣。又安肯局於見量。弄峻機裁巧語。思欲鼓誘後昆仰其宗尚者哉。且前輩尊宿應機垂示。其語言有麤細顯密廣略之不同途者。蓋各各發自真心。初無造作。如洪鐘巨鼓隨叩而聲。其聲之大小清濁本乎一定之器。或器之不逮。苟欲微加外助。則失其本真矣。今之禪流將欲據大牀揮麈尾。首取諸家語要揀擇記持。及漁獵百氏之雜說。以資談柄者。是說禪之師也。不惟不能與人解黏去縛。而亦自失本真喪壞道眼。如此妄習互相趨尚。既失祖庭之重望。又安有所謂起叢林興法社之理哉。原夫世尊出世達磨西來。咸欲與盡大地人解黏去縛。是你最初不識好惡。把自家一片本來清淨潔白田地。妄以無邊聲色污染得無措足處。及乎捨親割愛依師學道。且前面之污染莫之洗滌。而又添入如許多佛法知解。使伊重失本心。深可憐憫。所以前輩唱導之師忍俊不禁。出來吐一機垂一令。如吹毛劒。向伊重處一截。直欲斷其生死命根。誠以真慈痛憫而然。豈圖門高戶峻以重後學之仰望邪。蓋前輩大達之士。最初皆是的的以己事未明。跨山越海求人决擇。忽撞著箇聱訛話頭。透脫不去。如吞栗棘蓬相似。又如遇怨敵相似。孜孜於懷經寒涉暑廢寢忘餐。至於終身無斯須間斷。决不肯容易覓人開示。亦不肯向文字語言上尋討。直欲待其真機自發打破疑團而後已。自有宗門以來。凡有契有證者莫不皆然。所以一箇箇脚跟穩密。等閑動步。如師子兒驚羣動眾。故宗門以此相因而有做工夫之說焉。

或問。永明和尚作宗鏡錄百卷。廣引大乘經論之文。配吾達磨直指之禪。其志亦奇矣。似亦不免開鑿尋文解義之端乎。

幻曰。不然。達磨自至此土。其直指之道六傳至曹溪。溪又九傳至大法眼。眼又二傳而至永明。其間哲人偉士奇蹤異行。雖後先錯出照映今古。而三藏學者不能無議於吾道。由是永明和尚弘多生智慧

辯才之力。該羅經教述而辨之。其縱橫放肆左右逢原。是謂即文字之總持門也。俾三藏學者不敢置吾徒於佛海之外。與明教和尚之輔教編。精搜百氏博達羣書。伸釋氏之真慈。杜儒門之重嫉。此二書乃佛祖之牆岸。謂開鑿尋文解義之端不可也。苟無二師之真誠玄解。甚不可倣效而作也。或謂。永明和尚復出萬善同歸集。與宗鏡之說不同。何著述之自反也。余曰。心乃萬善之本也。宗鏡則卷萬善歸一心。此集則散一心入萬善。其卷舒開合未嘗不相通也。蓋防禪者之未悟而略萬行也。亦止三藏學者議吾禪之不該萬行也。故申而明之。非苟然也。古今天下之師捨永明其誰歟。或謂。禪家於萬行不可不修邪。余曰。達磨門下只貴悟明自心。此心既明於六度萬行無修與不修之過。或修之則無能修所修之執。或不修則無任情失念之差。苟此心未了。則修與不修俱名虛妄。禪者宜以明心為要。萬行可以次之也。

或問。十地階級與禪如何。

幻曰。聞十地乃具神通。聖人約其所至之理而建立。故古人謂。十地如空中鳥跡。凡大乘菩薩等靡不由之。而不可以定執也。達磨只論見性成佛。自餘身土地位因果等。俱略而不言者。蓋達磨之禪乃諸佛心宗。獨為圓頓上乘之機而設。說箇成佛已背真詮。何則以正法眼藏。觀無邊眾生各各本來成佛。又何待指其見性而後成邪。佛尚無可成。何十地之復論哉。

或問。古者謂。撥草瞻風只圖見性。傅大士謂。只遮語聲是。莫離此外別有見性之理否。或無則學人便與麼負荷時如何。

幻曰。若使一期說性。則不妨徧將古人極理之談。從頭記一徧過。其如轉說轉遠。何蓋見性之理離言說相。離思惟相。離分別相。離取捨相繁興大用舉必全真。你擬存一毫知見。則覿體相背矣。今之眼見耳聞孰不說箇見性。被人問著箇性。便道無有不是者。乃引教中謂諸法所生惟心所現之說為證。好教你知。說也說得是。證也證得分曉。只是要與之念念相應。不勝其遠矣。何則蓋不曾從命根斷處能所盡時覿體契悟得來。皆陰識依通爾。凡說時有箇性。雖說得有箇性。於正說時亦未嘗不迷。更莫說你無明暗起邪妄橫生。儼然與說時似有兩箇。欲望其念念相應。其可得哉。須知真正人前。尚不許說箇相應底道理。矧乎不相應者哉。當知此等異見之人。有二種過差。一則自家發心學道時。只要說得與道相通。初無決定要洞明生死大事之正念。第二是一等謬見之師。略不顧學者因地正不正。惟見其稍負天資。必欲巧施方便。不待其做工夫守正念。惟一味將箇即心是佛即色明心底相似話頭。互相熱瞞。只要控他箇入處。只待其口開便了。今之禪林相習成風。正不知何所圖邪。如圓覺楞嚴。訶斥此等謬見。於二千年外。蓋聖人預知末世眾生有此妄

習故。作如是曲申問答。必使其知非而自改也。奈何其不以生死大事為己重任者。惟務言通自以為了。忽然撞著箇真正眼目人搖手向伊道三箇不是。早是心中七上八下。便若遭其訶斥。則怒氣不勝其高矣。你若真實要與此事相應一回。最先痛以眼見耳聞奇言妙語盡情掃去。苟使其有絲髮凝滯于心中。是謂惡毒入心。佛亦難救。大抵學人固是被他師家一時引入草窠裏。亦是自家有所重於解會而然。你若必欲要向生死岸頭做得主宰。設使釋迦彌勒將禪道佛法。傾入你肺肝。只把箇不從他得底一句子照看。自然惡心嘔吐也。你豈肯受此惡毒。以其無此正見。所以開眼受人埋沒。你若果然只要會禪。不消頃刻間等閑說箇喻子。便教你將千七百則葛藤一時穿過。有甚麼難。以其無益。不如箇盡生不會底最親切。此事若可以與你過付得。則香嚴昔在溈山門下。不用入南陽住菴。阿難於楞嚴會中不勞悲泣也。你莫說道和會便是箇真正悟明底人。必欲要將箇悟處來主張。早是不相稱矣。而況以心意識。向相似語言上。妄自和會箇目前昭昭靈靈底浮光幻影。認為主人公。寶之於懷抱。實迷中之倍人也。久之不悛。遠招妄談般若之報。百年影謝噬臍何及哉。昔忠國師謂。近來南方佛法大槩變了。盡謂。四大身中有箇神性不生不滅。四大壞時此性不壞。此等見解與西天外道等。又如長沙和尚有學道之人不識真只為從前認識神之語。皆指今日妄認六塵緣影為自心相者。即楞嚴所謂棄却百千大海。認一漚為全潮者也。更有一等儱侗真如底。便道盡十方世界是箇自己。此性包虛空徧法界混古今融聖凡。與森羅萬象無所間然。遂引古人拈一莖草是丈六金身一毛端上現寶王剎等語為證。爭奈說食不療飢。說衣不治寒。何也。須是親曾與麼悟一回始得。直饒你親曾與麼悟了。又要遇本色宗匠與你掃其所悟之跡。不然則謂之見刺入心執藥成病。此豈以言通意達而為了哉。蓋無量刼來生死根塵。今日要與和盤翻轉。又要你與所翻之力頓忘功用。豈小根淺器者所能擬哉。此說實非鼓惑惟切於痛為生死者以為然。自餘惟務說禪之士。將反面而見唾。則吾亦何敢辭。

或有號西歸子者。過門曰。某念阿彌陀佛求生淨土。其透脫生死。似易於叅禪。蓋遠承阿彌陀佛願力冥資故也。爾參禪無把捉。無聖力冥資。苟非大根利器一聞千悟者。難於趣入。以故永明壽禪師有十人九蹉路之譏。咄是何言歟。審如是則淨土外別有禪耶。使果有之。則佛法二字自相矛盾。安有會入圓融之理哉。爾不達善權方便。局於己見誣謗先哲。夫永明揀禪淨土為四句。乃曲徇機宜。特方便抑揚耳。蓋教中所謂於一乘道分別說三之意也。如長蘆北磵真歇天目諸師。作淨土章句。皆寄談即心自性之禪。初無異致。間有指東都曦法師於定中見蓮華標圓照本禪師之名。疑其單傳之師安得

標名於此。故往質之。照曰。雖在禪門亦以淨土兼修耳。當時圓照謾展善權不孤來問。豈真然耶。昧者不達權變。剛謂禪外別有淨土可歸。及引永明禪淨土四句為口實。不亦謬乎。客避席曰。試請辨之。

幻曰。淨土心也。禪亦心也。體一而名二也。迷者執其名以昧其體。悟者達其體以會其名。豈特淨土然。如教中謂。知一切法即心自性。又云森羅及萬象一法之所印。但悟自心之禪。即其三界萬法混入靈源。舉必全真初無揀擇。既無東西兩土之殊。安有淨穢二邦之異。促十萬億土於跬步。寶池金地充塞寰區。延一剎那頃於永年。翠竹黃花同歸正受。四大海月塵塵獨朗。五須彌毫處處分輝。老達磨頓忘明月珠。阿彌陀失却黃金印。禪門皆剩語。淨土亦虛名。名體見銷是非情盡。丈六身一莖草。何劣何優。三千界半點塵孰多孰少。是謂一味平等法門。苟非真正全身悟入。安有解脫之理哉。且參禪要了生死。念佛修淨土亦要了生死。聖人設教。雖千塗萬轍。一皆以决了生死為究竟。然破生死根塵。惟尚一門深入。古人謂。毫釐繫念三途業因。瞥爾情生萬刼羈鎖。兼修云乎哉。或不如此。談禪說淨土。沸騰識浪鼓扇情塵。卒未有已也。余所以不能無辯。

或問。達磨始以單傳直指之道。至十餘傳而分為五家宗派者何也。不可破裂達磨一家之說異而為五耶。儻不異則安有五家之說乎。

幻曰。所云五家者。乃五家其人。非五家其道也。爾不聞佛祖授受之旨目為傳燈。苟知傳燈之義。則不疑其為五也。請以世燈言之。有籠燈焉。有盞燈焉。有瑠璃燈焉。有蠟燭燈焉。有紙撚燈焉。謂燈則一也。而所附之器不同。爾雖曰不同。未有不能破生死長夜之幽暗者。豈惟今之五家為然。昔達磨一燈凡四傳至大醫。則有牛頭一宗。五傳至大滿。則有北秀一宗。六傳至曹溪。而下則青原南嶽荷澤。此三人者便自不可得而混矣。此勢使然也。蓋各宗之下枝分派衍人物蕃昌。乃不分而分矣。今之謂五家者。乃出自南嶽青原。兩派之下沿流至此五人。不覺其各各如奔匯之水溢為巨浸。前波後浪各不相待而黏天沃日浩無邊涯。是可以一目觀之哉。乃不得不分焉。或謂。五家之分不止於人之盛。就中各有宗旨不同。幻曰。非不同也。特大同而小異爾。云大同者。同乎少室之一燈也。云小異者。乃語言機境之偶異爾。如溈仰之謹嚴。曹洞之細密。臨濟之痛快。雲門之高古。法眼之簡明。各出其天性。而父子之間不失故步。語言機境似相蹈習。要皆不期然而然也。使當時宗師苟欲尚異而自為一家之傳。則不勝其謬矣。以若所為。豈堪傳佛祖照世之命燈乎。今之禪流泥乎宗旨。而起夾截虛空之妄見。互相短長。余知五宗之師於大寂定中莫不掩鼻矣。

或問佛祖機緣世稱公案者何耶。
幻曰。公案乃喻乎公府之案牘也。法之所在。而王道之治亂實係焉。公者乃聖賢一其轍。天下同其途之至理也。案者乃記聖賢為理之正文也。凡有天下者。未嘗無公府。有公府者。未嘗無案牘。蓋欲取以為法而斷天下之不正者也。公案行則理法用。理法用則天下正。天下正則王道治矣。夫佛祖機緣目之曰公案亦爾。蓋非一人之臆見。乃會靈源契妙旨。破生死越情量。與三世十方百千開士。同稟之至理也。且不可以義解。不可以言傳。不可以文詮。不可以識度。如塗毒鼓聞者皆喪。如大火聚嬰之則燎。故靈山謂之別傳者傳此也。少林謂之直指者指此也。自南北分宗五家列派以來。諸善知識操其所傳負其所指。於賓叩主應得牛還馬之頃。麤言細語信口捷出。如迅雷不容掩耳。如庭前栢樹子麻三斤乾屎橛之類。略無義路與人穿鑿。即之如銀山鐵壁之不可透。惟明眼者。能逆奪於語言文字之表。一唱一和如空中鳥跡水底月痕。雖千途萬轍放肆縱橫。皆不可得而擬議焉。遠自鷲嶺拈華迨于今日。又豈止乎一千七百則而已哉。無他必待悟心之士取以為證據耳。實不欲人益記持而資談柄也。世稱長老者。即叢林公府之長吏也。其編燈集錄者。即記其激揚提唱之案牘也。古人或匡徒之隙。或掩關之暇。時取以拈之判之頌之別之。豈為炫燿見聞抗衡古德而然。蓋痛思大法之將弊。故曲施方便。開鑿後昆之智眼。欲俾其共證之爾。言公者防其已解。案者必期與佛祖契同也。然公案通則情識盡。情識盡則生死空。生死空則佛道治矣。所云契同者。乃佛祖大哀眾生自縛於生死情妄之域。積刼迨今莫之自釋。故於無言中顯言。無象中垂象。待其迷繩既釋。安有言象之可復議乎。且世之人有事不得其平者。必求理於公府。而吏曹則舉案牘以平之。猶學者有所悟解不能自决乃質之於師。則舉公案以决之。夫公案即燭情識昏暗之慧炬也。揭見聞翳膜之金篦也。斷生死命根之利斧也。鑑聖凡面目之神鏡也。祖意以之廓明。佛心以之開顯。其全超迥脫大達同證之要莫越於此。所謂公案者。惟識法者懼。苟非其人詎可窺其彷彿也。嗟世之迷妄者不考其源。每以聰明之資。廣尋博記顯授密傳。惟務言通匪求心悟。致使棒喝交馳之勝軌。墮情想之稠林。龍象蹴踏之靈蹤。陷是非之深穽。愛憎溢目取捨盈懷。古人醍醐毒藥之喻驗於斯矣。叢林之替莫有不本於此者。嗚呼猶吏曹竊法以貨天下之賄賂。己私一勝。欲望公道有治平之效。其可得乎。
或問祖師公案。本於學者因疑致問。而古人大寂滅心中。如虛谷巨鼓隨扣而應。特不過與人破疑情裂窠臼而已。所以云。我宗無語句。亦無一法與人。蓋前輩既為人所師。不得已而酬酢。一言半句流落叢林。後之承虛接響者。目之為公案。乃本於此一箇道理。今

之叢林商量。大不如此。乃以問佛問西來意之一問一答如麻三斤乾屎橛須彌山莫妄想之類。喚作單提淺近者。以勘婆話墮托鉢上樹等。為向上全提者。或以眾機緣列歸三玄。或以諸語言判入四句。中間曲談巧辯。網羅千七百則公案。各立異名互存高下。不識古人之意果爾否。

幻曰。祖師語言蓋出於大空寂無為心中。信手拈來初無揀擇。凡一拈一放本於達磨單傳之旨。口開見膽絕無覆藏。譬如月之在天。其東行者視之。則月與之俱東。西行者謂月與之俱西。中間不動者謂月與之不動。各執所見互有東西不動之殊。而滿月當空。實未曾循其東西而依其不動者也。其泛說不同者。蓋由未徹法源底耳。所以有循器定空之喻。前輩明眼宗師舉似之頃。或抑或揚。又不可以此開口不在舌頭上之語為證。其有於一機一境上會得。纔涉著縱奪逆順處。罔知所措。無他特悟理之未盡。然公案雖是一箇道理。其差別處如人入海。轉入轉深。久之直到九淵之底。驀忽回首一看。則知未嘗別有海也。苟不親到一回。則胷中之疑不約而自至矣。只如僧問馬祖。如何是佛。祖云。即心是佛。此箇公案雖不曾參禪者。亦皆領會得過。及乎叩其極致。則久叅宿學亦少有不錯會者。何則殆問伊喚甚麼作心。早是路頭生也。遮裏要指點得的當。直須親曾逴得在手反覆看一徧。看教明明白白如十字街頭撞著親爺相似。自然舉起便合轍也。或有一等。不曾做工夫。不曾洞明心地。不曾截得脚跟下生死大疑命根子斷。惟以聰明之資。向古今文字上。將相似語言較量卜度。會盡古今公案。殊不知既不了生死。返不如箇不會底最真。雖曰不會。忽然一日發起信心真參實究。却有箇悟明之時。惟聰利而領會者。不復生正信而穎悟也。近來叢林欲速於得人。亦不待學者聰利。師家把著本子逐一句。如教童蒙讀上大人相似。欲其領會共資玄化。此無異吹網欲滿者。本色道流既不肯食此惡毒。但遇著古今因緣。都不要將心解會。只消舉起一箇頓在面前。發起决要了生死之正志。壁立萬仞與之久遠參去。驀爾撞破疑團。則百千萬則公案。深與淺難與易同與別一串穿過。自然不著問人也。如或心眼未開。不肯叩己而參。必欲求人開示。縱使釋迦達磨披肝瀝膽以示之。益障其心眼耳。思之思之。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十一之上

校訛

(第八葉十九行防禪)者(誤作若從南改正)

音釋

遞
(大計切更迭也)
喘
(昌兗切)
鍵
(渠建切戶鑰牡也)
曝
(伯各切)
黏
(女廉切相著也)
聱
(五勞切)
訛
(五禾切)
瞞
(母官切)
噬
(時制切齧也)
儱侗
(儱力董切侗他孔切儱侗直也)
蹉
(寸臥切)
跬
(大藥切半步也)
瞥
(匹蔑切暫見也)
匯
(胡對切水回合)
橛
(其月切)
篦
(邊迷切)
逴
(尺約切)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十一之中

叅學門人北庭慈寂　進

或問。達磨西來門風險絕。言前薦得已涉途程。安有所謂做工夫。況枯坐蒲團如守屍鬼。且禪豈可以坐而得邪。無乃辱累先宗者乎。余曰。不辱累也爾。蓋知此而不知彼也。如龍潭問天皇。學人久依和尚。不蒙開示心要。皇曰。你擎茶來我則舉手。你來問訊我則低頭。那裏不是與你開示心要處。潭遂領旨。此箇公案以學者言之不勝快便。以宗門言之。又不止涉途程而已。又如香嚴。被溈山問父母未生已前事。不能加對。乃求溈山為說。山不允。遂盡棄所習。入南陽住菴。久之忽以瓦礫擊竹有聲。始能瞥地。彼時雖不形做工夫之名。其孜孜退守念茲在茲。為何所圖邪。雖不能直下領略。而歷涉歲月方乃省悟。其悟之之旨。謂非達磨所傳之旨乎。今之做工夫不靈驗者。第一無古人真實志氣。第二不把生死無常做一件大事。第三拌捨積刼已來所習所重不下。十二時中雖隨人舉箇話頭。方上蒲團坐席未温。其昏沉散亂左右圍繞。又不具久遠不退轉身心。難矣哉。安有天生彌勒。斯言盡之矣。往往見無所成者。不責己之不逮。而返以佛法下衰叢林秋晚。為辭而言。在處上無煅煉之師。旁無策進之友。况是湯火不便粥飯不齊。規矩荒蕪境緣謬亂。致使工夫由之而廢墜。此說之行更無有學道之人不以此為口實。譬如農夫責水旱不時而廢耕耘。則安有秋成之望哉。但是學道人對違順境。瞥生一念欲與之分別。余知其纏縛萬刼生死之咎必基於此矣。爾不聞。雪嶺老沙門。棄萬乘尊榮。六年之間臥冰嚙檗。忘形於凍餒之中。乃有夜覩明星之悟。自佛以降西天二十八祖。皆巖棲穴處。或混跡於差別門頭。以真心不泯實行無差。皆克證己躬傳佛心印。及達磨東邁百丈未生牛頭横出一枝南北宗分兩[泳-永+(瓜-丶)]。皆腰鎌荷鍤火種刀耕。執爨負舂鶏衣丐食。鐵石身心冰霜懷抱。以佛祖大事因緣一肩負荷。了無畏怯。蓋行處既親所到必的矣。彼時安有五山十刹之廣居三玄五位之奇唱放[(冰-水+卄)*夕]殺活之異作拈頌判別之殊音。不加雕琢而玉本無瑕。安用規模。而眼元自正。自百丈建叢林已來。廣田大宅指顧如意。其奈正因日墜謬妄日滋。紀綱日繁禮義日削。數百載前提唱之師。如臨濟德山雲門真淨。氣憤憤地。怒罵諸方如婬女兵奴視之。蓋責其不體道本惟務言通互相欺誑者也。已而間有眼目定動之師。喻諸方說禪。如葉公之龍趙昌之花。然葉公趙昌已自不真。矧乎復有效葉公趙昌者出。烏焉成馬之歎正不在今日也。由是觀之。其真參實悟之士。不惟鮮遇於今日。在往昔亦未嘗多見也。無他蓋生死情妄無明結習念念遷流間不容髮。苟不有入骨入髓痛為生死之正念。提起話頭如遇怨敵。便拌一生兩生與之抵暱待其廓然開悟。靡有不為葉公

趙昌之所惑者。或有引三祖謂但莫憎愛洞然明白與永嘉不除妄想不求真之語相證。云只遮箇便是悟理。何假一生兩生勞形苦志。以為得邪。此說之行。搖動葉公趙昌之心卒莫之已也。殊不思永嘉有損法財滅功德莫不由斯心意識之語。痛指其不求正悟者妄將心意識和會相似語言。一人傳虛萬人傳實。又不翅烏焉成馬也。所以古人道。參須實參悟須實悟。閻羅大王不怕多語。斯言盡之矣。余固非實悟者。惟不敢輕蹈葉公趙昌之轍耳。尋常與人東語西話較量此事。皆是自信法門。初非炫耀見聞要譽於人也。人或見信余不加喜。或不見信亦何敢怒。然信不信皆當人之自心。庸何喜怒為哉。惟同道乃知。或若以妄誕見譏。則吾亦何敢諱。

或問。參禪不克開悟。還有方便可使其開悟否。如或展轉不悟。其生死無常大事。向後之又後世。還有自了之理否。

幻曰。快哉問。此事是當人己躬下事。初不干第二人連累。亦不屬第二人排遣。所以云。迷是自迷。悟須自悟。苟不自悟。縱是釋迦達磨亦為你不得。今時師家多是不奈學者之不悟何。所以巧設機緣曲施方便以啟迪之。而學者又不以生死大事為己重任。惟欲速於會禪。於是便向他方便中蹲坐。盡將古今公案一串穿却謂之透關。殊不知脚跟下一座生死牢關。政好不曾透得。其所透者乃言說之關耳。豈惟無益。返有害於己事也。若是箇真實為生死大事底好人。縱是達磨大師出現世間。把諸佛祖玄要道理。盡情放在伊八識田中。也須和根吐却。何以如此。蓋悟須自悟。豈干他人半錢事。若也終身不悟。但只堅持正念。生與同生死與同死。不必妄求一毫知解。苟能如是操守。只隔得一生兩生。不患其不悟明也。或有坐在靜默中。於塵勞暫息之頃。忽於陰識中遽省得箇相似底道理。便乃依約為是。勾引經教中語言證過含於心中。不知此病是陰識依通。真生死本非見性也。堅執為了不肯求人決擇到處只要人把冬瓜印子與之印過。此何所圖哉。又有一等。妄認六塵緣影。為自己主人公。及引古人謂未了之人聽一言只遮如今誰動口之語為證。大率參學不獲正悟者。不惟生死岸頭用不得。即今白日青天大開兩眼遇聲遇色。動輒生情起念不得自由。人或非之。則發起根本無明與之爭執。此蓋狂人之所為也。又或有盡生學道無所悟入。便乃不信尋而把箇學道之正念。擎在無事甲中。更不復起求開悟之心。如此等人謂之失正念。既失正念。莫說後之又後世不能自了。縱使徧歷塵沙盡未來際。亦無自了之時。譬之良田不加耕耨而望其五穀自生。無是理也。

或問。盡世參禪不獲開悟。有何果報。

幻曰。豆種不生麻麥。草根不產松椿。蓋參禪雖曰是無功用法門。但恐其不真參耳。如永明和尚謂。假使參而未徹學而未成。歷在耳

根永為道種。世世不落惡趣。生生不失人身。纔出頭來一聞千悟。皆誠言也。世之暫修片善尚獲勝利。教中有聞五種名超剎寶施福。豈事虛語哉。最初發心本期决了生死大事。或三十年二十年未即開悟。不須別求方便。但心不異緣。意絕諸妄。孜孜不捨。只向所叅話上立定脚頭。只拌取生與同生死與同死。誰管三生五生十世百世。如不徹悟决定不休。有此正因。不患大事之不我明也。故教中謂。末世眾生能發一念不退轉心。即同正覺。斯言盡之矣。今之學者反是。於最初發心便自立脚不穩。惟恐境緣倏變念慮俄興。做主不牢流入異路。以之念念馳求速期超越。殊不知返為此馳求之念所障。把箇要了生死大事底正因。妄自遮障。久之不决忽爾遷變者有三。

或者勝心不捨頗負聰明。矧乎師友之罔其悟理。惟尚言通不自覺知。涉入知解。以相似般若黏綴識田。自謂了明莫知虛妄。則其口出耳入之習紛紛皆是。化權衰替。鮮有不墮其轍者。此其一也。

或者志氣狹劣識見淺陋。每向工夫邊倚靠不穩。將謂此無功用法門絕無靈驗。惟限以十年二十年。或不相應遽變前因。或以念佛為徑路修行。朝暮掐數珠求淨業。或以一代時教佛口所宣。我既參禪不靈。未免循行數墨旋種善因。自謂不為虛度。或厭煩受用畏懼報緣。自甘陸沈垢面草衣負舂執爨。苦其形體以資事行。或密持呪語。或潛懺罪愆等。皆是自違正信。遠涉異端。此其二也。

或元無信種遇境興心。三根椽下坐席未溫。八識田中攀緣不斷。一箇話頭咬嚼未破。百般情妄起滅無時。不至三年五載。遽謂參禪不悟。擎向無事甲中。念念循塵心心流浪。甘赴死門未嘗返省者。此其三也。當此叢林像季祖道荒凉。參學道流苟不負决定不退轉鐵石身心。則於此三途不之此則之彼。既失自心之大志。益增佛祖之深哀。法社凋零未有不本於此者。殊不思叅禪正信。是千生一遇百世一出。儻不能一往直前以期真脫。轉念之間白雲萬里。欲望般若種智復入于心。猶敗穀之芽無復萌矣。

或問。古人今人參學用心有以異乎。無以異乎。

幻曰。古人學道未問道之得與不得。脚未跨門。首先將箇偷心一斬兩段更不復生。今人純以偷心為主。此正今古之同異判然不相涉矣。何謂生死。有偷心是。何謂涅槃。盡偷心是。請以喻言之。生死是大病。佛祖言教是良藥。偷心是藥之所忌。以佛祖言教治生死之大病。此古今之同然者。安有不治之理。惟是藥有所忌。古人純服藥。鮮有不獲其神效者。今人方藥之未已。而繼投之以忌。不惟不治其病。將見增益異證。使大醫王亦斂衽而退矣。何謂偷心。乃識情之異名也。能刼奪自家無上法財。故永嘉謂。損法財滅功德莫不由斯心意識。且略舉前輩數段因緣可為今時龜鑑者。只如六祖到

黃梅但令槽廠去為山在百丈會中充典座。楊岐十餘年惟總院事演祖於海會充磨主。雲峯之化緣。雪竇之持淨。慈明參汾陽惟戲笑譏訶。黃龍扣慈明惟遭詬罵。中間差別之緣錯出。違順之境橫生。但是當人正因炳煥死盡偷心。任其異境紛如。一一消歸至理。又何所往而不與道相遇哉。今之人偷心不肯遽死者無他。蓋己事之不真切耳。雖寄身於空寂之場。而馳念於取捨之域。一種是作興保社。較其優劣則天冠地屨之不相侔矣。何則如今人稍負天資。必欲遠附清名高攀勝軌。凡猥屑等事終身不齒。安肯作磨主充典座乎。凡住處雖安居暇食。尚不遂其所欲。安肯入槽廠而為化士乎。至若手橫麈柄身坐猊牀。正因益微偷心愈熾。欲其垂念後昆作清凉樹。其可得哉。用是卜化權之盛衰今古之得失。未有不係乎偷心之有無也。余於此不容不辯。

或問。偷心於聖凡有間邪。無間邪。

余曰。偷心何物。即如來妙明元心之至體耳。以其求道之志不真不切。為諸妄所蔽。轉為偷心也。猶蝨生於禾害禾者蝨也。亦猶火生於木燒木者火也。但求道之念真切。雖寢食於人不可一日無之之事。尚能廢忘何偷心之不泯哉。譬如人之為利養甘執賤役於人。雖竟日奉勞苦而不生疲厭。方一毫不盡其役。則鞭笞罵辱應時交接皆所不憚。何其忘羞惡之若是邪。無他蓋求利養之心真切而致然也。使其憚勞苦畏楚辱。則失利養矣。彼區區為浮幻之利養。而能忘極重之羞惡。較吾儕之希求聖道而不肯死虛妄之偷心者。何如哉。然凡何異聖。聖何異凡。惟偷心而成異耳。道人可不慎諸。

或問。做工夫多為昏沉散亂所障。用盡神力屏打不去。無乃根力有所不逮而使之然乎。

幻曰。非也當知昏沉散亂全體。是本地風光。其實際理地中無二法也。爾其不委且昏沉散亂初無自性亦無實體。皆是自家一箇參禪底正念不真不切上入來。當知第一念不真切。即從第一念入。第二念不真切。即從第二念入。乃至百千念真切竟無所入。或最後一念稍不真切。則便從最後入矣。若使自最初一念真切。直至心花發明之際。其真切之心了不間斷。則所謂昏沉散亂杳不知其蹤矣。往往不責為道之念不真切。而以昏沉散亂為礙者。是猶自處暗室而責己眼之不能洞視物象者。無以異也。且真實做工夫之人。面前見有昏沉散亂。錯了也。更起念要屏打箇昏沉散亂。又錯了也。然而屏打不去而生憂懼者。更是錯了也。設使屏打得箇昏沉散亂去。面前淨躶躶地。錯之又錯者也更有箇鹵莽之人。見說昏沉散亂元是本地風光。認以為是。終日與之輥作一團。而不生分別者。此又不勝其錯也。或者見余連說許多錯字。乃問如何用心即得於昏沉散亂上不錯去。乃謂之曰。苟有心可用則展轉成錯矣。纔見有昏沉散亂。凡用

心不用心。都是顛倒錯謬。或謂遮箇向上話。我初機學人。不能得入。
幻曰。學道只要悟明自己真實心地。既悟得諦當。佛與眾生同途共轍。初無向上向下。只為你不識昏沉散亂動遭其惑。於是語言露布強為指陳。今則事不獲已。索性將箇昏沉散亂根本。盡情揭露去也。你無量刼來為客塵煩惱染習太重。是昏沉散亂之根本。你即今見色聞聲。念念與諸緣作對。其愛憎取捨之情起滅無定。是昏沉散亂之根本。你最初一念要超生越死。是昏沉散亂之根本。要參禪學道。是昏沉散亂之根本。要成佛作祖。是昏沉散亂之根本。要希求無上大菩提趣向涅槃。是昏沉散亂之根本。乃至於世間出世間種種法中。苟存毫髮念慮。莫不皆是昏沉散亂之根本。若根本既斷。於三千大千世界內外中間。欲覓一毫昏沉散亂。了不可得。於不可得處不惟無昏沉散亂。至若真如實際。俱不可得而有也。且聖凡迷悟之跡。向甚處安著。休將閑學解埋沒祖師心。
或以學人鮮有不背其初心者為問。
幻曰。負所欠者其懷虛。滿所期者其情逸。此人之常理。天下古今共之。然懷可使之虛。情不可使之逸也。何則無邊聖道。未有不由虛懷以納受之。無窮結業未有不因逸情以滋聚之。蓋心念無主染淨隨緣。一剎那間變化萬狀。不之道則之業。不之悟則之迷。曷有已也。偶論及此。忽有老比丘作而言曰。憶昔在俗時。能背誦法華經四卷。自謂童顱方服之後。必可通背其所未記之三卷。豈期出家二十年。不惟廢其未記之三卷。其已誦之四卷亦皆忘失。時聞者莫不掩鼻。因謂眾曰。當在家也以負出塵之所欠。每虛其懷抱。故能朝思暮想而受之已。而既滿出家之所期。頓脫塵累。閑情日逸。曾不期忘而忘之矣。原其所失。與今之叅學者無以異焉。且四海無家一身萬里。其所負之欠。惟欲會禪而後已。一旦遇教壞之師。巧設問端控其入草。或將聰明之資和會情識。於語言文字上一印印住。自謂滿所期矣。殊不知閑情日逸妄見潛生。則說時似悟對境還迷。不惟不到古人大解脫之地。求如前日負所欠而孜孜欲會之心。亦茫然無有矣。嗚呼聖賢之學豈止是哉。蓋負所欠之懷不深。而希所滿之期不遠也。學者可不慎諸。
或問。悟心之後有履踐否。
幻曰。此說難於措言也。所云悟心者。心不自心悟從何得。悟既不立心亦無心。心無其心。縱觀虛空萬象有無情等。覿體混融。欲覓一毫自他彼此之相。了不可得。於不可得處無縛無脫。不取不捨離妄離真非迷非悟。一念平等萬法皆如。復有何事可言履踐哉。或謂積刼無明微細染習。尚留觀聽未即頓消。不可無履踐也。幻曰。心外無法法外無心。若見有纖毫情習未盡。即是悟心不圓而然也。或

心悟不圓。須是掃其未圓之跡別立生涯以期大徹可也。其或謂悟心未盡。以履踐盡之。如抱薪救焚。益其熾矣。古人謂。當以佛知見治之。余不識佛知見為何事。或果與佛知見相應。則治之之說亦贅且剩矣。曰若然則無履踐之說乎。答曰。茲不必預以有無履踐自惑于心。請勤加鞭策。到桶底子一回脫落。其履踐之有無。當有以默契于中矣。

或問。禪者有不斷惡不修善不捨貪嗔癡不習戒定慧。是謂一性平等之說。有諸。

幻曰。此余平生深欲辯而未暇也。今既有所問。當畧而言之。夫達磨悟諸佛心宗。不與外道二乘同轍。惟一心法界中無佛無眾生。至於生死涅槃皆名剩語。又何惡可斷何善可修。及捨貪等而習戒定耶。今之學禪者。於一心之要旨曾未悟入。遽以此極理之談。竊為己見。妄興狂解恣逐凡情。破壞律儀自投籠檻。是謂畫虎不成反類狗也。若必欲要知斷惡修善之底蘊。不必廣尋文義但只勤究自心。究到無可究處心眼洞開。始知惡之可斷不可斷。善之可修不可修等。當如啞子得夢。所以極理之談者。謂惡與貪等皆是自心。則自心無可斷可捨之理。所以云不必斷不必捨也。或謂。既曰不必斷與捨。則行之可無礙乎。幻曰。爾作是說。誠佛祖之所哀矜而不已者。謂惡等皆是。自心尚不許起心斷。又焉得許伊起心行之也。或曰。今雖悟知惡貪等是自心。既不許斷又不許行。其惡貪等必向何處安著。幻曰。爾甚惑也。當知一切惡業及貪嗔癡。與無明煩惱種種塵勞等。俱無自性。皆由迷自心故依妄而有。如水因寒結而為氷。此心既悟。則諸妄乘其所悟而消。如氷因慧日所照復化為水。既化水已。今云水復向何處安著。此寔迷中倍人也。或謂。某人者已嘗有所悟入。而惡貪等對境遇緣亦猶自若。此又何如。幻曰。此有二種。一者悟心未盡諸妄尚存。苟不進修則終歸顛倒。一者悟心已圓。洞視諸法了如昨夢。因示現世間行同事攝法。似有惡貪等。殊不知其真心了然超越。當知此行或力量不及者。少加勉強俱不免過失矣。

或曰。人有日營萬善者。與至道之體親乎踈耶。

幻曰。道體本乎無為。善惡不可加損也。原夫造惡根於迷妄。聖人觀破迷妄之漸。故使之為善也。善業勝而迷妄消。迷妄消則惡自遣矣。諸惡既遣萬善亦忘。古人有善惡俱莫思量自然得入心體之說。謂心體者。即至道之異名也。苟遣惡而存善。欲望吾至道之體不勝其邈矣。試以喻明之。人有惡厠屋之臭以香熏之。莫若置身於無糞穢之地可也。然厠屋喻惡也香熏喻善也。無糞穢之地乃至道之體也。人有畏幽室之暗則執炬以燭之。莫若處於大明之地可也。暗室喻惡也。執炬喻善也。大明之地即至道之體也。復有懼氷雪之寒

者。必燔薪以解之。莫若措躬於陽和之室可也。氷寒喻惡也。燔薪喻善也。陽和之室乃至道之體也。然焚香有斷續。執炬有起滅。燔薪有離在。惟至道之體窮刦不變積世常存。安有斷續起滅離在之謂哉。修善之於合道也。其親踈之理若是。豈容不辯哉。

或問。善惡二言已嘗聞矣。謂善惡之理世或未能辨。有以鞭笞怒罵為惡。能忍是惡而不加報者為善。有以持刃殺人為惡。以順受其害而不形諸念慮者為善。有以淫蕩暴亂貪多務得為惡。以安舒靜默齋戒誦持為善。

幻曰。斯說皆善惡之跡也。謂理則未然也。使盡言善惡之理無他。凡起念動心。所期之事無大小無優劣。但欲利人皆善也。惟欲利己皆惡也。事或可以利人。雖怒罵擯斥皆善也。事或可以利己。雖安徐承順皆惡也。以故聖賢垂教立化。汲汲於濟世而無食息之暇者。皆至善之心也。惟眾人反是。雖聖賢其衣冠文藻其言行。苟不有利人之心。已不勝其惡矣。况暴怒之氣搖動而不息者。乎以若所為而望善之一言。猶隔霄壤。豈至道云乎哉。

或問。孔孟之書言王道。極於仁義而已矣。老莊之書言皇道。極於無為而已矣。百氏之書雜入霸道。極於功利而已矣。吾佛之書單明性理。謂諸法所生惟心所現。極於一念不生而已。矣似各擅一門而不能融會於大同之域。果別無理乎。或別有理乎。

幻曰。謂無則局。謂有則放。聖道俱不取也。其所取者。貴在一門深入使之自悟。悟後藩籬既决。洞見三教聖人握手於言象之表而不有出世世間之間。脫或未悟。縱以四庫書。漁獵于肺肝。含吐於齒頰。特不能脫多聞我見之誚。如西天所謂聰明外道者是也。故學者不求正悟。而尚區區於文字之間者。非愚而何。今之稍負聰明者。多不肯死心忘情以求正悟。每取證於文字語言。不惟無補於理。而增長識情分別。動違聖道。如之何化權之不衰。叢林之不替也。

或問。宗門中有碧巖集者。乃圓悟住夾山時取雪竇頌古。分綱列要。言批句判。舉揚細密開發詳明。語其富麗。則如揭開寶聚而明珠大貝委積橫陳。語其充溢。則如掣斷禹門而逆浪回瀾掀昂起伏。偉矣哉。非得法自在者不可及矣。奈何自開戶牖之士。每資此為階級。尋而妙喜知之。恐學者流而忘返。嘗入閩碎其板。今書坊仍復刊行。丁茲季運無乃益學者之穿鑿乎。

幻曰。非也。無邊眾生各各脚跟下有一則現成公案。靈山四十九年詮註不出。達磨萬里西來指點不破。至若德山臨濟摸索不著。此又豈雪竇能頌而圓悟能判者哉。縱使碧巖集有百千萬卷。於他現成公案上一何加損焉。昔妙喜不窮此理而碎其板。大似禁石女之勿生兒也。今復刊此板之士。將有意於攛掇石女之生兒乎。益可笑也。曰然則當人脚跟下見成公案。了不與佛祖言教有交涉。則當人何所考

而證之乎。余曰。無所考也。亦無所證也。惟貴當人瞥爾回光退步。一踏與目前見聞覺知一翻翻轉。則知風前瀑韻雨後溪聲。無一字非頌也。雷震空山籟鳴清晝。無一音非判也。至若天高地厚夜暗晝明。萬象森羅熾然常說。是謂見成公案之碧巖集者也。雖百千雪竇圓悟。亦當望崖斂衽於言象之表。又安能置一元字脚於其間哉。爾其未諳此旨。彼之建化門中一成一壞一抑一揚。特世相之常分耳。爾謂。碧巖集必使學人穿鑿知解障自悟門。逆推二師之心恐不爾也。如世尊以正法眼洞觀法界眾生。各各具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著不能證得。我當教以聖道令離諸著。然佛豈不知。聖道亦在眾生分上各各具足。非可以語言教之者。及乎應酬三百餘會差別之機。則大小偏圓頓漸半滿之聲。無日不出乎口。而今古學者不達其語言方便。指以為實法。各執所解。異見紛然鼓舞於是非之場。交馳於能所之轍。俾一大藏教去碧巖集亦不相遠。且聖教尚爾。況他文字乎。雖然逮極究言教之得失。實在當人為己事之真切不真切耳。或為己事真切。則知片言隻字果有超越生死之驗。如教中謂鵝王擇乳也。或師資之間。誠有志於克明己事荷負宗乘。决不肯依文解義。自能扣已而叅。政不在碧巖集之有無也。何足議哉。
或問。諸方莫不以高峯和尚令人然指受戒為異者。然乎否耶。
幻曰。亦嘗親聞其異矣。因以異之之說扣之先師。先師曰。不異也。彼不識權變而然。我寧不知。達磨大師單傳直指見性之旨。文字尚不立。何戒可受乎。
然達磨不言戒者有二理存焉。一觀宗。二驗人。觀宗者。達磨專以傳佛心印為宗。惟務單傳俾之一超直入如來地。不涉大小二乘階級。其宗旨如是。言戒則背矣。驗人者。凡達磨門下皆上根利器之士。非夙熏般若種智具最上乘根性者。不可涉入。如此等人其於戒定慧之學深熏熟煉。政不待復令其受戒也。故達磨之時宜乎不言戒。彼雖不言。而亦未聞令人故毀之也。自達磨而下。其具大乘根性者。四方八面雲興海湧。古今沿襲而來。亦皆畧而不言戒者。乃宗旨之當然也。初未聞有不守戒律而傳佛心宗者昔。慈受和尚乃宗門碩德。每於舉揚之次極讚人具受戒法。真歇和尚建勸發菩提心會。與四眾敷宣。此二師乃權變之漸也。昔湛堂準和尚叅梁山乘禪師。乘曰。驅烏未受戒敢學佛乘乎。堂捧手曰。壇場是戒耶。三羯磨梵行阿闍黎是戒耶。乘乃驚異。堂曰。雖然敢不受教。遂詣康安律師受具足戒。從上宗門中言戒之事尤多。不及繁舉。由此言之。則受戒豈可謂之背少林宗旨而為異也。所云權變者。隨時適宜知有補於理故不疑也。思我初入眾時。乃開慶景定間。如淨慈雙徑皆不下四五百眾。其住持頭首固不在言。眾寮中間有一人半人飲酒。雖不常飲而鄉人鄰單未嘗不以此誚之。除飲之外他事鮮有所聞。今則

自上至下蕩而忘返無所避忌。昔佛說五戒為白衣設。比丘自有四分僧祇等律及三聚具足大戒。且白衣之戒尚逸。而況律儀乎。溈山亦云。止持作犯束斂初心。然初心一步也。傳佛心宗千里也。未有一步不能行而能到千里者。古人謂。持戒學道是把本修行。或根性遲鈍一生道眼不明亦得戒力擁護。道念令不忘失。則來生易於成辦也。如言教中。以楞嚴圓覺二經是大乘圓頓之要詮。請試撿閱。其中未嘗不以戒為要務。故古者謂。戒為基址道為屋廬。二者若無一身安寄。此余所以從權設變也。復何異哉。

若以教人持戒為異。如百丈建立許多威儀禮法。凡行住坐臥靡不周該而悉備。較之達磨直指人心之旨。得非異乎。或謂自安眾以來。其叢林禮法不可使一日無也。殊不知戒律乃叢林禮法之根本。未有絕其根本而枝葉自能存者。嗟乎道體喪而戒力消。戒力消則叢林之禮法失矣。安得天下人心復存乎道。我於今日而以戒示人者。何異之有。此皆先師誠諦之語。偶因所問不覺打開布袋譊譊若此。識者毋以我為好辯云。

或問。佛菩薩皆具神通。此神通還屬修證否。

幻曰。神通亦屬修證。亦不屬修證也。夫神通者。是諸佛菩薩於久遠刼中純以四無量心六波羅蜜及種種善行之所熏習而然也。言屬修證者。苟不因如上種種熏習則不具也。言不屬修證者。當知佛菩薩所行諸波羅蜜及眾善功德等。非為求具神通而然。乃其大悲熏心本已願行之當然者。使佛菩薩苟有一念欲求神通。則當頭被此一念障住。縱盡修諸善行等。皆成有漏之因。安得具此自在解脫變化之神通耶。或未曾契證諸佛心宗及種種無作願行。而至自餘二乘小果及外道等。亦各有神通變化。非神通也。乃幻力變現皆有作思惟成就。實顯異惑眾之生滅因也。夫佛菩薩大悲熏心無作願力所現之神通。殊勝與法性平等。雖於一毛孔現出百千光明百千莊嚴具充塞法界隨其欲樂皆獲滿足。而佛菩薩解脫心中。不見有具是神通者。亦不見有現是神通者。亦不見有依是神通而獲受用滿足者。何以知之。蓋神通與法性平等。然法性無一異自他能所分別之差。則知神通亦爾也。或謂佛菩薩神通。不可謂之全不屬修證。若果不屬修證。則凡夫緣何不有耶。

幻曰。凡夫於法性之神通亦未嘗不具。而凡夫及異類皆昧畧而不自知也。但凡夫闕於無作願行諸波羅蜜所證之威德莊嚴之神通耳。前不云乎。佛菩薩以大悲熏心而然。非為求神通設也。請以喻明之。世有造十大惡業不思懺悔之眾生。此人命終由業力故。直入地獄受種種苦。此人政當造業時。但為迷妄入心恣情而作。决不曾有一念謂我業熟時决入地獄也。蓋地獄無自性。亦無實法。乃由自己妄業

之所致爾。當知佛菩薩解脫神通。亦無自性。亦無實法。寔由戒定慧諸波羅蜜等成熟之所致爾。復何疑哉。
或問西天二十七祖皆有神通。洎達磨亦有神通。自達磨已降何以不具神通。中間或聞一人半人亦不多見。
幻曰。聞西天外道皆具有作思惟變化神力。佛燈初傳將照明世間。非具神通者。不能攝彼外道。蓋西天皆化佛化菩薩應身為祖。以傳命燈故。達磨謂是觀音應身。自達磨已降中間。或有一人半人亦具神通者。乃聖賢間世而起助揚宗教耳。其不具者。惟以悟佛心宗為本。蓋佛心宗乃百千三昧神通之正因也。安有果報不自因而著者。凡真實悟心之士。或偶生神異。則當念遣除。决不肯滯此為奇也。苟以為奇則失本心矣。且悟者尚爾。況未悟耶。今之學者不求正悟。而妄興一念神通三昧之心。乃外道眷屬永背正因必矣。或有人謂。神通亦有傳受。至東土恐致顯異之譏故不傳。此說不惟自惑。又且惑人。豈至理也。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十一之中

校訛

(二十四葉十七行)輒(誤作轍從南改止)

音釋

孜
(即移切勤也)
檗
(博陌切木名)
餒
(奴罪切飢也)
鎌鍤
(鎌力鹽切鍥也鍤楚洽切鍫也)
鶉
(常倫切)
睚
(五懈切)
蹲
(徂尊切踞也)
耨
(乃豆切耘也)

靠
(苦到切)
掐
(苦洽切爪掐也)
咬嚼
(咬五巧切齧也嚼在爵切咀也)
擲
(普蔑切猶拋也)
衽
(汝鴆切衣襟也)
槽廠
(槽昨勞切廠昌兩切)
詬
(許遘切詈也)
麆
(之乳切麋屬尾能生風)
猏
(五稽切狻猏也)
蟊
(亡侯切蟲名也)
儕
(士皆切行輩也)
倮
(郎果切赤體也)
顱
(落胡切首骨)
贅
(之芮切餘也)
燔
(附袁切爇也)
藩
(甫煩切樊籬也)
掣
(昌列切挽也)
掀
(許言切)
閩
(武巾切東南越)

攬掇
(攬七官切掇丁括切)
諳
(烏含切悉也)
襲
(似入切因也承也)
譊
(女交切)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十一之下

叅學門人北庭慈寂　進

山房夜話下

或者以所知為問曰。僕嘗積學半生。凡佛祖言教漁獵殆盡。每臨文對卷。未嘗無所知。獨不能剪情縛於見聞之初乾識浪於愛憎之表者何也。
幻曰。子槩言所知。而不能擇其至者。有靈知焉。有真知焉。有妄知焉。夫靈知之謂道。真知之謂悟。妄知之謂解。言所知則一也。謂靈謂真謂妄。則日刦相倍矣。學者不揣其理泛於所知。妄生執著引起是非。不惟汩喪道源。而亦沉埋自己。
如裴公謂。血氣之屬必有知。凡有知者必同體。此言靈知之知。此知於聖凡迷悟無所間然。心體本具了無加損者也。
如華嚴謂。知一切法即心自性成就慧身不由他悟。如圓覺謂。知是空華即無輪轉。又云。知幻即離不作方便等。此言真知端從悟入。苟非迷雲豁開斬絕見量不動神情如久忘忽記當念解脫立處皆真。自餘决不可偶然也。又圓覺謂。眾生為解礙。菩薩未離覺。又云。末世眾生希望成道無令求悟惟益多聞增長我見等。此皆痛指依通妄知之謂也。其妄知者。雖深窮至理洞徹性源使終日肆懸河之辯。即其所辯而與之俱迷。政不待辯後而迷也。
故迦文於雪山示其悟跡。末後於百萬眾前拈一枝華顯其悟理。已而諸祖門庭。其設施雖萬不同。皆近之如火聚。觸之如太阿。聞之如雷霆。飲之如蠱毒。至若語默動靜。了無縫罅與人作蹊徑者。良有以也。
然宗門中尚不許向悟處垜跟。乃非之為法塵。斥之為見刺。必欲其兩忘迷悟混入靈源而後已。
或未至此。則以其所知動形諸妄。如瞽者執炬而復晝行。不惟無益於明。使久不擲去。將見火其所執之手矣。余亦昧真知者。而不能

逃妄知之責。因其致問故說此以自警。
或問。塵勞二字世所共稱。不識塵勞以何為因以何為義。
幻曰。以迷妄為因。以染污為義。謂迷妄者。以迷自心故。不達一切法無自性。謂無自性者。性本空寂無知見故。以不達無自性而引起妄情。認一切法為實有。既墮有海則其取舍順逆之念皆自我起。順之則愛逆之則憎。愛則取受憎則捨離。展轉遷流順愛生喜逆愛生怒。微細微細潛伏識田。騰躍不定起滅無時。徇情膠擾逐念紛飛。染而六凡淨而四聖。雖悟迷有間。謂塵勞則等也。何則本來清淨真實性中。亘古迨今不容別有一法為增為減為得為失。彌滿充塞周徧含攝廓徹靈明了無住相。眾生未悟動逐境緣。但涉所依皆塵勞相。無問聖凡咸遭污染矣。夫塵勞者。能傷戒體。能濁定源。能昏慧鏡。能潤貪根。能資恚燄。能長癡雲。能開惡道。能閉善門。能助業緣。能消道力。使盡說塵勞之過無有窮已。今之學人槩言動作施為皆是塵勞。直欲置身於一物不侵之域。或少事役其情。微務于其慮。謂消道力。必欲掉臂徑去不肯回顧。其志亦苦矣。而返墮迷中之倍人。不可與之論道也。何則蓋不能返照塵勞所起乃根於迷妄非出於事務也。若出於事務。則飢不當食。寒不當衣。居不當屋廬。行不當道路。審如是則死無日矣。其必當然。則不思所食之穀出於耕鋤。所掛之衣出於機杼。所居之屋廬出於營繕。所履之道路出於開闢。使各各俱不涉事而歷務。則資身之具何所從而得耶。復不思即今行道之身本來無有。皆自父母養育之塵勞而生撫抱之塵勞而長。又不思從上佛祖道大德備之人未有不食不衣不居不履者。以其廓悟圓滿清淨之自心充塞法界中不容他。一剎那間轉八萬塵勞為八萬佛事。故永嘉云。不見一法即如來。方得名為觀自在。安有了悟自心之外別見有一法為塵勞耶。是故華嚴會上諸善知識。皆借此塵勞。為行菩薩道修菩薩行以至莊嚴佛淨土之一種要門。當知離塵勞無六度。捨塵勞無四心。虛塵勞無聖賢。盡塵勞無解脫。蓋塵勞是三世佛祖十方開士無邊善知識。一切戒定慧恒沙善功德之胎孕。苟不有塵勞。則聖賢事業無出生之理。嗟乎學者不了此義妄生欣厭。無乃將塵勞去塵勞。轉增迷悶而已。聖人哀之。故楞嚴有如我按指海印發光汝暫舉心塵勞先起。斯言豈欺人哉。安得人人於此遠契聖心。即塵勞為妙用者哉。使以百千功行欲洗滌塵勞。聖人尚訶之為妄作。然洗滌塵勞尚遭訶斥。矧乎心塵壅塞不求正悟。遽以一切無礙而為口實者。非欺罔自心而何。
或問。子之道譽頗為人所喜。胡不徇時緣坐一剎隨力闡化以張佛祖建立之心。且靜退小節。苟執之不返。其能免為法中之罪人耶。
幻曰。自嬰不虞之譽。日聞斯言。然所以無愧於此心者有解焉。使其果有為人之道。擬全高節固守而不為。則法中罪人無可逃者。使

其實無為人之道。乃欲乘時網名背理而強為之。不識罪人之名可免乎。不可免乎。或不可免。則較之固守不為之罪亦倍矣。頗知此理。故不敢冒為也。嘗默究之住持之要。有三種力庶幾無敗事。一道力。二緣力。三智力。道力體也。緣力智力用也。有其體而缺其用。尚可為之。但化權不周事儀不備耳。使其道體既虧。縱有百千神異。苟欲資之益不相稱。雖緣智奚為哉。或體用併缺冒焉為之。使無因果固不足論。使有因果寧不慊然于中乎。余於佛祖之道缺於悟證。尋常形之語言毫楮者特信解耳。思古人得旨後。復不懼危亡。三二十年置身爐韝之側。尚欲屏其悟跡蕩其證理。然後入真入俗不見一法當情。則其通身如利劒如古鏡。無停機無剩語。儼臨千羣萬眾之上。不知為尊。不知為榮。具如是體裁。或遭人天推出庶幾無忝。斯豈情見未脫者所。能假借耶。原夫悟證之跡或未盡洗。則其能所之見動輒紛然。謂能所者皆情見也。且悟證之跡尚不容存於心。何況信解純是情見。其於至道之體愈親而愈踈。益近而益遠。且自未能會乎道。安有能使人會道之理哉。以此礙之不能自遣。故不敢妄尸大牀稱弘道之師也。客曰。審如是說。古今列剎相望。其握麈柄者代不乏人。豈皆真不失其體用者乎。
幻曰。子問甚詳。爾不聞。各各三昧各各不知。既不之知欲竊議其可否。無乃益余之過耶。客於是相視一笑。
或問。僕半生跡寄空寂之場。而情馳聲利之域。方責造物之不我助。偶有以住持之名見任。喜而從之。自負此名字而來。返不若未負之為安也。何則百務之通塞羣情之喜怒。咸萃於吾方寸。或少有不周於思慮。則禍辱不旋踵而集。豈從上佛祖果如是耶。
幻曰。爾不思受名之初乃受責之始也。天下之名未嘗孤起而忽生。蓋由實而致名。名之與實猶影之隨形也。猶衣之出於帛縷也。猶飯之本乎米粟也。所云責者求實之謂也。如稱影之名必求其形之實。言衣食之名必求其粟帛之實。當其初負住持之名必先自責其持任正因令法久住之實有無也。苟無其實。則不異離形而論影捨粟帛而議衣食。言說愈多而實效愈遠矣。心機愈密而大用愈乖矣。攀緣愈熾而正因愈廢矣。使亟棄之。猶有可禦之方。或流而忘返。則不至泥犁不已也。且名者何物也而競尚之。蓋非尚名也。乃所以有我也。以有我故而生愛見。愛見莫甚於名。故名於五欲居其一也。欲潛乎心隱微難見。遇緣而動萬夫莫能敵。千聖莫能制。雖斧鋸在前鼎鑊在後。將不暇顧。又何畏夫因果哉。然名之至美者聖賢也。道德也。其次則功利也。又其次則技能也。由是欺聖賢以網之。駕道德以要之。專技能以奪之。竊功利以據之。羨名根於心。妄識馳於念。至若舉措言動。惟名是務。至於論其名之實。則掉頭弗之顧也。雖營營終日。逆知其何所為而不敗哉。間有報緣適爾偶中所求

使美名加於百世而不衰。一旦報緣忽盡。即前日之名乃今日之辱也。名愈多而辱愈甚。故知罔實之名乃取敗取辱之具也。原夫聖人洞窺理底存實于中。惟恐斯須或忘之也。是故於無量刼專求至道。乃破生死魔而返靈源之實也。精修六度普運四心。乃興大慈而啟大悲之實也。三百餘會半滿偏圓。乃觀根應病利生接物之實也。末後手拈一花衣付飲光。乃以心印心以器傳器之實也。至若百千勝行恒沙功德。靡有一法不自實際理地中流出。是謂純一真實。無所為於內。無所慕於外。無所矜於己。無所待於人。惟勇健不息。履實踐真之正念為當然也。以其誠實之行具足圓滿。則調御師天人尊優曇華光明藏種種嘉號種種美名曾不約而至矣。

使聖人瞥興一毫念慮有所慕其名於外。縱滿百千萬億恒沙數劫堅修眾善。不惟美名之不遂。將見逐妄之譏不可逃也。

古人惟患實之不存。不患名之不至。蓋知實乃名之招也。故天下古今未有無其實而有其名者。所云住持之實何實也。遠稟先佛之教體。近持諸祖之化權。內存自己之真誠。外起人天之傾信。不以賢而使進之。不以愚而使退之。不以順而愛。不以逆而憎。以平等慈與物無間。皆所謂代佛揚化。據位稱師之實也。

苟力有所不逮。當退而養之晦而藏之。決不可苟也。或欲假一毫方便以資其實。猶螢光之助太陽也。

聖人惟知實之可踐。踐實之外復何念於名耶。譬如積聚粟帛之多。則衣食之名曾不待求而自至矣。

自有叢林已來。其住持之美名若懸的也。其抱聰俊負才能者。咸以筆舌辯利之矢得而射之。或不顧其實。皆自中其矢耳。豈能中夫的哉。然化門之翕張法道之隆替名乎實乎。蓋不能外於此矣。

或有以進退為問。

幻曰。寄四大浮囊於三界海中。眇若太倉之一粟。其驟進勇退。雖日千萬里。何利害云乎哉。良由人情好惡不等。進亦是非退亦是非。人不能遠鑑至理。動為是非所惑。一進一退惟任妄情卒無所主。聖賢獨不然。其進必以道則思所以濟人。其退必以道則思所以補過。其於進退之頃。雖百折挫而浩然無憂。較之卒無所主者。何如哉。其或干榮冒寵孳孳為一己之謀者。進則與業會。退則為情轉。是非之跡動輒紛然。因果之招凜然莫隱。道人於進退寧容無擇焉。

或問。公與私對。私則喻矣。公之為義何如。

幻曰。我何人也輒敢妄議之。竊嘗聞之古人。謂公之一言乃佛祖聖賢之本心也。至大至明凜乎獨立。而天地莫能掩。鬼神莫能窺也。揀而辨之有至公焉。有大公焉。有小公焉。至公者道也。大公者教也。小公者物務也。昔迦文老人夜覩明星唱言。奇哉眾生具有如來

智慧德相。於此發明聖凡同稟其靈。俾傳之無窮。乃至公之道浚源於此也。已而三百餘會隨機任器設教殊塗。文字語言浩如山海。乃大公之教張本於此也。及其化被五天光流震旦。僧園資具徧在寰區。此小公物務之所從生也。非道無以發其教。非教無以任其物務。非物務無以暢其道。是三者更相成而互相資。蓋均出乎佛祖聖賢本心之公也。且天普覆而地普擎。海普涵而春普育。亦已至矣。未若吾公之普又至也。

何則語其道。則圓裹三界洞貫十虛。無一含靈而不與同證者也。語其教則三乘十地之階梯。萬行六度之品級大張宏設。不使一眾生不得其門而入也。語其物務則崇門大殿之開闢。廣堂密室之容受。雖一飯亦必考鐘伐鼓以警其幽顯。俾之均沾而悉被也。

人之所以不至佛祖聖賢之域者。蓋不存乎公也。苟不存乎公。靜則蘊乎憂思。動則涉乎禍辱。窮則滯於下愚。達則長其罪惡。已而三塗六趣纏縛。萬生卒未有自釋之理。良由此心之不存乎公也。如離婁困踣於暗室之底。負千里神光不能睹其分寸。是以聖人教化不得不啟之也。

故安樂人之所趨。而不知致安樂者公也。福慧人之所尚。而不知資福慧者公也。聖賢人之所仰。而不知達聖賢者公也。佛祖人之所親。而不知契佛祖者亦公也。

公也者與本心而無一毫少間也。以故聖人指至公之道以明其心。設大公之教以照其心。任小公之物務以正其心。惟心與公異名而同體者也。然公之為理不可苟也。不可強也。無作為也。離種種情偽。是一直之道也。惟至真至實之心能契之。少涉念慮則不公矣。故聖賢操之履之趨之向之。未嘗違越其絲髮。凡縱心舉念不假思惟。渾然至公不期昭顯而顯矣。

世之罔其公者。非罔其公。乃自欺其心爾。苟知心之不可欺。自然動則與公合其明。靜則與公合其照。以至通教道而持物務。舉不失其公矣。所云公者。人或終身無所知而昧之。則亦無如之何也。間有知之而故背之。返張至公之道以網其名。假大公之教以濫其位。竊小公之物務以濟其欲。深沉重溺。而罔思所以效之者。又不止於自欺也。昔朝有欲改某寺為倉。一僧力拒不從。因聞于王。王授劒與使者曰。今再拒則斬之。如不畏死則與免。尋而使者諭旨。僧笑而引頸曰。為佛法死。實甘餂之。彼當引頸之際了無畏怯。豈苟而強之也。蓋一出於真誠。推原其心。豈直為僧園物務之小公。深有意於教道者也。隋太守堯君素。下令以諸僧登城固守。敢諫者斬。時有沙門道遜。歷階披陳而拒之。君素直視遜曰。此僧膽氣如是壯耶遂免。此為大公之教。遽抵鋒冒刃不懼死亡。又豈苟而強之也。東山演祖書畧曰。今夏諸莊旱損。我總不憂。室中舉箇狗子無佛性

話。無一人會得。此誠可憂。原其所志於至公之道拳拳翼戴。不敢斯須忽忘之也。然諸莊旱損而言不憂者。非不憂也。以物務之小者較之於至道。則物務可畧其憂也。僧園物務本於興教傳道而建立。使教之不振道之不傳。雖飛樓湧殿餘金剩粟充塞大千。不惟無補於公。適足以為教道之累也。公之存亡係於法道之隆替。可不慎乎。可不慎乎。

或有以威為問。

幻曰。威之於天下有二。所謂二者。有道德之威。有權勢之威。道德之威出於天。權勢之威出於人。出於天者服其心。出於人者服其形耳。

然服其心之威。不特威之閫內。使風行萬里之外亦威之。又不止威之於今日。將聲傳百世之下亦威之矣。何以知其然。如古之道德淳全者。今人挹其遺風仰其餘烈。莫不意消心醉。而況承顏接辭。於當日而不畏敬者乎。彼服人心之威。一出於至誠。蓋自然之理不容毫髮念慮加於其間也。夫道德之威人心感服固無疑矣。使聖賢苟擅其道德而必於服人。則人豈服之哉。

且道德之美。聖賢尚不得專擅以服人。而世之昧者捨道德而附權勢。自不知其危。猶嘵嘵終日尤人之不我服。何其謬哉。然權勢之威。縱能服人之形亦頃刻耳。反面則不威矣。其能威之於身後耶。不特不能威之於身後。人將結恨於懷欲追其威服之跡以報之。則其為禍未易量也。故知前日之威鮮有不為後日之禍。幸吾儕遠稟四無量心之大訓於西域聖人之後。威權之柄宜終身不預焉。

或曰。聞規正天下之心。莫善於賞罰。匪恩莫賞匪威莫罰。予於世道固遠矣。其僧園資具或任人之不職。欲不威之可乎。幻曰。昭昭因果實臨爾躬。聖賢垂範誰敢易也。使威之而不悛。將如之何。當歸求其道德可也。未見道德在躬至誠浹洽於內外。而人不之信從也。安用威為。且海內之威無日不在。而肆暴習惡者莫之少畏。豈其威果不及之耶。苟道德之不充而靡思退養。惟務持威柄以臨人者。不禍於今。將引其禍於身後者必矣。聞者畏之。

或問。吾法須外護然後可行。乃有佛法付囑國王大臣之說。

幻曰。事說則可也。理說則未知其可。何則隋珠絕纓。人將忘重溟之險以求之。卞璧無瑕。世將輕連城之價以易之。理固然也。使吾衣底之珠不具懷中之玉枵然。雖卑言屈體狎近於人。則人將遠之。又安肯輕連城以易之。忘重溟以求之者乎。故佛祖以道德自任。夷險一致身世兩忘。曾何意於求外護也。以道德不能自掩。則王臣乃傾誠以待之。世之昧者不顧己之道德為如何。必欲干榮冒寵奔走權門而稱外護。或不遂所欲。則怨嗟之聲形於言。鬱勃之氣浮於貌。不至禍辱不已也。豈抱道之器合如是哉。

或問。僧園物務有所缺漏。而忘身補之可乎。
幻曰。有藥必聚於良醫之門。無貨不投於巨商之肆。樹將茂而鳥集。池既成而月來。昔雪山大沙門。棄萬乘尊榮。受六年飢凍。視大千世界。不翅一漚之輕。曾何有為於世耶。及萬德功圓之日。則眾寶樓閣諸莊嚴具周帀圍繞。雖滅度二千年。遺風餘烈充塞海宇。是謂出乎爾者返乎爾者也。聞菩薩成就世間。或不具足不責彼之不我助。惟精修六度廣布四心。化機圓熟而諸施者持以奉獻。或蒙領納則踴躍歡喜。自利利他均名解脫。是僧伽藍成就福田者也。今之苾芻於所為處動背至理惟務惡求。如片地之不獲。或多財以壓之。或重勢以臨之。或搆罪以恐之。或挾術以勝之。雖成就於一時皆煩惱業根。豈福田利益者哉。競以千年常住一朝僧之說為張本。殊不思千年常住。苟非定慧資熏自他兼利。必何所從而得耶。或罔其所自。是猶捨池而招明月。棄樹以集眾鳥。理豈然哉。理豈然哉。
或問。說法之儀式必須雨花堂須彌座。為然乎否耶。
幻曰。謂儀式則然也。謂說法則豈其然哉。夫法無定相。說亦無定相。其揮白麈拂播搖唇吻者。事相之說也。
如吾佛。不起菩提座。不出那伽定。不動廣長舌。不見一法相。而熾然常說。又豈待四十九年三百餘會為說邪。如諸菩薩能捨難捨。以布施為說法。能持難持以戒律為說法。能受難受以忍辱為說法。乃至修六波羅蜜四無量心皆說法也。如觀世音三十二應處。至若天龍鬼神人非人等。即其所現是說法時。更不待別有所言也。
如從上諸祖之擎叉輥毬提油舞笏。隔江招手。立雪安心。豎空拳於草廬。疊雙趺於巖穴。撼木鐸於紫陌紅塵之隙。放絲綸於白蘋黃葦之濱。打地叩舷。張弓面壁。孤峯獨宿狹路相逢。得牛還馬而道出平常。喚瓮作鐘而意居言外。千途萬轍玉振金聲。豈必皆雨花堂須彌座為然也。
心同乎道。雖形影相弔於巖穴草萊之下。未嘗不是儼臨大眾播揚宗教之時。苟不同乎道。雖榮披上服尊據大牀問若雲興酬如瓶瀉。口舌相勝惟益高心。媚悅世情鉤引時習。謂之說法利生代佛揚化。甚非余所知也。
或問。古人得旨之後或孤峯獨宿。或垂手入廛。或兼擅化權。或單提正令。或子籌盈室。或不遇一人。或泯絕無聞。或聲喧宇宙。或親嬰世難。或身染沉痾。雖同趨少室之門。而各蹈世間之路者何也。
幻曰。言乎同者同悟達磨直指之真實自心也。言乎異者異於各稟三世之虛幻緣業也。
以報緣觀之。非樂寂而孤峯獨宿也。非愛鬧而入廛垂手也。擅化權而非涉異也。提正令而非專門也。雖弟子滿門非苟合也。雖形影相

弔非絕物也。其畢世無聞非尚隱也。其聲喧宇宙非搆顯也。至若榮枯禍福。一本乎報緣。以金剛正眼視之。特不翅飛埃之過目耳。安能動其愛憎取捨之念哉。所以龍門謂。報緣虛幻豈可強為。演祖謂。萬般存此道一味信前緣。苟不有至理鑑之。則不能無惑於世相之浮沉也。

或問。據師位者代佛揚化。本於得人以續慧命。今五宗之嗣惟濟北而下血脉不斷。餘皆絕嗣者。豈授受之際失於囑累耶。抑夤緣之使然耶。

幻曰。聖人之道雖隱顯隨時。亦由定分耳。其時代之延促人物之盛衰化權之隆替。雖一毫不能加損於其間。昔吾祖未離西乾。已受般若多羅預讖。此其可驗矣。當青原南嶽未著之時。其五家已有定分矣。當五家方盛之頃。其脩短之數安得無定分焉。特彼此昧畧而不自知也。或謂臨濟道出常情。為人痛切機圓語活。其煆煉人物速如反掌以故家聲久遠不墜。自餘反是。宜乎不永於世也。此說不惟誣謗先哲臆斷是非。亦乃昧天理之甚者。然近代之據師位者。不思等心垂化令法久住。往往急於求嗣。效閭巷庸俗之所為。以勢利相傾。名位相誘。物欲相勝。情妄相欺。似此雖數千百傳繩繩不墜何有益於理哉。豈惟無益。實害之至也。故月堂有日中灌瓜之喻。石室有鑽腋插羽之譏。具在典章。不知何所圖而弗之顧也。

如古之雲門。得法於陳尊宿。而宿使其終嗣雪峯。叢林迨今尊之。又如慈受謁佛鑑於蔣山。室中有奇遇。欲易其所嗣。鑑終却之。叢林尤歸美焉。但恐我之道不能廣被於人。使異其所嗣亦何憾焉譬如分東家之燈而照西室。但取其破幽燭暗為美。又安庸責彼昧吾燈之自來也耶。

或問。楞嚴經云。我滅度後菩薩阿羅漢。於末法中現種種形與其同事。終不自言我真菩薩真阿羅漢泄佛密因輕言末學。惟除命終陰有遺付。覩今之據師位者。於人天前稱說悟由。或學者之未信則伸之以誓。似違古佛之誠言增後人之妄習。莫知其可否。

幻曰。此說其來有漸矣。如五燈編諸祖之本傳。必先載其領悟之緣。當其悟之之頃。如久忘忽記。如啞子得夢。惟己自知。非第二人境界。是謂自證三昧。使其絕口不言。安有問野鴨吹布毛見桃花聞畫角之說乎。蓋此說之露亦有由也。或因師詰問。或遇事指陳。或末後表證無偏。或當時遮掩不及惡聲流布。豈得已哉。其中亦多有不形所悟者。既預祖燈寧無證據。蓋覆藏深密不欲顯露而然也。其真有所得者。雖未嘗以悟之一言掛之唇齒。其如山含玉而草木華滋淵抱珠而波瀾澄瑩。自然之理也。本色宗匠但據己所得與人決擇。政不必引己悟因以求其信。亦不必生心動念巧設機緣移換當人

折困來學。但一一隨力展布。學者或不加信。惟任之而已。苟縱生滅則失正受也。審如是則悟之之理。其可秘乎。其可泄乎。
或問。禪者臨終坐脫。或不能者。不知平昔以何所守而然。
幻曰。無所守也。此多係緣業。不可苟也。夫悟心之士。情消境寂見謝執忘。初不以此為介。其或臨終不嬰疾苦及諸障難。則了了分明超然獨脫。因行掉臂復何為哉。且世有不學道修行之人。亦間有坐脫者。乃至傾動敬心光揚末後。此非報緣而何。
凡學道之士不力窮心要。預思末後不能獨脫。恐人譏誚而孜孜以此為重者。則有一種外魔。乘其所重而入。令汝預知時節作種種奇特。殊不知為魔所著流入三途。何益於理。間有真實悟心之士。臨終或中毒或遇難。或久嬰異疾。至若四體莫支一語莫吐。而其平昔道力不能奪者。但只堅持正念以待其盡。未嘗不與至理契合也。臨此之際或自照世間不破。或為生人以言激忤。或強生一念欲如之若何。則利害不小也。
宗門中有尊宿。指期坐脫體香襲人。飛走哀鳴草木衰落。火光散彩舍利流輝。至若種種神異不測之事聳動四眾者。此皆世世生生住善知識位中。以定慧資熏。其勝因不昧感斯異報亦非尊宿著意而然。或地位中菩薩來展化權現斯勝相。非一生叅學能如是。也係乎報緣之說盡矣。
或問。諸方說法無義路與人尋討。乃活語也。子所說者皆實法繫人。無乃死語乎。
余曰。爾擬於諸方活語中活。而不肯向死語中死。其亦俊矣。爾如肯向死語下死去。久之死中忽自活。將見不勝其活矣。
夜話至此林雞忽鳴東方漸白。余乃睡去。客亦忘言。少頃睡覺思終夜所談。竟不記一字。偶童子[(冰-水+卄)*夕]之毫楮出以示余。因怒而麾之曰。余無是語。此所謂叢林粥飯氣也。宜屏諸。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十一之下

音釋

汩
(古忽切沒也)
縫罅
(縫馮貢切衣會也罅虛訝切孔隙也)
埜
(丁果切)
慊
(苦簟切不足也)

鞴
(蒲拜切吹火韋囊也)
翕
(許及切合也)
浚
(私潤切深也)
踣
(蒲北切仆也)
餂
(達兼切甘也)
嗟
(五勞切眾口愁貌)
悛
(此緣切改也)
栩
(許驕切虛也)
吻
(武粉切口唇邊曰吻)
讖
(楚譖切言將來之驗也)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十二之上

叅學門人北庭慈寂　進

信心銘闢義解上

聞夫少林不立文字直指之道。方二傳而至璨大師。師作信心銘五百八十四字。得非遽變乃祖之風而為文字流布耶。或謂不然。是欲顯示其直指之道俾後之學者具正信而破邪惑也。謂信者何。信其廣大心體與諸佛平等無間。必欲其自信而入不假修證。一入信位决定不退轉也。故此銘與不立文字之說。並驅於千古之下而不相悖者。益信大師立言之至荷法之誠也。嗟今學者膠於義解。不能廓悟神心洞見源底以資正信。返以是銘為引證談柄之張本。其金屑入眼之喻。不能無及於吾大師也。余因繫影于舟。凡兩句下申之以語偈。不敢炫耀見聞仰攀勝軌。誠欲闢義解顯正悟曉同志勵自己也。其有傍不甘者。則余罪過當何以釋諸。故以信心銘闢義解。摽其名焉。

至道無難唯嫌揀擇

神光烜赫萬靈罔測。踞羣象之深淵。啟重玄之大宅。臨濟用金剛王。發雷轟霆震之令。望影尤難。德山遣木上座奮風馳電走之威。追蹤莫及。陶形鑄象不居其有功。負海擎山似覺其無力。黃面漢四十九年有手只好拏空。白拈賊千七百箇有口惟堪掛壁。最見成。難委悉。擬向當陽指似伊。早是門前起荊棘。

祖師道至道無難唯嫌揀擇。義解者謂。此兩句乃一篇之要綱。一銘之本旨。然信之一言全該悟證。非信行之信也。如法華之諸子於會權入實之際作信解品以述其懷。吾祖目之曰至道。唯佛證之曰菩提。眾生昧之曰無明。教中彰之為本覺。皆一心之異名也。至若徧該名相涉入色空。異轍殊途。千條萬目豈乖優劣靡隔悟迷莫不由斯而著。如趙州之栢樹子楊岐之金剛圈密菴之破沙盆東山之鐵餕餡異端並起邪法難扶則知至道之話行矣。該通事理。融貫古今說箇無難。早成剩語。然聖凡染淨。極目全真揀擇情生。迥乖至體。是謂唯嫌揀擇也。下文雖殊悉稟其意。

闢曰。依俙相似彷彿不同。且至道二字任你意解。謂無難之旨須相應始得。自非心開神悟妙契冥符迥絕見知超出言象者。望無難之旨不翅天淵。於根境相對差別互陳。不能當處解脫。擬將箇無難不揀擇底道理存乎胷臆。又豈止於認賊為子矣。故於此不能忘言。偈曰。

至道不應嫌揀擇　莫言揀擇墮凡情
快須擱瞎娘生眼　白日挑燈讀此銘

但莫憎愛洞然明白
直非松曲非棘。通非虛空塞非牆壁。無孔鐵鎚當面擲。直還松曲還棘。通還虛空。塞還牆壁。依然野水連天碧。昨夜南海波斯捉著西天正賊。待到天明點火看。却是東村王大伯。
祖師道但莫憎愛洞然明白。義解者謂。厭生死慕涅槃是憎愛。捨煩惱趣菩提是憎愛。你但於一切聖凡法中。不得存毫髮欣厭之情。則此心自然明白矣。
闢曰。咄直饒你一切不欣厭。坐斷主人公。殊不知只箇不欣厭底。已涉憎愛了也。苟非親見祖師立地處。與麼註解。當得西來意麼。偈曰。
似地普擎天普蓋　如燈俱照日俱臨
擬於明白中蹲坐　脚下不知泥水深
毫釐有差天地懸隔
有定據。無準則。拈空塞空。以的破的。買石得雲饒。六祖道不會。移花兼蝶至。達磨道不識。只遮兩路葛藤。引起叅天荊棘。休荊棘。海神不貴夜明珠。滿把撮來當面擲。
祖師道毫釐有差天地懸隔。義解者謂。我此廣大法門。雖曰悟迷無間。你若愛憎揀擇之情毫釐不盡。則霄壤相去不勝其遠矣。
闢曰。與麼商量似則似矣。是則未是。何則直饒你一一無差塵塵合道。也出他天地懸隔不得。偈曰。
說箇無差共有差　俱成捏目起狂花
天懸地隔同今古　擬涉毫釐事似麻
欲得現前莫存順逆
兩不雙一不隻。放去非離拈來非即。楊岐十載鑄就金圈。少室九年覷破鐵壁。古佛未生時月印千江。大塊已鑿時風清八極。道順不順謂逆何逆。掛角羚羊喫鐵鞭。秤鎚捏出黃金汁。
祖師道。欲得現前莫存順逆。一等義解者謂。祖師到此話作兩橛。何則此事本來現前。教誰欲得。教中謂。正性無不通順逆皆方便。於此若教莫存。却成斷滅去也。不然蓋祖師曲為初心方便委示。似美食不中飽人餐也。
闢曰。低聲低聲祖師在你脚下。縱饒一踏粉碎。更叅三十年。偈曰。
欲得現前徒逐妄　不存順逆更乖真
香塗刀割忘分別　亦是空王眼上塵
違順相爭是為心病
是病非心。是心非病。莫將有漏芺籬喚作舀溪杓柄。非離身非即身。毘耶厥疾轉深。日面佛月面佛。馬祖沉痾愈盛。情塵未盡

處。使甘露亦殺人。鍼芥相投時。用砒霜能活命。自從海上競傳方。無孔鐵鎚生異證。
祖師道。違順相爭是為心病。義解者謂。生死無常是心病。見聞覺知是心病。叅禪學道是心病。成佛作祖是心病。會須兩忘違順。雙泯聖凡萬慮俱捐。一道空寂不假萬金神藥。所謂心病者自然無地可寄矣。
闢曰。吁祖庭秋晚佛法下衰。抱病之流滔滔皆是。無怪其然。似此知解入心執藥成病者。使耆婆再世遇斯等人。亦無所施其巧矣。偈曰。

順違相諍心生病　違順俱忘病在心
今古死人常繼踵　謾傳盧扁有神鍼

不識玄旨徒勞念靜

盡大地是熱鐵輪。盡大地是大圓鏡。狸奴白牯今本不迷。彌勒釋迦昔亦何證。白雲淡蕩兮非卷非舒。明月去來兮何動何靜。聚塵沙於法界之圈。陷法界於太虛之穽。只如一人發真歸元十方虛空悉皆消殞時。如何蟭螟吞却須彌盧。胡孫驚出那伽定。
祖師道。不識玄旨徒勞念靜。義解者謂。玄旨即至道異名同體。若不識得豈特念靜。任伊歷恒河沙劫萬種修證。心外求法只益自勞。此吾祖之不許也。
闢曰。玄旨如金剛利劍。不識固是喪身失命。識得亦不免傷鋒犯手。且有何方便能免此過。偈曰。

玄旨是誰親識得　釋迦彌勒尚茫然
為憐滯寂沉空者　獨宿孤峯是幾年

圓同太虛無欠無餘

本無欠剩却有乘除。莊周配萬物為馬。龍門喚十方作驢。依俙還共轍。彷彿不同途。有水易招空界月。無心難獲夜明珠。
祖師道圓同太虛無欠無餘。叢林商量道。此心在聖不加增。在凡不加減。如太虛之圓各各具足。
闢曰。遮箇說話。脚跨諸方者。坐席未温。箇箇築一肚皮。惟資談柄耳。及至偶嬰一毫利害。則較得失之念紛然交接。要教圓同太虛。噬臍何及。當知此事須還妙悟。悟後豈更有第二境為對為待耶。偈曰。

蟭螟巢結瘦蚊眉　直與鯤鵬接翅飛
若謂太虛無少欠　依前開眼陷重圍

良由取捨所以不如

薦福莫趙州無。雪峯放出。南山鑿鼻。雲門打殺東海鯉魚。興化赴村齋。向古廟裏躂卒風暴雨。丹霞燒木佛。却教院主墮眉鬚。疑殺人間幾丈夫。

祖師道。良由取捨所以不如。義解者謂。此心既如太虛之圓無相不具。一切皆如。你於染淨法中。瞥生取捨則不如也。
闢曰。若是真正本色叅學上士。見此等說話底人。便與劈面唾不為性燥。蓋像龍不足致雨故也。偈曰。
取既非如捨不如　是牛誰敢喚為驢
大千沙界金剛體　也是重栽頷下鬚
莫逐有緣勿住空忍
萬物芸芸。萬靈蠢蠢。離相離名有誰不稟。因甚麼少室分皮分髓。臨濟立主立賓。引得兒孫草裏輥。
祖師道。莫逐有緣勿住空忍。義解者謂。二俱虛幻。擬心執著取捨紛然。一念不生常居中道。可為解脫道人。
闢曰。錯待汝知是解脫。已落虛幻了也。若是真實悟心之士。有緣空忍豈在解脫之外哉。偈曰。
有緣莫逐還成易　空忍教他勿住難
難易兩頭俱斬斷　祖庭依舊不相干
一種平懷泯然自盡
不動道場無生法忍。皓月照窻扉。清風届屏枕。有佛處不得住。鐵裏燈心。無佛處急走過。花鋪蜀錦。三千里外摘楊花。十方虛空盡消殞。易商量難定準。海底泥牛喫鐵鞭。百草頭邊風凜凜。
祖師道。一種平懷泯然自盡。義解者謂。取捨之情既盡。聖凡知見無依。自然一切處平常。一切處泯然滅。
闢曰。白日青天莫寐語好。即今眼見色耳聞聲。喚甚麼作平懷不平懷。偈曰。
泯然盡處事無涯　百草頭邊正眼開
生死涅槃俱捏碎　不知何處著平懷
止動歸止止更彌動
曲談名相勞。直說無繁重。曲說且止。如何是直說。張三喫鐵棒李四忍疼痛。活人入棺材。死人成隊送。觀音失却神通。反被兒童戲弄。直說且止。曲說又作麼生。覺花須向性天栽。佛種宜將心地種。
祖師道。止動歸止止更彌動。一種義學沙門謂。真心湛然常住不動。無始流轉皆由妄見。且動既妄動止亦妄止。以妄止妄猶抱薪救焚。秖益其熾矣。引肇法師謂。尋夫不動之作。豈釋動以求靜。必求靜於諸動。必求靜於諸動。故雖動而常靜。不釋動以求靜。故雖靜而不離動。審如是則動無動相靜無靜相。如教中謂。動靜二相了然不生者。蓋了知動靜皆是妄緣。羣妄既消。二相亦遣矣。

闢曰。咄動是銀山。靜是鐵壁。或未曾一捏粉碎。要教他二相不生。萬里崖州未為遠在。偈曰。

火焰差容蚊蚋泊　劒鋒寧許赤身挨
少林堂奧無門限　把手相牽孰肯來

惟滯兩邊寧知一種

左轉右旋西沒東涌。突出無孔鐵鎚。打破上牢漆桶。無位真人把須彌盧一摑。直得虛空藏菩薩。向十字街頭合掌。告言。伏惟珍重。為甚麼如此。

祖師道。惟滯兩邊。寧知一種。義解者謂。兩邊是動靜二相。一種是覿體無差。乃釋上二句之辭也。當知動靜二邊妄則俱妄真則全真。安有二致者哉。

闢曰。低聲低聲。休將閑學解。埋沒祖師心。因為說偈曰。

是一種兮非一種　是非情盡若為知
休將雪裏莓苔石　喚作溪邊白鷺鷥

一種不通兩處失功

指鹿為馬喚瓮作鐘。從來將錯就錯。不礙拏空塞空。破蒲團三箇五箇。撫掌大笑。折拄杖七尺八尺。滿面春風。掃除佛祖病。陵滅少林宗。爐韛年深火政紅。

祖師道。一種不通兩處失功。一等杜撰禪和道。遮兩句是結前引後之辭也。謂結前則顯示一種之真理。謂引後則深責空有之妄緣也。

闢曰。若真實是箇衲僧說。一種說兩處句句歸宗拍拍。是令如其不爾說。箇一種早落窠臼了也。况兩處乎。偈曰。

一種由來無地著　二邊何處立功勛
老婆只為頻叮囑　累及渾家落見聞

遣有沒有從空背空

頭正尾正。心空眼空。驀面道著。狹路相逢。趙州栢樹子。紅塵截斷一溪水。東山鐵餕餡。碧落衝開千尺松。大象不遊於兔徑。師王安肯媚狐蹤。

祖師道。遣有沒有從空背空。有等循言逐句者謂。有乃妄有。由遣之而故沒。空本自空。欲從之而故背。有是空家之有。空是有家之空。空得有而故彰。有得空而乃顯。以其彰故空全是有。以其顯故有全是空。互融互攝而不差。相在相入而無損。由是而知遣之從之得非徇妄者乎。

闢曰。咬人師子。安肯與逐塊韓盧並轍。依文解義曾逐塊之不若也。欲望其哮吼返擲。其可得乎。偈曰。

只為桃符釘得高　鬼神白日把門敲
何如三尺茅簷下　雲月溪山伴寂寥

多言多慮轉不相應

似水入水。如鏡照鏡。洗得法塵。結成見病。三世諸佛無家可歸。歷代祖師何道可證。為憐沒眼巡官。要與空王筭命。夜深翻轉卦盤看。一片虛明冷相映。所以道。多言多慮轉不相應。

義解者謂。言多去道轉遠。又云神心洞照聖默為宗。又引達磨道。外絕諸緣內心無喘。外絕諸緣則忘其言。內心無喘則絕其慮矣。

闢曰。你與麼引證了。還相應也未。若果未則言語云乎哉。偈曰。

因言顯道道忘言　忘到無言亦妄傳
脫畧是非言象外　虛空無口解談禪

絕言絕慮無處不通

道吾舞笏。石鞏張弓。西河師子。長沙大蟲。且當時極有餘態。到今朝尚播遺風。逗到祖師門下。直教竄跡潛蹤。何以如此。豈不見道。簸箕量米升渾別。熨斗煎茶銚不同。所以云。絕言絕慮無處不通。或者依文解義道。絕言則言語道斷。絕慮則心行處滅。言語道斷則寂而照。心行處滅則照而寂。到此如來禪祖師禪。可以一串穿過。又有古人教伊休去歇去口邊醭生舌上草出等語。得非是理乎。

闢曰。與麼和會。大似置堅氷於烈火之上。多見其不知量也。若果如其說。則那討祖師來。偈曰。

絕慮絕言同木偶　何時成佛永嘉非
聲前未領通玄旨　拈起毛端隔鐵圍

歸根得旨隨照失宗

與麼與麼。指西作東。不與麼不與麼。認有為空。與麼中不與麼。似網兜風。不與麼中却與麼。濕紙將來裹大蟲。何以如此。豈不見道。歸根得旨隨照失宗。一等人巧生卜度道。絕言絕慮是歸根。無處不通是得旨。你若作歸根得旨會。又却隨照失宗矣。然根本無歸。旨亦非得。不了此意妄自認執。是謂隨照苟存照之之跡。則佛祖心宗不勝其失矣。

闢曰。果有此說那。苟或如是。則喚將從上佛祖來。喫閻羅大王鐵棒。何則為他歸根得旨來。偈曰。

隨照歸根事一同　不須特地展家風
偷心未向機前死　得旨何曾異失宗

須臾返照勝却前空

見到行到。宗通說通。揭露人天眼目。剖開佛祖心胷。却物逐物。似異非異。殺人活人。謂同不同。總與一齊生按下。海門夜半日頭紅。

祖師道。須臾返照勝却前空。一等強說道理者謂。以明暗色空消歸自己者。是名返照。當知空不自空因心故空。有不自有因心故有。離心無空。離心無有。眾生違背自心。妄見空有。而欲從之却之。俱名顛倒。

闢曰。錯下名言。少林門下寬心了不可得。誰是顛倒者。偈曰。

本來非照何勞照　說甚須臾與久長
但見一期超象外　不知二子共亡羊

前空轉變皆由妄見

古廟香爐一條白練。直下超死越生。總是落他方便。從來不信自心迷。却言佛法無靈驗。有靈驗立地便成佛。入地獄如箭。

祖師道。前空轉變皆由妄見。義解者謂。有是妄空亦是妄。空有從緣變易無定。欲得離妄二俱排遣。

闢曰。咄遣則任伊遣。殊不知只箇所遣之妄能遣之心。俱不離妄。苟不能與遣俱遣。要脫他妄緣。未有休日在。且有何方便與遣俱遣。偈曰。

空何有變變非空　莫把山河著眼中
水底波斯吹石火　金烏飛上海門東

不用求真惟須息見

竪起生鐵脊梁。橫按倚天長劒。閑忙靜鬧門頭。總與打成一片。既精專復勇健。將謂成佛作祖不隔一塵。撞著三祖大師。輕輕向伊道。不用求真惟須息見。好好看方便。一等義學之者謂。見有六十二種。法數具陳。不出斷常二見為主。求真落斷見。逐妄墮常見。楞嚴謂。言妄顯諸真。妄真同二妄。猶非真非真。云何見所見。但能離一切見。全體即真。不用求也。

闢曰。是則固是。且祖師道。惟須息見。且見作麼生息。苟有息之之理展轉成見矣。偈曰。

著意求真真復隱　盡情息見見還生
當門雖不栽荊棘　自是無人有路行

二見不住慎勿追尋

鍼頭削鐵。佛面剝金。謂無則一塵不隔。謂有則千聖難尋。天曉不露夜半平沉。絕對待離古今。舉世盡知湖海闊。出門方覺水泥深。

祖師道。二見不住慎勿追尋。義解者謂。既不住妄。又不住真。和箇不住亦不住。正與麼時繁興大用舉必全真。更不假離此別尋也。

闢曰。噫如此等相似語言。那箇無一肚半肚只是要近傍他祖師未得在。偈曰。

法法本來無所住　於無所住絕追尋

陽烏昨夜沉西嶺　今日依然上曉林

纔有是非紛然失心

根非利鈍。道無淺深。有一句子非古非今。搆不著底。宴坐大圓鏡智。搆得著底。深入邪見稠林。彌勒釋迦自知無分。狸奴白牯忍俊不禁。夜騎鐵馬沉滄海。摸得陳年穴鼻鍼。

祖師道。纔有是非紛然失心。叢林往往道。盡十方世界是沙門自己。十方世界是古佛法身。所以云。撲落非他物。縱橫不是塵。也無是者也無非者。一一皆是妙明心中流出。

闢曰。如此等說話。叢林喚作平實商量又。喚作轉身句子。莫不引斯二句為證。古今之下不知污染幾多淨白田地。故本色道流。斥之為雜毒。訶之為狐涎。莫有不甘其魔魅者麼。急須吐却。偈曰。

說有是非無是非　重門高啟待誰歸
叅天荊棘橫官路　那箇行人不掛衣

二由一有一亦莫守

日上月下。天長地久。惟有周金剛不事事。白棒橫拖沿路走。有問祖師西來。若不劈脊便摟。便言合取狗口。引得森羅萬象笑眼豁開。阿呵呵笑須三十年後。

祖師道。二由一有一亦莫守。義解者謂。纔徇二即昧一。纔守一即生二。當知二是真妄。一是自心。真妄之二既除。自心之一無住。可謂解脫大道也。

闢曰。此等語言記憶在懷謂之叅學。使德山有棒。未到你喫。閻羅老子手中鐵棒。少你一分不得在。偈曰。

一法併教伊莫守　不知莫守未為貧
何如醉臥花毬上　亂把黃金擲向人

一心不生萬法無咎

蘇州有常州有。六六三十六。七七四十九。菴主豎起拳頭。百丈展開兩手。更兼千七百箇飯袋子。弄出鬼面神頭。鰕跳何曾出得斗。

祖師道。一心不生萬法無咎。義解者引他經論道。心生種種法生。心滅種種法滅。諸法不自生。諸法不自滅。皆自一心所變。一心不生諸法常住。所以古人謂。鐵牛不怕師子吼。恰似木人見花鳥之說。政類乎此。

闢曰。然則然矣。只如永嘉道。誰無念誰無生。若實無生無不生。喚取機關木人問。求佛施功早晚成。似乎返是。且不生底是。無不生底是。試定當看。偈曰。

萬法本來無過咎　一心何更有生緣
叮嚀固是婆心切　牧笛難教合管絃

無咎無法不生不心
太華山非險。滄溟海不深。盧仝月蝕詩。有何難讀。伯牙太古曲。殺有知音。惟有東山暗號子。[(冰-水+卄)*夕]來無縫罅。放去卒難尋。攪擾幾多伶俐客。摩裩擦袴到于今。
祖師道。無咎無法不生不心。義解者謂。此二句返上二句而言。謂無咎則萬法自消。不生則一心自寂。法消心寂。至道之體冲然不待得而得矣。
闢曰。昔僧問趙州。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州云。喫粥了也未。僧云。喫粥了也。州云。洗鉢盂去。此僧悟去。且道此僧當時悟無咎耶。悟無法耶。悟不生耶。悟不心耶。試定當看。偈曰。
法法只因無咎咎　心心多為不生生
寒猿夜哭巫山月　客路元來不可行
能隨境滅境逐能沉
以一重去一重。路遙知馬力。不以一重去一重。歲久見人心。兩重公案已展不縮。三千里外誰是知音。自從立雪人歸後。幾片春雲裹翠岑。
祖師道。能隨境滅境逐能沉。義解者遽引永嘉道。境非智而不了。智非境而不生。智生了境而生。境了智生而了。當知能是一心。境是諸法。能即智之異名。境即法之別號。境滅則能了之心亦滅。心空則所現之境亦沉。相即相在互攝互融初無間斷。其不了者目之曰迷。
闢曰。據如所說謂之了可乎。不惟不了。如飢食鹽重增其渴耳。偈曰。
共知光影因燈現　咸謂波濤仗水興
燈滅水沉波影盡　政堪門外喫烏藤
境由能境能由境能
一大藏教陳年故紙。千七百則腐爛葛藤。不翅止啼黃葉。何殊日下孤燈。拈過了也又是一層。脫賺人間幾箇僧。
祖師道。境由能境能由境能。有箇依語生解漢道。境不自境因能故境。能不自能由境故能。能仗境而生。境托能而起。當知生而不生心外無法。起而非起法外無心。祖師到此將一心萬法。丸作箇蜜果子。只要伊笑談一嚥。
闢曰。因逆問之曰。子曾嚥得也未。如其未然。世間還有嚥得者麼。他日異時吞鐵丸有分在。偈曰。
因能生所所生能　能所俱忘生不生
老蚌吸乾鯨海水　珊瑚枝上月三更
欲知兩段元是一空

空而不空。兔角杖撐破銀山鐵壁。不空而空。龜毛拂展開明月清風。洞山麻三斤黏皮綴骨。雲門乾屎橛滯殼迷封。衲僧面前放過不可。祖師門下再犯難容。常教肚裏如鍼刺。拋向洪波白浪中。祖師道。欲知兩段元是一空。義解者商量道。兩段即指前之心法。所言一空非太虛頑然之空。非小乘斷滅之空。乃靈覺無相之真空耳。此空是諸佛之源萬靈之母。無聲無臭。昭昭於羣象之前。不有不無。朗朗於諸塵之表者是也。

闢曰。是空不應有知。既知不應名空。苟未曾與祖師握手親到真空之海。言語云乎哉。偈曰。

夢中鑊得黃金藏　又跨青鸞上寶臺
盡夜喜歡無著處　天明只落得場獃

一空同兩齊含萬象

一句無私。萬靈同仰。遠拍祖肩。清機歷掌。大顛打首座聚雪埋金。興化罰維那揚聲止響。惟有石敢當。長年整歲。向百眾人前出一頭。今古無人解稱賞。

祖師道。一空同兩齊含萬象。義解者卜度道。心不異法。是一空同兩。法不異心。是齊含萬象。所以古云。見色便見心。無色心不現。又教中謂。森羅及萬象一法之所印。故祖師發明於此。

闢曰。講經則許你講。要見祖師意。何異鄭州出曹門。偈曰。

一不成單兩不雙　夜深寒月印長江
無邊宇宙光吞盡　又引梅花上矮窗

不見精麤寧有偏黨

禪名關教名網。撈摝三有眾生。及第心空標榜。撞著箇沒意智漢。掣其樞解其紐。萬目要張不張。百夫欲掌不掌。無心道者合如斯。豈是人前呈伎倆。所以道。不見精麤寧有偏黨。

義解者謂心法既空能所俱泯。則生佛體同悟迷一致。故引息心銘謂何貴何賤何辱何榮何得何失何重何輕。一道虛寂萬物齊平之語為證。

闢曰。然證也證得相似。其如證得太殺相似。返不相似矣。且如何是不相似處。試定當看。偈曰。

一喝迅雷難掩耳　蟭螟負海入蚊眉
泥猪癩狗齊開眼　三世如來總不知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十二之上

校訛

(七十二葉第一行)窠(誤作窮從南改正)
(七十八葉第三行)呵呵(誤作訶訶從南改正)

音釋

炟
(况遠切炟赫光明也)
轟
(虎横切雷聲)
餡
(下斬切)
擉
(則各切刺也)
覷
(七慮切伺視也)
鋮
(職深切)
殞
(于敏切沒也)
蟭螟
(蟭即消切螟莫經切蟭螟蟲名)
劈
(普擊切)
摑
(古獲切批打也)
鞏
(居悚切)
簸
(補過切簸箕揚米器)
熨
(於勿切熨斗也)
醭
(普木切白醭)
摟
(力侯切挑也)
仝
(音同切人名)
蝕
(乘力切日月虧曰蝕)
擦
(音察揩也)

賺
(直陷切市物失實也)
蚌
(步項切蛤屬)
撐
(丑庚切拄也)
綴
(陟衛切綴也)
钁
(居縛切鉏也)
獃
(五來切癡也)
矮
(鴉蟹切短也)
伎倆
(伎渠綺切倆良蔣切)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十二之中

叅學門人北庭慈寂　進

信心銘闢義解中

大道體寬無易無難
竊得衣盂入手。解道非風旛動。金襴外別有何物。倒却門前剎竿。遮兩箇漢無事討事瞞人自瞞。本來無縫罅。穿鑿不相干。還相委麼。一回相見一回老。一度風來一度寒。
祖師道。大道體寬無易無難。義解者道。本來箇事包日月含虛空。佛祖不知名。大地載不起。如天普蓋如地普擎。各各圓成人人具足。又何難易之可容言哉。其所難易者。在人不在法也。肯信自心是佛即易。不信自心是佛即難。
闢曰。余則異乎所聞。肯信自心是佛即難。不信自心是佛即易。且道利害在甚麼處。此說且止。只如龐居士道。難難十石油麻樹上攤。龐婆云。易易百草頭上祖師意。靈照謂。也不難也不易。飢來喫飯困來睡。遮裏定奪得他三箇舌頭長短。其難易可一笑而領矣。其或不爾。縱饒你隨語生解。說箇無易無難。正是瞎驢趁大隊。轉脚則無路可行矣。偈曰。
攤麻樹上困來睡　祖意惟言百草頭
三箇一般無眼孔　扶籬摸壁幾時休

小見狐疑轉急轉遲

轉自己入山河。鐵牛沉巨浸。轉山河歸自己。老象溺深泥。自己山河一齊拈却。諸方爐韝無可設施。有設施不異空拳嚇小兒。祖師道。小見狐疑轉急轉遲。義解者道。一切眾生自空刦已前。與三世諸佛同成正覺。初無少欠。此心不了。返墮愚迷而不知覺。是故諸佛祖百千方便。道之策之使之悟入。所以云。為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乃為此也。但是學人不信自心是佛。而欲心外別求。故斥之為小見。當知此心本具。說箇疾得成菩提已成剩語。何遲速之有耶。

闢曰。然則即今喚甚麼作佛。如指點不出。病在於何。偈曰。

天豈容伊坐井窺　盡其見量總成疑
翻身跳出虛空外　剔起眉毛已是遲

執之失度必入邪路

山無重數。水無重數。善財於彈指聲中見慈氏尊樓閣。又無重數。無位真人路見不平。以拄杖攔空一畫。十萬八千一齊捏聚。却回首高聲唱言。芳草萋萋鸚鵡洲。晴川歷歷漢陽樹。何以如此。豈不見祖師道。執之失度必入邪路。

近代有等據師位者。見人說看古人話做工夫孜孜不捨寸陰克究己事者。便據引此二句。斥之謂之執之失度。乃云。佛法那有遮箇事。一切見成。何不領取。特地做死模樣作麼。

闢曰。說得也是。但不究其源。殊不知祖師責其悟後之執。豈不見佛眼云。有一等人騎驢覓驢。又有一等人識得驢了不肯下驢。正言此等執其悟理未能忘念。外存所悟之法。內記能悟之心。古人斥之為法塵。非之為見刺。故藥山謂。纔有所重便成窠臼。皆是責其執悟理者。使悟理不忘。謂實有此事。見法不圓。成外道所計。然迷而求悟則易。已悟欲忘則難。儻不遇真正導師盲枷瞎棒深錐痛箚卒莫之自己也。你還甘此說麼。偈曰。

執心未盡花常贅　結使還除果不遙
只就從前邪路上　等閑回首赤條條

放之自然體無去住

向上機末後句。八字打開兩手分付。逴得便行。梅花枝上月三更。提得便去。醉跨紫鸞迎曉霧。不作佛法商量。不作世諦流布。畢竟如何。不見祖師道。放之自然體無去住。

義解者謂。執心既遣自然任運騰騰無拘無絆。動若行雲。止如谷神。既無心於彼此。寧有分於去住乎。圓覺謂。居一切時不起妄念。於諸妄心亦不息滅。住妄想境不加了知。於無了知不辨真實。亦差近矣。凡聖情盡體露真常。迥絕妄緣即如如佛。

闢曰。相罵饒你潑水。若是祖師意。饒你和一大藏教吐出。只成業識茫茫。偈曰。

見聞知覺盡皆捐　本不期然却自然
君入西秦我東魯　頂門誰不戴青天

任性合道逍遙絕惱

裴相國捧佛請為安名。唐莊宗向中原獲得一寶。君不為萬乘尊榮之所移。臣不為百揆機務之所撓。林下衲子足蹈大方形棲物表。長年累歲坐在無事甲中。因甚麼返不能如是之却好。且道以何為礙。歲歲彫枯般若林。年年增長無明草。

祖師道。任性合道逍遙絕惱。義解者謂。心空及第之士。性不待任而任。道不待合而合。逍遙如出岫之雲。絕惱若行空之月。大圓鏡中有誰不爾。

闢曰。子不聞。佛印元和尚云。未悟者難與言已悟之境。如生盲之人與之言天日之清明。彼雖聽而不可辨也。或未能撒雙手於懸崖之下。便以任性合道之說為證。如飢說食之喻。豈誣人哉。偈曰。

任他法性自周流　轉見心王病不瘳
更欲逍遙求合道　鐵鞭三百未輕酬

繫念乖真昏沉不好

一大藏教是箇切脚。丈六金身成一莖草。大雄一喝三日聾。仰山傾出一栲栳。且此等說話。是瓦礫是珍寶。你若道是句也掃非句也掃。正是渾侖吞箇棗。

祖師道。繫念乖真昏沉不好。義解者引教中云。心不繫道亦不結業。是為得道人也。或引德山毫釐繫念三途業因之說為證。又云。體道之士。纔有纖毫凡聖悟迷之情繫于念慮。則為凡聖悟迷之見所昏。直須一物不干懷萬緣俱蕩盡。始可合他古人見處。

闢曰。莫謗古人好。古人向你道。繫念乖真。只箇一物不干懷己是繫念了也。偈曰。

繫念乖真真不乖　昏沉不好好何來
上牢漆桶連箍脫　戴角披毛入禍胎

不好勞神何用踈親

趙州勘破了也。水銀無假。雲門話墮了也。阿魏無真。叅禪不靈驗。觸處昧元神。眼中藏見刺。耳裏翳聞塵。咄果有如是事那。只向伊道。舉眸天外。看誰是出頭人。

祖師道。不好勞神何用踈親。義解者謂。由繫念便乖真。既乖真即勞神。以勞神必踈親。當知繫念乃踈親之因。踈親即繫念之果。祖師說箇何用。噬臍何及哉。

闢曰。遮一絡索。大似依樣畫貓兒。大槩畫得也相似。雖死鼠不能捕。而况活者乎。苟不真箇向命根下一刀兩段。徒資其話柄耳。偈曰。

既知不好復勞神　役盡精神愈不親
何似三家村裏漢　飽噇高臥契天真

欲趣一乘勿惡六塵

眼為光明法身。耳為音聲法身。鼻乃莊嚴香法身。舌即清淨味法身。身名普覺法身。意號了知法身。總具六千功德。成就一切種智。只如四大分解百骸潰散之頃。六根悉歸變滅。且法身向甚處安著。愁人莫向愁人說。說向愁人愁殺人。

祖師道。欲趣一乘勿惡六塵。義解者謂。一乘即自心之異名。六塵根識十八界乃自心之別號。安有趣一乘而惡六塵。是猶愛手足而忘肩背也。當知悟此心則六塵即一乘。迷此心則一乘皆六塵。裴相國謂。背之則凡。順之則聖。又楞嚴謂。阿難。汝欲識知俱生無明。使汝輪轉生死結根。惟汝六根更無他物。汝復欲知無上菩提。令汝速證安樂解脫寂靜妙常。亦汝六根更非他物。

闢曰。和會得也相似。你還知一乘是妄六塵是謗。捨此二途還免得妄與謗也無。偈曰。

色聲香味與觸法　六處從來契一乘
取捨之情猶未瞥　又於平地起稜層

六塵不惡還同正覺

主人翁諾諾諾。有路不行。無繩自縛。謂六塵即是。徹底乖真。謂六塵即非。還成大錯。錯不錯一莖草現黃金軀。倒騎萬里冲霄鶴。

祖師道。六塵不惡還同正覺。義解者謂。也無六塵也無正覺。總只是箇妙明心地。喚作六塵也得。喚作正覺也得。你若於此妙明心地有所不了。喚作六塵也不了。喚作正覺也不了。別有甚麼事。只箇了不了。引得他佛祖口嘮舌沸分出許多優劣。都是自不丈夫而使之然也。

闢曰。昔有一秀才。因累舉不第。乃焚棄筆硯。作一篇歸田詩。譏誚功名如涕唾。及至明年開選。依前走在場屋中。可與作是說者併按。偈曰。

不惡六塵同正覺　少林堂奧隔天涯
會須伸出拏空手　佛與眾生一窖埋

智者無為愚人自縛

移嶽盈壑。續鳧截鶴。莊周自謂。說得盛水不漏。點檢將來政是較短量長。自生卜度。惟有木上座。也無好也無惡。也無是也無錯。通身只麼黑[瓶-瓦+皮]皴。長年靠在繩牀角。

祖師道。智者無為愚人自縛。義解者謂。智不自智由悟而智。愚不自愚因迷而愚。智者悟自心。心悟本無為。愚人迷自心。心迷還自縛。當知悟者之無為。雖天地鬼神莫能使之為。迷者之自縛。雖千聖萬賢莫能釋其縛。惟智與愚悉由心變。豈外物使之然乎。

闢曰。但見錐頭利。不見鑿頭方。何則。須知無為即自縛。自縛即無為。若謂果有二途。則蹉過祖師遠矣。偈曰。

愚人自縛還須解　智者無為縛殺人
寸刃不施俱截斷　為憐平地喪天真

法無異法妄自愛著

通身是病通身是藥。擬議不來當面諱却。藥即是病病即是藥。太虛空裏筋斗易翻。青州做領布衫難著。也無病也無藥。森羅萬象鐵渾侖。楊岐驢子三隻腳。

祖師道。法無異法妄自愛著。義解者謂。青青翠竹盡是真如。鬱鬱黃花無非般若。盡微塵法界海內所有聲色。於中覓一同相不可得。覓一異相亦不可得。離此同異俱不可得。嗟乎不了此者。著佛被佛礙。著法被法礙。且著佛法。尚且遭其窒礙。降此以往又何愛著。而不窒礙者哉。

闢曰。法若有異法。愛著則有異法。既無異法愛著亦無異。因甚麼却道。妄自愛著。遮裏看祖師不破。前說皆戲論耳。偈曰。

法無異致體還同　同體如何展化功
少室九年惟面壁　不知將底播真風

將心用心豈非大錯

心心心難摸索。釋迦老子四十九年。說偏說圓分半分滿詮註不成。末上拈一枝花。正是將心用心。難免人道箇豈非大錯。到此既是事不獲已。且將箇正法眼藏涅槃妙心。與伊遮蓋卻。

義解者道。你要成佛是將心用心。要作祖是將心用心。乃至要超生死住涅槃證菩提斷煩惱等。總不出箇將心用心。

闢曰。雖然也只道得一半。當知心體廣大不可限量。直下如大火聚。嬰之則燒。觸之則燎。縱饒你不要成佛作祖等。亦出他箇將心用心不得。偈曰。

即佛是心心是佛　擬承當處早乖踈
飲光眉向花前展　平地無端起範模

迷生寂亂悟無好惡

迷時迷悟底諾。悟時悟迷底諾。迷悟兩俱忘。打破靈龜殼。龜殼既破。迷悟亦空。且道遮兩箇諾。向甚處安著。打瓦與敲甎一任伊卜度。

祖師道。迷生寂亂悟無好惡。義解者謂。真寂體中一切不留。楞嚴謂。無漏真淨。云何是中更容他物。以其未悟此理。面前不見寂便見亂。不見動便見靜。不知動也是迷亂也是迷。靜也是迷。寂也是迷。乃至見自己立地成佛亦是迷。能了此迷心當處解脫。則一一天真。一一明妙。既不見亂亦不知寂。二邊捨離中道不立。安有好惡之情復為障為礙者哉。

闢曰。此說差近矣。且道迷從何來悟從何起。遮裏知得來處起處。不待遣迷。只箇悟底亦無地可寄矣。如其不爾且把迷底悟底。取性分別。究竟惟增見病耳。偈曰。

古今天地誰曾悟　無悟何曾更有迷
翻憶溫州老真覺　無端一宿憩曹溪

一切二邊良由斟酌

開口道著。動步踏著。一切總見成。不信且行脚。待伊行到路途窮雲水空布衫穿草鞋薄。那時驀鼻拽回頭。始信從來自擔閣。

祖師道。一切二邊良由斟酌。或有箇杜撰巡官注解道。纔見有亂便見有寂。當知亂不自亂因寂故亂。寂不自寂因亂故寂。由是諸法紛然未有不相對相待而起。所云斟酌二字。便是最初謂揀擇之說差近也。以其揀擇之識未消。則於寂亂等二邊動成斟酌之念。以其未遣則一切不得不二矣。

闢曰。然則斟酌之念有何方便而遣。苟或不知此方便。則爾所說亦未嘗不由斟酌而生。偈曰。

二邊不用頻斟酌　一道齊平亦妄傳
覿體未超言象外　見同佛祖政堪憐

夢幻空花何勞把捉

烏龜殼空索索。鐵秤鎚實嘭嘭。惟有木上座。不受人穿鑿。朝騎陜府牛。暮跨揚州鶴。有時白日走歸家。敲打虛空自酬酢。還鄉一曲聲未消。天岸雲飛星斗落。

祖師道。夢幻空花何勞把捉。義解者引教中道。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又引永嘉道。放四大莫把捉寂滅性中隨飲啄。諸行無常一切空即是如來大圓覺。便乃肆情所緣任意所作。至若毀犯禁戒破壞律儀。一以此二語為證。

闢曰。但不知正當肆情任意放逸自恣之時。果見諸緣境如夢幻空花也無。若也見是空花。則不應馳逐。胷中微存一念攀緣馳逐之心。則不得為夢幻空花矣。當知成佛作祖。亦是夢幻空花。自此已降又何往而非夢幻哉。更須知道。只箇不勞把捉之說。早是墮他夢幻了也。此事若不親證實到。只欲隨語生解。非愚而何。偈曰。

雪山午夜觀星處　業鏡臺前照影時

一種做成顛倒夢　不知誰是得便宜

得失是非一時放却

雪峯輥木毬。普化搖鐵鐸。雖曰大用大機。究竟還成造作。爭似無生國裏王太博。也不善也不惡。取性飽食高眠任意逍遙快樂。有人來叩祖師禪。但教問取黃旛綽。

祖師道。得失是非一時放却。義解者道。一法界中也無得者也無失者。也無是者也無非者。良由妄情瞥起異見橫生。於無得失中熾然得失。於無是非處紛然是非。所以祖師教伊一時放却。已是傷鋒犯手平地風波。你還知。本來既無放箇甚麼。若曰有可放之理。則得失是非向甚處安著。

闢曰。咄說有可放。也合喫棒。說無可放。也合喫棒。何則為你脫他得失是非未得在。偈曰。

兩手撒開無一事　是非得失盡皆捐

擬將遮箇超生死　脚下螣蛇正繞纏

眼若不睡諸夢自除

長年屈膝坐。竟日觜盧都。兩眼掛空壁。莫知何所圖。叩己而叅半疑半信。閱古人話似有似無。逗到年窮歲盡。翻成緣木求魚。何似從空都潑撒。滿懷突出夜明珠。

祖師道。眼若不睡諸夢自除。義解者謂。此二句是前喻後合。如人大張兩目歷歷不昧。則昏住自遣。既不昏住安有夢緣。

闢曰。若作喻說則可。使其不作喻。祖師亦合喫棒。何則且開眼。何曾不是夢來。偈曰。

金剛正眼何曾睡　大夢須知沒覺時

寄語祖師門下客　休將鶴唳當鶯啼

心若不異萬法一如

道人行處如火消氷。衲僧面前似氷消火。拈却兩重氷炭。放他凡聖同途。無手道士畫神符。瞎眼闍黎讀梵書。更有一般堪信處。蟭螟吞却洞庭湖。

祖師道。心若不異萬法一如。義解者謂。萬法本如由心乃異。譬如山不自高心異故高。水不自深心異故深。此心異則千差競起萬別橫生。項背俱身。視之不殊楚越。弟兄同氣。目之何啻天淵。以其異故至近之情尚爾。欲其混聖凡齊物我一自他等憎愛。其可得乎。教中亦云。未達境惟心起。種種分別。類羣盲之摸象。猶廣客之疑蛇。於無同異中熾然同異。何當揭開翳眼之瞙剪空亂意之絲。融法界歸此心。如鏡照鏡。轉山河入自己。似空合空。到此諸緣寂爾萬慮悄然。二見不生一法印定。可謂遠符祖令深契佛心者。

闢曰。此說且止。即今明暗通塞壞空成住諸境摠然。且喚甚麼作不異底心。直下指點不出。或有箇道。任他諸法前陳。我但一以此不異之理照之。吁審如是則不勝其異矣。偈曰。

心不異兮同萬法　空拳惟把小兒欺
擬教依樣描將去　脫賺平人沒了時

一如體玄兀爾忘緣

禪禪禪離言詮。釋迦老子未得一半。達磨大師猶欠八千。臨濟喝得口破。德山棒得手穿。一一從頭點檢。殊覺地遠天懸。近前類撥波求火。退後若掘地覓天。不前不後求相應。更著重叅三十年。

祖師道。一如體玄兀爾忘緣。義解者謂。一如之體玄之又玄。非因緣而有。非自然而成。離四句絕百非。雖佛眼莫窺。聖心罔測。擲大千於方外。卷法界於毫端。一空一切空。不加宰割。一有一切有。豈用栽培。塵沙不得喻其多。毫髮不可方其少。可謂忘緣絕待一如之玄體也。

闢曰。說也說得近。你若蘊此說於方寸。要與一如玄體相應。正不異抱火於懷求其不燒。偈曰。

一如如外更何如　重疊溪山隱故廬
睡到三竿紅日上　笑看潘閬倒騎驢

萬法齊觀歸復自然

佛法不遺方寸。禪道豈離中邊。你若起心求覓。又還十萬八千。有何三要。也沒三玄。通身無影像。覿體離言詮。道人安用求相應。今古何曾不現前。

祖師道萬法齊觀歸復自然。義解者引他教家謂。隨緣故真如是萬法。不變故萬法是真如。又云更無心外法能與心為緣。皆是自心生。還與心為相。此說似祖師萬法齊觀之理。不相遠矣。或云。謂齊觀亦是不揀擇底影子。苟存揀擇則不能齊觀矣。

闢曰。引證則不無。且日上月下夜暗晝明。煥然不可混。作麼生說箇齊觀底道理。離却語言請露箇消息來。偈曰。

萬法如何類得齊　那堪歸復自然時
知音自是從來少　徒把黃金鑄子期

泯其所以不可方比

殿裏底牆外底。打車打牛。竪拳竪指。雪峯輥三箇木毬。玄沙封三張白紙。靈山說性說心。少室分皮分髓。曹洞列五位君臣。溈仰會一門父子。吟哦滿目青山。指點門前湖水。放行光蔽五天。捏住風馳萬里。聲前不許停機。句外豈容插觜。咄總是開眼尿牀燒香引鬼。何以祖師道。泯其所以不可方比。義解者謂。般若經以一百喻喻般若。他經中以一百喻喻解脫。或又以一百喻喻菩提

心。具在典章。安有不可方比之理。當知般若解脫菩提則可喻。使去却一切名相與一心俱泯。正與麼時還立得箇甚麼喻子。或者謂。古人道。鷺鷥立雪非同色。明月蘆花不似他。此說豈非不可方比者乎。

闢曰。你擬向白雪蘆花中覓。不翅認溫州橘皮作火。偈曰。

方之兔角長三尺　比較龜毛短一分
却有一般渾厮稱　眼睛難見耳難聞

止動無動動止無止

萬車同轍。萬事同理。萬器同金。萬波同水。萬象森羅完全是你。你若不信。多買草鞋向釋迦達磨肚裏走百千遭。却來依舊從頭起。

祖師道。止動無動動止無止。義解者謂。祖師老婆心切將箇止動二邊。輥作一團與伊說破。與肇法師即靜而動即動而靜之旨。大率同途。亦是萬法齊觀之旨趣。豈特動止然。蓋一切境緣亦皆如故即止是動。落花還是春風送。即動是止。堅氷有日全歸水。達人大觀本無差。昧者由斯顛倒起。

闢曰。且置是說。只如亦不作動亦不作止。正與麼時還有商量分也無。速道速道。偈曰。

動時塵起靜氷生　把手相牽入火坑
象體自來無蓋覆　苦哉顛倒是羣盲

兩既不成一何有爾

佛海有涯。禪河無底。尺水丈波源源不已。馬大師教龐居士一口吸盡西江。法眼道是曹源一滴水。更兼船子釣盡煙波。帶累他許由來洗從前是非耳。大浸稽天瀰漫萬里。當時不解塞其源。至今平地波濤起。

祖師道。兩既不成一何有爾。義解者道。是無非不是。非無是不非。纔見有是先存其非。纔見有非先存其是。所以單是不立。獨非不存。非乃是之根。是乃非之本。至若真妄悟迷等與之同。然且是非之兩既去。中道之一何存。祖師到此可謂披肝剖心老婆太過。

闢曰。然兩既不成一亦無有還有知不成無有者麼。若謂無誰知不成無有者。若謂有喚作無有得麼。祖師到遮裏。也只得結舌有分。偈曰。

不放春歸春自歸　園林處處綠成畦
萬紅千紫知何處　剩得一雙蝴蝶飛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十二之中

校訛

(一百第二葉十四行)自(誤作目從南改正)

音釋

攤
(他丹切布也)
剔
(他歷切挑剔也)
絆
(博幔切係也)
栲栳
(栲苦老切栳盧皓切栳栳柳器)
渾侖
(渾戶昆 切侖盧昆 切)
箍
(音孤以篾束物也)
噇
(宅江切喫也)
窖
(古孝切地藏也)
[瓶-瓦+皮]皴
([瓶-瓦+皮]音隣皴七旬切[瓶-瓦+皮]皴皮細起也)
窒
(陟栗切塞也)
螣
(徒登切神蛇)
樅
(恭切叢起貌)
閬
(來宕切)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十二之下

參學門人北庭慈寂　進

信心銘闢義解下

究竟窮極不存軌則

十尺為丈十寸為尺。此說東至日出西至日沒。盡塵沙國土內。徧問諸人。那箇不能委悉。因甚說著祖師禪。箇箇面前如鐵壁。更有一箇最分曉底。末後句不暇囊藏。盡與一齊拈出。是甚麼。屈屈屈。

祖師道。究竟窮極不存軌則。義解者謂。盡十方世界所有虛空色象大小纖洪。皆是箇自己信步行。不離祖翁田地。信口道總是古佛真詮。以至抱妻罵釋迦。醉酒打彌勒。俱成一行三昧。說甚麼開遮持犯等。故永嘉亦云。大悟不拘於小節。

闢曰。且住且住。說也說得太殺明白。只是閻羅大王要捉此等說底來喫鐵棒。且道利害在甚麼處。各自歸家點檢看。偈曰。

信手拈來信口談　縱橫放肆總司南
不存軌則如留念　動輒依前落二三

契心平等所作俱息

象王回顧。師子返躑。真不掩偽。曲不藏直。惟有陳如尊者。長年宴坐松龕。也惺惺也寂寂。也不管你小盡二十九大盡三十。夜來及第心空。透過叅天荊棘。閑於隴外豁雙眸。一樹寒梅花摘索。

祖師道。契心平等所作俱息。義解者引教中道。是法平等無有高下。譬如水銀墮地。大者大圓小者小圓。盡大地更無有一法不與自心相應者。如來成道時。回觀積生多刼所修行業。皆如夢幻亦無作者亦無不作者。所以云。修習空花梵行。宴坐水月道場。降伏鏡裏魔軍。成就夢中佛事。良由此心未了。於平等中見不平等。以其不平等。則一切所作由是而興焉。

闢曰。圓覺云。性自平等無平等者。說箇平等便合喫三十拄杖。更引出許多知解。轉見不平等也。偈曰。

罷問程途撒手歸　一菴高臥對晴暉
百千玄妙俱忘却　整日無人扣竹扉

狐疑淨盡正信調直

牛是一頭狗是一隻貓是一箇馬是一疋。見火知燒見水知濕。緣何一點自心箇箇昧如黑漆。疑上又加疑。執上重增執。不須疑也休執。誰知萬別與千差。一切聖賢從此入。

祖師道。狐疑淨盡正信調直。義解者謂。信有二種。一正信。二邪信。信自心是佛。不假外求是正信。不信自心是佛。起心外馳。任有宏為皆名邪信。當知正信亦有疑。於正信中未由證得所以致疑。疑念益深久遠不退。忽爾洞明一念開朗。是謂大疑之下必有大悟。當知悟是信之果。信是悟之因。肇法師謂。果不俱因因因成果。審如是則信時即是悟時。悟時不異信時。祖師之銘目之曰信心。正類此也。當知大根器之士一聞舉起。如獲舊物了然

於心。雖衣食可忘性命可捨。欲其斯須去其正信不可得也。故古云。假使熱鐵輪於我頂上旋。終不以此苦退失菩提心。其正信之念果如此之堅密。安有不獲親證者哉。捨此則自餘邪信生疑。疑之不已則倒見橫生。馳逐妄緣流入無間者必矣。

闢曰。是則是。只如信即悟。悟乃混入靈源。靈源既入。遮箇信字向甚處安著。若謂別有著處。請指出看。若謂別無著處。則祖師亦成剩語矣。偈曰。

信根不正起狐疑　疑念氷消信自持
說得宛然相似了　祖庭何翅隔天涯

一切不留無可記憶

大心如天寬。大智如杲日。大疑如火聚。大法如鐵壁。臨濟盡力喝不退。德山盡棒打不息。深深一箇葛藤樁。引蔓牽枝無了畢。就中有箇漢出來道。昨夜被我和根扳出了也。葛藤樁子既扳在手。擬向甚處安著。聲前句外不知歸。轉於平地添狼藉。

祖師道。一切不留無可記憶。義解者謂。心行處滅一切不留。言語道斷無可記憶。外無法可捨一切不留。內無心可為無可記憶。了了見無一物。亦無人亦無佛。大千沙界海中漚。一切聖賢如電拂。是謂一切不留。南臺靜坐一爐香。終日凝然萬慮忘。不是息心除妄想。都緣無事可思量。是謂無可記憶。

闢曰。然引證得也相似。任你廣將佛祖言教。引證得盛水不漏。惟是記憶不勝其多矣。欲得一切不留其可得哉。偈曰。

一切不留還有見　了無可記尚存知
故家田地非親到　畫餅何曾療得飢

虛明自照不勞心力

為道務日損。為學務日益。損到見謝執妄。益至填胷塞臆。忽然損益兩俱忘。撒手歸來面空壁。池陽城裏王老師。冷地令人苦相憶。休相憶。虛明自照非心力。

祖師與麼道。義解者謂。彌滿清淨中不容他是謂虛。驪珠獨耀桂輪孤朗是謂明。既虛而明物來斯鑑。自照之功不容有言。遮裏加一毫心力。則不得為虛明自照矣。

闢曰。然引喻甚當其理。爾見虛空無相貌麼。但未聞虛空自言我無相貌。使虛空能言。則不得為虛空。使祖師早知此喻。則駟不及舌之咎終難免矣。偈曰。

輪王一顆黃金印　須是當陽正受之
暗地拾來無用處　那堪穴隙去傍窺

非思量處識情難測

雪裏粉易分。識即惟心。墨中煤難辨。惟心即識。是識非心是心非識。明鏡臺前別醜妍。杲日光中觀黑白。恁麼說話大似箇講惟

識論底法師。衲僧面前如何露箇消息。不是心不是識。夜犬吠花村春鶯啼柳陌。長鯨吸乾海底波。蒼龍走入無生國。驚起大梵王。直上色究竟天頂。把虛空一摑。撒下千顆驪頷珠。閃閃神光射衣裓。

祖師道。非思量處識情難測。義解者謂。識是心家之識。心是識家之心。此二者如水乳難辨。當知識是水。心是水中之乳。所以教家謂。鵝王擇乳寧同鴨類。但是水中皆有乳。惟鵝王能辨。自餘水族皆莫之知。喻一切識中皆具真心惟佛祖能了。靈知鑑覺之謂心。思惟憶持分別取捨等之謂識。然識有八種。六根具六。第七名末那。第八名阿賴耶。亦名如來藏。上七識為枝葉。惟第八識為根本。教中謂。來為先鋒去為殿後。悟為如來藏。迷為阿賴耶。此識在迷則任持無量刼來捨身受身一切善惡無記等業。在悟則能任持無始時來一切菩提解脫諸智慧種。此識自迷入悟。轉為大圓鏡智。改名不改體也。即今於四大五蘊諸聖凡法中。了了記憶作用分別。至若見聞覺知三有紛然萬法昇沉一念起滅。莫不皆依之而生。所以云。萬法惟識。圭峯云。生法本無一切惟識。嗟今之學者。不能向命根下一斬兩段。脚跨叢林惟以聰明之資引起情識。覽諸玄解記憶在心。驀爾觸發。不知是情識依通而然。剛執此是神悟。或妄認目前昭昭靈靈。舉口動舌為自己。而楞嚴謂。棄百千大海認一漚為全潮。圓覺謂。皆是六塵妄想緣氣非實心體。長沙和尚謂。學道之人不識真。只為從來認識神。永嘉謂。損法財滅功德。莫不由斯心意識等。乃佛乃祖靡不指陳而末法中此病益加熾盛。然墮此病者。亦因根本學道之志不真不正而然。若是根本志决。欲要與生死岸頭相應。終不肯向此識情中埽跟。良由最初一念只欲會禪會道會佛會法。况此識如千仞鐵圍。無始時來把伊圍繞。又如千兵萬騎。晝夜在六根門頭伺其間隙。苟不具决定要了生死之志。則無所往而不入之矣。且祖師作信心銘。誠欲展開堂奧俾後之學者脫去情識惟信自心轉步涉入。儻學者一毫情識不盡。使祖師此銘俱為毒藥。其利害有如此者。不見最初兩句道。至道無難惟嫌揀擇。只遮兩句將心與識。判然分解煥如黑白。何則謂至道無難。即是指此真心。唯嫌揀擇。即是破此情識。莫有情識不忘者見此說乃云我只不揀擇。殊不知即此不揀擇。早是情識作解。而况步步涉有觸境生情者乎。蓋祖師此銘前後之意重拈再指。原其本懷特不過曲為學者揀辨其心與識耳。所以云。非思量處識情難測。

闢曰。據云惟嫌揀擇。今則於一心法中指出情識。是揀擇耶非揀擇耶。然情之與識與一心。果異耶果同耶。真實道流於此不能定當。要見祖師銘信心之旨。不亦邈乎。偈曰。

非思量處情難測　學佛玄徒合共知
直下不知欠甚麼　又來開眼被人欺

真如法界無他無自

師曠無耳。至神無體。靈源無底。達磨安得有所謂相傳之髓。從前共住不知名。今日相逢且非你。月娟娟而萬水不沉。風泠泠而六窻自啓。不是心不是佛。爛葛藤引蔓於空刦之前。非風動非旛動。死枯髏吐氣於碓坊之底。靈鑑昭昭我不知。雲月溪山自相委。

祖師道。真如法界無他無自。義解者謂。真如法界是一心之總名。心外無別法。安有自他之稱謂。不特自他之不立。乃至山河大地有情無情俱不可得而為有。雖曰不可得而有。亦不妨自他物象熾然安立。何則真如法界喻金。自他物象喻瓶盤釵釧。當知金是實體。瓶盤釵釧等器是權名。以實就權。則自他物象不妨安住。會權歸實。則惟見一真法界之至體。自餘瓶盤之假名不待遣而自泯矣。昧者將謂。祖師不達圓融之旨。宛然斷滅墮在偏空。作無他無自之說。茲不容不辯。

闢曰。辯則辯矣。且真如法界中還容得此辯麼。偈曰。

內無自己外無他　一箇渾侖花木瓜
驀直向人人不委　依前撒土又拋沙

要急相應惟言不二

性喻曰海。心方以地。廣涵而不逾。普擎而弗墜。不可得而涯岸。容受十虛。罔知所以邊疆。貫通三際。前不落後不昧。野狐精完全兩枚。昨日定今不定。乾屎橛渾侖一塊。毘耶窮眾士之辯。口似鼓椎。曼殊逞七佛之師。舌如劒利。我宗無此葛藤。至理有何碑記。海闊全消萬[泳-永+(瓜-丶)]聲。嶽高頓落千峯勢。

祖師道。要急相應惟言不二。其義解者謂。祖師重費分踈。首則言惟嫌揀擇。其中間若一亦莫守萬法齊觀萬法一如等。盡是惟言不二之意。然諸佛眾生覿體不二。說箇成佛早是剩語。惟是要急相應。似話作兩橛矣。使果有箇相應不相應之理。則宛然成二。特於此未嘗無疑。

闢曰。但恐此疑不真不切不深不固。若然則異日此疑當有自破之時。此疑若破。其相應不相應之二與不二。了之於機先。領之於言外。則知祖師恩大難酬。昔毘耶老人命眾菩薩。各說入不二法門。各各說竟。及至被眾菩薩返其所問而問之。則默然不加對。時文殊即伸讚歎謂。真入不二法門。且文殊何所見。而興此讚之之辭。若將此默為不二法門。則世之病瘖者亦合得不二法門。與夫機關木偶等俱可入不二法門。然默既可為不二法門。則語亦可

為不二法門。以至謳歌戲笑皆名不二。何乃獨讚毘耶為得耶。遮裏親見毘耶文殊二大士鍼芥相投之旨。則相應不相應之說。亦可一笑而釋矣。偈曰。

祖翁門戶絕支離　石火電光猶是遲
要急相應言不二　老婆嚼飯餧嬰兒

不二皆同無不包容

祖祖心空佛佛道同。心空則眾星拱北。道同則萬水朝東。興化昨日赴村齋。吾道一貫。德山今夜不答話。公案兩重。擒虎兕辨蛇龍。不費海神些子力。驅雷霆走雲霧。消得龍王多少風。細鍼削鐵壓沉大地。單絲絞水浸爛虛空。無把柄絕羅籠。禪河自是無船渡。隔壁何曾有路通。

祖師道。不二皆同無不包容。一等循朱填墨之士。謂法華云。惟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真。又云。一切諸佛惟一佛乘無二無三。所云一者。即妙圓明心體離修證。豎該三際橫貫十虛。色空明暗以之為源。凡聖悟迷即之為本。乃至盡塵沙法界。見有一毫不依之而生者。皆外道所計。所以云。森羅及萬象一法之所印。其不二皆同無不包容之說。不能外於此也。

闢曰。審如是說。一切言教已嘗具載。又用他祖師西來作麼。須知言教如趙昌之畫花。其高低向背濃淡開合煥然可觀。但非真花耳。苟未能向脚跟下如斬一握絲。一斬一齊斷。而不二皆同之旨。烏可以口出耳入為得哉。偈曰。

黃金鑄就雄雞卵　擊碎依前又鶻侖
裏許不知包甚麼　孤光長夜照乾坤

十方智者皆入此宗

至神無功至體混融。如鐘在簴。耳畔非響非寂。如春發榮。枝上自白自紅。洞山五君臣。朱絲奏一畫未形之韻。臨濟四照用。鐵鞭追萬靈罔測之風。玉轉珠回兮機先路活。風飛雷厲兮頂門眼空。思惟不及快便難逢。差排古佛離窠臼。斷送生蛇化活龍。

祖師道。十方智者皆入此宗。義解者引華嚴云。如來真境界其量等虛空。一切眾生入其實無所入。又圓覺謂。諸能入者。有諸能入非覺入故。當知此宗一切眾生本來深入。安有復入之理。眾生既爾。其有智者不應反有所謂入也。聞永明和尚謂。心真如門初無離在。但迷者喻出。悟者喻入。特迷悟相間。豈果有所謂出入哉。

闢曰。且止是說。你還曾悟麼。待你真實有箇悟處。方見祖師言不欺矣。偈曰。

盡說此宗難得妙　十方智者若為論
懸崖未解拋雙手　撞入無非地獄門

宗非促延一念萬年

乾為天坤為地。禪不異教。陽為奇陰為偶。教豈離禪。只為互生卜度。引起螣蛇繞纏。一箇專一心三觀。一箇擅直指單傳。默如山隔語若天懸。被箇無面目漢路見不平攔空一喝。直得達磨大師與天台賢首。吞聲飲氣垂手入廛。各家自掃門前雪。不把無明潤識田。

祖師道。宗非促延一念萬年。義解者謂。祖師指一心為宗。一心法界中以刼為日不加促。以日為刼不加延。所以視一念為萬年。轉萬年為一念。不長不短非少非多。豈神通使然。乃法如是故。闢曰。昔儒之達者。以齊彭殤為妄作。一死生為虛誕。使其知有一念萬年之說猶增驚愕。無他蓋真俗不同途也。古人亦云。談真則逆俗。順俗則違真。豈不然乎。何當使其裂開俗網斬斷塵根。回觀吾祖短長相即圓常自在之機。則失言之咎其可逃哉。雖然且不涉短長試道一句看。偈曰。

剎那萬刼非延促　不把虛空較短長
便與麼時還諦當　且歸門外錯商量

無在不在十方目前

鏡清六刮。濟北三玄。天龍伸瘦指。菴主竪空拳。有佛處不得住。抹過西乾與東土。無佛處急走過。打著南邊動北邊。一狀領過。六戶悄然。開門放出楊州鶴。不用腰纏十萬錢。

祖師道。無在不在十方目前。或者以意識卜度謂。心非色像道絕方隅。即色像而不妨處處分身。倚方隅而豈礙塵塵露影。塵塵露影。不離當處常湛然處處分身。覓即知君不可見。是謂無在不在十方目前之旨明矣。

闢曰。作是說者偷光望影也。少伊一分不得。若不能親下手剖破藩籬。望他祖師無在不在之旨。何異鄭州出曹門。偈曰。

不離當處是何物　逼塞四維含十虛
拋向目前無蓋覆　直教覷著眼睛枯

極小同大忘絕境界

投子言壞大隨不壞。墮此兩重關。觸途成障礙無障礙。但將兩句併作一處看。便見微塵不小虛空不大。見成公案絕覆藏。漆桶何緣能不快。

祖師道。極小同大忘絕境界。義解者道。前云無在不在。便是極小同大極大同小之標題。故楞嚴謂。於一毛端現寶王剎。坐微塵裏轉大法輪。苟不達無在不在之旨。則動為境界所囿。既囿於境界。則安有忘絕之理。既不能忘絕境界。則大者大相小者小相。安能融攝於一體者哉。

闢曰。只如忘絕境界底人。還見大小也無。若謂見則未能忘絕。若謂不見則去土木偶人無幾矣。試道看。偈曰。

須彌納芥人皆委　芥納須彌佛也疑
縱使見超情量外　刻舟求劒不勝遲

極大同小不見邊表

得得非得。了了何了。心地花開雪谷春。性天日出氷壺曉。不萌枝上金鳳翱翔。無影樹邊玉象圍繞。百丈脫野狐胎。貧恨一身多。文殊出女子定。富嫌千口少。但知隔山見煙。誰問出門是草。一切見成不用尋討。縱饒靴裏弄鉗鎚。也是門前打之繞。祖師道。極大同小不見邊表。一等義解者謂。昔毘耶大士運不思議解脫神力。以三萬二千師子座。置之方方一丈室中。室不加窄座不加隘。然後以右手斷取妙喜世界。普告大眾。彼世不搖動。此世不改變。以大入小以小入大。互即互融非彼非此。經中欲說此不思議解脫神力窮刦不盡。然此神力無一毫不自妙明心中流出。或者謂。我今亦嘗悟此妙明心體。緣何於此神力而不克證。有以對或者曰。當知此神力本自具足。不加復證。其所未獲現前者。蓋初心入道。於定慧解脫之力未圓滿故。雖未圓滿。於本覺心中亦不曾失。但時至自現耳。雖曰時至。亦不得存一念待時之心。苟存此待時之心。即落異見矣。譬如初生孩子未離襁褓。而欲其負重致遠其可得乎。雖不能負重致遠。而於負重致遠亦何畏何疑耳。雖不獲其現前。其真實有所悟明者。聞此神力自然不驚不畏不惑不疑。若有一毫驚畏疑惑之心存乎胷中。則於此心實未曾真正悟明者矣。近世行脚高士。不求正悟惟貴言通。况居師位者。多是取順一時。不肯與之深挑痛剔。彼此徇妄俱不丈夫。至使般若叢林掃地無幾。嗚呼惜哉。其有志者能刻苦勵行。以大悟是期。則報佛深恩莫加於此。蓋吾佛亦未嘗不備言今日之弊。謂末世眾生希望成道無令求悟。惟益多聞增長我見。雖二千餘載相去。其說如示諸掌。益見聖人之言不我誣矣。

闢曰。住住你將謂悟了便休。直饒你超證不思議解脫神力。於一剎那將毘耶老人命根一捏粉碎。苟未能忘其所證。坐在神異中。政好來喫衲僧痛棒。偈曰。

小大悟迷俱屏跡　百千神用頓忘時
衲僧狹路相逢處　棒折須知未放伊

有即是無無即是有

半夜子雞鳴丑。石女深裁無縫衣。木人痛飲菩提酒。晡時申 日入酉。雪山深處象王行。大火聚中師子吼。十二時辰不要數盡。三十年後有人分剖。無無無不無。有有有何有。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弄花香滿衣。你有主杖子我與你主杖子。掬水月

在手。我宗不立階差。何用強分妍醜。一塵起三昧。諸塵入正受。珊瑚樹下鬥金雞。薝蔔花間眠玉狗。
祖師道。有即是無無即是有。其義解者謂。有不自有。有是無家之有。無不自無。無是有家之無。有不單居無不獨立。且人之言有者。胷中先存所見之無。然後乃云其有。苟胷中先不存其無。安肯於無所對中突然言有。故知無不無即是有。有不有即是無。有無之理本乎一源。於一源中言有則多其有。言無則剩其無。有無混融言路亦絕。是謂還源之旨矣。
闢曰。雖然若不奮起大志泯有無之二。於正悟之域。其起心分別。安有忘言之日哉。偈曰。
無中現有有還無　此物應難入畫圖
笑老趙州忘管帶　強言東壁掛葫蘆
若不如此必不須守
孤山愛種梅。彭澤惟栽柳。一般素養高懷。二處各存窠臼。爭似箇沒意智漢。向無陰陽地上插一莖草。直教花開煦日之前果熟清霜之後。你等諸人終日竟夜。於其間俯仰折旋。還見麼。見則切忌眼花。未見不得亂走。
祖師道。若不如此必不須守。其義解者謂。此是祖師叮嚀囑累之辭。謂真實要與妙精明心本覺靈源一念相應。直須與如上所說。一念契同。苟不如是。其雄談闊辯皆外道所計。守之奚益哉。或者謂。若不如此者。乃决定要人契悟其真心也。必不須守者。乃指其不求正悟惟泥此言說為得者之意也。此說亦通。
闢曰。然如二說。苟不能忘軀畢命誓期大成。一報俄消則吾事失矣。特不知學者於夢幻影中。何所恃而不加鞭策者哉。偈曰。
有無情盡色空忘　白日青天賊獻贓
賤比黃金貴如土　為憐無地可埋藏
一即一切一切即一
二五是十二五亦七在人領會。法無固必。喚眾生作諸佛體亦何差。喚諸佛作眾生理不曾失。忽有箇漢出來道。眾生自眾生。諸佛自諸佛。何混濫聖凡。令他釋迦老人平地受屈。只向他道。無始妄流轉。莫不由斯執。定性凡夫聖所訶。千手大悲推不出。
祖師道。一即一切一切即一。或者引教中謂。一是一切之一。一切是一之一切。在一不少在一切不多。此是心法互徧一多含容。非神通使然。乃法理如是。然此說具在典章。不須廣引。只益言繁無補於道。當知吾祖作是銘。至不二皆同無不包容處。恐後之學者不達融會之理。首以延促相。即次以大小相即。又次以有無相即。今復以一多相即。以無邊世界海。融為不二法門。廣闢於

羣象之淵。大啟於眾靈之府。俾後學不動步而到。不隔塵而入。不加功而成。不克念而證。大慈之願既周。大化之功普矣
闢曰。雖然其如按圖索馬者。日益繁多。何當捩轉面門。與祖師一齊趕退。始解知恩報恩。苟或未然。曳尾靈龜。不能無及於祖師矣。偈曰。
大地撮來如粒米　當陽打鼓大家看
眼中若未除金屑　要辨玄黃也大難
但能如是何慮不畢
大心無依。大化無跡。大巧無作。大任無力。萬法全彰處光滅影沉。一毫不露時山堆嶽積。白蟻鑽開鐵佛心。青蠅踏斷金牛脊。趙州看你放不下。偃溪便從遮裏入。信手拈來和聲吐出。豈智可知非識能識。幾人覷著眼睛枯。不是克家徒點額。
祖師道。但能如是何慮不畢。義解者謂。法華云。吾今為汝保任此事終不虛也。即祖師但能如是何慮不畢之意。乃為學者保任之辭也。其策勵勸進之誠盡見于此。
闢曰。雖然是伊果如是也未。即應聲點首三下已遲八刻。稍加佇思劒去久矣。偈曰。
如是如是復如是　要問畢時那裏洎
捋下重重鐵面皮　家鄉猶隔三千里
信心不二不二信心
心是根法是塵。兩種猶如鏡上痕。永嘉大師道則太殺道。要開鑿人天眼目如隔海在。何不道心非根法非塵共轉如來正法輪。忽有箇人道。永嘉道底如隔海。你與麼道如海隔。爭似三祖大師信心不二不二信心。遮兩句如生鐵秤鎚。要且穿鑿不破。只向伊道。低聲低聲。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過殘春。
或者以義解祖師意。謂眾生迷此心者其來久矣。於一法中妄生分別。一一分別莫不皆二。且見己為自。必見人為他。此謂自他之二。從此引起無量無數分別不勝其二矣。豈筭數譬喻而知其涯量者哉。故祖師老婆太過。單提箇信心不二不二信心之正印。與之當頭一印印破。如綱舉網無一目而不張如領提衣無一縷而不順。迅雷起乎幽蟄。杲日麗於昏衢。瞽者視瞶者聞。窮者通愚者智。不離夢宅遠登真覺之場。匪隔幻身直證金剛之體。可謂起死回生之神藥。革凡入聖之良導。至矣美矣。
闢曰。讚歎且止。只如神悟之頃。此箇不二之說。還有容受處也無。苟無地可容。且祖師到此也合喫棒。偈曰。
凡聖悟迷俱不二　了知元自信心生
心非生滅誰迷悟　開眼無端入火坑
言語道斷非去來今

心心非心非心。心而非心非心而心。提起頭拽不斷。放下手卒難尋。此等葛藤自二千年外起乎西土。其間四七二三。以至千七百箇鈍漢萬種施為勦除不盡。牽枝引蔓直到于今。幻出煆聖鎔凡爐韝。化成吟風嘯月叢林。俄二見之蜂起。資異證以交侵。發藥既眾受病尤深。而況雜邪外之毒。無處著膏肓之鍼。今日且作死馬醫去也。良久云。機前三點活。言外一鉤沉。

其義解者謂。既是言語道斷。此一篇銘非剩而何。若曰非去來今。乃知祖師面目見在。

闢曰。且莫謬加穿鑿取笑傍觀。殊不知理本圓融道無離在。言語道斷。廣長舌其說熾然。非去來今。淨法身恒常寂爾。毒藥醍醐攪成一器。黃金瓦礫輥作一團。用處無差拈來有準。一踏到底者。不留眨跡。三搭不回底。謾自摶量。誠一代之聖師乃百世之標準。敲出鳳凰髓。資異饌於禪悅之門。抽出師子筋。絕餘響於至靈之府。雖然且道。祖師還肯受此等茶飯也無。[(冰-水+卜)*夕]起葛藤一任貶剝。偈曰。

熱椀晝鳴翻古調　瞎驢夜吼換新腔
語言道斷道不斷　一任傍人錯較量

非文非字。無佛無心。拏空塞空。以毒攻毒。璨大師欵案既在。少林宗聲價不衰。何妨讀作信心銘。切忌記他元字脚。黑漆桶攔空撲碎。玉麒麟就地勒回。揣盡古佛家私。瞎却當人正眼。且道靈驗在那一句。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十二之下

校訛

(第五葉十一行)妄(當作忘)
(十二葉第五行)烏(南作焉)
(十六葉第四行)加(誤作如從南改正)

音釋

椿
(朱江切杙也)
煤
(謨杯切烟墨)
裧
(古得切衣前襟也)
碓

(都内切)

兕

(詳子切似牛一角青色)

簨

(臼許切鐘鼓栒)

殤

(尸羊切未成人喪)

襁褓

(襁居仰切褓博浩切襁褓小兒繈也)

煦

(許御切日出溫也)

捩

(良薛切拘捩也)

聵

(胡對切耳聾)

勦

(子小切絕也)

腔

(驅羊切)

揣

(楚委切量度也)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十三

叅學門人北庭慈寂　進

楞嚴徵心辯見或問

玄樞密運亘剎土而無法不周。靈鑑高懸統沙界而有形莫隱。有形莫隱之謂見。無法不周之謂心。曾無外見之心。寧有離心之見。類純金之鑄像。猶湛水之興波。舍像無以覓其金。全金是像。撥波何以求其水。即水生波。名雖異而似差。體常一而無別。是以世尊據玄樞之正體。設問多端。阿難昧靈鑑之真光。指歸七處。

或問。阿難正當七處指陳之頃。為是故指以祛末世眾生之惑耶。惟復果不知而墮此迷悶耶。

答不見其智不知其愚。愚為發智之端。智乃遣愚之本。如來抱大雄之正智靈鑑昭然。阿難示小乘之偏愚玄樞昧矣。然而智不待遣愚而養智。如來徵而無徵。愚不待發智而守愚。阿難答而非答。乘一時之方便。開萬古之圓聞者。大哉阿難之慈也。聞過去佛所說法要。阿難悉能通記無遺。於其心法固不能詳知而具悉。豈不能緊領也。蓋憫傷末世示此愚蒙。深欲曲盡如來之本懷以為後學之據耳。

或問。阿難七處所指皆心所不在。則人皆謂之無心可乎。

答心離四句。當體不涉其有無。道絕百非。應念豈論其離在。昧之則是非蜂起。了之則凡聖情融。然阿難指處。孰曰心之不在。惟是不了心源墮於偏小。致使如來曲盡玄辯以攻其偏。且心之為理者。一切眾生各各具足。況人為萬物最靈。而不具心體者乎。若曰無心誠為自惑。

或問。七處所指既偏。究竟孰當為正。

答象軀不隱。隱歸羣士之盲。空體無方。方在眾人之執。象不為盲而故隱。空豈因執而定方。聖心曷有正偏。偏正各因其所見耳。請以喻明之。如有一人曾於七處住止。偶遭人問月出沒於何地。首則曰。月自水東出而水西沒。謂昔居水國乃爾見之。又云。月自山頂出而山下沒。曾居山中見之。又云月自城頭出而城外沒。昔居城中見之。又或指月出沒於舟之左右樓之上下村之前後郭之東西。皆其曾居而見之。遂成執於胷中。而智者咸不許其說。當知彼所指處未嘗非月也。惟是月實不於此七處出沒。原其所指之謬者無他。雖處處見月。惟未曾仰天一見耳。如阿難所指處不曰非心。但未曾親自回光一照耳。

或問。據爾所喻。則阿難所指之處。而此心曷嘗不在焉。

答無形之形豈眼目之可見。非在而在。奚蹤跡之能尋。離彼離此而卓爾獨存。匪中匪邊而湛然常住。此一切眾生歷刼由之而不自知者。然世之言大者莫越虛空。塵沙法界咸為虛空之所包括。如來云。當知虛空生汝心內。猶如片雲點太清裏。又云。空生大覺中如海一漚發。且虛空最大。於吾妙明心中特片雲一漚耳。由是而知。心之體量豈凡愚所能測哉。阿難示同迷惑為妄見所障指歸七處。豈非棄百千大海而認一浮漚體目為全潮。故如來亦不能不以此徵之。其偏小之執到此昭然莫隱也。

或問。心體既徧於山河大地。緣何離身外咸無知覺。豈曰心徧而不具知覺耶。

答萬竅並號。扶搖莫知其有力。羣幽洞燭。晨曦自若其無功。至理未嘗不融。迷妄以之自惑耳。汝謂離身不具知覺。且置之勿論。言身內之知覺者。特不過飯之而飽衣之而煖染之則垢澡之則淨。至於順喜逆嗔樂榮苦辱。與夫博通事物記持古今而已。汝元不思。如上所緣皆似知覺而非知覺也。何謂似。乃因根境相對。虛妄緣塵和合而有。非真知覺。如來之徵辯者。政所以發明於此也。汝猶不悟。尚復認此為知覺。且汝身中咸捨此妄。則何以為知覺乎。或曰。此身既曰亦無知覺。豈可同土木耶。答此身離却虛妄緣氣。政同土木無殊。或曰。如是虛妄必從何起。答亦無起處。但是你一念自背真覺之體。即其真覺轉為如上等虛妄緣塵。或曰。悟達之士寧有飯而不飽衣而不煖者乎。知則亦同虛妄。不知則還同土木耶。答汝言不知。則真覺之體安有暫時不在之理乎。子不聞。迷而為識。悟而為智。換名不換體也。故經云。根塵同源縛脫無二。識性虛妄猶如空花。何謂識。認體為我執持分別之謂也。何謂智。了體非我離諸分別之謂也。或曰。悟達之者見山不曰水。見僧不曰俗。謂之無分別可乎。答真寂體中本具靈鑑分別。而與識分別異者。識乃起心分別者也。智乃無念分別者也。或曰。既云無念憑何分別。答子不見世間所謂明鏡者乎。鏡乃無情不具諸識。安有念體。而妍則現妍。醜隨現醜。豈曰不分別。蓋其體明故洞鑒乃爾。似分別而實無有能分別之念也。與吾靈鑑之體何殊。所以云。萬竅因風而號羣幽由日而燭。則風何意於號萬竅而動。日何念於燭羣幽而來。皆體本如然。似有為而實無能為之心耳。爾如體此。則終日喫飯不妨言飽。實無嚼破粒米之能。終日著衣何礙言溫。安有曾挂寸絲之執。所以云。修習空花梵行。宴坐水月道場。凡聖情忘是非見盡。真知靈覺一道齊平。豈分其身內身外乎。據所問云。身外咸無知覺。今復問汝。汝今離此四大身外覺有物耶。覺無物耶。若曰不覺有物。應同土木。既曰有覺。能了知耶不能了知耶。縱汝失心不能了知。認明為暗指色為空。雖曰謬陳非無知覺。況是縱手所指。虛空物象大小羙

惡靡不明辨。苟非知覺孰臻於此。忽然之間妄惑頓空。執情銷落。則知十方虛空是大圓鏡。不加磨拭而照古照今。三千剎海即楞嚴王。豈假證修而融凡融聖。到此則所謂虛妄知覺。將無地可寄矣。故永明和尚以一心萬法為體。就如來一代時教中。撮出要文乃成宗鏡。謂以一心為宗。照萬法為鏡。雖百卷之文繁。大意惟欲揀辨虛妄獨顯無念之真覺耳。當知永明未作宗鏡時。一心未嘗不照萬法也。豈特永明然。迦文未出靈鷲山時。一心亦未嘗不照萬法也。此理混今古而無變。隨語默而不遷。極而論之。惟在當人脫略見聞赤身領荷。實非言通而意達者。故永嘉大師謂。若以知知寂此非無緣知。此破依文字能所而知此靈知之體也。即經所謂知見立知即無明本。何則蓋欲妙契靈鑑體中本具無念之知。此無念之知不容別有所知也。又云若以自知寂亦非無緣知。謂雖不假文字因緣等。以夙根不昧生而能知。言非無緣者。謂尚存能知之跡耳。故經云。自心取自心非幻成幻法。何則蓋真寂體中之知覺。元不因一法而具也。苟不依體而證。儻存毫末許言其知見者。皆墮戲論。汝言身內外者。豈特戲論。斯實狂愚矣。

或問。眾生知覺與如來知覺同耶異耶。

答眾生食鹽曰鹹。諸佛乃云不淡。諸佛指火云熱。眾生則曰不寒。雖遮表之詮異途。而知覺之性同轍。苟真妄而不隔。則生佛以何殊。然而知覺約有兩種。一曰真知真覺。一曰妄知妄覺。此兩種似同而異。雖異而同。故凡聖以之區分。迷悟以之隔越也。如圓覺序謂血氣之屬必有知凡有知者必同體。此正指真知之體一切眾生本來具足與諸佛常住法身覿體不別。此體湛然常寂廓爾靈知。名之曰心。徧含法界雖諸世間相剎那剎那生住異滅。而此體不動也。故如來所徵者。直欲顯此心耳。此心離一切名相及與聖凡染淨因緣自然真妄和合以至見聞覺知等法。所謂妄者。即是今此四大為身。根塵相對蘊藏陰識隨處執持而生分別。所以取捨愛憎念念遷流而不自息者也。此之妄體由根塵虛妄和合。似有其體。根塵忽消此妄亦滅。此即阿難所指之心也。而如來云胡不斥之哉。故曰。此虛妄心離却前塵畢竟無體。又曰。由塵發知因根有相。相見無性同於交蘆。此所謂似同而異也。

或問。此虛妄體。為是依真而有。為是離真別有。若曰依真而有則妄即是真。若曰離真別有則宛成二體。

答依真立妄。似結水以成冰。由妄顯真。若見煙而知火。固是堅冰即水。柰何冰無流動之形。雖曰猛火即煙。而乃火無鬱烇之象。執之則千塗各立。了之則一道齊平。法界之理既然。則如來不容其默矣。良由眾生未達聖人善權方便隨其語言而生執縛。於無同異中熾然同異。如來所以對同立異真妄斯彰。破異立同真妄俱泯。而經中

舉一巾六結。立喻詳明。一巾喻真六結喻妄。非一巾無以成六結。真為妄所依。非六結無以顯一巾。妄為真所倚。故如來謂。解結因次第。六解一亦亡。則知羣妄既消一真何有。以妄望真雖異而同也。

或問。真該妄末妄徹真源。真妄既同。而生佛之途常異者何也。

答起而無生。諸佛入涅槃于眾生識海。寂而常動。眾生墮生死於諸佛心源。理求之則全同。事推之則迥隔。雖曰同具知覺之體。諸佛自空刼以來如理而解。如解而行。如行而證。而眾生有迷而未解者。有解而未行者。有行而未證者。以故異之耳。然迷而未解者。固未可論。而况口談實相而意逐攀緣。跡履空宗而情沉有海。虛叨了解之優名。實墮凡愚之劣行。然真妄同源。言其性具。古今之下未聞。有不絕妄而返真不遣真而契理者。惟頓漸之等差耳。此約事行而言。若約理則十法界同具一心。經云。心佛眾生三無差別豈生佛之果異耶。其所異而不能同者。乃妄未遣也。真未泯也。見未亡也。總而言之惟心之所以未明也。

或問。真妄之外別有心耶。別無心耶。

答屋是總名。依屋以顯其成壞。心為正體。因心以發其妄真。曲引喻文重下註脚。一心喻虛空也。真喻明也妄喻暗也。當明時空與之俱明。暗時空與之俱暗。真妄似與心同也。非虛空無以顯其明暗。則真妄不離心也。極而究之。則虛空之體今古廓然。了不為明暗之所遷。乃知一心與真妄泮然矣。至此則列羣峯於五嶽。咸消高下之形。引萬派於四溟。共失淺深之跡。豈真妄之復云乎哉。

或問。六根具含妙用。而如來單辯其見者何也。

答五色可盲。老子未盡傾肝膽。千里能視。離婁欠剔起眉毛。覩薄伽梵忽起愛源。遇摩登伽幾沉欲海。不因樵子徑爭到葛洪家。手頭撥動金剛錍。髑髏揭盡根塵瞙。其所以單辯其見者。首因阿難謂我以眼見如來三十二相之說。乃辨之耳。一根既了六處同明。今分其所見有二。一者如來以心體靈知了了不昧之為見。是謂真見。二者阿難依眾生執以眼對前塵諸有色象之為見。是謂妄見。其言妄者。離種種前塵則無有見。其言真者。不涉前塵乃至因緣和合等相。指真寂體中廓爾靈鑑。豈日輪黑月使之能見哉。而如來與阿難揀辨前塵不出八種。各還所屬乃顯其離塵無見也。所言不汝還者非汝而誰。即破妄顯真耳。

或問。眼對前塵既不名見。今我眼中謂之無見可乎。

答山青水綠。本色人鑑在機先。夜暗晝明。靈利漢視超色表。舉措消歸自己。縱橫肯墮前塵。苟不如斯實為顛倒。何則豈不聞如來謂。若曰眼見。諸己死人眼目現在。云何不見。又云譬如盲人忽得眼光。名為眼見。若有眼人處於暗室。忽得燈光當名燈見。燈能顯

色。是眼非燈。眼能顯色。是心非眼。於此了悟。則眼實何見之有哉。
或問。若物即見是見非物。若物非見云何見物。此說謂見與物似同似異。
答頹甎齊古鏡。當機莫隱其暗明。巨闥倚高垣。覿體難藏其通塞。雙與則物生見起。雙奪則見泯物沉。豈同異云乎哉。以要言之。物不是見見不是物。見能顯物物能顯見。物非見而不物。見非物而不見矣。如其不委更聽下文。若物即見。不須更覓含元殿。是見非物。一切聖賢如電拂。若物非見。彩雲遮却神仙面。云何見物。龜毛束斷虛空骨。阿難早不解回頭。幾致釋迦同受屈。一塵不有徧大千。未亡見者休尋覓。
或問。即物顯見理既昭然。今見物時即名見見如何。
答燈鏡交光相在相入而塵塵合妙。網珠接影互融互攝而處處分身。撥開百草頭邊。突出萬人海裏。停機則失。擬心即乖。將尋自是螢光。欲取便成魚目。何則經云。若見是物則汝亦可見吾之見。此如來謂若見是物則我之見亦與物等。物既可見則汝亦可見吾之見也。又云。吾不見時何不見吾不見之處。若見不見自然非彼不見之相。此如來謂。物非隱顯見有離在。若見是物。則物無隱而不見之說。以見非物故。則見有離在。見當離物之時。名為不見之處。云見不見者。謂吾當離物了無可見之時。汝若果能見吾離物不見之處。則我之見果與物等。如是則自然非彼離物不見之相也。以其見實非物故。使其見若離物。則不見矣。復云。若不見吾不見之地。自然非物者。謂既不能見吾不見之地。則我之見自然非物矣。此一段意義重疊詳陳曲喻。主意在於破彼認物為見之謬。直欲俾其知云見不是物也。
或問。離物惟見。惟見即心。見見之時見非是見。又何謂也。
答離雲玉鑑照之則影落千潭。出匣龍泉用之則屍橫萬里。大火聚豈容湊泊。金剛圈不許撮拏。撥著便轉已墮功勛。提得即行早成途轍。原夫如來直指靈鑑心體。不特破根塵相對之妄。亦乃破離妄絕對之真。蓋真妄兩途。皆眾生無始時來之見病也。故云。見明之時見不是明。此乃破妄顯真。又云。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與真俱遣矣。故偈云。言妄顯諸真。妄真同二妄。猶非真非真。云何見所見。如來到此可謂詞窮理極矣。然真妄既遣。謂見猶離見見不能及者。獨指靈鑑之體內外圓明離諸聞見。故維摩亦云。法非見聞覺知。若求見聞覺知。是則見聞覺知非求法也。蓋謂見聞覺知皆依虛妄根塵和合而有。何當赤身挨入徒手揭開。妙明真心廓爾無際。以之為見。則麗杲日於長空。以之為聞。則啟蟄雷於虛谷。豈復為浮光幻影之所籠絡者哉。

或問。久為妄所纏。欲斷絕之未有其方。請教之。
答我不識妄從何起。而你欲斷妄。若妄從心起。則妄可斷而心亦可斷。心既可斷則諸佛之一乘菩薩之六度。緣覺之十二緣。聲聞之四諦。天人之十善皆可斷也。使其果可斷。則眼之所見耳之所聞。乃至舌味意緣。水濕火熱風動地堅。世出世間俱可斷也。如上諸緣不可斷故。則汝所謂妄者亦無有可斷之理也。曰苟不可斷則未免相續去也。咄是何言歟。其起心斷妄尚爾不許。而豈容其相續耶。據爾云則爾之妄體果有斷滅之時也。苟未嘗斷滅則何續之云乎。汝元不知。自無始刼前最初不覺瞥興寸念違背真心。引起遷流迨今新新不住。乃至諸佛出世祖師西來。皆汝妄情之所執受。欲絕此妄當明自心。自心一明則無邊妄緣覿體融會矣。辭曰。妄非心明而不絕。心非妄絕而匪明。心明則絕妄而明。妄絕則明心而絕。妄絕故色空明暗不礙眼光。何見之可辯。心明故聞見覺知[(冰-水+卄)*夕]歸毫末。何心之可徵。誠為祖禰不了殃及後人。更或有疑請求達者。
徵七處於二千年外。阿難獨未曾迷。拈一花於百萬眾前。迦葉何嘗解悟。裂開一味平等之體。演出萬般差別之名。教海斯彰。兔角杖挑潭底月。禪關遽啟。龜毛繩縛樹頭風。走殺天下叅禪人。惑倒世間求佛者。蓋為當時鹵莽。虛延幻影浮光。今日思惟。觸著銀山鐵壁。客有以徵辯之疑見請。余故引問答之義相酬。不過借彼杖繩謾爾控他風月。英靈上士獲真心於形名未兆之先。俊邁衲僧具妙見於言象不該之表。詎肯按圖索馬指跡云牛。掃空生佛之狂言。蕩盡妄真之魔說。爾如加誚我何敢辭。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十三

校訛

(二十七葉第十行)致(疑當作政)

音釋

竅
(苦弔切穴也)
焞
(蒲沒切烝熱貌)
錍
(逋眉切)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十四

叅學門人北庭慈寂　進

別傳覺心

惟圓而覺。惟覺而圓。非覺無以大其圓。非圓無以滿其覺。覺不知覺而覺徧自他。圓不見圓而圓周彼此。謂圓也太虛不足方其形。謂覺也靈鑑何能盡其用。五嶽止千山之勢。圓斯圓乎。四溟吞萬派之聲。覺斯覺矣。佛祖之安宅聖賢之要路。塵沙眾生之所戴。十二開士之所宗。實萬世之指南三界之元龜也。

曼殊首提本起因地之問。至尊特彰圓照淨覺之名。指四大標六塵。摟碎無明窠窟。喻空花方二月。滌除生死根塵。印迷悟之本虛。斥有無而俱遣。不存一法。於不存處豈礙成褫。靡隔一毫。向靡隔邊何妨剗削。是謂圓常要旨格外真規。苟非神悟於機先。豈許滯情於語下。偈曰。

首問如來本起因　擬相酬處喪天真
標圓已陷無明穽　謂覺難逃有漏塵
出匣太阿那敢觸　當臺古鏡若為親
未能言外超方便　盡是華胥夢裏人

空裏月輪。奚假再三撈摝。木中火燄。豈憑逐一推排。焦尾巴石虎雄踞雪林。無鼻孔鐵牛穩眠露地。普賢昧諸幻元生覺海。世尊謂真覺猶是幻源。離其所離幻上何妨立幻。遣其所遣空中更不容空。捨方便不滯證修。引妄想全歸解脫。指石為玉點鐵成金。無梯航處設梯航。非漸次中言漸次。偈曰。

白牯貍奴咸具足　那知具足處難憑
千般幻妄元依覺　萬種修持總滯能
石虎空中吞皓月　波斯夜半嚼寒氷
遣情離謂離還遣　物物全彰最上乘

十方世界即摩尼珠。法法依之而影現。大千剎土是寶絲網。物物仗此而光騰。大火聚裏不許藏身。塗毒鼓邊豈容側耳。普眼向無方便中曲伸請問。鴛鴦帳裏春正濃。世尊於絕思惟處俯徇來機。歌管叢中酒方勸。捏聚則地水火風鐵山岌岌。放開則見聞知覺玉海沉沉。枕邊之槐國夢回。室內之蘭膏燄炯。應時圓淨。敲鑼擂鼓共演真常。當處等平。打戶搥門併歸圓覺。彈指頃孰修孰證。舉世間誰悟誰迷。苟非象外廓明。翻作門前之繞。偈曰。

無邊剎海虛明鏡　積刼埋塵光未虧
肯把幻緣滋幻影　誰將真智起真規

徒誇萬里還家日　謾說千燈照室時
安有住持圓覺者　教人容易作思惟

因疑致問。離匣之寶劒為斬不平。引答破疑。出鼎之靈丹欲瘳既病。覺體元非作用。話頭不許承當。剛藏隨在鑛之金曲伸三惑。瞿曇示過雲之月遠闢羣迷。始終生滅豈復現前。聚散有無不成安住。擱瞎金剛正眼。何處覓生死垢心。掀翻自己家珍。孰肯認涅槃淨性。燒須彌雅宜螢火。束虛空慣用龜毛。日麗星明。成佛不成佛難逃法執。風馳電激。圓覺未圓覺俱墮魔垣。苟非撒手懸崖。一任開眼說夢。偈曰。

罔知覺性離生滅　縱悟無生覺未圓
花亂長空三惑起　浪翻平地五宗傳
鑛中金出功猶在　月外雲行見政纏
何似橫身聲色裏　從來千聖不同廛

欲網重重。金剛劒不待揮而自裂。愛河渺渺。菩提岸奚假涉而已登。夢中之四聖非真。鏡裏之六凡何有。輪回根本吐吞彌勒口門。貪欲因緣含裹如來心地。生而無生卵胎濕化。相而非相明暗色空。迷即悟悟即迷。一道齊平五性俱遣。事即理理即事。兩頭坐斷二障全消。三世諸佛同叅。一切眾生皆證。超方便住圓覺。止啼黃葉何多。成佛果斷輪回。翳眼空花不少。會須是一生了辦。更莫教萬刼沉淪。惟務肯心不勞佇思。偈曰。

輪回幾種問來端　至理如何可自瞞
一點愛源常滴瀝　萬尋欲海政瀰漫
徒將二障論深淺　枉對羣迷說易難
圓滿覺心皆已證　擬思量處不相干

長空皓月。伶俐漢何待指標。滿覺真心。大丈夫豈由言顯。言外承當早成途轍。機前負荷已涉廉纖。不許執著妄情。不許深求悟理。不許依憑功用。不許允蹈無為。清淨慧咨詢地位階差。路遙知馬力。老瞿曇花分能所照覺。歲久見人心。真不自覺覺不真。眼非自見見非眼。凡夫覺聲聞覺。無文鐵印向空拋。祖師禪如來禪。折角泥牛連夜吼。地獄天堂打成一片。菩提煩惱坐斷兩頭。白雲自占青。山明月誰分流水。苟非親到故家田地。更聽幻人重說。偈言。

中不容他清淨慧　階差地位叩瞿曇
月行空界憑虛指　花燦心田貴實叅
息妄固知非正覺　尋言安得是司南
未曾跨過黃金限　且向門前宿草菴

即一而三。濕紙裹金毛師子。惟三而一。單絲控玉角麒麟。大千界不受纖塵。十萬里那隔寸步。威德巧於設問。四門之城堞面面俱開。世尊曲為指陳。一道之覺源塵塵涉入。即空即假即中。而易分

雪裏粉。惟靜惟幻惟寂。而難辨墨中煤。須如是人明這箇事。鏡裏像昭昭不隱。切忌眼花。器中鍠浩浩無虧。休將耳聽。穀[(冰-水+　)*夕]則苗土俱棄。功成則境觀齊捐。欲知圓攝所歸之方。更舉直捷根源之偈。

有幾種修威德問　未能直捷世尊酬
三重妙觀爐中雪　萬種奇功水上漚
夜氣冷沉深雪谷　曙光遙映白雲樓
無人為向靈山道　那事如何著意求

翻頭作尾。連環鈎鎖而二十五重。抵掌論心。直指單傳而千七百箇。水入水時全無差別。空投空處煞有聱訛。辨音躡威德之前蹤。肯信龍門無宿客。如來列次第而酬答。那知少室有斯人。即三觀離三觀。玉轉珠回。以一重去一重。神出鬼沒。前空後假。斷送渾家落火坑。齊寂兼中。攛掇鐵牛眠死水。一種是門前之繞。萬般皆心外馳求。擬登正覺之場。更聽重宣以偈。

單複圓修啟辨音　沉沉覺海政淵深
諸論指體還迷體　三觀惟心又覓心
翫月靈犀蟲禦木　求珠罔象芥投鍼
寄言并法不隨者　難免空花翳幻林

圓湛深淵。漚花影裏千尋浪湧。軒昂大宅。叫呼聲外八面火然。悟迷不越見生。縛脫皆由己造。一箇我絲續不斷。宜乎淨業咨詢。四種相潛伏難知。獨許世尊揭露。遣神兵戰空魔壘。驅智將搜破賊機。使迷悶不入者蹈廓達之通衢。於增益諸病時。飲必瘳之靈劑。擬作將來眼目。難忘現在我人。湯與水濕性儼存。何處著寶蓮香之欲火。愛與憎知覺元在。豈應容演若多之狂風。難思客路千差。終詣祖庭一實。這箇說話大似釘樁搖櫓。驀箚相逢那裏洎在。偈曰。

覺心迷悟若為通　淨業那能奪至功
能所頓消何相遣　妄真俱盡豈情融
無空作境空猶在　有我談玄我未窮
向古鏡邊閑照影　山重重又水重重

善知識是塗毒鼓。耳其聲者死不移時。善知識是太阿鋒。觸其鋩者喪不旋踵。一味生擒活捉。百般大用全提。普覺問依何等人。移花兼蝶至。世尊答遠離諸病。買石得雲饒。且做成作止任滅四種膏肓。總不出憎愛是非一般病痛。以毒攻毒須還老耆婆肘後神方。用醫奪醫不許水潦鶴口邊訛說。甘草苦黃連甜。果符斯語。砒霜良甘露惡。頗有其端。與其同事處換人眼睛。奚止摶財妻子。別行異路時不存軌則。何妨戲笑譏訶。攪不渾兮澄不清。近不憍兮遠不怨。丈夫步驟知識軌儀。且不犯風規如何通信。偈曰。

欲開知識門前路　普覺興慈意獨新

狎近不憍離不怨　偏邪惟敬正惟親
通身是病通身藥　徧界全真徧界塵
話到搏財妻子處　古今疑殺幾多人

百廿日畫地為牢。路從平處險。二千年閉門作活。人向靜中忙。操心降鏡裏之魔。開眼做夢中之佛。圓覺設最後之問。窮猿投林。世尊垂極理之談。畫蛇添足。長中下三期。多處添少處減。正像末三法。前何重後何輕。合眼跳黃河。且不許停機佇思。赤身挨白刃。又那容顧險防危。一條窮性命。東擲西拋。萬丈冷門庭。橫開豎闢。安居平等性智。蓬蒿鞭陜府鐵牛。懺悔夙昔罪根。濕紙裹嘉州大像。更聽祇夜遠贊徽猷。

道場加行設威儀　圓覺當機立問時
打水杖痕人共覓　釘空槌跡我全知
三期政不分長短　一法何須論順違
話到安居平等處　老婆心特為誰癡

五種經名。穿透百千諸佛耳孔。一條覺路。截斷十二開士脚頭。賢善首曲為流通。尼藍婆密垂守護。綺筵欲散。不妨鼓吹頻催。戰陣將[(冰-水+卄　)*夕]。豈礙干戈盛舉。閑骨董撩天索價。爛葛藤徧地生枝。後如是果前如是因。眾器入金而金何有異。多不加增少不加減。羣波歸水而水自然同。鐵蒺藜摟空狡兔之窠。露刃劒斬斷靈龜之尾。明暗色空分科列段。伶俐座主難窺。雲林泉石。直指單傳。了事衲僧罔測。三毒八倒全該真體。十身四智靡隔妄緣。一圓一切圓。何待水銀墮地。一覺一切覺。豈容古鏡當臺。語言文字一點難容。機智識情萬般虛設。便與麼領荷已成途轍。不於斯脫略更聽偈言。

以賢以善標為首　最後當機欲播揚
道樹不栽圓果熟　靈根未種覺花香
謾將修證論真假　難把虛空較短長
脫略語言文字外　須知別有好商量

真歇了和尚作圓覺十二偈。叢林盛傳而未之見也。余禪坐之隙披閱是經。獨文殊普賢二章旨趣直捷。自餘皆曲徇機宜。巧施方便。殊未有衲僧氣象。於是每一章用禪四六提其綱要。復申以偈。固不敢效真歇和尚之作與宗門共之。聊復自警耳。乃標其名曰別傳覺心。且即文字離文字置之勿論。如大圓覺心果有別傳之旨乎。長鯨一吸海水盡。森森露出珊瑚枝。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十四

音釋

褫
(陳知切)
剗
(初諫切削平也)
炯
(古迥切光明也)
煞
(所賣切小也)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十五

叅學門人北庭慈寂　進

金剛般若略義

延祐丙辰秋七月。翰林承旨趙公。自京師遣書來。問金剛般若大意。遂述略義併答其書。略曰。聞如來於第四時說般若經六百卷。金剛經乃其一也。議者於六百卷之綱目。以融通淘汰四字攝之。蓋如來嘗於第二時在鹿苑。轉四諦法輪。證諸小乘人有餘涅槃。以未稱本懷。由是第三時。維摩彈斥使其耻小慕大。然後廣說般若。一味談空專為小乘人。融其所執通其所滯淘之汰之。如滌穢器使之清淨。然後以上乘圓頓甘露之味注之。但金剛經局於文約。幾不能以句讀。義意深邃寄之六百卷間。於中或有不能通處。正不必致疑。但存一念深信之心。信之不已久當自解。今利根之士不待功深力久。必欲一時意會。每以胷臆之見穿鑿之一涉此途。則般若大義不復契會於自心矣。茲直述經旨題曰金剛般若略義。望取而究之。或究之不盡餘惑未泮。只消提箇所叅話自看。不必於此文字中致疑。一朝看破話頭。則六百卷之雄文。皆吾胷中舊物也。略義云乎哉。

金剛是喻。般若是法。波羅蜜此翻到彼岸。喻般若為金。金以不變不壞為義。般若為剛。剛以摧壞萬物為義。謂般若之體離相離名亘古不動。即諸佛之自心乃眾生之本源也。

般若於大般若經有一百喻。又不止於金剛二義也。謂般若如大火聚。物或嬰之咸遭其焚燒。般若如大日輪。能破一切諸幽暗。般若如光明鏡。能分一切諸妍醜等。云云。

般若乃梵語。此翻為智慧。言智慧者。破愚癡故。當知智慧與愚癡俱無定體。悟此心故即愚癡是智慧。迷此心故即智慧是愚癡。既悟之人雖譏訶戲笑皆智慧也。未悟之人雖梵唄讀誦皆愚癡也。故愚癡智慧。特迷悟之分無定體也。

大般若經中具八十一科通聖通凡。以至悟迷無所間然。自五陰六根。至十八界十二緣四聖諦六度及三十七助道品以至菩提涅槃等。彼大般若六百卷宜廣說。今金剛般若不過五千餘字。乃總攝大般若之要義。以故言詞簡約義理該通。其言約故。至於句讀難辯。其義盡故。自非曾徧覽六百卷之長文。卒莫知其所歸也。

如經中言。不住色布施。且色之一言乃八十一科之首。若欲廣說。須一一從五陰十八界至菩提涅槃等。應於不住色布施下。便當言不住受布施不住想布施。以至不住菩提涅槃布施。以此經之文尚

約。惟言不住色布施。極至於不住聲香味觸法布施而已。又不知布施一法乃六波羅蜜之首。若以廣說則應布施盡八十一科竟。又當言不住色持戒。不住受持戒。以至不住菩提涅槃持戒。展轉盡六波羅蜜。循環入八十一科。則文不勝其博矣。

今金剛經一卷。以約文納深義。其名相廣博難於義解。古今三教中之聰利者。首未探淵奧之文。必欲以一時聞見釋之。因而註解互相是非。皆多於臆說而自開戶牖。去般若之大義遠矣。

經首列八金剛四菩薩名相。昔孤山圓法師。嘗以直辭闢之。謂好異者為之也。

經中言四句偈。論者紛然。咸謂經中果有四句。特旁搜曲指必欲以四句主之。或有甚者。乃至稱六祖有曹溪口訣。指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之一句。逐兩字分為四句。惑人一至於此。却不思經中言四句偈。必上有乃至二字。下有等之一言。未嘗單稱四句偈。惟云乃至受持四句偈等。謂乃至者。是不及之辭。云等者。乃總該之義。今依文直解。但當云於此般若章句受持自一句二句三句乃至四句及與十百千句等。此說極明。不加穿鑿。政不必曲勞神思遠求四句以蹈自開戶牖之轍也。

經中言四相四見者。乃一切相一切見之總名。亦一切相一切見之根本也。惟相惟見根於虛妄。故經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然迷妄之習。在根為見在境為相。故經云。我見人見眾生見壽者見。又云。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且我人眾生壽者之四。乃執相滯見之總名。惟相惟見不特迷者有之。而悟者亦未嘗不遭其惑也。苟非聖凡情盡迷悟影消。則相見二魔卒難消隕。

迷者四相。謂妄認四大為我相。離我視他為人相。衰風所觸而生厭離。是眾生相。忽觸和風而生戀著。是壽者相。此四相乃迷妄之麤淺者也。

悟者四相。謂於所學習忽悟自心。是我相。久之悟跡既遣證理猶存。是人相。悟證俱消存有所了。是眾生相。覺所了故知覺未忘。是壽者相。此四相乃學道人之細而深者。非深契密會者。難與同日而語也。然麤細淺深均同虛妄者。謂般若清淨彌滿表裏澄瑩不受一塵。只箇不受亦不受。迷固不可說。雖悟之一言。亦無地可寄矣。所以有云。太末蟲處處能泊。惟不能泊於火燄之上。眾生心處處能緣。獨不能緣於般若之上。知此喻者。迷悟四相不待言而遣矣。言四相四見。是一切相一切見之根本者。因執四大為我。就一箇我上。引起百千執著百千愛護。離我視他為人。就一箇人上引起百千分別百千取捨。乃至遇眾生而發憎。於壽命而長愛。交馳虛妄起滅無從。諸塵勞識因之而集。是故謂一切相一切見之根本也。四相之義據直而說。只是一箇我人憎愛四種情

妄。夫人自古迨今馳逐。去來於生死海中。引起八萬種念慮。如燈燄燄似水涓涓。未有不自我人憎愛四種情妄之所交接者也。或謂。佛何不直以我人憎愛為辭。而曲言我人眾生壽者何也。蓋聖人指說一切名相。咸有所因。茲莫究其因。雖然特不能外吾情妄之說也。且人之與我即是非之端。何則謂非人即我。謂是我非人。但以非他即是我相。或云非我即是人相。而不知大般若真寂體中。內而無我外而無人。以至無眾生可憎無壽命可愛。故三祖信心銘有云。纔有是非紛然失心。又云。但莫憎愛洞然明白。斯言曲盡其閫奧。不必別有說也。

或問。般若真淨之體既顯。則我人眾生壽者之妄將何所歸。對曰。智非相空而莫顯。相非智顯而莫空。相空則智顯而空。智顯則相空而顯。相見空故即非四相。是名四相。智慧顯故是名四相。即非四相。當知相見本空智慧元顯。以本空故。則我人眾生壽者全彰般若之光。以元顯故。則壽者眾生人我總是金剛之體。所謂一切智智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者也。

經中言。即非是名二義。蓋本乎破相法相二宗而來。然即非二字乃破相顯理。是名二字乃就事顯理。如來說般若一味談空。特以一味空破一切相。以故但於名相處皆以即非是名為說。乃契一經之旨趣也。惟遣事存理無越即非。事理不二宜乎是名。譬如但言世間一物蓋物物皆具般若。不欲顯名般若。但云即非其物。因物能顯般若。故云是名為物。餘皆例此則知。即非是名。似乎兩端而其實一致也。

經中言五語。謂真語不妄。實語不虛。如語不變。不誑語無惑。不異語不兩說也。佛作是說。蓋知眾生不達法義之玄奧。不能無疑於其說。故使其聞法生信而然也。

經中言。三千大千世界。法相數中具載茲不詳出。云大千者。蓋對小千而言。其大小之說亦具存法數。

經中言。三日分者。謂早晨是初日分。午刻是中日分。晚時是後日分。言一日之間。於此三時將身入河沙國土而用布施。如是至百千萬億刼。日日於此三時將身布施。特喻其施身得福之多。然後以信心不逆之功。復過於彼。

或問。無量刼施身之功何劣。於般若章句方能一念之信其德何優。對曰。此義特破彼執相之甚者也。彼雖施身不忘我相。此雖一念之信。而應念破諸我人。較其住相離相。誠霄壤之不侔矣。如來豈欺人哉。

經中言。三際心不可得者。蓋過去已過去。於現在何可得耶。未來又未來。於現在亦何可得。現在之心不住諸相。當體空寂亦不可

得。此心於三際尚不可得。云何於不可得心中。執縛諸見而滯四相。非虛妄而何。

經中言五眼。即賢首宗列五乘。頗類其旨。且以槩言之。務修眾善即肉眼。堅護禁戒即天眼。觀諸法空即慧眼。悲智圓滿即法眼。一乘安住萬德莊嚴即佛眼。此五眼在聖在凡各各具足。特迷悟之自隔耳。如上指陳惟依己解而直辭之。茲復於逐分下略加註脚。貴在遣疑闢異。其敢以般若大教。炫耀見聞。而取過咎云。

第一分

自如是我聞至敷座而坐。乃序。說法之時會眾之處故。稱法會因由也。

第二分

須菩提從座而出讚言。希有如來。善以慈心護念我等。善以正法付囑我等。遂問。有人發阿耨菩提之心。此心當依何住。當如何降伏。自佛言善哉至願樂欲聞。皆許可應對之辭。故云善現起請也。

第三分

專答善現所問云何降伏其心之文。謂此心不能降伏者。為有我人眾生壽者四相故也。首令度十二類生俱入無餘涅槃。然後不見有一眾生曾受度者。苟不至此則四相宛然。分稱大乘正宗者。謂四相既盡。此心不待別有所謂降伏。而自然明白了悟。非正宗而何。

第四分

方答善現所問云何應住之義。佛謂心有所住即是愚癡。心無所住乃名般若。自色之一法至菩提涅槃。於八十一科中俱不令有所住。不惟於布施一法無所住。乃至六波羅蜜四無量心菩提涅槃亦無所住。其無住而住之功。雖十方虛空之大不可比量。故稱妙行無住也。

第五分

正破執相滯見虛妄情習。必使其如理性而實見者也。

第六分

佛對須菩提云。今之信般若者甚非偶然。皆昔曾於無量萬億佛所深種善根而來。夫信般若之心乃名正信。此正信中得福無量。何以知其然。謂其於般若能生正信。則不復執相滯見而墮虛妄也。然不滯相不執見之法。亦欲令捨。何況滯相執見之非法而不捨者非愚而何。

第七分

須菩提深達佛之所問。乃云。如來於阿耨菩提既無定法可得。而亦無定法可說。苟存有所得有所說之心。則般若正宗不得名本來

空寂者也。故三賢十聖於般若尚存所惑。則於無為法而生差別云。

第八分

佛謂。有人於般若章句。自一句至無數句等而能受持。不惟超過河沙七寶布施之福。當知般若體中能出生諸佛及阿耨菩提。故名依法出生者也。

第九分

須菩提謂。二乘人雖證四果亦無所得之心。苟滯所得亦不能免四相所纏。然後自述謂我雖已得無諍三昧。以其不作是念故。世尊稱我為解空第一。

第十分

如來自色法至菩提涅槃。皆不生所住之心。以其無所住。則於阿耨菩提不見有所得。於佛土不見有所莊嚴。猶無相法身隱於諸相。雖須彌山王之大不可得而比矣。如無所得之得。非莊嚴之莊嚴。無以異也。

十一分

佛謂。恒河之沙固不可數。而況一沙又是一恒河。如是沙數恒河所有之沙。一沙為一世界。雖以七寶滿彼世界布施所得福德。較受持般若章句之福德。不啻以百較千以千較萬也。何則此一分經即是莊嚴分不盡之辭也。謂七寶布施不能免其生心住相。受持般若者。於心無所生於相無所住。是謂無為福勝。

十二分

佛謂。人於般若章句能說其少分。則為天人之所尊敬。何況盡能受持。是謂第一希有。名尊重正教。得不宜乎。

十三分

佛云。即非般若是名般若。即非微塵是名微塵。即非世界是名世界。即非三十二相是名三十二相等。即非者乃掃跡之談。是名者乃本具之義。為須菩提以云何奉持為問故。佛乃標名以教其受持。繼以掃跡之談。乃不使其於受持處而生執著故也。

十四分

須菩提於此感悟流涕復歎。後五百歲有信解受持般若者。則决定不為四相所纏。既離諸相即是佛也。佛云。不惟信解。但聞此般若不生驚怖已自希有。復引因中以持般若故得離諸相雖遭割截了無瞋恨。展轉復引不生心不住法及以入暗處明之喻。此分名離相寂滅。誠有旨焉。

十五分

如來謂。此般若章句。專為發大乘心者說。又能受持即是荷負阿耨菩提之良器也。其樂小法著四相者。烏足與語此哉。又謂。此

般若章句住處。即是佛塔天人圍繞。豈過分哉。

十六分

佛謂。受持般若章句之人。以今生輕賤之微垢。能易當墮惡道之重障。復引因中曾供養八百四千萬億那由他諸佛之功。不如後末世中受持般若章句少分之福。使我盡說受持般若之功。其局於小見者。不能不驚駭而狂疑也。

十七分

須菩提復理最初之問。世尊亦如前答。復引因中以無法可得故。方蒙然燈佛授記作佛。使我當時有少法可以為所得之心。則不與我授記矣。展轉說至若菩薩通達無我法者是真菩薩。故目為究竟無我云。

十八分

分中前言五眼後說三心。卷首已叙其略。茲不復贅。中間云。河沙佛世界中所有眾生。若干種心如來悉知。其所知者雖優劣善惡之不同。皆如三心之不可得也。

十九分

如來重引布施因緣。所得福德皆虛妄果非真實也。雖言其所施之福多。較之持般若無盡之福。特泰山之毫末耳。

二十分

佛以具足色身見如來。及以具足諸相見如來為問。而須菩提了解空義。皆云不可得見。故世尊許之。

二十一分

解般若故即非眾生。不解般若故是名眾生。然般若以無說而說。謂有所說即謗佛也。此理其可與滯相執見者道哉。

二十二分

佛以如是如是。印可須菩提無法可得之問。復謂之曰。我於阿耨菩提乃至無少法可得。謂無所得者。以本來各各具足故。蓋眾生以迷為失。而諸佛以悟為得也。政當失時於般若體不欠一毫。方其得也於般若體亦曷嘗有一毫之多哉。

二十三分

依般若而行所作皆名善法。此善法中了無高下。蓋依般若體性平等。其平等法中安容四相復入者哉。

二十四分

重言受持般若章句之功。雖以七寶聚如須彌山之高而用布施。不惟百分不及一。雖千萬億分。亦不及持般若之一分。是豈筭數譬喻而可盡哉。宜乎稱福智無比。

二十五分

受持般若即是度眾生。久之般若智圓。自然眾生見盡是名度眾生。若謂離受持般若外別起心而欲度眾生。則四相儼然。是謂化無所化。

二十六分

須菩提謂。觀如來必不可離三十二相。佛云。轉輪聖王亦具三十二相。若果以色相見音聲求。則遠背法身非相之義也。

二十七分

般若體性離一切法。具一切相。苟不悟無斷無滅之至理。謂有則墮常見。謂無則墮斷見。皆失般若之中道也。

二十八分

佛謂。持般若故則知一切法無我。能成就無生法忍。其七寶布施之人。豈可與其福德比量。彼布施者惟貪惟受。此持經者不受不貪。以其不受是名正受。於正受中如海納百川。安有已哉。

二十九分

般若智體與十方虛空湛然常寂。而不拒諸相於常寂體中去來動靜。故法涌大士謂。般若無來故。當知諸法亦無來。般若無去故。當知諸法亦無去。善觀般若者。則知諸法無去來相。且諸法尚無去來之相。而如來之身安有去來耶。

三十分

佛謂。微塵世界乃事相也。能受微塵世界者乃理性也。事相理性常混合為一。而不可分。蓋凡夫貪著於事相。而獨不悟理性。所以徇生滅而罔究涅槃之至理。不容其無所說也。

三十一分

佛言。發阿耨菩提心者。應如是知諸法無相。應如是見諸法無相。應如是信解諸法無相。自然於我人眾生壽者中不生知見也。

三十二分

佛以不取於相是名演說。如如不動是名演說。未嘗以播唇吻弄音聲而為說也。當知一切相一切見一切取捨一切言說一切學解等。皆有作思惟之法。其有為之法。如夢幻泡影露電。世間惟此六物速於變滅不得久住。其有志學般若者。應當作如是觀。

原夫般若。無可學無可取。無可得無可求。以至俱無可為。世尊於無可為處洞見源底。哀憫眾生逐妄流轉隨處取著。以故廣說空法。與之融通與之淘汰。必欲其淨治心器滿貯般若甘露上味。當知心器既淨。其般若上味自然充足。譬如穴土欲盛虛空。其虛空之體隨土出處全體現前。而豈待土出然後別見有虛空可入耶。猶眾生於無始刼來。妄執我人狂逐憎愛。障大般若以至于今。但我人憎愛之惡習既消。則阿耨菩提般若智慧隨其所消而現。故楞嚴謂。狂心未歇歇即菩提。又古德云。不學佛法惟務休心。此心休

得一分。即是學得一分般若。此馳求之心全休全歇。則般若智慧豈待別有所謂學而致哉。如上三十二分之大義。特不能外乎此教。以般若離相離見無為無得為正宗。究竟別無他說。於經中或句讀重疊。或義解不通。此或翻譯之失傳寫之訛。當以理遣。政不必滯於微瑕而乖大義也。當思祇園問答之本懷。但欲破其妄執使其了解。以故破相蕩執之辭層見疊出。蓋悲願之深痛心之切也。

茲辱翰林承旨相公松雪大居士問及經義。不覺援筆及此。更以四句截斷葛藤。謂其有說皆名謗。今日分踈謗更多。外護不忘親付囑。三千里外定聱訛。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十五

音釋

淘汰

(淘徒刀切汰音太淘汰浙瀒也)

唄

(蒲拜切梵音)

啻

(失利切不止也)

駭

(胡買切也)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十六

叅學門人北庭慈寂　進

幻住家訓

幻人一日。據幻室依幻座執幻拂。時諸幻弟子俱來雲集。有問松緣何直。棘緣何曲。鵠緣何白。烏緣何玄。幻人竪起拂子。召大眾曰。我此幻拂。竪不自竪依幻而竪。橫不自橫依幻而橫。拈不自拈依幻而拈。放不自放依幻而放。諦觀此幻綿亘十方充塞三際。竪時非竪橫時非橫。拈時非拈放時非放。如是了知洞無障礙。便見松依幻直棘依幻曲。鵠依幻白烏依幻玄。離此幻見。松本非直棘元無曲。鵠既不白烏亦何玄。當知此幻翳汝眼根而生幻見。潛汝意地起幻分別。見直非曲。指白非玄。徧計諸法執性橫生。曠古迨今纏縛生死。由是累及雪山大沙門。眼不耐見方出母胎。便乃周行七步目顧四方。指地指天大驚小怪。將過去百千萬億刼所證底第一義諦。向諸人淨潔田地上狼藉殆盡。審如是奇特建立。要且於幻法了無加損。老雲門謂。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貴圖天下太平。雖則增金以黃。其柰又添一重幻翳。當時四十九年三百餘會。彼以幻問此以幻答。文彩熾盛音響沸騰。其幻頓幻漸幻偏幻圓且置之勿論。末上以幻手拈幻花謂。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直得老飲光擘破幻顏兩肩負荷。自爾一人傳虛萬人傳實。幻幻相因授受不已。至少林面幻壁安幻心懺幻罪解幻縛問幻姓書幻偈磨幻磚垂幻足掛幻拂聾幻耳摑幻掌。就中引出箇掣風顛漢。施一幻喝如青天怒雷。乃至幻照幻用幻賓幻主縱橫交錯。與奪殺活態千狀萬。莫窺其涯。迨今諸方無面目老比丘。出其門嗣其宗。承虛接響置一幻於口門。藏諸幻於量外。文其言巧其機。高其風逸其韻。峻其令大其家。更無有一人能出其幻者。幻乎其旨圓其義備。其體大其用周。與諸佛祖相為始終。盡塵沙劫不可窮盡。間有未能了此大幻於言象之表者。或以某師說禪簡明。或以某師說禪圓活。或以孰為高古。或以孰為峭峻。孰為細密。孰為文彩。孰為粗暴。孰為不工。尚其優而效之。鄙其劣而棄之。亂真機於巧偽之場。屈要旨於笙簧之域。見聞日博是非日滋。大義日乖真風日墜。殊不知前輩深達大幻之士。凡吐一辭出一令。其簡明也是幻。圓活也是幻。高古也是幻。細密也是幻。至若直捷文彩粗暴不工等。咸自廣大幻輪中流出。此幻輪一轉。如水就決似風行空。迥絕安排了無揀擇。隨機任器殺活臨時。使古人存一點分別取捨之情潛於隨扣隨應之間。則與雜毒無以異也。豈甘露醍醐之謂哉。更有人將箇禪冊子廣讀博記。欲契祖師西來意。却成實法流

布。豈不立文字直指人心之道果如是迂曲耶。若是真實要證此大幻法門。便請全身直入直下更無一絲毫障礙。苟或脚跟擬議意地躊躇。切不可隨語生解道。一切是幻本來見成。我但拍盲坐斷更別有甚麼工夫可做門路可求。是則固是。爭柰你依情帶識墮在草窠欲較他古人獨脫悟明。不翅天地懸隔。只如香嚴擊竹靈雲見桃太原聞角洞山過水。如此輩皆是偷心泯絕脫落知解。能所兩盡得失俱忘。如空合空似水投水。既非強勉安許拍盲。乃於不知不覺處脫落根塵。自然語默動靜不帶枝葉。此是大解脫門。惟心死識忘情消見謝者乃能涉入。或半點心意識不盡。縱使透過古今超越言象。欲與古人握手於真寂之海。何異螢光之附太陽非其類也。今日既是與諸人應箇時節。不可只與麼說了便休。借五須彌筆。蘸四大海水。向東弗于逮打箇直落。復於南贍部洲轉箇曲角。徐於北鬱單越著一點。轉向西瞿耶尼亞箇半刀。併作一箇幻字。懸向盡十方虛空之頂。使大地人有眼者見有耳者聞有身者覺有意者解。乃知過去佛久遠於此已證涅槃。現在佛今各於斯成等正覺。未來佛將於其中開正法眼。以至微塵數諸菩薩。各各不離當處修六度。運四心度眾生斷苦縛。乃至無邊聖賢。更無有一人不依此幻具大神變而獲自在者。柰何諸人終日折旋俯仰動靜語默觸目無間。剛不自悟將謂。與他聖賢佛祖。有無邊法界之所間隔。自甘陸沉徒受輪轉。今日特為你起模畫樣和盤托出。如前所云。便請全身直入。直教一切處點畫分明一切處受用成現。與三世佛歷代祖。契理契事同出同沒。更有何物為障為礙而尚存觀聽猶滯功勛者哉。古今之下如有一佛一祖不由此大幻法門而獲菩提解脫者。無有是處。更教你知。盡法界內無古無今。但有情無情等如有一物不依此大幻法門而具生住異滅者。亦無有是處。當知幻無聖凡幻無彼此。了得此幻。在彼不見有菩提涅槃。在此不見有生住異滅。一切幻幻圓滿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非是強言。法如爾也。苟或於此未能脫白露淨全機超入。且不要忽忽草草。但辦取一片鐵石身心。拌取一生兩生。向所叅底無義味話頭上。拍盲立定丁字脚頭。心憤憤地與之抵捱將去。正當抵捱時都不要你向禪道佛法上別求解會。只如撞著銀山鐵壁相似。除却箇齩嚼不破底無義味話頭之外。更無第二念蹲坐。其懸懸之心。如措足於百尺竿上著脚於萬仞崖巔。前無可攀後無可援。但與麼把教定靠教穩。孜孜兀兀只如是去。當知大幻法門在你脚底。不曾移易一絲毫。只待你情消見盡蹉步踏著。則知太原聞角洞山過水之時節不我隔也。到此更須和箇所入底大幻法門一踢踢翻不留眹迹始是丈夫。脫或乍得入門。苟存一念歡喜之心。依舊與昨日之迷無間然也。此事不是說了便休。亦不是見了便休。直須始終丈夫不受一法籠罩方堪為荷負大法之真實種草。邇來法道不古人心懈怠。為師為徒。彼此只求解會

日夕相誘。築得一肚禪道佛法。其如生死命根不曾於懸崖撒手處絕後再穌一回。墮在惡毒海中不自知非。此誠可愍。叅禪學道何所圖哉。然本上座固非其人。惟是不肯自昧叅禪正因。而况諸人幸不遭此邪謬。各各是不肯墮人窠臼底端人正士。既來遮裏相從。我此間又非唱導之師建立門戶。彼此相依於半間茅屋之下。只圖真實以辦平生。然此雖曰大幻法門。苟非神悟决不可造次而入。只如說箇幻字今古共知。於中欲覓一人於此幻中掉臂而入橫身而坐肆足而行任意而用放開捏聚一切自由者。極難乎人。其故何哉。蓋由心存所知。而未嘗悟脫於一切處明知是幻。不待旋踵而反為幻所縛。以若所知。則與不知者何以異也。只如教家道。一假一切假。無中無空而不假。此說之下了無剩法。惟其不悟翻成文字語言流布。豈佛法果有教禪之二哉。以其神悟教即是禪。以存所知禪即是教。故圓覺謂。末世眾生希望成道無令求悟。惟益多聞增長我見。斯言殆盡之矣。只如會通和尚見鳥窠吹起布毛應時脫略。德山見龍潭吹滅紙燭當下超宗。今人但見前輩領悟如是之易。而不知其未領悟時之難。苟知其難。則古人之易亦今人之易也。苟不知其難欲效古人如此之易。未免為情識虛妄引入相似般若中。重生死之根塵深輪回之陷穽耳。且古人領悟之易置之勿論。如何是未領悟時之難。只如二祖未悟之頃。立齊腰之雪不知為寒。斷娘生之臂莫知為痛。只遮一箇樣子。不惟今人之難。在二祖分上亦未嘗不難。以其求法之真。所以忘其難也。自二祖而降其親師為道。痛為生死無常。而有契有證之士。於未領悟時。未有一人不如是之難。當知古人之生死即今人之生死也。今人之道業即古人之道業也。蓋古人負真誠而忘其難。所以致其易。今人逐虛妄而棄其難。必欲效其易。故於此一法中雖同知是幻。而其利害優劣所以異也。此是從上佛祖不易之論。一時老婆引援及此。在本色道流分上。喚作惡口亦名實法綴人。亦名教壞人。又喚作瞎學人正眼。今日彼此不獲已也。然而遮許多做工夫底露布。在當人為法之誠。自然步步踏著。豈是起模畫樣教得人底道理。其或為法之心。不真不誠不苦不切。縱使百千方便束縛得他。儼然如箇死人。何異吹網欲滿。又如溈山充典座雪峯做飯頭寶壽作街坊演祖為磨主。此猥屑之務豈真龍象所當為哉。蓋亦為道之真。忘其鄙陋有如此者。今人稍負聰敏。或叢林補職不稱。則掉臂譏主法者之誤。於此觀之。則古今之真妄判然矣。幻人於幻法實未曾悟。今日但路見不平竊論如此。到遮裏索性將平昔所解底大幻法門。重為發露去也。過去是已去之幻。見在是目前之幻。未來是將至之幻。一大藏教依幻而說。千七百則陳爛葛藤由幻而生。菩提涅槃根幻而成。真如般若倚幻而現。慈悲喜捨即幻而興。六度萬行憑幻而立。三乘十地仗幻而等差。戒定慧貪瞋癡煩惱塵勞無常生死等

從幻而出。以至明暗色空見聞覺知。未有不稟吾幻而有者。豈但松直棘曲鵠白烏玄是幻。乃至天以幻蓋。地以幻擎。海以幻涵。春以幻育。桃以幻紅。李以幻白。迷以幻難。悟以幻易。我以幻說。爾以幻聞。森羅萬象一幻所印。此大幻印中固是不留剩法。只如幻人手中拂子即今與須彌山王眉毛廝結。且道是幻耶非幻耶。若謂是幻。帶累幻人墮在幻網中。萬劫出不得。若謂非幻。請去却語默動靜。出來露箇消息。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十六

音釋

蘸

（莊陷切物淬水中也）

窀

（疾郢切坑也）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十七

叅學門人北庭慈寂　進

擬寒山詩

有客從予而問曰。叢林戶稱為叅禪。且禪固不可逆測而知。惟叅之一言莫識所云。請釋之。予曰。所云叅者。乃古人咨决心疑究明已事不可不由之徑也。如安心懺罪洗鉢盂聞水聲之類耳。蓋生死之心疑未决。如墮網之欲出。若沐漆而求解。望見知識之容。未待卸包脫屨。其胷中岌岌未安之事。遽衝口而問之。一言不契又復往叩而他之。或停餐輟飲廢寢忘勞。至若風雨寒暑之不移禍福安危之莫奪。其所叅之念不致洞明不已也。是謂真叅。餘皆似之耳非叅也。何謂似。如火爐頭禪牀角頭納一言半句相似語蘊于情識不自知覺。久之遇緣逢境忽然觸發。是謂知解依通。非叅也。或於方冊梵夾中。以聰明之資博聞廣記。即其所曉處。和會祖機一一合頭。乃穿鑿摶量非叅也。或循規守矩不犯條章靜默安舒危坐終日。乃緣境攝持。非叅也。或搜尋難問記憶機緣。堂上室中苦攻逆敵者。乃狂妄時習非叅也。總而言之。但胷中實無為生死大事之正念。或形影相弔於巖穴之下。或肩騈踵接於廣眾之中。各偏於所向而取著之。非吾所謂叅也矣。客又曰。近代尊宿教人起大疑情看古人一則無義味語。斯可謂之叅乎。予曰。傳燈諸祖各有契證初未聞有看話頭起疑情而悟者。良由機緣泛出露布橫生。况是學者胷中為生死之心苦不真切。脚未跨門咸遭誑惑。由是據師位者不得已。而將箇無義味話。放在伊識田中。教伊吞吐不行齩嚼不破。孜孜兀兀頓在面前。如銀山鐵壁。不許其斯須忘念。日深月久情塵頓盡心境兩忘。不覺不知以之悟入。雖則不離善權方便。亦與叅之之義幾近矣。或學者不實以死生大事為任。則師與資俱成途轍。荊棘祖庭穢滓佛海。豈叅云乎哉。因往復酬酢。遂引其說偶成擬寒山詩一百首。非敢自廣。蓋痛心於教外別傳之道將墜無何。誠欲策發初心之士耳。或謂宗門有活句死句全提半提擒縱無偏與奪自在之理。子何不發明之。此何時而尚欲以實法綴繫於人耶。予曰。世有能跨千里之步。而終身不能自越其閫者予不信也。彼與奪自在之師。皆由叅之不謬悟之無垠蓄養深厚。如千里駒輕肆其足便有追風逐日不可及之態而不自知也。使彼師苟存其與奪自在之見于胷中。則人法不空能所交接。與魔外何別哉。當知真寂體中尚無地可寄其與奪自在之迹。則其可講而學耶。得不重貽達者之所譏。蓋識法者懼也。道人其鑒諸。

叅禪一句子　衝口已成遲　擬欲尋篇目

翻然墮水泥　舉揚無半字　方便有多岐
曲為同叅者　吟成百首詩
叅禪莫執坐　坐忘時易過　疊足取輕安
垂頭尋怠惰　若不任空沉　定應隨想做
心華無日開　徒使蒲團破
叅禪莫知解　解多成捏怪　公案播唇牙
經書塞皮袋　舉起盡合頭　說來無縫罅
撞著生死魔　漆桶還不快
叅禪莫把玩　流光急如鑽　那肯涉思惟
豈復容稽緩　時刻不暫移　毫釐無間斷
撒手萬仞崖　乾坤無侶伴
叅禪莫涉緣　緣重被緣牽　世道隨時熟
人情逐日添　工夫情未瞥　酬應力難專
早不尋休歇　輪回莫怨天
叅禪莫習懶　懶與道相反　終日尚偷安
長年事踈散　畏聞廊下魚　愁聽堂前板
與麼到驢年　還他開道眼
叅禪莫動念　念動失方便　取捨任情遷
愛憎隨境轉　野馬追疾風　狂猿攀過電
蘸唾捉蓬塵　癡心要成片
叅禪莫毀犯　動輒成過患　作止誠可分
開遮豈容濫　內外絕安排　自他俱了辨
突出摩尼珠　光明照天岸
叅禪莫揀擇　舉世皆標格　曾不問閑忙
何嘗分語默　一念離愛憎　三界自明白
更擬問如何　當來有彌勒
叅禪莫順己　動須合至理　工夫要徹頭
志願直到底　瞥爾情念生　紛然境緣起
白日擬偷鈴　難掩虛空耳
叅禪宜自肯　胷中常鯁鯁　不擬起精勤
自然成勇猛　一念如火熱　寸懷若氷冷
冷熱兩俱忘　金不重為鑛
叅禪宜退步　勿踏行人路　橫擔一片板
倒拖三尺布　得失豈相干　是非都不顧
驀直走到家　萬象開門戶
叅禪宜具眼　庸鄙休觀覽　千里辨雌黃
雙輪豈推挽　洞見佛祖心　爍破鬼神膽
搖搖照世光　不受眉毛[匸@贛]

叅禪宜朴實　朴實萬無失　纖毫若涉虛
大千俱受屈　話柄愈生踈　身心轉堅密
一氣直到頭　揑出秤鎚汁
叅禪宜努力　真心血滴滴　如登千仞高
似與萬人敵　有死不暇顧　無身未堪惜
冷地忽擡頭　何曾離空寂
叅禪宜簡徑　只圖明自性　了了非聖凡
歷歷無欠剩　擬向即是魔　將離轉成病
脫略大丈夫　塵塵自相應
叅禪宜及早　遲疑墮荒草　隙陰誠易遷
幻軀那可保　當處不承當　轉身何處討
寄語玄學人　莫待箠筒倒
叅禪宜正大　切勿求奇怪　真機絕覆藏
至理無成壞　拽倒祖師關　打破魔軍寨
赤手鎮家庭　塵塵俱出礙
叅禪宜决定　莫只成話柄　瞥爾墮因循
灼然非究竟　但欲了死生　何曾惜身命
一踏連底空　佛魔聽號令
叅禪宜捨割　命根要深拔　活計再掃除
生涯重潑撒　寸念空牢牢　萬古阿剌剌
放出一毫頭　光明吞六合
叅禪要明理　理是心王體　每與事交叅
惟有智堪委　法界即其源　禪河以為底
後園枯樹椿　勿使重生耳
叅禪要直捷　一切無畏怯　用處絕踈親
舉起無分別　法性元等平　至理非曲折
過去七如來　與今同一轍
叅禪要到家　不必口吧吧　履踐無生熟
途程非邇遐　寸心常不動　跬步亦何差
踏斷芒鞋耳　門前日未斜
叅禪要脫略　何須苦斟酌　道理要便行
事物從教却　豈是學無情　自然都不著
更起一絲頭　茫茫且行脚
叅禪要精進　勿向死水浸　動若蹈輕氷
行如臨大陣　晝夜健不息　始終興無盡
捱到髑髏乾　光明生末運
叅禪要高古　備盡嘗艱苦　身世等空華
利名如糞土　深追雪嶺蹤　遠接少林武

道者合如斯　豈是誇能所
叅禪要識破　萬般皆自做　榮辱與安危
存亡并福禍　元是現行招　等因前業墮
如是了了知　世間無罪過
叅禪要本分　只守箇愚鈍　豈解敘寒暄
何曾會談論　兀兀似枯椿　堆堆如米囤
一片好天真　常不離方寸
叅禪要孤硬　素不與物諍　白日面空壁
清塵堆古甑　遇境自忘懷　隨緣非苦行
昨夜煲虛空　煨破沙糖髭
叅禪要深信　豈應從淺近　直擬跨懸崖
不辭挨白刃　橫披古佛衣　高佩魔王印
道源功德山　咸承慈母孕
叅禪為生死　豈是尋常事　從始直至終
出此而沒彼　不啻萬劫來　曾無片時止
今日更遲疑　又且從頭起
叅禪為成道　丈夫宜自保　雪嶺星欲沉
鰲山話將掃　疾捷便翻身　更莫打之繞
轉步涉途程　出門都是草
叅禪為超越　大地無途轍　寸心千丈坑
萬里一條鐵　躍出威音前　坐斷僧祇劫
回首照菱花　銳氣生眉睫
叅禪為絕學　擬心成大錯　既脫文字禪
還去空閑縛　拈却死蛇頭　打破靈龜殼
腰間無半錢　解跨揚州鶴
叅禪為究竟　直入金剛定　兩端空悟迷
一道融凡聖　澄潭浸夜月　太虛懸古鏡
儞擬著眼看　即墮瑠璃穽
叅禪為直指　未舉心先委　動足路千條
擡眸雲萬里　安心鎗雜金　懺罪乳加水
棒喝疾如風　煖熱門庭耳
叅禪為己事　要明還扣己　得失莫回頭
是非休啟齒　不肯涉蹊徑　直欲探源底
流出自胷襟　孤風絕倫比
叅禪為圓頓　豈分根利鈍　草木尚無偏
含靈皆有分　一法印森羅　三藏絕言論
更擬覓端由　道人今日困
叅禪為求悟　胷中絕思慮　但欲破疑團

决不徇言路　寢食兩俱忘　身心全不顧
蹉脚下眠牀　絆斷娘生袴
叅禪為明宗　道不貴依通　鷲嶺花猶在
熊峯髓不窮　心空千古合　見謝五家同
情識猶分別　門庭是幾重
叅禪無利鈍　且不貴學問　妙悟在真疑
至功惟發憤　任說他無緣　直言我有分
一踏桶底穿　蟭螟吞混沌
叅禪無古今　但勿外邊尋　席上沉孤影
牕前惜寸陰　志密行亦密　功深悟亦深
打開無盡藏　撮土是黃金
叅禪無貴賤　各各不少欠　密護在真誠
精操惟正念　廊廟倦躋攀　輿臺忘鄙厭
悟來心眼空　昭然無二見
叅禪無奇特　惟貴心無惑　對境消佛魔
當機泯空色　問著有來由　舉起無蹤跡
曾不離平常　通身自明白
叅禪無巧妙　非覺亦非照　將底作光明
以何為孔竅　佛祖弄泥團　象龍噇草料
海底黑波斯　却解逢人笑
叅禪無限量　古今稱絕唱　跳下破繩牀
拈起折拄杖　祖令要親行　佛亦難近傍
子細點撿來　盡是做模樣
叅禪無秘訣　只要生死切　心下每垂涎
眼中常滴血　盡意决不休　從頭打教徹
脫或未相應　輪回幾時歇
叅禪無僧俗　四大同機軸　一念根本迷
萬死常相逐　推開生死門　打破塵勞獄
携手下煙蘿　共唱還鄉曲
叅禪無愚智　家親自為崇　智者落妄知
愚人墮無記　拶破兩頭空　轉歸中道義
拈起一莖柴　覆却西來意
叅禪無靜鬧　盡被境緣罩　聞見有兩般
混融無一窖　水底月沉沉　樹頭風浩浩
更擬覓家鄉　路長何日到
叅禪非義學　豈容輕卜度　拽斷葛藤根
解開名相縛　一句鐵渾侖　千聖難穿鑿
蹉口忽咬開　虛空鳴噑噑

叅禪非漸小　至體絕邊表　難將有限心
來學無為道　一證一切證　一了一切了
遙觀兔渡河　特地成煩惱
叅禪非可見　可見墮方便　鳥跡尚堪追
電光還有現　靈鑑寫羣形　體用成一片
擬剔兩莖眉　浮雲遮日面
叅禪非可聞　敲唱謾區分　語默影摶影
放[(冰-水+卄)*夕]雲合雲　石鼓鳴晴晝　煙鐘送夕曛
未能忘口耳　響寂動成羣
叅禪非勸誘　誘引那長久　超越須自心
出生離佛口　一步跨向前　萬夫約不後
作略解如斯　步步無窠臼
叅禪非術數　單提第一句　佛祖不能窺
鬼神爭敢覷　靜若須彌山　動如大火聚
偏界絕覆藏　當機無覓處
叅禪非息念　妙性圖親見　瞥起落緣塵
不續墮偏漸　起滅有蹤由　渾侖非背面
當處悟無生　塵塵離方便
叅禪非自許　至理通今古　覓處不從他
得來須契祖　句句合宮商　門門追步武
毫髮若有差　惺惺成莽鹵
叅禪非杜撰　要了舊公案　擇法任胷臆
為人若氷炭　道本絕踈親　理爭容混濫
一點更留情　自他何了辦
叅禪非教外　亦不居教內　兩頭能混融
一道無向背　法法契真宗　處處成嘉會
少存分別心　直入魔軍隊
叅禪絕所知　有知皆自欺　靈光雖洞燭
當體屬無為　擱瞎棒頭眼　掃空繩上疑
更來存此跡　節外又生枝
叅禪絕能所　獨行無伴侶　既不徇涯岸
何曾立門戶　空棒鞭鐵牛　幻繩牽石虎
機關活卓卓　疑殺少林祖
叅禪絕聖凡　三界沒遮欄　染淨遭他惑
悟迷還自瞞　倒卓青雲眼　橫趨赤肉團
欲名名不得　今古許誰看
叅禪絕階級　坦蕩又平直　擬動脚趾頭
直墮心意識　三界鼓狂花　萬里栽荊棘

舉似王老師　堪嗟又堪惜
叅禪絕露布　機前莫罔措　喝退趙州無
趁出雲門顧　縛住走盤珠　塞斷通天路
不假拈一塵　兩手都分付
叅禪絕有無　道人何所圖　空中書梵字
夢裏畫神符　不有何庸遣　非無曷用除
話頭如不薦　徒費死工夫
叅禪絕真妄　語言難比况　幻名惟兩端
空花非一狀　智者欲掃除　愚人常近傍
舉措似勤渠　於法皆成謗
叅禪絕修證　生死那伽定　三有金剛圈
十虛大圓鏡　徧界淨法身　極目真如性
動著一毛頭　驢年會相應
叅禪絕照覺　道人休卜度　擊碎明月珠
剪斷黃金索　拈過赤斑蛇　放出青霄鶴
去就不停機　依前未離錯
叅禪絕影像　豈許做模樣　象龍徒蹴踏
佛祖謾勞攘　徧界覓無蹤　當陽誰敢向
有人稱悟明　快來噇拄杖
叅禪最易為　只要盡今時　不作身前夢
那生節外枝　日移花上石　雲破月來池
萬法何曾異　勞生自著疑
叅禪最簡捷　當念忘生滅　聞見絕羅籠
語言盡超越　昨夜是愚癡　今朝成俊傑
好箇解脫門　惜無人猛烈
叅禪最成現　元不隔條線　滿眼如來光
通身菩薩面　圓聞聞不聞　妙見見非見
墮此兩重關　入地獄如箭
叅禪最省力　不用從他覓　壯士臂屈伸
師王影翻躚　纖疑或未銷　操心來辨的
回首望家鄉　鐵壁復鐵壁
叅禪最廣大　一切俱無礙　橫亘十方空
竪窮三有界　既不涉離微　曾何有憎愛
時暫不相當　依前入皮袋
叅禪最明白　大用無軌則　揭開三毒蛇
放出六門賊　徧造業因緣　都成性功德
勿使路人知　恐他生謗惑
叅禪最瞥脫　不受人塗抹　來去赤條條

表裏虛豁豁　喜時則兩與　怒來便雙奪
觸處不留情　是名真解脫
叅禪最安樂　不被情塵縛　真照豈思惟
靈機非造作　一處證無為　千門成絕學
窮劫墮輪回　由來自擔閣
叅禪最枯淡　冥然忘毀讚　兀兀守工夫
孜孜要成辦　如飲木札羹　似噇鐵釘飯
此心直要明　不怕虛空爛
叅禪最寂寞　寸懷空索索　四大寄禪牀
雙眸懸壁角　疑團不自開　情竇徒加鑿
但得志堅牢　何愁天日薄
叅禪不持戒　那更存知解　弗省是自瞞
尚欲添捏怪　生死轉堅牢　輪回無縫罅
坐待報緣消　且來償宿債
叅禪不守己　硬要說道理　卜度須彌山
便是栢樹子　但只鼓唇牙　不肯憂生死
禪到眼光沉　噬臍無及矣
叅禪不合度　紛紛徇言路　公案熟記持
師資密傳付　世道愈相攀　己躬殊不顧
十冊古傳燈　轉作砧基簿
叅禪不解意　纔聞便深記　兜率有三關
曹洞列五位　楞嚴選圓通　雜華宣十地
及話到己躬　一場無理會
叅禪不著物　立地要成佛　肯將生死心
沉埋是非窟　從古墮因循　如今敢輕忽
生鐵鑄齒牙　一齩直見骨
叅禪不顧身　直與死為隣　寸念空三際
雙眸絕六親　門前皆客路　衣下匪家珍
誰共滄溟底　重重洗法塵(溫陵曰法塵非相因意知顯)
叅禪不可緩　自心須自判　迷悟隔千塗
首尾惟一貫　掇轉鐵圍山　現出金剛鑽
變化不停機　把伊眼睛換
叅禪不屈己　人天咸讚羨　英氣逼叢林
真風振屏几　千聖共擡眸　萬靈皆側耳
一句絕承當　敲出少林髓
叅禪不求勝　勝為禪人病　勝乃脩羅心
勝即魔軍令　勝非解脫場　勝是輪回穽
惟佛無勝心　所以稱殊勝

叅禪不求名　叅禪不為利　叅禪不涉思
叅禪不解義　叅禪只叅禪　禪非同一切
叅到無可叅　當知禪亦戲
叅禪第一義　全超真俗諦　達磨云不識
六祖道不會　古月照林端　高風吹嶺外
兒曹共指陳　呼作西來意
叅禪欲悟心　該古復該今　仰處如天闊
窮之似海深　名聞三際斷　體露十虛沉
圓湛含空色　奇花秀晚林
叅禪非戲論　直欲契靈知　積學非他得
施工是自欺　精金離煆日　古鏡却磨時
或未忘聞見　何曾出有為
叅禪禪有旨　旨悟亦無禪　少室空餘月
靈山獨剩天　認聲言直指　對影說單傳
今古尋玄者　區區亦可憐
叅禪緣底事　獵縣更遊州　但覺千山曉
那知兩鬢秋　工夫增執縛　學問長輕浮
逗到龕幃下　清燈照古愁
叅禪何太急　東去又西馳　走殺天真佛
追回小廝兒　空中施棒喝　靴裏動鉗鎚
縱有神僊訣　難教出水泥
叅禪誰作唱　少室有神光　雪重齊腰冷
刀輕隻臂亡　真風陵大法　英氣勵頹綱
孰謂千年後　門前賊獻贓
叅禪無樣子　樣子在當人　本淨通身白
元無徹骨貧　胷襟懸古鏡　懷抱積陽春
不待重開眼　何曾隔一塵
叅禪作麼叅　切忌口喃喃　擺尾淹蘧瓮
低頭入草菴　有言非向上　無句起司南
未解如斯旨　前三復後三
叅禪叅不盡　叅盡若為論　鶴放青松塢
牛尋碧水村　雨深苔蘚路　雲掩薜蘿門
更覓禪叅者　歸家問世尊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十七

校訛

(七十三葉十八行)而(南作時)

(七十七葉八行)晝(誤作畫從南改正)

音釋

駢
(蒲眠切聯也)
滓
(壯士切濁也)
鑛
(古猛切銅鐵樸石也)
[匚@贛]
(古禫切蓋也)
[扰-尢+曳]
(羊列切拕也與拖同)
甑
(子孕切甗也)
睫
(即涉切目旁毛也)
鍮
(他侯切石名似金)
祟
(遂切神禍也)
攘
(人樣切)
札
(側八切)
廝
(相咨切養馬者)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十八之上

叅學門人北庭慈寂　進

東語西話上

余養痾之暇。客有以叩之者。隨叩而應集成巨編。目之曰山房夜話。竊為好事者取去。已而餘音未泯。觸事興感發為言辯。先後凡二十餘篇。題曰東語西話。蓋無倫敘也。非敢聞之先達。期與後學共焉。

至近而不可見者眉目也。至親而不可知者心性也。眉目雖不可見臨鏡則見之。心性固不可知。徹悟則知之。苟非徹悟而欲知心性之蘊奧。是猶離鏡而欲見眉目也。昔大梅常和尚問馬祖。如何是佛。答云。即心是佛。常公聞是語當下如十日並照。情雲識霧應念廓清。直往大梅山一任非心非佛。此其徹悟之樣子也。自爾即心是佛一語流布海宇。豈惟叅玄上士戶知之。至若販夫竈婦。凡言論之頃。未有不言心便是佛者。逮叩其以何為心。則茫然不知是處。此類且置之勿論。間有素稱叅學之士。一歌一詠指其心體。宛若觀眉目於鏡中毫髮不隱。逮求其如常公之脫略。則天冠地屨之不侔矣。何以然哉。蓋常公乃徹悟者也。他人則情解者也。情解之者語益工而旨益昏。言愈奇而理愈昧矣。或曰。照眉目之鏡可得而求之。悟心性之旨未聞其要也。對曰。但信根于心則悟不難也。或不以信。未有無因而自悟者。古者之信不待有所警省。亦不待有所勸發。惟信根於心。如飢者之欲食。念念未嘗間歇。窮情竭慮信信不已。一旦觸發如久忘忽記。此常公之於馬祖言下豈偶然哉。今人不之徹悟。任以即心是佛之辭掛於唇吻。與情妄分別浩浩無時。惟增其多語耳。於心佛何有契會之理也。

學者未有不言為生死事大者。逮叩其何為生死。例是茫然無所加對。或有謂以其不知所以致問。即從容告之曰。爾既不知生死為何等事。今發心為生死得無妄乎。夫生死事大。苟不知生死之理徒加叅學。譬如辟穀之人遣其耕穫。雖勉從命令將不旋踵而退惰矣。何則辟穀既忘飢餒。而禾黍亦何所用哉。猶學者既昧生死之端緒。則叅學亦奚以為。或者強謂。生不知來死不知去是謂生死。斯實狂言。縱使知來知去。即其所知宛是生死。以生死脫生死無是理也。須知生死元無體性。因迷自心妄逐輪迴宛然成有。譬如積寒結水成冰。寒氣忽消。冰復成水。積迷於心妄結生死。所迷既悟心體湛然。欲覓生死如睡覺人求夢中事。安有復得之理。當知生死本空由悟方覺。涅槃本有以迷罔知。或不能洞悟自心。而欲决了生死。是

猶不除薪火而欲鼎之不沸。理豈然哉。了生死莫親於悟心。悟心莫先於立志。忘寒暑廢寢食空情妄。此一念子於動靜處。如堅兵嚴城之不可犯。閱古人話之正志。如是壁立萬仞。則開悟可坐立而待。既悟已不但死生之空寂。雖涅槃亦無地可寄。如其不爾。柰何生死與迷妄交結。遠從曠劫至未來際。其流轉無絲髮之間。謂生死事大。豈虛語哉。豈虛語哉。

蛇虎無意於害人。嘗倚高岡臥平陸。行人驚相告而遠之。蓋知其有齧人之毒。不容不望影而避之也。菩薩之視幻法亦然。何謂幻法。乃實無而有者是也。既曰實無必何所有。譬之太虛纖塵不立由病在眼亂華叢然了幻者自責眼中之病。不了幻者惟嫌空裏之華。至若水底月鏡中像皆幻有也。迷人執有必欲遠離。惟其所離展轉成有。達人知幻不作離想。雖不故離自無所著。故教中有知幻即離不作方便。惟知幻之知不涉情妄。乃超悟之心全體是知也。以其知之至當。故不待離而離矣。然不作方便即能離。所離之心皆方便也。良由洞悟自心照了諸幻。惟其照了全是遠離。更不待別有所離而離矣。猶望蛇虎而避者。蓋真知其有齧人之毒。自然念念遠離。豈待別作方便而後離也。其不具此真正悟知者。於四大五蘊亦未嘗不言是幻。頃焉對違順境。瞥爾情生。與諸幻塵同時起滅。備嘗眾苦厭足心生。必欲遠離重增幻見。或不正悟其諸幻因緣。安有可離之理哉。惟識達之者不起離幻之念。但勤究己之功。己躬一明。百千幻妄悟歸真寂。其離之一言不勝其贅矣。

妙喜曰。古人皆明心見性。今時人例是說心說性。好教儞知。三十年後要討箇說底也無。此極言教化日薄人心日趨而下也。何謂見性。行而已到者是也。何謂說性。不待行而似到者是也。譬如京都。乃天下人物會聚之所。殊方異域街童市豎。皆能指其所向之方。獨未曾親到耳。以其未到是謂說者也。其說愈多而其言愈枝矣。有志者安肯依他作解。而耕其空言以作掠虛之士乎。必欲裹糧躡屩雖千萬里之遠忘其勤勞進進不已。一旦親到。則宮室之華麗。人物之繁阜。百千富貴了然在目。是謂親到而見者也。既見矣還復殊方。凡言京都之境。任其指東為西壓良為賤。縱談終日皆不能昧其所見之真。是為我為法王於法自在者也。其親到而見者。與未到而說者。相去知幾何哉。原其所說亦有因。求勝之心乃其說之因也。蓋天資俊敏。以多聞博記之風鼓動情竅。曾不期鳴而鳴。鳴足以滋其勝。勝足以潤其情。死生結縛愈說而愈固矣。親見之者雖終日不言。其誠諦之音充塞宇宙。故永嘉謂。默時說說時默。大施門開無壅塞。其效若此豈欺人哉。三十年後要討箇說底也無。妙喜此語褒耶貶耶。聞者不覺墮淚如雨。

佛云。病是眾生良藥。此說可憑乎不可憑乎。是何言也。眾生積劫迷妄。內存我相外逐境緣。恃其輕安情妄紛錯。頓忘幻質之有老病死也。一旦攝養乖方。呻吟枕席所需不遂。苦痛無時氣命將終。返思平昔道無所得法無可恃。茫茫三界沉墜無涯。或得苟延。誓當精銳刻苦究道不捨晝夜以酬出家本志以報佛祖深恩。如是受者則知病苦真良藥也。不爾受者返思病中境緣逆順滋潤愛憎。欲相報酬不顧來業。是無慚人非菩提眷屬也。反致佛祖誡言而為過咎。然病不止是受病者之良藥。亦是不受病者之良藥也。何則彼此身拘四大形假眾緣。彼病若斯我寧不爾。今幸病不至體。時暫輕安。八苦循環其能久恃。乘此身形勇健。精勤如救頭然。破有漏之藩籬。碎無明之窠臼。空涅槃之險穽。截生死之迅流。此道既不假外求。心佛豈果從他得。如是觀者其良藥之效。豈獨為病人設耶。凡屬有情皆當於此取其神效。況吾徒身依法席跡厠禪叢。動以死生大事為口實。觀此病是良藥之明訓。而復憒然不加顧者。逆知其輪轉將無畔岸矣。客有謂。俗人以巧術奪隣寺之基業者。寺僧百計。不能復而求理於官。志卒未伸勞苦萬狀。或者曰。子遊方之外者也。當忘形骸空物境以理自照。豈可效彼俗人不能忘其取捨耶。僧曰。不然古有千年常住一朝僧之誡。苟非一朝僧。則孰與保護千年常住乎。或者曰。我之所聞異於是。夫不變之謂常。不動之謂住。此指法身真寂之體耳。真不變也。寂不動也。真常寂住統攝大千。無一物不被其體。故古教謂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我輩抗塵走俗。動為情妄所遷。宜乎不知。子棲身世外識達理源。或不了常住為真寂。豈能導物揚化而為佛弟子乎。昔菩薩修六度。運四心謹萬行親眾善。乃保護常住之牆岸也。子為一朝僧。欲保護常住亦善矣。或棄此正念。而任取捨之情。興[鬥@(豆*斗)]諍之行。恣血氣之勇懷謀奪之計。其迷亂真寂破壞常住。莫甚於此矣。子其不悛。必欲徇狂情效流俗。謂欲保千年常住。是猶决其隄岸而禁水之不泄。誠自欺耳。子不觀乎。世間飛樓湧殿諸莊嚴具充塞大千。使諸佛有所求而然。雖外道亦不為也。聞菩薩行檀時。施頭目髓腦悉無難色。三輪等空一念無住。人天奉獻尚無能受之心。羣生欲求安有所施之念。真寂混其體。常住顯其相。保護之心盡於此矣。又焉肯肆情於俗求理於官乎。僧曰。審如是在己則可。或事在於公詎容坐視而不救耶。或者曰。子徒知救之之說。而不知其所以救之也。成等正覺第一義諦常住依之而建立也。六度四心萬行眾善常住由之而安穩也。捨是而別資救理。生心動念惟助業輪。雖曰救之其實害之也。原夫真實法身之常住。與僧園資具表裏混融。亘萬劫而不變不動。奚止千年而已哉。聞者頷之。

昭昭然盡宇宙之充塞。晃晃焉極色空之融混。無相可覩無跡可尋。非青非黃不長不短。隨機應現而為雪山午夜之星。顯露當陽而為龍潭所滅之燭。鑑體無虧而為東平打破之鏡。照方不立而為毘耶無盡之燈。長年觸體而體不可分。終朝溢目而目不可覩。斯所謂神光者也。古德謂。神光獨耀萬古徽猷。入此門來莫存知解。言獨耀者。乃一體而無二者也。神乎光乎。在天同天在地同地。虛含萬象洞貫千虛。紫羅帳裏撒珠。鐵眼銅睛莫窺其彷彿。枯木巖前問路。電光石火孰辨其端倪。謂神光之不可覆藏。珊瑚枝枝樘著月。謂神光之不可混濫。扶桑夜夜日輪紅。神光非天生非地湧。非內出非外來。造化依之而轉旋。物象由之而生植。能成就一切。而一切不能成就者神光也。能蓋覆一切。而一切不能蓋覆者神光也。般若非眾生心能緣。其能緣者神光也。真如非一切法可混。其能混者神光也。西祖握露刃劒。佛來也斬魔來也斬。其所不可斬者亦神光也。道人行處如火消冰。衲僧面前險絕無路。你恁麼我不恁麼。你不恁麼我却恁麼。箭未離弦而中的。珠猶在櫝而照空。皆神光之所著。不假他術也。天下學者苟非廓悟於言象之表。少存知解欲契吾獨耀神光之要旨。心日勞而功日墜矣。可不慎諸。

山可移也方可易也。一定之業不可逃也。所報之業有二。曰善曰惡而已。善則報之以福。惡則報之以禍。福與禍雖不同。咸屬報緣同名業耳。業之定分如行路之遇境也。三十里一橋。五十里一店。行至所期里數而橋店在焉。雖聖賢莫之能避。夫善惡之念。不從天降不從地出。一由迷妄之情自結縛耳。通於三世貫於多劫因緣會遇福也禍也。猶三十里之遇橋五十里之遇店。絲髮不可易也。世人徒見仁者夭暴者壽逆者吉義者凶。豈知其作於昔而受於今作於今而受於後。惟恐不作。安有不報而受之者。故聖人不怨天不尤人。良有以也。昧者怨天尤人。實不知其出於己也。如或知之福何喜禍何悲。以忘喜故。安肯妄生一念攀緣其福。以忘悲故。雖強使之設詭計以避禍。寧死而不為也。況定分之業誠不容其避就也。間有苟求而得之苟避而免之者。亦一定之業當然。豈容其苟也。既知不可苟。則馳求畏避之念。不待遣而空矣。念體既空。則所存之心地亦空而會道矣。佛祖聖賢安穩解脫之方。殆不過是也。以無所為而為之。則理自殊也。以無所作而作之。則事自勝也。理殊事勝盡法界內。無一塵不在吾莊嚴之域矣。其迷妄之者。愛憎結其情。取捨紛其念。與諸苦因緣。涉入未來備受楚毒。而終於不悟定分之業一出於己者。良可憫也。土之厚則所植必豐。源之長則所流不竭。積之盛則其為用必充。因之圓則其感果必滿。此天下古今之常理也。聖人積萬劫之功。修塵沙之行。捨無量之身命。聚難思之法財。百福具周

萬德圓滿。世出世間洞無遺欠。凡所設施如春回萬谷月印千江。不知其為而為。不約其至而至。蓋積因之圓故。感果如是之滿也。
余嘗觀建伽藍立塔廟者。或四至不周。或形勢不足。乃多財以取之。方便以求之。巧計以謀之。至若勢力以臨之。皆非滿足菩提之旨也。凡建立或不與滿足菩提相應。非法利也。非功德也。非利他之善行也。乃隨業妄而資勝見。菩薩行之所不取也。菩薩修滿足菩提時。凡所建立遇不周不足等事。惟返觀本因缺漏。則勵精勤苦以修之。必待菩提勝行之滿足。彼將持以奉獻。惟恐不受。則檀波羅蜜致於他。滿足菩提會於己也。或曰。建立之方或未周足。謀以智術臨以勢力。固不可也。以多財取之於理何傷。對曰。道人建立乃推己之餘以利物也。所云利者。必使均蹈吾滿足菩提之地而後已。眾生積貪備受諸苦。多財則甚彼之貪益彼之苦。較之持以奉獻惟恐不受者。相去不啻霄壤矣。
東山演祖。有萬般存此道之說。或者謂。萬般即萬事也。亦萬法也。且世間事法未嘗不與出世之至道表裏混合也。而言存之得無贅乎。對曰。子何言之易也。彼言存者。政欲其混合而無間也。以其非所存。則諸妄差別依之而起。以日用言之。萬般者如著衣是一般。喫飯亦是一般。智者之於衣。惟見其通身是道。不見其絲縷為衣也。智者之於飯。惟知其滿口是道。不見有顆粒為飯也。以至種種營為。無一物不與道相混合也。其混合之旨既明。則存之之意在乎中矣。昧者反是。其著衣時不惟不會道。而復於衣上隨情逐妄作種種分別。依分別則生死結縛無端而固執矣。然存之之理有二焉。有混合而為存者。有操守而為存者。惟悟達之者。雖曰混合亦不知為混合。是真存者也。在學地者。以操守而為存也。謂操守者。純以正念念所學之道。離凡聖絕憎愛。孜孜焉不敢斯須忽忘也。如執至寶。如蹈春冰。操之益堅履之益慎。忽焉開悟。回觀能存所存之念。俱無定體。雖終日熾然作用。乃不擬存而存矣。
古教謂。於人有緣則易信。於法有緣則易入。謂緣者何。乃積劫所種之因。而感於今日者是也。緣之會遇。雖佛祖聖賢欲避之而不可得。況其他乎。故東山演祖有一味信前緣之明訓焉。言信者順也。正順而不流溢之謂也。自而感者之謂業。他而感者之謂緣。達者知一報之緣既熟。離之合之俱不能關其欣戚也。昧斯旨者愛之則苟合。惡之則苟離。苟合之心偶遂。則矜誇之不暇。苟離之心不遂。則嗟怨之無時。了知一報之緣既定而不可以苟。使終身合其所愛而不加喜也。盡形會其所惡而不加怒也。教中有怨憎會苦愛別離苦。斯言苦者。乃不信前緣而自受也。使知前緣之當爾而正順之。則苦無隙而投矣。斯世相不可易之緣也。道人究出世之旨。固不當以報緣論。然推之靡不繫乎緣也。古有一聞千悟具大總持者。此積世菩

提道緣已熟。鍼芥相投久忘忽記。不待轉念而達之矣。亦師資之緣熟。聆其音望其容。不待曲垂方便而領旨矣。間有終身學而不至者。蓋夙緣之未稔也。緣之未稔必期以悟。猶遣孺子為壯士之役。豈理也哉。苟知緣之可信。但操之力進之勤久遠不退。一旦如壯士屈臂不假他力。豈非緣乎。豈非緣乎。

營家者本在貨財。養身者本在元氣。世有不固其本而事外飾者。未有不廢且敗也。隣有二子焉。一人強壯舉千鈞不知重。作終日不知勞。一人瘁弱呻吟終日偃臥窮年。偶醫者察二人脉。謂強壯者犯行屍脉。人雖健而脉病死無日矣。謂瘁弱者六脉平和。人雖病而脉健。其平復可立而待也。不久果如醫者之言。蓋身之安危本在脉也。脉之存亡本在元氣也。可不慎乎。余觀教禪律三宗棟宇之植田園之聚。譬之吾身。可謂強力也矣。殊不知戒定慧三無漏學。乃吾脉也。苟不潛鞭密鍊堅守力行。則吾脉病矣。昔吾教遭三武之廢。可謂病吾身也。已而戒定慧之本脉應指而現。生意充然。未久則病去。而身益強矣。蓋本固之驗也。嗟乎不思固其本者。謂外護之力可恃。又從而文飾之。而不知脉與元氣斲喪無幾矣。一旦禍出不測。余於此不能無懼焉。

世有一夫耕百畝之田而求多人助之。諺稱伴工。以彼助我之耕固易。使我報彼所助之工甚難。或畏後報之難。勿求先助之易可也。古人謂。物暴長者必夭折。功速成者必易壞。天下之事決無易於前而不難於後者。亦無難於前而不易於後者。故孟子謂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雖不顯言其難易。而難易之理不待顯言而著矣。昧斯理者。惟知易之可求。臨事無輕重之分。惟欲直捷簡易。苟得志於易。則勝溢乎心喜盈乎面。一旦去其所易逢其所難。則不勝窘迫矣。未有不陷於不義之地者。惟識達之士不墮常情。難則順受之。易則逆處之。能逆處其易。則無苟得之容。順受其難。則無窘迫之態。吾天真不為喜怒得失之所亂。則道在其中矣。故老氏曰。多易必多難。而世人多尚其所易背其所難。或不有酬報之理。則聖人之說皆妄作也。思之思之。

一長者生高昌。素有向道之志。雖致身貴宦。未嘗見其有暴怒之容。一日謂余曰。佛法有二途。曰淺曰深。其深者固非俗子所能造詣。淺者嘗博聞而熟解之。惟此心不能與所聞所見相應耳。於此未嘗不自責也。因叩之曰。佛法廣大偏入寰區。雖佛祖不能正視。爾何人輒以深淺議之哉。乃曰。心識之蘊奧。境觀之差殊。悟理之是非。乘戒之寬急。此皆佛法之深者。如云世間財貨甚於毒蛇能損善根能滋苦本。此佛法之淺者。自最初入道。歷涉諸師之門。未有一人不如是開導策發。然尋常念及世財。亦未嘗不如是觀察。逮有求施惠者踵門。方將取而施與之。則恪惜慳愛之情交橫于前。若為物

所禁而不容取者。復自謂非施財也。乃所以施煩惱而離毒蛇也。雖百千巧見。終不能自開其鄙恪之懷。因驀有所省。蓋其平日所聞所解者偽心也。恪慳愛惜者真情也。真情無相可見。含裹於藏識之底。苟非洞悟徹底掀翻。或毫髮未盡瞥爾現前。雖百千妙解。誠無異於隔靴抓癢也。思無常生死乃真情結集浮知偽解。其能遣哉。
察秋毫之末者。不能自覩其睫。舉千鈞之重者。不能自舉其身。古人此喻極言明於責人昧於恕己之弊。方與友論此。而客有盛言時事嗟訝蹙頞不能自已者。因叩其所以。乃言人心不古。世道日薄。在處三百五百聚徒。其陞堂致禮宛爾混融。逮一事不諧一語不偶。則忿怒之氣甚於仇敵。使為主者兢兢業業。雖儼臨廣眾。不翅蹈春冰踐虎尾。安有所謂解脫之理哉。思古叢林上下相忘於無事之域。不復見矣。余曰。子之言過也。豈不聞。古教有言。於人有緣則易信。於法有緣則易入。安有古今正像之分。使我緣福不逮。雖臨眾於數百載前。古人亦今人也。人情無順逆。其順逆在吾緣耳。使吾緣福之或備。雖天魔外道。亦皆轉為衛護之人。安得吾儕之不委順哉。所謂因緣會遇時果報還自受。蓋順亦報也。逆亦報也。皆自業所變。豈他人所能致哉。客唯而退。
即一而三。水波冰不離濕性。惟三而一。餅盤釧總是金身。用有千差體無二致。就體觀用則易會。用歸體則難。須知體在用邊用旋體際。儻非妙悟一切意解皆不相應。謂三者何。真諦俗諦中道第一義諦也。謂一者何。當人之自心是也。言即一而三者。謂此心能真能俗能中也。言惟三而一者。其真俗中皆自心之現量所變也。荊溪謂。真諦泯諸法。俗諦立諸法。中諦統諸法。故古教謂。於諦常自二。於解常自一。賢首有四句。謂依真入俗是一句。由俗會真是一句真俗不二入乎中道是一句。即中而成真俗是一句。天台謂。真不自真對俗而真。俗不自俗望真而俗。中不自中。謂真俗二諦一而非單。二而非兩。互顯互奪相即相融。而為中也。若空是斷空。則不能融色。色是實色。則不能混空。以其斷而非空實而非色。各立二邊宛然中道。惟昧此心體者。對真則執斷。入俗則迷常。二見儼存則中道斯背矣。此說講學者未嘗不通。其所通而非會者。以意識依文解義。非妙悟也。以其不悟則能所之跡熾然。解心愈多而迷情愈重矣。謂悟者何。乃親見此一心之至體也。謂解者何。乃熟究此三諦之虛跡也。然悟而非解。解而非悟。旨與心通不可言議。惟真叅實究者宜深思之。其學解縱使玄中又玄。莫若神悟之為準也。
情之所起者愛憎。跡之所由者進退。是四者乃流浪生死執縛三界之大本也。亦超越世間遠契聖道。疾證菩提之捷徑也。既云流浪又云超越。何謂哉。蓋聖人言教之所詣有二。二者何。合道也。結業也。夫愛而合道者。愛公務也。愛眾人也故有愛惜常住如護眼目。

此愛公務也。古教謂。我於多生深求道果。為救護一切眾生超越苦輪。此愛眾人也。此愛存乎心。曾不期合道而道自合矣。夫愛而結業者。愛自己也。愛己之親厚眷屬也。以愛己故。則諂曲嫉妒攀緣馳逐狂妄顛倒紛然交作。至若愛己之眷屬。則護之惜之。必使之尊榮勝達。不復顧其是非可否也。其愛若此。則念念與生死業習糾結矣。謂憎而合道者。責己者也。亦責己之親屬不臻乎正行者也。以其責己也。苟有怠惰偷安之弊。則潛鞭密鍊痛思深省。改革愧悔之不暇。奚必別求道果而道自合矣。或捨責己之正念。則指撿他人之過。至使怒忿積懷暴慢盈面。謂之結業。豈待言哉。愛憎之道既爾。進退之理亦然。何則儒典有進思盡忠退思補過之訓。吾佛之道豈不然乎。謂進者亦有二焉。為己也。為人也。夫為己而進者。乃進學也。精勤勇猛決定堅密。朝不足繼之以暮。夕不足繼之以旦。念念如救頭然。不使須臾忘念。是進之在己也。為人而進者。乃掌公務秉化權也。孜孜勤苦廢寢食忘寒暑。凡有一毫利於人者必行之。不敢以己之得失而怠慢。此進之所以合道也。亦名勝進。或不爾者。妄起一點名稱利養之心。雖黧面趼足奔趨馳走之不暇。靡思無窮業累愈進而愈結矣。謂退者亦有二焉。尚晦隱而守道念者。尚閑散而傲世相者。二俱曰退。論其退之之實。則霄壤不侔矣。
若為人之力有所不逮。應世之才有所不周。退藏於密深蓄厚養。或己事未了不敢妄涉世務。棲遲巖谷形影相弔身世兩忘。此退之所以合道也。或懶於應酬不受拘撿。恃其給養無缺世相無求。飽食煖衣任情肆識。自言絕俗高臥游談。反譏為眾之勤奉公之冗。惰四體而不知慚。背羣恩而不知報。豈退守者宜如此耶。一旦報緣忽盡業何可逃。淪墮死生噬臍無及。其愛憎進退之理曉如黑白。不之合道則之結業。由一念之反覆。而升沉果報若此。如楞嚴謂。使汝輪轉生死結根。惟汝六根更無他物。令汝速證安樂解脫寂靜妙常。亦汝六根更非他物。此說與愛憎進退能合道能結業。曾何異焉。本色道流。當乘業縛未深。道離未遠。精勤勇猛瞥轉一機早求脫略。否則白日青天動遭業縛。可不懼哉。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十八之上

校訛

(九十三葉十二行)是為(南作是謂)
(九十九葉十九行)其絲(南作有絲)

音釋

掠
(力灼切捎取也)
屩
(訖約切草履也)
櫝
(徒谷切匱也)
瘁
(秦醉切病也)
窘
(巨運切窮迫也)
抓癢
(抓側交切覆手曰抓癢以兩切膚欲搔也)
蹙頞
(蹙子六切頞阿葛切蹙頞眉攢也)
黧
(良脂切黑色也)
趼
(吉典切足胝也)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十八之下

參學門人北庭臣僧慈寂　上進

東語西話下

昌黎韓公唐之大儒也。以不知佛氏之教有補於治道。發為詞章而詆訶之。逮遇大顛固心降之。其譏毀之聲。尚斑斑見於簡牘。
柳子厚與之同時。亦以文鳴於世。作諸祖碑碣。發揮佛氏之學。雖非極至初未嘗效韓之詆毀也。宋歐陽氏出。文章宗韓作本論以拒佛。謂攻之愈堅撲之愈熾。而不知有不可攻不可撲之大本。於其間徒[謧-冉][謧-冉]多言。又何加損於吾佛也。
明教和尚著書非韓。非非韓也。乃諭歐也。後儒相倣效詆佛者頗眾。吾教之士往往謂彼嫉佛。余謂彼非嫉佛也。實不知佛也。使彼知之則將外護之不暇。雖強使其詆毀。寧無媿於中乎。復以因緣果報言之。亦可以[(冰-水+卄)*夕]謗也。如佛累遭提婆達多以惡計陷於死地。而不動念者。乃知其有宿冤也。當其狹路相逢。返觀報盡還無之理如飲甘露。又何念之可動哉。彼韓歐之怒排力詆。又安知其非提婆達多之餘蘊未消者乎。但堅持正念待彼之餘蘊消盡。則逆耳之聲將不求息而自息矣。永嘉謂。從他謗任他非。把火燒天徒

自疲。永嘉之說雖盡善。惟從他任他。似亦未能當念融化之也。靈芝照公取文中子何以息謗曰無辯。謂嘗事斯語矣。且無辯與從他任他之語。然亦俱未盡理也故。圓覺謂。若知我空無毀我者。則從他任他。以至無辯。贅且剩矣。嗟乎近代之持公論者。不鑑其本。惟見彼斥我為異端。我則非彼為外道。與閭巷倚門而相罵者無異。又何以表無生慈忍之力因緣果報之理哉。昔有國王放五百醉象害佛。佛豎五指迎之。象皆馴伏。時阿那律見佛五指端各現金毛師子。時一弟子白佛云。嘗聞佛說。此身是夢不可愛樂。今現師子之威禦醉象之難。豈非愛樂其夢中之身耶。佛曰。我何有心於禦象哉。我積刼以來修慈忍三昧。今豎指入此三昧任其踐害。以我三昧之力成熟故。師子之威不期自現。觀佛之說。乃禦難息謗之第一義也。語言云乎哉。機智云乎哉。又世有所謂。見德人之容使人意消心醉德人豈亦使之然乎。斯亦禦象難之漸也。或不爾者皆自召也。苟欲以語言息之。適滋之耳。何益哉。

佛身充滿於法界。普現一切羣生前。隨緣赴感靡不周。而恒處此菩提座。天下叢林讚佛多用之。此偈出華嚴經第六卷。時佛白毫相光中示現一切法勝音菩薩所說。乃一部華嚴大經之綱目也。亦諸祖狹路相逢之要領也。佛身充滿於法界。擬向甚處蹲坐。普現一切羣生前。眼裏耳裏著他不得。隨緣赴感靡不周。空合空水投水。而恒處此菩提座。將謂別有長處。與麼註解未越常情。或不知歸別露消息。佛身充滿於法界。遲日江山麗。普現一切羣生前。春風花草香。隨緣赴感靡不周。泥融飛燕子。而恒處此菩提座。沙暖睡鴛鴦。一切法勝音。掬水月在手。少陵杜工部。弄華香滿衣。雖然珠轉玉回。要且天懸地隔。還要識佛身麼。瑠璃殿裏白玉毫寶。華臺上黃金相。且拈過一邊。以至三十二相八十種好。眼裏金塵且沒交涉。更說箇佛身無為不墮諸數。隨語生解萬里崖州。若曰充滿於法界底佛身。眼不可窺心不可測。智不可知識不可解。惟雲門乾屎橛。洞山麻三斤。却較些子。爭柰無人悟得。以其不悟縱有玄談。皆成欺誑。更有傍不甘者。廣引相似語言。謂佛身包太虛含萬象。不可以色見而色無不周。不可以空求而空無不備。迎之非前隨之非後。低聲低聲。此等說話竈婦乳兒皆能言之。若曰佛身。不亦遠矣。然普現羣生前隨緣靡不周。且置之勿論。又指何物為菩提座耶。或謂佛身充滿此座亦充滿。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若曰菩提座上別有佛身。則不可得為恒處也。然既充滿。且無常生死有漏世間。又向甚麼處安著。或者引永嘉謂夢裏明明有六趣覺後空空無大千。既覺矣。謂佛身謂菩提座。亦無地可寄。又何言說而非寐語哉。學者未能真誠夢覺。雖曰讚佛乃謗佛耳。宜審諸宜審諸。

盡十方世界是清淨法身當體。如千日並照。了無纖毫障蔽。無端為一點無明當面覆却。以故仰而觀之之謂天。俯而視之之謂地。廣而窺之之謂法界。以至山高水深晝明夜暗風動塵起雲騰鳥飛。與夫披剝萬象剖析精明。欲覓所謂法身則空然無有也。由是引起分別。堅執妄情喚空作色不得。指明為暗不得。視親作踈不得。轉憎為愛不得。要識無明面目麼。只這箇轉不得底不欠一毫。忽有箇強主張者道。我但見空不作空。見色不作色。惟以一清淨法身觀之。是亦是矣。奈何謂空謂色之見卒未能忘。又作清淨法身之能觀所觀初未曾泯須知只箇未忘未泯底。政是根本無明。直下絞瀝不乾洗滌未淨。若欲頭頭上明物物上顯。誠不啻隔靴抓癢也。如圓覺謂。此無明者非實有體。如夢中人夢時非無及至於醒了無所得。與麼說來。無明豈有實體定性可得。乃全體是清淨法身也。雖然如經中謂。及至於醒了無所得。還曾與麼醒也未。須知醒有二義。最初省色空等法皆自心現量乃淨法界身之影像也。如是而醒能斷枝葉無明最後見聞情盡能所識消。不見一法是法身。不見一法非法身。是非俱泯念念皆如。到此方斷無明之根本也。然枝葉根本二種無明必欲頓斷。其黑漆桶或不連底洞脫三回五回。豈容心思言議而可得哉。

昔東坡居士題廬山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清淨身。夜來八萬四千偈。他日如何舉似人。後有禪者謂。東坡每句多却二字。何不直言溪聲廣長舌山色清淨身。又有謂。溪聲不用舌。山色不用身等。總是忍俊不禁。將謂超出局量。殊不知總向他措大背後叉手。當時老坡只識得箇溪聲山色。又安知驢聲馬聲鴉鳴鵲噪。至于愁歎聲痛哭聲乃至地獄刀劒戈戟宰割鞭打種種惡毒呻吟號叫聲皆廣長舌。豈但山色大而虛空細而纖芥。極法界內外。所有體象殊形異狀妍醜怪奇青黃短長。至若冰河炭燄腥臊穢濁與夫不可眼視之種種惡色。皆清淨身也。豈惟身之與舌。但鼻所入者皆佛香。口所噉者皆法味。至六入十二處。法性混融間不容髮。是謂一相平等真淨無漏圓滿具足三昧門。從上佛祖據此三昧。攪河為酪變地為金。出沒卷舒無邊妙用。一一皆從此三昧門流出。法華謂。惟此一事實餘二即非真。即今天覆地擎日上月下。晝明夜暗嶽立海橫。更無一毫髮不在此三昧門中影現。直饒如此明白舉似。又安知仍舊坐在溪聲山色中。鰕跳何曾出得斗也。

記得孚上座講涅槃備說。法身不大不小非方非圓。無住相無不住相。圓裹十虛混融三際。時有一禪者在座掩鼻而退。上座乃致問云。我說法身不曾違文失義。見笑何也。禪者曰上。座盡其所學只說得法身影像。若曰真法身。大固遠在。上座要與法身相應。請拈過講學凝心靜坐。孚一依所教。忽聞角聲劃然開悟。你道老坡曾與麼悟也未。此道離言說絕知解。或不深窮密究以期悟明脫略見聞超

出情量。妄為溪聲山色引入荒草。而不知有悟入之理者。滔滔皆是。可不慎諸。

少林直指不立文字。六祖謂。說箇直指早已迂曲了也。更有甚麼看話頭起疑情做工夫將心待悟。無乃取謗先德屈辱古人者乎。不然六祖方三傳而出百丈。世稱大智禪師。建禪林清規。遠依律部立為禮法。復置廣堂連牀。俾三百五百眾凜凜危坐枯椿其形死灰其心。目之曰坐叅。然直指尚曰迂曲。此迂曲中之又迂曲者也。已而自侍者寮朝叅暮請親熏熟炙開鑿見聞俾掌藏鑰。涉獵名相。與夫博究儒書通內外等學使之分座說法。然後待時出為人師。上則付衣表信。下則瓣香稟承。斯又不勝其迂曲矣。至若派為五宗不相混濫。其授受之際細密委曲。異說殊途莫之紀極。豈直指之道果有是理哉。蓋前人非不知不立文字之直指也。以去聖時遙。人心日趨而下。觀其體道之念不密徇境之識日遷。乃不得已而救之。如百丈未建叢林時。人皆草衣垢面。棲遲於空山大澤中極情向道。至百丈時早有老病畏怯。由是建叢林以慰安其老病而輔祖道也。使前輩或不曲徇時宜巧施方便。則直指二字亦滅絕無聞矣。近代持公論者。惟責人不直指而之迂曲。是不鑑其迂曲乃伸直指之異方便也。且責之固是。而亦不返鑑其責人之心全體墮在迂曲中矣。何則如少林秉單傳直指之道默坐九年。未聞其有責人不信直指之辭。逮今千餘載。而直指之道炳如日月。亦不因從上之迂曲。少蔽其毫髮。蓋心真而理自顯。據如少林負直指之要。有傳少林謂外息諸緣。內心無喘。心如牆壁乃可入道。且屏絕外緣而不涉。禁伏內心而不動。斯豈直指之旨乎。乃欲其久之而悟入吾直指之域也。今看話頭做工夫。蓋亦使其情消識謝功用兩忘徑造吾直指之域。復何疑哉。

禍福萌於自心。憎愛豈從他得。出一時之情妄。混三世以報酬。歷萬劫而不消。雖絲髮之無貸。一大藏教舉果明因。皆自心現量。更無一法從心外至者。道人當念念觀察自心。無形象可得。無影跡可求。昭昭太古之先。歷歷極未來際。故楞嚴謂。無漏真淨。云何是中更容他物。所以前輩目之曰金剛寶劒。標之為清淨太虛。謂劒則無物不摧。謂虛則無方不攝。大光明藏覿體無依。佛祖證之頓空異見。眾生不了妄逐情塵。由是三界起焉萬法集焉。生滅去來之相紛焉。禍福酬報之理昭焉。而不可逃也。以不達自心現量。則其趨福避禍之念汲汲不休。捨憎取愛之情密密無間。且妄見益深而積業益熾矣。夫人膠於世網者固未可責。其已嘗裂開世網殊形異服之士。尚馳逐而不知息者誠可責也。楞嚴謂。狂心未歇歇即菩提。乃責之於名教也。少林謂。外息諸緣內心無喘。又古德謂。不學佛法惟務休心。乃責之於祖語也。如四心六度萬行羣善及道品等。蓋不忍其坐致淪溺。以輕易重以優易劣。皆善巧方便而責之也。直以心體言

之。惟歇休二字早是金塵入眼。又何優劣輕重之復論哉。故聖人不柰眾生之不悟自心現量。猶化城而之寶所也。謂自心者何。乃佛祖共證本來具足圓滿菩提之至體也。謂現量者何。乃眾生隨識所變執而不可化之見妄也。或問。何以遣之。對曰。不可遣也。苟欲遣之則與遣之之跡俱成現量。故古有靈龜曳尾之喻。惟信心堅密究叅不已。廓爾開悟即其自心現量。不間一塵轉為自覺聖智。猶迷時認金為銅悟時則知是金非銅也。悟銅元金乃自覺聖智也。迷金執銅乃自心現量也。楞伽一經之要義。少林持以印直指之心。捨現量而禍禍福福之跡。俱不可得而容也。學者宜思之。

情何物也。執而不化之見妄也。未有情而不執者。未有執而非情者。情之所以執。蓋出於迷妄也。所迷者何。乃迷自性轉而為情也。眾生之情執有同焉有異焉。謂同則同乎憎愛。謂異則異其憎愛。所趨之見差別萬殊。不可得而一也。有二人焉。一人執東為是。則所向皆東。一人執西為是。則所向皆西。其執東為是者每以西為非。而不知執西為是者反觀吾之東亦非也。其執東者不知西向之人指吾東為非。其進東之步益遠自以為益是。彼以為益非。其執西者亦然。二人之所執不翅矛盾之不相入也。以其不相入。則天下之是非未有能同之者。故聖人世起而救之。垂言立教。必欲同其是非之心化其所執之情。柰何教跡愈彰而是非愈熾。且古今三教鼎立。其互相詆訾者。以各專門不容其不是非也。如一佛之垂化。觀萬法惟一心一心即萬法。所以彰萬法為教。標一心為禪。名常異而體常同。教即文字而禪離文字也。究其所以。特不過破情執之迷妄混入一心之靈源而已。以即文字離文字之執未化。而教與禪宛如冰炭。蓋有離即之二也。至若教非教禪非禪。雖聖人亦不能不斂衽而退縮矣。且日親性理之學。尚不能化其所執之是非。使素昧教理之人忘其所執不徇是非。又何異戒飢人見飯而勿餐也。古德有不見他非我是自然上敬下恭佛法時時現前煩惱塵塵解脫之訓。昭若日星。未即驗其語者。蓋情執未化不能不見是非也。要而言之。化執無越於忘情。忘情莫先於悟性。性既悟矣則情不待忘而忘。情忘則是非之執若春霜當赫日。安有不化之理哉。

幻人世居杭之新城。族孫氏。祖遷錢塘。父母生子女七人。幻居其最後。方離襁褓惟以歌唄佛事為兒戲。鄰人異之。七歲從市學。讀論語孟子。未終九歲喪母而輟學。蚤負出家志。以世相日拘百計莫脫。至廿四其所縛之世相。不待作意而劃然自解。寔至元丙戌歲也。是年五月獨登山禮先師。已而誦金剛經。至荷擔如來處恍然開解。自爾經書語言頗沾其味。非悟也。丁亥二月信女人楊氏授以資具。從山海翁登山薙染。己丑充堂司。庚寅欲潛去。密為松公所知。助腴田三畝。復令參堂。未幾劒疾。先師令給侍。辛卯春瞿公

施田莊不受。俾馳書歸瞿田。壬辰充庫務。癸巳甲午惟奔走施門。元貞乙未先師臥疾不起。奉葬畢即去山以酬宿志。丙申往來吳門。大德丁酉春挾袱舒之天柱山。秋之廬阜。冬還建康。匿影草廬者十閱月。戊戌冬結幻住菴於弁山。己亥冬結幻住菴於吳門。庚子辛丑咸居焉。壬寅大覺請住持。而避走南徐。癸卯送布衲歸大覺。甲辰歸守先師塔。乙巳冬領師子院事。丙午丁未至大戊申冬因分衛吳松不返。己酉買舟儀真。夏繫纜於霅城。庚戌歸天目居山舟。辛亥復為船居往汴水。皇慶壬子春結菴六安山。秋舟往東海州。癸丑春舟次開沙。夏送定叟住大覺。就寓環山菴。延祐甲寅春復領師子院事。乙卯結菴大窩。丙辰春渴疾作楚。夏舟泊南潯。丁巳居丹陽大同菴。戊午復還天目。己未庚申至治辛酉壬戌六十歲矣。是年之夏結菴于中佳山。自丙戌至壬戌整三十七白。而幻跡方將遠引為避緣計。余初心出家志。在草衣垢面習頭陀行。以冒服田衣。乃抱終身之愧。且文字失於學問。參究缺於悟明。尋常為好事者所稱。蓋報緣之偶然耳。平昔惟慕退休。非矯世絕俗。使坐膺信施。乃岌岌不自安也。古人有五十而知四十九之非。今余六十返思往事。大率情妄所蔽。何有當於理哉。浮光幻影變在須臾。故書此以自警云。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十八之下

校訛

(第三葉十八行)泥(誤作呢從南改正)

(十二葉十七行)巳(誤作巳今改正)

音釋

詆

(典禮切訶也)

[譺-内]

(許拱切眾言也)

橛

(其月切)

瀝

(郎狄切去水也)

訾

(蔣氏切譏也)

褦褓

(褦舉兩切褓博浩切褦褓小兒繃也)

劃
(忽麥切剖也)
薩
(他計丈几二切)
腴
(与俱切腹下肥也)
衄
(女六切鼻出血也)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十九

參學門人北庭臣僧慈寂　上進

東語西話續集上

非一歲無以終萬化之功。非一心無以[(冰-水+卄)*夕]萬法之跡。然而春夏秋冬之令雖別。其所不別者同一歲也。頓漸偏圓之理雖別。其所不別者同一心也。且歲不知有春夏秋冬而四序成其歲。心不知有頓漸偏圓而四教彰其心。如是則知。即別而同即同而別也。即別而同四不離一。即同而別一不離四。惟同則不能徹其化跡。惟別則不能會其本源。於是同別之旨。不容不兩立。本跡之門不容不雙[(冰-水+卄)*夕]也。每聞議者謂。一代時教彰如來之本懷。罄無不盡。彼云教外別傳者。豈教外果別有未盡之法為傳耶。儻別有所傳則名外道。或別無所傳則妄誕之跡不容掩也。余嘗以前說證之。茲復謂議者曰。聖人初生下時。手指兩儀足行七步。何教義所攝耶。此乃別傳之最初顯示也。豈待末後拈一華以示迦葉。謂之別傳者乎。中間四十九年隨機演教。於正直舍方便處。皆是別傳之旨。又豈止乎最初末後而已哉。所云別傳者。非教外別有所謂禪也。非心外別有所謂法也。非離言說外別有不形言之祕密三昧也。非理外別有理也。亦非一向無事而故作是言也。何則自始洎終惟示一心也。依一心所演惟一法也。安有所謂別哉。當知靈知心體。離言說相。離見聞相。離思惟相。離文字相。乃至離一切諸相。雖曰離言說相。非言說不能立其教。雖曰離見聞相。非見聞不能傳其教。雖曰離思惟相。非思惟不能達其教。雖曰離文字相。非文字不能宗其教。故知言說文字等乃教也。離言說文字等乃教外別傳也。所云教者。宣明此心也。所云教外別傳者。即超出言象而妙契此心者也。使言說文字外別無旨趣。則經中不應言諸法寂滅相不可以言宣。又云。此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或謂言說文字等果不可契如來之心耶。曰不然。豈不聞始從鹿野苑終至跋提河。於是二中間未嘗談一字。於此則一大藏教。曷嘗有言說文字等相之可得也。苟不洞徹如來之本心。則滯有文字非教也。執無文字非禪也。動為情縛於有無之間。則教禪俱不取也。然教外別傳者目之為禪。此禪即一心之異名。非人天二乘所習八定四禪之禪必待枯形死心殞情絕識之謂也。蓋此禪之體如金剛王寶劒。自非上根利器生知夙習之士領於機先薦於言外。欲向見聞思惟等擬涉毫芒。則刻舟奚益哉。遠自少林相傳迨今如印印空。雖文彩不露。而至理獨存。信別傳之說良有旨焉。通而言之。禪即離文字之教。教即有文字之禪。寬一毫同相

了不可得。復何別之有耶。其所別者乃化跡之設不侔爾。譬如堅冰烈日之不可同日而語也。
藥不專治。病無必死。其用舍安危之要。在醫者之得失耳。苟得其要以寒破寒以熱攻熱。俱無實實虛虛之謬。不得其要而或誤投毫髮。雖病未危而藥危之矣。世無盧扁。使萬金神藥亦能殺人。其利害有如此者。佛稱三界大醫王。純以無上神藥治法身之病。其對證投機之頃。順用逆施迎刃而解。世云神聖工巧。殆不可同日語也。
余因閱圓覺經。文殊首以本起因地為問。乃答以永斷無明方成佛道。普賢以以幻修幻為問。乃答以應當遠離一切幻化虛妄境界。由堅執持遠離心故。心如幻者亦復遠離。遠離為幻亦復遠離。離遠離幻亦復遠離。得無所離即除諸幻。普眼以修行漸次為問。乃答以先依奢摩他行堅持禁戒。安處徒眾宴坐靜室。徧觀四大及與根塵虛妄和合。然後身心根塵與幻俱滅。便能顯發無方清淨。彌勒以修佛菩提幾種差別為問。答以欲脫生死免諸輪回先斷貪欲及除愛渴。清淨慧以凡聖所證所得云何差別為問。答以一切障礙即究竟覺得念失念無非解脫。至若居一切時不起妄念於諸妄心亦不息滅。威德自在以方便漸次為問。答以當修三種淨觀謂寂靜奢摩他如幻三摩鉢提寂滅禪那等。辨音以圓覺門有幾修習為問。答以二十五種清淨妙輪即前三觀交互單複云云。淨諸業障以本性清淨因何染汙為問。乃答以不了四相不成聖果。又云但當精勤降伏煩惱。起大勇猛未得令得未斷令斷。圓覺以云何安居修此圓覺清淨境界為問。答以建立三期求哀懺悔復以三種淨觀隨學一事。已上皆大悲願王普告諸菩薩及末世眾生。淨治覺體之善見妙藥也。如何獨答普覺所問。一章之中指出四病。謂作止任滅則前所謂善見神藥者。俱不能逃此四病所攝。何則自遠離諸幻。與堅持禁戒建立三期等。豈非作耶。自先斷貪欲及除愛渴。與宴坐靜室修奢摩他等。豈非止耶。自一切障礙即究竟覺。及於諸妄心亦不息滅等。豈非任耶。自永斷無明。及四大六根虛妄和合與幻俱滅等。豈非滅耶。原夫法身流轉五道而為眾生者。由內熏三毒外迷四倒。轉入無邊生死海中。如來不指三毒四倒為病。而反指作止任滅為病者何耶。且作止任滅。固不足以詣圓覺之閫域。亦必取證聖道之漸。望三毒四倒。何翅天淵之間哉。對此不能無疑於聖人之言。乃為之解曰。豈不聞一時婆伽婆。入於神通大光明藏三昧正受。正當入時上同諸佛下與眾生及十法界中有無情等同時俱入。自昔至今不起于座。就中無主無伴離聖離凡。身心混融性相平等。良由十二大士未忘境智。瞥興問端是非鋒起。故如來據大圓覺縱其所問。廣說證修。即作止任滅俱指為藥至普覺章將[(冰-水 丬)*夂]玄唱。斥作止任滅均名是病。即病一言取舍俱奪。苟知縱而不知奪。混圓覺於問答之場。或知奪而不知縱。墮圓覺於泯默之

地。當知縱亦藥也。奪亦藥也。即其縱之之藥。治三毒四倒之正病。以其奪之之藥。治作止任滅之助病。豈不聞世之療色身之病者乎。凡初感正病之頃。則指方以對治。及執其所投之藥而過之。由是不病於元感之正病。而病於藥之所助。則卒無如之何也。惟藥致病非庸醫所知。故知作止任滅之藥病。非如來洞鑑其源。則孰能指也。當知覺有二義。有覺妄之覺。有靈明之覺。覺妄之覺能對治一切垢染及世出世間種種見聞塵習者是也。靈明之覺亦名本覺亦名圓覺。體離凡聖跡絕自他。雙泯色空兩忘能所。窮今亘古湛寂不搖。靡間一塵覿體圓淨。雖菩提涅槃真如般若。到此俱名是病。又何作止任滅之不病哉。

善致福惡致禍。正合道邪干業。此理昭然如黑白之不可混。真如淨境界中初無善惡邪正。皆一念瞥生處。失於照了而不得不有也。以其有故。則三界煩惱念念起滅無時暫息。成住壞空循環不斷。是故聖人興慈運悲垂教立化。使其捨惡以從善忘善以合道捨邪以歸正忘正以會心不越念而三界空。不動塵而煩惱盡。復歸本際洞徹根源。教化之權亦從而泯矣。

捨惡則斷恩愛遠利名。脫塵勞盡貪欲。

捨邪則齊物我絕是非。空見聞泯能所。

從善則守戒律修禪那。趣空寂向菩提。

歸正則徹法源洞真諦。契佛心合聖道。至於邪正善惡會歸一念。則一切時中觀根設教普利羣機。信手拈來無非妙用。隨眾生願報佛祖恩。手眼通身一機不露。熾然作用一物不為。撒手去來了無拘束。是謂一代聖化之本旨也。雖羣宗異教各立門風。皆莫能外乎此。自先佛建立祖祖相承。大小伽藍分布海內。凡主一方者。苟或善惡倒置。則禍福之機隨念響應。內關己德外涉化風。不容不審也。惟是識馬易奔情猿莫制。故聖賢制禮立法。於一念未起之前。乃深欲防其微而杜其漸。使微不知防則著將安救。漸不知杜則頓起難[(冰-水+卄)*夕]。譬之水火。防其微漸之初。則不致於崩山燎原也。故吾佛棄萬乘之權。而受擯辱於匹夫之手。捨海宇之富。而丐衣食於域內之民。忘宮室之華。而委形質於草木之下。泯道德之貴。而歷辛苦於塗炭之中。觀其所由。莫不痛以無邊眾生各各具此深遠廣大利欲根於情識卒莫能制。乃化現斯事。實防微杜漸之大旨也。教化之通塞初無定體。出入乎道德利欲之間。使存道德則教化不期通而通。存利欲則教化不期塞而塞矣。當知道德自佛祖盛化之後。人物衰替從著而至微。利欲自時移事變之頃。貪妄日興從微而至著。道德利欲。譬之明暗不同時水火不同器。今端居佛祖之域。苟不知防微杜漸固已危矣。矧乎相勝以欲相誘以利。莫悟其非視之為當然

者。則火已措于積薪之下矣。境風日扇禍災倏起。反不以為憂。而欲坐待教化自通者。是猶吹網欲滿。多見其不知量也。悲夫。
世所謂語言者。動乎其心而達乎其口。即情想之昭著。未有無其義者也。故其情愛且喜。則其言也和而溫。憎且嫉則其言也峻而訐。逆且怒則其言也迫而怨。順且恕則其言也肆而達。誇且美則其言也婉而文。俗且鄙則其言也朴而拙。皆言語之容也。欲審其義先觀其容。既達其容則知其情。既知其情則有以諭其義矣。所謂義者。乃情想之所適。意識之所主。而言以宣之也。蓋語言皆模寫情識所緣之義。曲盡其巧。苟情想不到意路不行。雖大張其吻於終日。將無一詞可措矣。豈特人言為然哉。至於鴉鳴鵲噪犬吠雞啼。凡若有情一動其聲。必有所主之義。但人莫之曉耳。安有語言音聲而無其義者乎。惟吾佛祖之道則異於是。自手指兩儀足周七步。至於一華遽拈時。百萬眾皆神通智慧之聖賢。盡其所思之量。俱莫測其邊涘。惟飲光微笑而已。自祖道之東。而兩宗五派星分棊布遍入寰區。逮扣其言則須彌山。是甚麼。東海鯉魚打一棒。新婦騎驢阿家牽。與我將禪板來。飯袋子。江西湖南去等語[謧-冉][謧-冉]不絕。如長江大河莫之所止。味之則如木札羹鐵釘飯。親之則如吹毛劒大火聚。目之則如閃電光擊石火。耳之則如塗毒鼓旱地雷。入之則如荊棘林。透之則如生鐵壁。既不可以語默會。尤不可以智識通。及與天地鬼神咸莫能測。所以目之為無義語也。夫無義者。超乎喜怒哀樂之外。脫乎情識意想之表。又豈容以經書文字聖凡名相而和會哉。嗟學者之未諭紛紛亂鳴。擅自穿鑿謂。此語是放開是把定是傍敲是暗打是探他是肯諾。
又謂。此語是向上向下。是全提半提。是賓家主家。是死句活句。是商量平展。
又謂。此語是最初末後。是藏鋒透關。是殺人刀活人劒。
又有甚者牽引經教謂。此語是即色明心附物顯理。是有言顯無言。無言顯有言。是眼觀東南意在西北。是威音那畔空劫已前。不間一塵全歸自己等。異端殊說莫可具陳。不知一涉意根俱成有義矣。使佛祖之道果止於是。則將何以斷他生死情妄之根乎。誠所謂聚螢火以燎須彌。持蠡量而測滄海也。
或謂。禪家之無義語我知之矣。佛祖以不立文字教外別傳安可復有語耶。其應機接物之際高揮大抹答問汪洋。雖語言如塵沙。其如不落那邊著著皆歸第一義。所以開口不在舌頭上。又何向上向下之云乎。謂無義語得非是歟。
余曰。無乃五十步笑百步也。子雖不墮向上向下之異說。且第一義得非義乎。或曰。聞解粘去縛抽釘拔楔。必因有語而然。使佛祖之語果無義趣。則何以致然也。

余曰。斯言差近矣。子當致此疑於懷抱。久之自悟。方知無義語不爾密矣。苟或不爾則徒增戲論。何益於理哉。

人莫不有心。心莫不有應。禪者心也。機者心之所應也。自鷲嶺拈華少林立雪之後。此心一傳響應千古。曰禪曰機。無一時不與天地萬象互相酬酢。政不待別有所扣而然也。况自有宗門以來。其所謂木上座金剛圈暗號子破沙盆青州衫娘生袴三脚驢鼈鼻蛇無米飯不濕羹。至若五君臣四賓主三玄九帶十智重關放下著自做得是什麼莫管他等語。四方八面霆轟雷震。浩浩湯湯前後出興莫之紀極。語其疾則嚼鏃猶遲。語其利則吹毛亦鈍。鴆酒不可方其毒。大羹莫能比其淳。麗鋪錦上之華。精食水中之乳。儼臨廣眾高踞大牀。風動鬼神聲喧宇宙。凡咳唾掉臂怒罵戲笑。總而目之曰禪機者良有以也。世典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此與禪機似彷彿矣。不動者非有所止而使之不動。蓋體本湛寂如太虛空。乃天理之不動也。感通者。非有一毫意謂於其間必待有所感而通者。當其感通之際。若洪鐘斯扣空谷傳聲。無為也無作也。天理本然之勢也。喻乎淨鏡之鑑萬形明珠之現五色。禪也者鏡也珠也。機也者鑑也現也。其萬形之妍醜五色之淺深。雖昭昭不能自隱。而鏡與珠曾何有所為也。有所作也。乃至淨至明之效耳。能契此者則謂之禪機。外此則非余所知也。

或問。據所言人莫不有心。則有情界內窮古亘今。資生產業治世語言浩如塵沙。原其所因靡不由心而著。初未聞有禪機之說。惟少林門下業咨叅者。獨擅其名何也。

對曰。心有二焉。曰真曰妄。真者即靈知之至體。此非妙悟不可得而逆測也。妄者即情識之幻用。乃逐物者由之也。昧者槩稱之為心。不知真之與妄實霄壤之不侔。彼資生業等者乃妄情也。非真心也。夫真心者。惟佛與祖熏鍊正因。智徹神悟堂堂。於聲色是非中妙符而密契者也。全超修證靡涉功勳。不墮見聞豈存地位。所謂達大道兮出度超然。名之曰祖也。又豈可與依情附識膠纏世網者同日語哉。或未達其真。則修行亦善矣。若使有作思惟而吠虛逐塊於祖庭之下者。反不若資生產業有治身之益也。彼不惟無益。將坐致謗法之咎。豈禪機之果累於人乎。蓋不善擇其真者也。道人宜審諸。趙州問南泉。如何是道。泉云。平常心是道。此話流布叢林。古今之下鮮有不墮於意識者。盡謂著衣喫飯動靜語默一一天真。離此天真之外擬涉念慮。早是不平常了也。古人道。箇平常心是道。兩手分付只貴一切平常。佛法世法彼自無瘡勿傷之也。乃引張拙秀才謂。隨順世緣無罣礙。涅槃生死等空華。是平常心。龐居士謂。日用事無別。惟吾自偶諧。是平常心。三祖謂。至道無難惟嫌揀擇。是平常心。馬大師謂。見色便見心無色心不現。是平常心。又古德謂。翠竹真如黃華般若。是平常心。但是古人凡說到日用本來具足

不離見聞覺知處。皆配之為平常心。若然則總不出箇意識摶量。蓋南泉實不於此處蹲坐。而從上古人亦不向這裏埌跟。但是不曾親向趙州未問南泉未答以前薦得。擬生寸念徇其語默引起意解。徹底不平常了也。更若廣引古人垂手利生方便接引處一言半句。以之取證轉見崖州萬里。或謂。即今對物遇境不起一念。是平常心。
或謂。雖舉念動情而不住諸相。是平常心。或謂。有無不隔聞見混融。是平常心。或謂。寒則添衣熱則搖扇。是平常心。
或謂。繁興大用舉必全真。細語麤言皆第一義。是平常心。
或謂。古人痛棒熱喝擎乂輥毬。機無停滯道出常情。是平常心。乃至種種作為種種思想種種湊泊。要與箇平常心相似。無異掩耳偷鈴。自取欺誑。但是玄言聖量妙理真詮。總不與平常心相應。况是迷惑貪妄顛倒情識。而能遠契平常心者乎。當知平常心不屬知不屬解。乃至不屬一切和會領略。擬涉知涉解。則安有平常之理乎。昔雪山夜覩明星。是悟此平常心。迦葉破顏笑。二祖禮三拜。是明此平常心。至若太原聞角靈雲見桃。凡一機一境有契有證者。莫不皆契此平常心。今日要與此箇平常心覿體無間。須是親如他佛祖瞥地一回。則信手拈來無一毛頭不與平常心相應。雖迦文放眉間照萬八千土之光出徧覆三千大千世界之廣長舌相。與夫納須彌山於芥子建寶王剎於毛端。甚而至於橫身火聚闊步刀山。亦未有一事不與平常心相應者。但迷人不知而自見等差。於等差中更莫有不自此平常心顯現。乃知無邊眾生雖重迷極障於無盡苦趣動經塵劫未得棄離。亦未嘗有絲毫不出此平常心者也。特自昧而不覺耳。南泉又謂。道不屬知不屬不知。知是妄覺不知是無記。這一絡索。將謂盡力扶持。殊不知破蕩不勝其夥矣。爭似永嘉道。箇絕學無為閑道人不除妄想不求真。與此平常心差近。且孰為絕學。孰為無為。殆不容舌也。
遠客過門指余色身。以四法界為問。謂此身於四法界內何法界所攝。余從容告之曰。四種法界顯一心之體用也。幻者罕習經教。輒以己意陳之。且以手中拄杖言之。依相視之喚作拄杖。名事法界。離相惟性不喚作拄杖。名理法界。性相不二正喚作拄杖時却不是拄杖。於不是拄杖處。不妨全體是拄杖。是名理事無礙法界。以一拄杖入一切法。任法立名了無定體。以一切法入吾拄杖。同名拄杖亦無定體。名事事無礙法界。如帝網珠。以吾一珠入一切珠而體未嘗分。以一切珠入吾一珠而體未嘗合。相[(冰-水+卄)*夕]相攝而無虧。互奪互融而不間。如永嘉謂。諸佛法身入我性。我性還共如來合。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其法界之名廣說萬殊。略說惟四。其實亦未嘗四也。惟廓悟自心之士。見處圓融於法界相不執一而言一切。不離一切而守一。蓋法爾如然非神通所致也。嗟夫昧者妄執色身為我。起種種貪欲為事所障。囚縛三界無解脫期。聲

聞觀色無我惟滯一空。遠離世間獨求解脫。為理所障被佛所訶。惟菩薩乘了色即空悟空即色。色空不二住于中道。理事相含獨脫無礙。猶存見執尚滯法塵。獨如來事事無礙之境。如鏡照鏡似空合空。類一摩尼具含眾色。[(冰-水+卄)*夕]則俱[(冰-水+卄)*夕]現則齊現。不容造作豈涉安排。是謂無功用法門。其法界相總萬歸四。會四歸一。於無功用中一亦不可存矣。余身於四法界理體如是。上根利器薦在機先。中下之流徒勞佇思。客唯而退。

太末蟲處處能泊。而不能泊於火燄之上。眾生心處處能緣。而不能緣於般若之上。火固不可泊。余不知般若果何物。而獨不能緣耶。使般若果不可緣。則眾生成佛之理無有是處。或謂不然。眾生為妄所惑。墮落生死流染世間。識想交馳善惡分別。皆徧計成就。縱有知覺亦成戲論。遠經多劫近及今生。從迷入迷曾未休息。夫般若者。離言說相。離文字相。離心識相。離思惟相。乃至見聞覺知徧計分別種種離故。能離所離亦皆遠離。爾時般若覿體成就。所謂不能緣者。由真妄各立不相入故。譬如明暗二體相傾欲合為一。縱有神變其可得乎雖然殊不知法無異相。動念則乖。理絕多途。舉心則隔。徧十方是般若體。盡大地是光明幢。不間一塵觸處圓淨。纖塵未盡萬劫難明。欲得現前當依智用會。須拔能所根於一念未萌之際。空人我見於寸心不動之時。念念破無明離妄想斷攀緣泯聞見。奮起此志如金剛王寶劒橫按當軒遇物即殺。晝夜六時熾然無間。久久心境寂人法空意識消伎倆盡。和手中杷柄子一時打脫。始知眾生心外無般若。智亦何依。般若外無眾生心。緣將安寄。即眾生心非般若。青出於藍。即般若非眾生心。冰生於水。即眾生心即般若。廓爾圓明。非般若非眾生心。泯然無寄。然後動一塵則萬法彰。斂一念則十虛殞。卷舒與奪任意縱橫。生死去來於法自在。事雖與麼。若約祖師門下。衲僧面前猶未有語話分在。奇哉此道豈古人獨有而我獨無耶。丁此叢林日晚光影如流。努力勤叅。决不相賺。

止體也。百千諸佛之所共住。觀用也。八萬細行之所齊彰。體無用外之體。則止在觀中。用無體外之用。則觀歸止處。體不動故猶須彌立於太虛。用不昧故若杲日麗乎暘谷。止無所故波水盡於本源。觀無能故光影消於古鏡。太虛隱須彌之勢。則止體本自無虧。暘谷藏杲日之光。則觀用由來具足。源空波水滅止亦何依。鏡破光影亡觀將安寄。然則鏡源本幻體用元空。能所俱亡止觀亦寂矣。

或曰。承教有言。眾生為昏散故墮生死流。諸佛以止觀故住涅槃岸。所謂以止止散寂而常照。以觀觀昏照而常寂。所以寂照雙顯定慧兩融。止極觀圓不真何待。審如前說則。止觀之名既混定慧之體何分。名實既乖恐非至論。噫豈不聞。法華經云。惟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真。止觀也定慧也寂照也體用也。理本無殊。特立名之異耳。

然以實就權則二邊各立。會權歸實則一亦不存。儻權實之不分則名相自惑矣。殊不知靈鑑絕待真覺無依。良由一念瞥興萬法斯起。且迷悟既無別念。得失豈有二人。故聖人設教雖百千不同。乃應機隨器。特不過遣其妄而去其執。皆出於善巧方便三昧智力也。曷嘗有定意於其間。而亦未嘗無定意也。要在得旨忘言可矣。且以止止散。而不知其所以散。以觀觀昏。而不知其所以昏。使散有可止則心外有法。昏有可觀則法外有心。所謂散者不由空寂靈源。而應不自生。所謂昏者。若匪圓湛真體而曷由自起。且空寂靈源動靜不異。圓湛真體明暗何殊。使止形乎絕動靜之源。猶寸土培須彌之勢。觀加於離明暗之體。若孤燈助暘谷之光。但一真之至體廓明。則萬法之幻名自釋。不離當念豈涉階梯。融止觀於昏散之場。全定慧於生滅之際。即千波而觀湛水清濁誰分。就五色而覩圓珠染淨莫惑。至哉此旨世或罕聞。惟證乃知非悟罔測言。前薦得已涉途程。擬著意求刻舟何益。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十九

音釋

殞

（羽敏切歿也）

閫

（苦本切與捆同）

吻

（武粉切口脣邊曰吻）

阿家

（家音孤）

蠡

（音離瓠瓢也）

楔

（先結切櫼也）

湯湯

（並尸羊切水盛貌）

囓

（倪結切噬也）

鏃

（作木切矢鏑也）

咳

（口溉切與欬同）

垀
(徒果切)
夥
(胡果切多也)
賺
(直陷切錯也)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二十

叅學門人北庭臣僧慈寂　上進

東語西話續集下

客問。古人謂。即今山河大地四大五陰明暗色空等。乃眾生無始時來見病所致。茲不識見病為何。請解之。余舉手中扇問之曰。爾目其色。謂是扇乎謂非扇耶。二者皆見病也。偶鴉鳴復問之曰。爾耳其聲。謂是鴉鳴乎謂非鴉鳴耶。此二者亦皆見病也。至若鼻舌身意所對塵境。曰是曰非皆見病也。何則謂是則墮常見。謂非則墮斷見。住常見則以山河大地等為實有。守斷見則以山河大地等為本無。有無斷常三世五陰返覆循環計六十二皆見也。所云見者。非眼見之見。乃妄心所執之謂見也。首楞嚴謂。由塵發知因根有相相見無性同於交蘆。經中以知為見。謂根塵相對是謂見也。言病者何。如是二見能壅塞靈源。障礙法性引起虛妄。纏縛死生卒無已也。如上約凡夫二乘見病如是。若以祖師門下。雖悟得山河大地等咸是自己妙明真心中物。不為有無二邊之所留礙。至於離四句絕百非淨治法塵不存聖量。儻有纖毫所得不忘亦名見病。這裏豈特山河大地等。縱使百千華藏海解脫菩提場。法界及虛空。聲聞菩薩佛妙義。與神機三昧語默等。總而言之皆見病也。客曰。世有能醫者乎。余曰。謂無則佛法無靈驗。謂有則又益子之病矣。客茫然因筆之。

竊窺天下之理。至一而不可二也。惟相似之說二而不可一也。何則世固有休歇而閒者。亦有怠惰而閒者。謂閒則一也。以休歇怠惰言之。則不可以一致論也。忙亦然。有盡道義而忙者。有趨利欲而忙者。言忙則一。而道與欲則不可以一也。求其沉酣相似而不知返者無他。由此心涉迷悟之兩途。而迷者不自知也。豈惟不自知。反責悟者之不類乎已而深疾之也。如怠惰之閒者。不自知其陷於罪垢沉溺之淵。反以盡道義之忙者。為非也。又如趨利欲之忙者。不自知其陷於狂妄顛倒之域。而反以休心歇意之閒者為非也。惟聖人之心公於道義。以百千方便革其妄謬之情俾閒者忙者必契其理而後已。嗟人之情溺於迷妄。以聖人之是者亦是之。雖是之於言。而不俟其念。聖人之非者亦非之。雖非之於口。而不遣其情。此是是非非之又相似也。逮求其實。則不翅天淵之間也。此世相之相似且置之勿論。如即心是佛之語。悟者有是說也。解者亦有是說也。謂相似者。乃即心是佛之四言也。惟悟者之說。如明鏡鑑像無眹跡可留。解者之說。如五彩畫像微動筆則跡不勝其多矣。學者於相似之理云胡不辨哉。天下之器各有其量。故盃則有盃之量。缶則有缶之量。

不待器之偏舉。而量之大小分矣。心亦身之器也。安得不有其量哉。

夫聖凡之心惟一無二。而其心之量獨異何耶。當知盃亦器也缶亦器也。言器則一。而其量則不可一也。夫心隨其所見之明昧。而量之大小依之而別焉。譬如螻蟻。瞋目所覩不過分寸。人乃窮其遠眺之力不過數里。而具神通聖人。觀大千界如觀掌中菴摩勒果。况吾佛以四大海為目。微塵剎土洞觀無遺。故讚有量周沙界之語。昔張無垢居士謂。人有輕慍易喜者。以其量之不大也。惟其量之不大也。人有一毫怫吾心者。則氣不平。氣不平則言不和。言不和則鬱艸忿怒之色形於面。至於切齒攘臂不能自已。我之量不容。彼之惡方熾。未有不蹈夫禍患之機者。

原夫見之明昧。由學之至不至使之然也。學之不至則見昧而局。學之漸至則見遠而廓。學之純至則見到而宏。學之大至則見明而圓矣。聖人乃學之大至者也。至人乃學之純至者也。賢人乃學之漸至者也。常人以其學之不至。則其量亦不得不等而小矣。量既局於小。而卒不可以廣之也。故涉一毫利害則無以處之。蓋有涵養之說焉。且心之所見。固不可以勉而至。若涵養之道。則不可不力行而勉進之也。謂涵養者一以信為本。何謂信。信聖人之言也。且學之不至則所見昧然心既蔑於見聞。而不信聖人之言。其動違天理。又不翅終此身而已也。故聖人曰。三界無別法惟是一心作。三界本無事人心自撓之。苟信之則不應於物境存是非憎愛之見。或存此見。是謂分別自心。既與自心分別。則吾心之量不勝其隘且塞矣。是非之習愈厚則心器之量愈狹。仰觀周徧塵沙法界之量。奚止日劫相倍而已哉。然信而後能學。學而後能至。至而後能明。明而後能久。以洞明而久視。則其量不期充擴而寬若太虛。雖萬象森列。亦不容有所礙矣。人皆具此量。由信之不篤學之未至。甘為是非憎愛。窒塞於煩惱習氣之域。是豈道人之所用心也哉。

古人謂。楮小不可懷大。綆短不可汲深。蓋言有限之量不可使物過之也。且吾楮有五尺之量。使懷三尺之物可也。吾綆有二丈之量。使汲三丈之深不可也。適當其可則優游自在而不難矣。當其不可則驚畏窘逼。而用小懷大用短汲深。未有不敗者。然則人之才量豈可強至哉。故道人才量宜寬。涉事宜簡。庶幾其可也。反是多見其不自忖焉。

世有信口言而語不乖信意為而事常勝。不可與言心量才量者。豈識達羣類智周萬物量能然哉。惟福量有以致之也。且福非有像量何所依。吾嘗以無像之福。求其無所依之量。曾無[糸*系]忽之差。非有神見。蓋嘗以事觀之也。使有人焉外乏口體之奉。內嬰疾苦而無所告者。其福量自不足以周一身也。或啼飢號寒猶未已而禍辱駢

集。至若雞犬不得寧者。其福量不足以周一家也。且福備乎已則身安。福備乎眾則家齊。以至為國為天下。靡不本乎福也。世之昧者不責己之福量有所不周。而怨人之不我順。猶瞶者咎聲之不及乎耳。何愚之甚哉。惟智者與世浮沉而不加嗟怨。有以見其福量之大小不能加損也。

道體本具慧福修成。慧臻則本具之道益明。福會則本具之道益著。苟慧福俱失。則本具之道隱矣。有謂。古人天真淳全而易化。所以法席隨處鼎盛。今人澆漓而難化。所以在處衰微。

余曰。不然眾生情竇一鑿。則是是非非之見。自二千年外交接迨今。無一時非憎愛也。今之人即古之人。古人之憎愛即今人之憎愛。了無毫髮損益也。古時法席鼎盛舉無敗事。蓋主法者之福臻緣備有所感焉。非天真淳全而易化也。今時動遭魔孽。以致衰微不振。蓋主法者福緣有所不逮。非澆漓而難化也。何以知其然。且今日之衰歇在古亦有之。古時之昌盛在今亦有之。豈人情之易遷。實福緣之所繫也。竊嘗謂。治不因明亂不因昏。何則明不自明。由福盛以資其明。昏不自昏。由福衰以致其昏。人徒知因明而治。而不知資其明者福也。由昏而亂。而不知致其昏者亦福也。福之盛衰而治亂繫焉。福乎蓋一定于前業。在今日不可苟也。自祖道之東其道大德備之士。具載典籍斑斑可考。而身嬰奇禍者有之。退臥荒隴者有之。無聞於世者有之。方應世而出。奪於多事不及伸其道者亦有之。逮尊居丈室萬指繞圍如優曇出現光明煒燁照映今古者。千萬人中一二人爾。所得之道無異也。惟福有等差而盛衰之跡不同耳。故雪山大士稱兩足尊良有以焉。然而福拘前業報盡還無。道人正不足恃也。昔典牛以策禪師福不逮慧而憂。策曰。學者惟恐己眼不明。己眼若明雖獨對聖僧喫飯又何慊焉。典牛頷之。噫能眇視報緣而獨尊道眼者。策公其人也。盛衰之跡何足洽焉。

世稱叢林者。蓋取喻於草木也。法道之所寄材器之所從出焉。然草木培植則豐。沾濡則榮。霜雪則彫。斧斤則敗。叢林以無上大道為培植。以慈悲喜捨為沾濡。以偷安利養為霜雪。以貪欲瞋恚為斧斤。主叢林者不諳其培植之道沾濡之理。則草木病矣。况偷安利養之霜雪貪欲瞋恚之斧斤。時時斫伐而殞穫之。故其草木區萌芽蘖猶不暇。而欲望叢林之盛材器之萃難矣哉。

吾叢林揖讓升降之謂禮。鞭笞擯辱之謂法。古之人欲行所得之道。必以禮法輔之而道行焉。禮者防於未然。法者治於已然。其或道之所存。豈必待禮而後正法而後從哉。然叢林用禮法。猶國家之用兵。蓋不得已也。特假此以規正學者之心術與其儀範耳。儻不本之以至道而膠於禮法者。則禮出乎虛詐。法近乎仇敵。虛詐易忘仇敵生變。禮忘法變併其心術亦大壞矣。儀範云乎哉。

學道須具足五種正信。第一要信自己方寸心中一箇喜怒哀樂底主人翁覿體與三世諸佛不欠一毫髮。第二要信從無量劫來與聲色愛憎。染習流注結成一種生死無常。於四大身中念念遷流新新不住。第三要信古人垂慈留下一言半句如倚天長劒。等閑拶透端的會斷人命根。第四要信日用工夫但恐不做做之不已念念精專决有透脫之期。第五要信生死無常不是小事。若不奮决定志以期獨脫。其三途苦趣曾無自免之方也。有三法為進道之捷徑。一智眼明。二理性通。三志堅固。智眼明則照破世間身心現量境界一切是非憎愛取舍得失貧富壽夭苦樂等法皆是夢緣了無實義。而不起分別。理性通則於從上佛祖所說語言名相。至於三教聖賢諸子百家差別法要。會歸一源不生異見。志堅固則從今日至未來際不問近遠。若不徹證决定不休。此三法具一而缺二三。只成箇無事漢。具二而缺一三。只成箇伶俐漢。具三而缺一二只成箇擔板漢。當知此道如涉千里之脩途。若具一二而缺三。是由九百里而止者。具一三而缺二。終不免其岐泣。具二三而缺一。吾知其觸途成滯必矣。三法全具雖未動足。敢保其與已到家者不相異也。豈待其重問迷津而再搖鞭影乎。

兄弟家千生萬受。做盡伎倆終不柰何者。蓋為其不曾發起真心而然也。夫真心者。觸境便有不待思惟分別者是也。譬如聞人惡罵聲。纔入耳瞋心忿然。當下身心境界見聞知覺皆瞋也。至於忘餐廢寢形於夢寐乃至結冤懷恨終身不能暫忘。瞋乎八萬塵勞之一塵耳。一塵既爾諸塵皆然。互相涉入鉤鎖連環。結成生死流入無窮。學道要了箇事。須是聞人說著生死二字便如聞人惡罵相似。更不待牽經引教作意思惟。憒憒于懷推托不去。如不頓悟死亦不休。操志如此。何大事之不了耶。

所謂禪者非玄學。非奇解非密授非秘傳。是眾生本有之性。元是諸佛所證之三昧。若欲契悟。切須實的以生死無常四字。是萬劫未了底最大因緣。若不就此一生和盤翻轉。盡未來際應無了期。如是發心更無異見。久久心念絕伎倆忘驀忽一翻。方知生死無常即是禪之骨髓。禪即是生死無常之眼目。然後禪與生死骨髓眼目亦皆剗除。便見咳唾掉臂總是祖師西來意也。自然頭頭上明物物上顯。方知果然不是玄妙秘密也。你若實不為生死無常而欲務禪者。則與西天九十六種人。略不少異矣。

佛祖之道在凡夫分上。了不加損其毫髮。如鏡照鏡。如水入水。且凡夫終於自昧而不能照燭者。病在於迷耳。所迷者何。蓋久遠劫來一段心光。動為妄習所蔽而不自覺。當知此迷不特迷於四大六情等。乃至讀書為書迷。聽教為教迷。坐禪為禪迷。持律為律迷。習定為定迷。極至悟為悟迷。證為證迷。成佛為佛迷。總而言之。但有所為皆心光之影事。苟未能遣此心於量外空有作於機先。任伊徧

將佛祖玄奧。浸漬入骨欲脫此迷。不翅掩耳大叫求人不聞。未知其可也。於是前輩真有志於此道者。其委形骸忘寢食泯是非絕憎愛。皆不期然而然蓋胷中有大於此者。一旦迷妄頓消開豁顯露。通身如倚天長劒。八面受敵曾無虧損。是豈偶然者哉。

道無方行者莫能至。道無形視者莫能覩。道無為作者莫能成。道無機智者莫能測。自三教九流百氏諸子。凡啓口措辭靡有不言道者。使其道果如是。則孰能有之耶。明白之士向這裏直捷根源不妨奇特。古之善造道者。如臨濟之於黃檗。凡問佛法大意惟遭棒而已。棒外了無言說。又如慈明之扣汾陽。惟譏訶戲笑而已。初不聞有所謂向上機末後句之說。然後於此無義路中。久久淹浸其胷中。欲决未决之疑。一旦活脫直下如鵬摶虎踞電掣霆轟。吐詞出令。或如蠱毒之不可沾脣。或如鐵壁之不容措足。或若行空之月。處處分輝。或若過樹之風塵塵絕跡。乃至四稜塌地一種平常。凡咳唾掉臂未嘗不與斯道腦然混合。已而造其堂奧出其門牆之士。一箇箇拔塵絕俗出萃離倫。闊步大方目視雲漢。雖佛祖聖賢亦無意與之俱。誰肯俯就聲名利養五欲恩愛諸塵勞境。受其籠絡者哉。且前輩負如是體裁。非有過人之異見。亦非有蓋世之奇術。一皆為道之念炳然。譬如火聚使冰霜望影而消。亦如風輪使塵埃迎刃而走。但為道之念堅密一分。彼情妄之業自然消殞一分。吾向道之念無間。則彼所謂情妄顛倒愛憎等念。猶遇風之塵近火之雪。不自知而遣矣。豈惟情妄然。至于聖道亦不可得而入。此名無功用三昧。此三昧中生死涅槃俱無地可寄。今之人未嘗不在三昧中。蓋其向道之念不真不切。動遭情妄結縛於能所之場。愈會佛法則愈增業識。愈明道理則愈長無明。復為此知見風扇。入輪回海中甘受流轉。豈有志之士合如是哉。譬如盲人經涉寶所為珍寶所傷終於委棄者。無以異也。

學道先具信根。以精進力乘之。未見有不成就者。然信根如輕舟。精進力如櫓棹。信根如駿馬。精進力如鞭策。蓋櫓棹加於輕舟。水無順逆之異。駿馬乘其鞭策。路無夷險之差。今之具信根者未嘗不有而求其精進力首尾一貫者。誠難其人。殊不知精進日廢怠惰日滋。以浮淺之信根。當無窮之怠惰。雖有聖道易如展掌。知其不相應者必矣。而况積劫輪回種子與心識。念念遷流了不之間。使純一精勤猶恐不徹。今任情放逸而罔其進。可乎不可乎。

古人信道篤見理明。操心密立志遠。於所學處雖百折剉。不能少回其意。不惟不回其意。即其折剉皆磨淬其志力之方。蓋速其成就之理也。由是觀之則境緣豈有順逆之實。惟在吾進道之心真不真耳。或進道之心真切。雖家庭即方外。逆奪皆順與也。前輩之深入堂奧者。未有不自艱難辛苦中來。思之。

佛祖之道不可謂之易知。易則使人生怠。不可謂之難解。難則使人起惑。且難易在人不在道也。譬如千里脩途。若駕輕車乘駿駟指日可到。若附羸牛之尾跛鼈之足。雖累日窮年不能至矣。然所涉之途非以車馬而近。非以牛鼈而遠。實係乎遲速之自異耳。儻不知自遲自速之為難易者。則前所謂怠之與惑。不入於彼則入於此矣。以根信觀之。則利者多怠鈍者多惑。使利者不困於怠鈍者不病於惑。則可以並馳而共進。既進矣。亦何有於難易怠惑遲速利鈍哉。
此道最直捷極簡徑。你若起心動念要討箇直捷簡徑底早是不直不簡了也。那更於語言文字上作計摶量。向情塵機境中任情取舍。不惟不直捷不簡徑。返不如箇不學道底人喫飯著衣外却無許多枝葉。當知佛祖皆是具真正體裁。千生百劫於此道上徹證底蘊。至一念休歇處萬境平沉時。方知直捷簡徑不從人得。豈苟然哉。所以古者道。雖然舊閣閑田地。一度贏來方始休。
大火聚猶能出沒。露刃劒尚可撮拏。此一著子未舉念間。早已十萬八千了也。而况情塵瞥起念慮潛興。縱具不可思議辯才。說得轉轆轤地。無異栽荊棘於生死之林潑穢濁於輪回之海。本色上士安肯如此顛倒錯亂。當知古人不得已。拈起一毛頭。必欲與人直捷斬斷。以其不遇斯人。轉作葛藤枝蔓。焉有已哉焉有已哉。
少林謂。心如墻壁乃可入道。六祖謂。汝但善惡都莫思量。自然得入心體。德山謂。汝但於心無事無事於心。自然虛而靈寂而妙。死心謂。節儉放下最為入道捷徑。前輩一種是垂手為人。柰何老婆太過翻成途轍。如今要一箇墮此途轍者亦為罕有。而况於此途轍之外具大受用者。其可得哉。彼既丈夫。我寧不爾。你若苟存一念。以時緣不古恐難於趣入。非自畫而何。
麻三斤乾屎橛須彌山栢樹子。如太阿鋒。等閑拋向面前。使萬劫死生當下勦絕。然後欲覓其用處。盡十方世界風休雲靜。了無蹤跡可尋。是謂法王法印。理合如斯。其不相委悉者。惟向道理上蹲坐。論有論無立知立解。如人以手撮摩虛空。不惟無益返有害之。豈真正為生死大事者甘施於此耶。
道人日用現前境界。皆前業也。虛幻也。無間斷也。純真一如離異致也。如是觀者則能空榮辱。泯是非於萬緣膠擾之頃也。不爾則生死無常。相續於盡未來際。卒莫之休息也。學者營營終日何所圖而不爾思。更欲瞥起一念與世分別。非所謂道人也。若以前業觀目前。則一毫無你回避處。若以虛幻觀目前。則一毫無你取覓處。若以無間斷觀目前。則一毫無你舍離處。若以純真一如觀目前。則一毫無你揀擇處。正與麼時觀照俱泯能所兩忘。方是道人泯是非空榮辱越生死超夢幻底時節也。

三祖道。才有是非紛然失心。且生死是凡涅槃是聖。其非凡是聖之見。千重百帀鈎鎖連環無你躲避處。直饒你拍盲。向未有涅槃生死名字已前。一坐坐斷。然後將一條斷貫索。向生死涅槃頂[寧*頁]上一串穿却。要脫他是非之見。亦不翅鄭州出曹門。當知此事苟非神悟妙圓超出不墮情見。自餘縱使穿鑿得盛水不漏。總是以是非止是非。其失本心。又豈待轉入第二念而已。

一事中於前。一法解於後。此天下古今對治之理也。如坐臥忘其勞困飲食止其飢渴。始中者勞困飢渴也。終解者坐臥飲食也。然勞困飢渴有時而盡。則坐臥飲食無有去念之時也。因其不去念習成逸。欲至於敗德喪志廢道滅身無所不至矣。人但知所中之為害。而不知解其所中者亦害也。細而推之。當所中時皆知為害不容其深入。故思解之。當解之之時不知為害。狎而玩之與之俱化。其入體也至深。其為害也至酷。及乎覺知不亦遲矣。何則譬如隆暑火塵撲面洒汗如流必思以風露解之。適當風迎露之際。盡其快爽不忍棄去。久之陰風濕露砭入肌骨。輕為拘攣重為癱瘓。區區欲解一時之煩。而抱膏肓畢世之疾。反不知為害者多矣。所以從上聖賢怪而愍之。教化所由生也。人能達此可以知道。

世有傭奴為主所使。勞形竭力不敢自怠。少有過隙則怒罵鞭笞靡所不至。未嘗厭離。何其忘瞋怨之若是耶。無他為利養所攝而然也。儻加瞋怨則主將見逐必失利養。所以為利養而忘瞋怨也。學道之士少為境緣所觸便生退惰。然以利配道霄壤不侔。何求利之切。而求道之略耶。當悟此以自勉。

儒典有謂。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況無上大菩提道。又豈特大任而已哉。西竺聖人積劫舍身。為求道果。聚骨如須彌。飲乳如大海。竟莫知幾形命矣。乃有我不愛身命但惜無上道之語焉。嗟今置身空寂之地者。例以學道為名。逮觀其所由。惟未飢而餐未倦而寢。百種受用任意所需。或不隨情怨嗟交作。聞勤苦精進。則掩耳退縮。天下安有不為而成不種而穫者哉。思前輩雖負大根器。每於未悟未徹之頃。凡執爨負舂陸沉賤役。尚不敢憚其勞苦。我曹何人而敢縱逸無檢。昔管仲戒齊君曰。宴安鴆毒不可懷也。彼為國君富貴宴安乃其常分。尚不許其狎玩。況吾徒痛念死生大事毀形易服。如救頭然之不暇。宴安其可恃乎。然管仲之言鴆毒。止不過害一生之色身也。吾徒之謂鴆毒。乃害萬劫之慧命也。較利害又何如哉。

念誦謂。大眾當勤精進如救頭然。一種是譬喻其深切著明痛快。極則莫有過於此者。夫置火於頭。雖大飢遇食。或不先去頭上之火。將亦不暇食矣。雖至倦欲寢。或不先去頭上之火。則孰能安而寢之。夫寢食乃切己之事。以頭然未救。雖欲就之終不可得也。或欲

放逸於未救頭然之隙。雖聖賢如佛祖。知其亦有所不能也。使救頭然之精進一存乎念。當下身心如堅兵嚴城凜然不可犯。則生死業識情妄顛倒。政不待遣。而聲為之沉。跡為之掃矣。今在處叢林之綱維。每遇月八日。未嘗不儼臨大眾厲聲舉揚。而聽者若秦人視越人之肥瘠。亦猶土偶聞俳優之鼓吹。不惟不能奮發其精進。反惡聞惡見。莫若無事之為快也。嗚呼人心荒怠一至於此。使百丈復生。如其人何。如其人何。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二十

校訛

(四十四葉第二行)始(誤作知從南改正)

音釋

怫
(音弗違也)
艴
(蒲沒切怒也)
蔑
(莫結切無也)
撓
(女巧切擾也)
窒
(陟栗切塞也)
綆
(古杏切汲井索也)
聵
(五怪切聾也)
孽
(魚列切妖孽也)
蘖
(魚列切肄生曰蘖)
拶
(子括切逼拶也)
剟
(楚限切削也)
稜

(盧登切)

淬

(取內切與焠同燒而內水中以堅之也)

跛

(補火切足偏廢也)

蔓

(音萬滋蔓也)

勦

(子小切絕也)

躲

(丁果切與躲同)

[寧*頁]

(奴頂切頂也)

砭

(陂驗切以石刺病也)

攣

(閭員切手足拘攣也)

癱瘓

(癱他干瘓他短)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二十一

叅學門人北庭臣僧慈寂　上進

賦

勉學賦（并序）

古人學才學藝。而極於達道。今人負學道之名。反流入於才藝。豈道無蹊徑可入耶。蓋由生死之念不切耳。且學不至於道。徒增情妄。於理何益哉。余故作而為賦。以勉其所謂學云。辭曰。三界虛廓惟念自縛。念去覺存未離有作。真淨體中不容他。大火聚如何湊泊。雖靈鑑之可憑。信此宗之無諾。見欲逃於斷常。理必資乎叅學。生死事大。一念包八萬劫之輪回。迷悟根深。百界隱一千如之醻酢。所云學者。不學六藝。不學羣書。孜孜矻矻惟道是需。求願樂之半偈。舍所重之全軀。思香華以表其誠敬。鬻肝心而忍厥形殂。或五熱炙身。而投火於必死之隙。或半腰積雪而刃臂於忘生之區。臨寢食而終不暇顧。對寒暑而安有其餘。或降己為童奴。或舍身為牀座。或半夜腰石而負舂。或七箇蒲團之坐破。或視利養如游塵。或棄功名如涕唾。或千魔萬難益勵之以精勤。或積世多生頓相忘其怠惰。或驚幻影之忽遷。或歎隙陰之易過。或形影相弔於空閒寂寞之底。而不見其煢孤。或身世兩忘於苦樂逆順之場。而不知其福禍。如浮山典葉縣之厨。演祖司白雲之磨。楊岐總院事而十載奔馳。神照問經王而三年折剉。蓋忘情於道。注念於學。而不暇擇利害較優劣問可不可者也。原夫道為舟航。道為梯級。道為家舍。道為飲食。匪舟航無以。越生死之迅流。匪梯級無以構涅槃之殊績。微家舍何以[(冰-水+卄)*夕]飄零暴露之狂踪。微飲食何以濟饑餒孤虛之陋質。覿面不委噬臍何及。法無正像末三時之等差。人何上中下三根之端的。惟知進學之弗荒。不擬真功之自積。古有跛鼈千里之喻正法末世之談。蓋表其自強不息者也。偉矣哉學有多轍。悟非一岐。子韶聞月下之蛙。圓悟聽日中之雞。溈嶠撥火。洞山渡溪。靈雲見桃而更不疑。香嚴擊竹而忘所知。德嶠遇紙燭之滅。會通逢布毛之吹。至若聞畫角洗鉢盂細末將來從這裏入。是皆望影而脫聖凡之羈鎖。迎刃而具嚼鏃之玄機。人徒見其悟之不難。而不知其學之必到。苟學力之不精。何悟由之深造。道離愛憎。其學之之心。對順逆肯存于懷抱。道非取舍。其學之之心。遇佛魔必空其閫奧。道體等平。其學之之心。苟動一念即資其顛倒。道本具足。其學之之心。苟任馳求轉增其紛鬧。道非見聞。其學之之心。

擬涉解會。而皆名自暴。道非有無。其學之之心。苟滯一隅而誠難取效。道如倚天長劒。其學之之心。不能覿體混融。則不免為物我是非之所籠罩。道如杲日。道如太虛。道如風輪。道如火聚。其學之之心。或不具如是之天資。縱使讀四庫書記一藏教。吐懸河瓶瀉之詞章。徒爾資其叫譟。惟道一學最妙最玄。既無義路。亦匪言傳。昧之則一門異轍。了之則萬里同廛。佛祖為一大事而指鹿為馬。學人走半天下而掘地尋天。絕思惟處強生節目。無義味話特地加鞭。逼生蛇化活龍。粥飯氣高揮大抹。轉山河歸自己。小兒戲羣號聚喧。據七尺單守三條椽。如遇怨敵。如救頭然。學之之力既極。悟之之理不偏。理必學而致悟。余於是作而為賦。今人徒見前輩悟在頃刻。而不思古人於未悟之先其學之之心未嘗不專精而謹懼。其學之之心。或不至道之淵府。曰藝曰材豈吾徒之當慕。嗟師道之既微。驚法歲之云暮。惟學道之為學與百家而異路。毛髮忽若當情。鐵壁那容進步。絕學之學以為學。非悟之悟而為悟。不涉功勳豈容回互。死偷心於能所未形之初。具正眼於眹兆未彰之戶。一語臨機萬靈罔措臨濟謾施雷轟霆震之喝。雲門空試石裂崖崩之句。曰向上之不傳。總羣機而共赴。鞠其所以自來。皆玄學而為度。或不勉勵其學力。未有無因而自遇。大哉能仁為學之端。視勤苦而無畏。對怨親而等觀。駕一乘而勇銳。愍三有而悲酸。垂洪範而塵沙不廣。闡大猷而虛空靡寬。由是四十九年弓折箭盡。二三四七脣亡齒寒。性天滅沒學海枯乾。古者謂不學佛法。惟務休心。蓋休心乃佛法之至學也。又謂。於己無事切勿妄求。蓋無求亦佛法之至學也。又謂。學道之門別無奇特。只要洗滌根塵下無量劫來業識種子。蓋洗滌根塵業識。乃佛法之至學也。又謂參禪一著要敵生死。不是說了便休。蓋精勤勇猛久遠不退。亦佛法之至學也。又謂。參禪學道非等閒。直須廢寢并忘餐。蓋廢忘寢食。於學之之頃。曾不期然而然也。又謂無佛法可學。無禪道可得。無涅槃可證。乃至無無亦無與無俱遣。亦不外吾學之之理也。或謂。道本具足。安用學為本具猶璞石之含玉。安能免參學之剖鑿。本具猶腴田之產禾。安能免參學之鋤犁。本具猶地中之水脉。安能免叅學之穿搆。本具猶古鏡之藏光。安能免參學之磨治。本具猶木中之火燄。安能免參學之鑽擊。本具猶良藥之治病。安能免參學之擣篩。本具猶驪頷之夜光。安能免參學之探索。本具猶扇中之風性。安能免參學之搖揮。本具猶貧士懷中之至寶。匪參學之指導。雖終身之罔知。本具猶麥為麵體黍為飯基。苟不加參學之炊磨。任萬劫以難齊。一旦力邁先賢功侔古聖。脫叅學之幻因。提本來之正令。剉有作之鋒鋩。擲無為之杷柄。不加毫力掃生死魔於知見之稠林。靡仗寸金斬涅槃將於證修之深穽。斥臨濟金剛王。使之無地措躬。驅德山木上座。俾其

望風乞命。或智眼之不明。豈常流之能競。今之學者惟以本具之說相牽。而不思實學真參之究竟。原夫釋迦不天生。達磨非自證。總由積學之真。致此光明之盛者也。審如是則學乎乃破生死斷煩惱。證菩提出三界興保社起叢林之不可不由之徑也。可不勉乎。可不勉乎。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二十一

音釋

醻酢

(醻是周切酢疾各切)

煢

(渠營切獨也)

噬

(音逝齧也)

譟

(桑到切羣呼也)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二十二

參學門人北庭臣僧慈寂　上進

記

大覺寺無盡燈記

心法徧周鏡燈交徹。本來成就不假安排。迷涉妄情悟歸智體。於畢竟空中鑿開有海。向真實地上撥轉妄輪。達一念之不生。了諸法之無盡者矣。是故諸佛鏡顯眾生之燈。水流元在海。眾生燈投諸佛之鏡。月落不離天。相收相入不圓而圓。互攝互融非在而在。以一燈之無盡。周十界以全彰。何則一乘獨朗萬德莊嚴。斯佛燈之無盡者矣。圓修六度總貫四心。菩薩燈之無盡者矣。見[尸@句]因緣位標獨覺。辟支佛燈之無盡者矣。功歸四諦跡涉二乘。聲聞燈之無盡者矣。善根深密戒體輕安。天燈之無盡者矣。聿修百行躬踐五常。人燈之無盡者矣。偏求福果純執勝心。脩羅燈之無盡者矣。十習無間六交自纏。地獄燈之無盡者矣。識隨妄變貪與性成。鬼趣燈之無盡者矣。癡愛溺心噬吞積業。畜生燈之無盡者矣。良由染淨緣空聖凡情盡一心圓鑑萬法齊觀。納須彌於芥中。擲大千於方外。此無盡燈之無盡者矣。大圓覺場開蓮華峯。有栴檀林龍象圍繞。梅野居士張公叔夏施財造無盡燈一座。復捨腴田若干畝。用充膏油持以供養。工師出巧珠轉玉回。浮幢王剎殆不是過。位置十面。面各一鏡。鏡各一佛。中然一燈。交光相攝。外以彰法界之無盡。內以標事理之不窮。即圓覺之摩尼珠雜華之寶[糸*系]網也。原夫燈無意於投鏡而鏡自含。鏡何意於攝燈。而燈自入。是燈也使龍潭啟虛空口吹毘嵐風。而不能滅。是鏡也使東平展巨靈手奮須彌槌。而不能破。是故居士即之而興無盡之施。匠氏因之而獻無盡之巧。蓮峯得之而作無盡之莊嚴。大眾觀之而為無盡之佛事。或者遽以燈為心鏡為法界。以燈為理性鏡為事相。是皆謗也。或總不作是觀。亦不能外吾謗之之說。殊不知自諸佛達乎品類。其無盡燈各各具足。非心非法非理非事。一烏出暘谷。羣幽以之而亡。一滴投禹門。萬派以之而會。乃天真之本然奚情識之能造。苟欲耳吾無盡之名目吾無盡之光想吾無盡之量蹈吾無盡之域。則燈斯昏鏡斯翳矣。是謂無功用解脫法門。惟超然於名相之表者乃能證之。非念慮使之能入。居士求余作記。故引是說以告之。復為說偈。偈曰。

一燈穿十鏡　非法亦非心　理極空何廣
功全海不深　當機無得失　應念絕追尋

物物彰無盡　垂光照覺林

寂寂菴記

大寂混於眾響之門。太虛隱乎羣有之府。非知道者孰能辨之。或背響而執寂。棄有而襲虛。常情烏足與論道哉。龍虎山道士孫悟真字從善。族廣信之貴溪。嘗遊天台。一旦棄所習。結菴里之應天山北麓。高其風韻以寂寂二字文菴之楣。實延祐丙辰歲也。遠來取證于幻住子。因與論命名之旨。乃曰。杲日麗天盲者莫覩。疾雷震地聵者無聞。不待收視返聽而聲色不到者。以其病在根也。五目不覩其蹤。二聽絕聞其響。不待去聰黜明而耳目不及者。以其體在位也。彼亦寂寂也。此亦寂寂也。而僕不取焉。吾嘗內觀其心。心無其心則寂存乎中矣。外觀其形。形無其形則寂居乎外矣。寂寂之義聊寓於斯。審如其說但無心無物耳。真寂之理未知其可也。徵問不已乃辭以似之。辭曰。

天地一蘧廬　萬物一屏几　中有無位人
太虛藏兩耳　聲來空合空　聲去水投水
靈焰亘星壇　光芒射衣袂　百鳥不飛來
琴鶴自相委　寂寂復寂寂　如是而已矣

空明軒記

人昧自心久矣。既失本有之自心。動為色空明暗。執縛於遷變不常之域。故聖人哀矜之不暇。乃起而示之。何謂色。天地萬物之謂也。何謂空。與天地萬物相為邊際者是也。何謂暗。長夜黑月之謂也。何謂明。與長夜黑月相為表裏者是也。以斯四者倏遷忽變。窮劫迨今動搖心目。由是無頃刻不與生滅相對。有人於此厭離生滅。必欲舍色而慕空背暗而投明。自以為臻其極矣。殊不知空乃色之基。明乃暗之媒。安有基存而色泯媒在而暗去者乎。故聖人哀之謂非至理也。空菴居士盛鎬。以空明二字扁其軒。或曰。爾將舍吾色背吾暗耶。乃曰。吾之所謂空非離色而空。亦非即色而空。吾之所謂明。非離暗而明。亦非即暗而明。我嘗於二千載前。觀毗耶老人以一默答諸開士之所問不二法門。如廓太虛於萬象之顛麗杲日於羣陰之表。於斯時也不惟無色可見無暗可知。惟空與明亦不可得而視矣。何則真空為空。非大明而不空。大明為明。非真空而不明。即明之空混萬有而不雜。即空之明處羣幽而不遷。吾嘗啟吾軒之牖。倚吾軒之檻。敞吾軒之地。納吾軒之境。上下一色表裏混同不知為空。惟天地萬物窮劫不能礙。不知為明。惟長夜黑月亘古不能昏。

而好事者以空明二字加之。吾亦未嘗有所知也。延祐丙辰冬余寄舟大江之岸。空菴訪于無聞見之地。請筆其說為空明軒記。於是乎書。

大同菴記

南嶽石頭詰老龐日用事。答以日用事無別。且語時不是默時。行時不是坐時。安有無別之理哉。蓋神心穎悟見越常情。一道虛融萬緣絕待。轉歸日用。政不待排遣而無別之旨炳然獨存。千聖不能掩也。大同菴乃丹陽彝菴居士蔣公善秉。為幻住老杜多之所建也。公世居桐村。菴距村之北三里許。素有結菴之志。今適遂焉。實延祐四年春正月也。余既命名而復為之記。乃記其所謂大同者也。原夫迦文之鷲嶺。飲光之雞足。達磨之熊峯。懶融之牛首。雖後先千餘載其步驟標致詳略不同。要其所歸乃所以大同也。豈惟佛祖然。淨法界性在天同天。在人同人。在物同物。至若三教九流之雄唱百氏諸子之玄談。與夫長岡之松風野田之麥浪。暮雲接遠山之色。疾雷振大江之聲。六戶未扃一榻危坐。青燈不夜古鏡無塵。耿耿禪光照映今古。非動非寂無自無他。了不知其同而無往不同也。昔毗耶離城淨名居士。弘不思議解脫神力。嘗以一默與三萬二千開士。同入不二法門。迨今間不容髮。今譯老龐之。無別翻毗耶之不二。證斯菴之大同。然固然矣。其未能忘情謂於能同所同之表者。欲見菴中主人。門外垣牆不翅三千丈之高且遠也。

平江幻住菴記

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楞嚴有是語。昔僧問瑯琊。琊返是語以答之。僧頓悟玄旨。人徒知山河大地是幻。而不知清淨本然亦幻也。鏡光本淨。物像無狀而生。水體元清。月影不期而現。原夫昭昭影像所現之幻跡也。澄澄水鏡能現之幻體也。幻與幻盡覺與覺空。斯僧所以悟極也。大德庚子余遊吳中。郡人陸公德潤。施松岡數畝于閶門之西。地曰鴈蕩。結茅以棲。禪者踵至僅半千指。凡三見青黃。絕際上人永中與董菴務。一日眾集請名其菴。因謂眾曰。二千年外大覺世尊棄王位臥深雪。夜覩明星與無邊有情同時涉入如幻三昧。嗟乎眾生迨今沉酣情妄而不自知。我曹出家雖依此如幻三昧而住。亦有所未悟者。宜以幻住名之可乎。時有避席而言者曰。承教有言。幻身滅故幻心亦滅。幻心滅故幻塵亦滅。幻塵滅故幻滅亦滅。幻滅滅故非幻不滅。其不滅者是住乎非住乎。余曰。子以識量分別。欲知幻法是住非住。無乃增益幻見。安有悟入之理也。爾

但能蘊無義語於識藏。以究其心。捧應量器於檀門。以正其命。荷百丈不作不食之具。以效其勞守諸祖萬慮冰消之誠。以堅其志。一旦能所頓盡功用兩忘。廓爾無依劃然超悟則是住非住政不待借手於無臂之人也。越十八年歲丁巳中。忽相值於吳松江之舟中。從容叙舊。亟請筆以為幻住菴記。擬相傳於久遠。云爾。

弁山幻住菴記

實無而有之謂幻。鏡中像水底月豈有耶。謂其無則昭昭影現未嘗無也。山河大地諸色相等倚空而現。靡有一法不依幻而住者。余大德丁酉挾策淮江。自匡廬而下抵金陵。己亥冬憩吳興弁山彬澄二師之雲半間。頃焉結茅于資福寺後之黃沙坑。幻住菴之名乃於斯著。明年庚子徙吳門。越六年乙巳師禪上人訪余天目。謂幻廬既墜幻木儼存。主精嚴院沙門森公。容遷于院山之麓。明然上人奮力與俱。已而珂月來從之。至大己酉際菴水田一區四十畝有奇。堤穿岸穴積年不稔。然月共議以耕。往扣其主以貿以施。尋而市土填築頓成膏腴。食觀方充禪侶亦集。採樵之山植蔬之圃。運載之舟楫掩藏之窣堵悉備焉。惟棟宇陿隘。延祐戊午均鳴化喙。盡撤其舊而新大之。效禪林制具體而微。其司歲務者用或不給行乞以補。然禪月淨凡三年循次任主菴之責。乃從權也。已而禪以老辭。淨以病革復議。然正而月副之。終為甲乙之傳。一日眾曰。菴之未有也師之來。菴之既有也師之闢。或不記其顛末。則何以憑。余曰三世佛幻也。歷代祖幻也。菩提與煩惱生死及涅槃俱幻也。爾其未證斯幻。無義味話。堅豎脊梁緊握空拳慎勿輕放。外而行乞內而執事。中而宴坐。不見有閒忙動靜之相。猛策痛鞭以悟為則。如是受者。雖幕天席地誰無此菴。不如是受。雖峻宇雕牆誰有此菴。當知明暗色空同一幻住。是說可憑乎不可憑乎。青山白雲咸皆點首。時管城子振起而記之。

報恩懺院記

佛廬徧天下。其弘麗莫甚於蘇杭秀水之間。鶴沙距松江僅三舍地。接海壖民居既鮮。伽藍則未有也。自瞿氏徙居此地。世有積善慕義之風。逮今運使公霆發。及其從弟雲巖居士震發。慨然以為非伽藍無以營善而聞道。乃卜地得吉於先塋之側。傾金捐田命里僧某董之。不幾年而華池紺殿重門廣廡觀室講堂。凡伽藍所宜有者悉備焉。迎清淨行沙門十員。晝夜六時頂禮散華深味禪觀。幢旛象設華鯨清梵。宣流法音互為佛事。運使公喜其有成。亦施腴田若干畝。

以報恩懺院為額。大德間　天子降璽書以護之。謁余文為記。余問何以謂之報恩。乃曰。恩莫大於君親。報莫越於聖道。聞西方聖人之禪觀。圓悟一心該攝萬行。推而廣之導物指迷莫不從化。以斯道報斯恩不亦善乎。余曰。秉一心為禪。照萬法為觀。其為心也圓湛虛寂涉入無礙。不可以相求。不可以言詣。舒之則萬法即之而彰。卷之則萬法依之而泯。無邊剎海十世古今。未有不由斯而著焉。凡夫迷昧。引起輪回遷謝苦樂昇沉莫之能釋。是故非禪那不足以契諸佛心。非妙觀不足以破眾生惑。圓覺以三觀互推為二十五輪。無量壽以一佛分觀於十六處。始則端坐靜室注想一方。存注不休與想俱泯。見法界中朗然明了。所以一輪見諦而妙觀澄明。一處功成則真佛圓具。如當臺鏡。如帝網珠。萬象顯而無所照之功。千光聚而絕能[(冰-水+廾　)*夕]之跡。如是觀者。即見清淨願王白毫亘天紺目澄海。如優曇華。如紫金聚。巍巍堂堂殊特相好徧界光明化為香雲寶樹樓殿臺沼車服器玩諸莊嚴具。是時三昧行人即聞即見。即覺即知。一語一默一動一靜。皆與無作清淨妙觀朗然混合者矣。然後即斯妙觀。於一切時散作無邊莊嚴佛事。以之報國恩。則聖祚保無疆之永。以之報親恩則劬勞超有漏之纏。至若天龍鬼神過現未來冤親賢聖草木昆蟲。凡有纖恩。則於功德亦相須而無盡。噫公之志尚矣。遂掇筆直書以為記。

圓照菴記

無法不備之謂圓。無時不在之謂照。是心也曾何法之可離。又何時之能昧。離此心不可以圓。舍此心莫之能照。圓也照也即心之謂乎。空谷道人少負叢林之傑。結菴於天目山之塢塢。乃生緣之所也。扁其菴曰圓照。匄余記之。余曰。圓照之體不可以目覩。不可以耳聞。不可以意知。不可以識解。擬涉毫芒。則圓不得為圓。照不得為照矣。道人深掩六窻密扃八戶。經行坐臥屏絕塵緣。萬慮不遣而自忘。一念不澄而自瑩。於斯時也圓照之體與蒼松翠竹蒲團禪板。覿體交叅了無回互。庶其近矣。不則圓照一菴名徒具耳。於實奚取焉。

旅泊室記

老莊譏孔氏旅泊於仁義。而不知老莊亦旅泊於芒乎天運窅爾神化之域。故吾佛有云。諸比丘等不自熟食。寄於殘生旅泊三界。示一往還。去已無返。此說蓋曲為二乘發機。視三界為逆旅。以四大殘質棲泊於其間。了證本空於一生一死之外。不復來矣。以至理求之。

皆非了義之旨焉。昔直翁居士洪君。證不二法門於吾先師笑談之頃。嘗囑俊用二上人。搆山舟一區於師子巖之景疎菴。舟成則君逝矣。實至大戊申九月十一日也。越二年上人徙山舟於谷川之西來菴。又五年盡撤舟廬之舊。廣而新之。更山舟曰旅泊。客有以問之曰。三界旅泊竊嘗知矣。其有泥犂旅泊於十惡。天人旅泊於眾善。聲聞旅泊於四諦。辟支旅泊於十二緣。菩薩旅泊於六度。如來旅泊於一乘。諸教已明吾亦何惑。蓋不能出於三界諸法也。然則三界諸法能無所泊乎。余曰。汝問甚善。當知三界旅泊於太虛。其十方虛空旅泊於大圓鏡。而大圓鏡獨旅泊於吾靈知之府。惟吾靈知無所泊而無所不泊也。且置是論。還知眾生旅泊於諸佛心海之中。諸佛旅泊於眾生識田之內。大法輪旅泊於微塵裏。寶王剎旅泊於一毫端。五須彌旅泊於芥心。四大海旅泊於毛腹。百千華藏境旅泊於蟭螟之睫。無邊世界種旅泊於藕[糸*系]之尖。至若三萬二千師子座旅泊於吾方方一丈之室。是可泊耶不可泊耶。爾還知旅泊亦旅泊於吾旅泊之地。而吾旅泊之地無受其旅泊者。無不受其旅泊者。亦無知其受與不受者。如是悟明如是證入。則大小促延短長迷悟。互相旅泊當念洞明。更不待思而知慮而解也。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二十二

校訛

(六十葉十二行)已(誤作巳 今改正)

(六十二葉十三行)

音釋

壖

(而宣切岸邊地也)

塋

(音營葬地也)

脬

(音泡脬合無貌)

匄

(居太切乞也)

睫

(即涉切目旁毛也)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二十三

叅學門人北庭臣僧慈寂　上進

箴銘

貪瞋癡箴(并序)

一迷根乎自心。縱而為貪。抑而為瞋。合而為癡。良由迷無自性。由不守正念而生。以其生故曰貪曰瞋曰癡。皆一迷之異名也。聖人不以砒霜鴆酒為毒。而以此為毒者。以其喪壞法身淪溺慧命也。今三有界中眾苦充滿。無有一物不本乎貪等一中其毒。則殺盜婬業四面紛合卒莫之避。良可哀也。惟悟達自心洞契法源之士。能奪其縱之之貪以求道。返其抑之之瞋以治心。轉其合之之癡以利人。資長法化則貪瞋癡果何物耶。乃為箴曰。

惟貪如海　瞋以火喻　癡比同雲　依一心住　心迷則來　心悟乃去　優劣聖凡　不離當處　勿強分別　毋勞指注　如手掌兮　放開捏聚

戒定慧箴(并序)

一悟根乎自心。揀而為戒。守而為定。融而為慧。良由悟無自性。因不失正念而生。以其生故曰戒曰定曰慧。皆一悟之異名也。聖人不以栴檀沉水為香。乃以此為香者。以其光明雲臺盤結不散莊嚴法性之上妙具也。今雜華法界眾寶充滿。無有一物不自吾戒定慧而生焉。一熏其香則法報化之跡隨念出現。其有尚存悟理未盡功勳者。執其存之之戒以違宗。泥其守之之定以礙理。放其融之之慧以失妙。欲望其超然於寂照圓明之戶。未知其可也。戒定慧云胡不辨哉。乃為箴曰。

由戒而定　即定以慧　三法互融　了無向背　熏之為香　充塞大地　聞惟在心　齅不以鼻　功用兩忘　動靜一致　如走盤珠　不可思議

喜箴(并序)

世之所謂喜者。由適情遂欲而生焉。道人不爾。必使情消欲盡動與理融。不遭愛見諸魔之所惑。其喜也政未易以足蹈手舞既其情狀者焉。箴曰。

至哉之喜　徹法源底　曰如意輪　契解脫體　愛見不住　情欲何倚　劫外春回　花開碓觜

怒箴(并序)

為物所忤。怒氣結為心火。至使面赤髮立。不蹈禍機不已也。聖賢則不然。其一怒如金剛王劒。諸煩惱魔嬰其鋒者應念斬截。然後致萬物於無諍之地。則其怒也豈徒然哉。箴曰。

聖賢奮怒　不墮諸數　却煩惱魔　成大法聚　嗟凡夫瞋　燒然無度　當處撲滅　神機獨露

哀箴(并序)

凡夫哀聖賢亦哀。凡夫結情妄而致哀。聖賢乃哀其所謂哀也。於是發為辭章悲奮激切。必使其感愕於中脫略情妄。則其哀也豈可與凡夫同日而語哉。箴曰。

聖賢悲極　咸致斯哀　辭章奮切　含吐無涯　淳醨道喪　其誰不懷　凡愚自若　傷己焉哉

樂箴(并序)

樂莫樂於道。道為天下之極樂。捨道而求樂。是猶棄食而求飽也。世之昧者縱聲色之欲而為樂。一報忽盡變化萬殊。不知與苦循環。豈其所謂樂哉。箴曰。

三界無樂　動遭業縛　達人大觀　目之倒錯　寂滅真常　非修非作　當處現成　地平天廓

雲居菴銘(并序)

天地之氣凝而為雲。動則彌布十虛。靜則卷歸無所。物其似之。三界如雲也。萬法如雲也。卷舒不定開合無時。推而窮之。則道人之心亦如雲也。道人所居亦如雲也。無意而行隨處而寓。曾何有為於世哉。乘月二禪素服杜多行。鑿巖闢址縛屋於七寶山之陰。扁曰雲居。乃有得於理也。乞銘於幻住道人。乃屬其銘曰。

八荒一雲　天地一廬　寥寥四壁　孰與同居　以雲之舒　彌綸十虛　以雲之卷　[(冰-水+卄)*夕]入無餘　道人住處　豈同舒卷　牕牖不扃　戶庭深遠　清風徘徊　明月繾綣　雲間僧閑　水流石轉　萬法不到　柴關自掩

懶禪室銘(并序)

余嘗譏世之尚懶者。謂處俗必盡其義。入真當盡其道。盡義則務四民之役。盡道乃營六度之勤。聖賢不能免也。苟尚懶則二途俱失。豈道人之所用心哉。或者謂。禪者之學乃懶之尤者也。何則其忘形骸於休歇之地。滅情妄於空寂之門。泯見聞於解脫之淵。絕去來於不動之域。[(冰-水+卄)*夕]視而色不惑其目。返聽而聲不亂其耳。忘緣而境不入其心。息慮而事不遷其念。則其混世之跡。飄然若行空之雲。廓爾如流澗之月。得非懶之尤者乎。余曰。據爾之言似非懶者之能事。徒見其四體不勤宴休閒逸。政恐勤勞於事者。莫之能及也。南屏書記恭行已。需余以懶禪室銘。因以或者之言告之。恭曰。非也。世有不為者。有無為者。不為之者雖強使其為。而不肯為也。無為之者雖欲為之。而無所為也。二者皆似懶而非懶也。吾之懶禪異於是。非不為也。非無為也。不涉名言則不得為懶矣。欲知吾懶之至要。雖成佛亦有所不願。又何禪之願哉。余乃為之銘曰。

吾之懶即禪兮　聖眼莫窺　吾之懶非禪兮　凡心那知　雪嶺之六載高臥兮　徒自勞疲　少室之九年壁觀兮　妄自驅馳　濟北之金剛王兮　亂鳴熱碗　德嶠之木上座兮　何異蒿枝　總不入此行戶兮　自遊自嬉　三界無事兮　萬法何羈　既非不為兮　尤非無為　毗婆尸佛早留心兮　罔逃達者之譏　習懶成癖兮　舉世莫醫　千七百人之豪唱絕叫兮　徒自鍼錐　我懶我禪兮　如師子獨行不求伴侶　從教門外打之遶者　吁嗟其已而已而

鐵圍室銘(并序)

眾生結業濃厚。所陷之地皆鐵圍也。毗嵐鼓扇而莫拔。劫燒洞熾而不融。佛手雖能揭五百力士所不能動之石。望鐵圍亦未嘗不斂衽而退。堅乎確哉。所以稱鐵圍也。聞禪者有纖毫未透如隔鐵圍。何言之甚耶。曰不甚也。特取其堅確不可破而喻之耳。使盡言禪學之密旨。鐵圍可碎而此旨不可穿鑿也。何則當其未有所入也。以迷為鐵圍。及其既入也以證為鐵圍。既忘證入之境以悟為鐵圍。及其與悟俱遣而存有所了。以了為鐵圍。了無可了。不住了知。知了俱捐鐵圍宛爾。蓋心法之粘綴。有不可取喻而辨者。德山所謂毫釐繫念三塗業因。瞥爾情生萬劫羈鎖。此說乃鐵圍之遮詮也。今之學者純沉識網。深墮情窠。愛憎之羣習儼存。生佛之二見猶在。強加排遣動涉功勳。自言混入靈源。豈解全該識量。於斯諦審。又奚止鐵圍而已哉。泉南順藏主。以禪宴之所扁曰鐵圍。乃有警於自他也。乞銘於幻住道者。乃引前說以序之。復為銘曰。

天地爐冶　太虛模範　鑄迷妄鐵　火無明炭　危乎高哉　遠絕畔岸　百帀千重　凜不可犯　四聖六凡　生沉活陷　禪盡覺空　未離羈絆　無事無為　是金鎖難　脫略丈夫　莫容易看　來讀此銘　墮三尺暗

西來井泉銘(并序)

少林初祖遠逾數萬里而西來。直指人人本具之道。道若泉之在地。無處不遍也。大同菴既成。庖人乏水而汲諸鄰。彝菴居士念其勞。乃命工師鑿井于門之東。其深四十尺。有泉隱隱自西而至。甃成禪者引綆汲之。首以一甌奉佛清甘香冽。名其泉曰西來。蓋不亂其所至之方也。當泉之未至也。視之窅然凜凜將壓人。為鑿井者危之。鑿者不惟無所畏。而益加銳焉。若與泉約而必其所遇。人之求道能積日累歲。猶鑿井之深入無畏。其不與道會者吾不信也。禪者請銘。銘曰。

泉之在地　道之在人　配之大同　鑿土深入　勇銳無怯　克成至功　四十尺下　有泉西來　洩洩溶溶　其體既重　其氣益冽　且盈且豐　以沃吾渴　以浣吾頰　所須悉充　少林直指　趙州庭

栢　如空合空　泉依幻涌　幻復銘泉　非始非終　咨爾諸禪　西來一滴　萬派同宗　勿汙勿壅　朝探暮汲　如保厥躬　惟菴與泉　若內外護　永播玄風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二十三

音釋

砒
（昔兮切毒藥名）
觜
（即委切）
繾綣
（繾詰戰切綣區願切繾綣不分離貌）
癖
（四亦切瘕癖也）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二十四

叅學門人北庭臣僧慈寂　上進

序

送宗遇上人省親序

昔慈明和尚持銀盆為母氏壽。母曰。子盡棄所愛而出家。今返持此為獻。將累我於地下矣。慈明自爾奮志叅方。為一代大法主盟。蓋慈母所警發也。石窻和尚輔佐天童法席。一日歸省其母。母曰。子出家已事未辦。何暇閒工夫為眾耶。窻乃告曰。雖炙一燈亦分自他之用。實不敢以因果累母也。母笑曰。然過水那得不打脚濕。夫二祖師之母。雖跡混塵俗。觀其吐辭出語。峻如鐵壁。肅若秋霜。殆老師宿衲之不是過。今之父母遣子出家。莫不望其榮家利俗者。雖地獄門開不暇顧。則彼此優劣何如哉。雖然有是二母之賢亦有是二子副之。也使其二子不力於道陸沉於長行粥飯僧中。將與母之格言俱無聞於世矣。然二母之賢世亦未嘗無也。如二子之賢克荷宗乘力弘斯道。以顯母氏之名於百世之下者。則鮮矣。以要言之。全在子之盡心於道以光像季法輪。政不在父母之賢不也。苟摩耶之聖。而悉達不能持堅牢願力為大法王。安有佛母之名流布於此土哉。廬陵遇上人旋里省母。出紙求語。乃發余緒言以策其不逮云。

送明然上人居山序

古之善輔叢林者。皆非苟然也。有以道輔之。有以才智輔之。有以力輔之。有以身命輔之。是皆舍逸趨勞棄甘就苦。至於衝寒冒暑含耻忍垢。惟孜孜播真風。揚道化以振末學為念。嗟乎古今之下。凡有道尊宿起于一方。而波旬之徒往往謗聲四合。矧無道者乎。然其謗之之聲。未及尊宿所聞。而先入乎輔者之耳。苟非金剛正眼洞燭幽微。莫不遭其惑者。余兩結草廬。有明然上人者。忘其所惑以相輔。及歸家山主院之三年。歲荐饑饉。而我二千指宴坐空山。十利之具陳。三德之畢備。至于望門而來者。咸使之飫飽禪悅。要其所自皆上人匀食。以輔之也。今余將謝事。上人以匀食之鉢。懸之太虛空中。擬俟彌勒下生復從而輔之。誓不入他人行戶也。因疑而問之。余豈有道尊宿者哉。當此象龍蹴踏八面昇騰。皆期爾以輔之。無乃太峻乎。上人作而為歌曰。

水邊有山　可以縛茅廬　山中有屋　可以藏幻軀　屋下有柴牀　可以結雙趺　牀前有尺土　可以開地爐　所以無用者　一箇黑鉢盂　既無著處　懸之太虛　我非所輔休塗糊　天高地遠道何孤　惟有斂衽退縮真良圖　極目誰非大丈夫　不須特地做規模　豈不見釋迦老子二千年外　黃金髑髏也會枯　謾言遺臭在江湖　爭似我自今已去　不為一物度朝晡　佛法從教說有無

止止堂偈序

余聞真寂不動之體。與奔匯之水行空之雲逐日之蹄摶風之翮無間然也。嗟夫人之未悟。妄見遷流卒莫之已。如小兒旋走見屋廬動。是故聖人垂善巧方便教之令止。謂止者何。息也定也。安住不動寂滅無為者也。外止其境內止其心。止境於外則心無所迷。止心於內則境無所惑。且不惑於境即境惟心。不迷於心即心惟境。心乎境乎止止之義明矣。或曰。心可止乎境可止乎。謂心可止則益其迷。謂境可止則滋其惑矣。如教中謂。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審如是則心可止乎。境可止乎。不然如是法住法位止也。世間相常住亦止也。子或未至言語道斷心行處滅之地。擬逃吾止止之說。猶日中之避影也。雖然殊不知言語道斷心行處滅。亦未嘗不在吾止止之間。是謂無止之止。性體本具。雖三世佛祖見超物表識達機先。未有能出吾止止之義者。天竺靈山法師某講觀之暇。嘗搆精舍於越山。扁其堂曰止止。或問其故。乃曰。吾之所聞異於是。蓋非心思言議之所能及也。遂為之歌。歌曰。

萬境之體詮曰心　一心之用表為境　道人非境亦非心　心境俱非非亦泯　止止之名堂兮　奚語默動靜之所該　堂之名止止兮　豈思惟分別之能領　止非止兮我獨知　非止止兮人莫省　一團風月啓晴櫚　萬象森羅照清影

設利偈序

設利之體。圓常湛寂。充塞法界。無處不有。隨眾生心。循業發現。金剛不可比其堅。日月不可奪其耀。豈肉眼所能識哉。自靈山以降此土西天。散為種種佛事。若必以色像求之。不惟不識設利。而亦重欺佛祖也。嘗有信士。得先師所剪髮安奉久之。忽設利纍纍如貫珠。遠近傳唱觀者踵至。先師聞之累欲奪而委諸穢壤。今祖意

上人亦得於遺髮之表及蒙山闍維之餘并辟支佛所遺者。珍藏秘護以為至寶。然蒙山辟支固非我所知者。而先師實無此物。謂其有乃謗先師也。上人即啟函而示余曰。贓物見在爾何諱焉。余於是說偈以解之。偈曰。

圓明湛寂真設利　靈燄神光貫三際　開士由之百福尊　菩薩依之二嚴備　十萬里傳西祖意　五色祥光吞大地　棒喝交馳珠走盤　覿面相呈無忌諱　先師一髮不留根　勿將聲色輕相戲　百寶摩尼一顆珠　非俗非真非聖諦　五目不得覩其蹤　十聖那能知子細　上人如未獲此珠　懸崖撒手非容易　驪龍頷下月團團　禹門千尺還重閉　赤手推開逴得歸　有意氣兮添意氣　回觀八斛四斗多　添得眾生眼中翳

觀音菩薩補陀巖示現偈序

觀世音菩薩。以太虛空為體。以五須彌為寶髻。四大海為口門。日月兩曜為眼光。森羅萬象為垂身瓔珞。一切眾生於其毛孔裏出生入死。由是菩薩以此興大悲心。發無上願。施十四無畏。現三十二身。上合諸佛慈心。下應眾生悲仰。無端被吾兩渰運使琴軒瞿公向小白華巖偷眼一看。直得無地藏身。文彩彌露。乃援毫引墨盡意發揮。時有梅山喜公。奮辭舞筆作為長篇。揭露殆盡。而海粟待制以雄才豪辯。向無所見處議論風生。筆舌雷動。但末後一句留以遺幻住子同為證明。乃為說偈以[(冰-水+丩　)*夕]之。偈曰。

妙圓通體超諸礙　包裹色空含法界　見與不見二俱離　始識大悲觀自在　琴軒居士佛眼通　白華巖畔追靈蹤　狹路相逢避不及　似鏡照鏡空合空　引墨援毫書所見　揭破浮雲呈日面　盡十方空一普門　妙相塵塵俱露現　梅華山裏老禪翁　滄海一粟夫子馮　浩浩春雷鼓筆舌　巨篇長偈真豪雄　俾我重圓末後句　口縫未開先吐露　若以耳聞非所聞　不以耳聞非所據　我昔曾遊碧海東　海王抱日扶桑紅　怒浪搖金光閃爍　照開朵朵青芙蓉　無位真人潛洞府　洞裏潮音喧萬竅　珊瑚樹頭月徘徊　水晶簾外蛟龍舞　波神拔劒驅長鯨　吞空浪雪粘青冥　撒出龍堂珠萬斛　寶光射透瑠璃屏　法身驚入一毛孔　一毛孔裏波濤涌　爾時大士失却盤陀石上吉祥草與薝蔔華　但見玉煙翠霧埋雙踵　有眼共見耳共聞　妙圓通體鐵渾侖　最初末後句非句　萬里潮聲撼海門

觀音菩薩瑞相偈序

聖人無體隨念斯彰。念興則諸聖同叅。念泯則一真絕待。以吾莊嚴善功德心。即觀世音之寶冠瓔珞也。以吾確乎不可拔之正念。即觀世音所坐之盤陀巖石也。以吾慈悲利物深廣之誓願。即觀世音所居之大海也。以吾親近聖賢叅隨不倦。即觀世音之善財童子也。以吾寬厚仁慈以恭以敬。即奉觀世音之月蓋長者也。以吾一切處不違菩薩願不捨大悲心。即觀世音三十二應之妙色身也。以吾居一切處遇順遇逆了無畏怯。即觀世音十四無畏法也。昔丞相史公躬詣海岸。不獲瞻覩方生慢易。回首惟見碧芙蕖華萬朵芬披隨浪而現。遂勒石以記其事。非現宰官身說法而何。至大四年兩淛運使瞿公霆發。按部鄞郡。放舟直駕巖下。首覩聖像毛髮不遺。即命工造其所覩之像者二。一奉之鶴砂普福院。一奉之天目大覺正宗禪寺。皆公施心所現之伽藍也。復以誠心所現之觀世音歸之。得不宜乎。公自述記文一篇。以示無窮之信。此又非現宰官身說法而何。公嘗囑余序之。後五年為延祐乙卯。公之子時學刻其記文。隨大士像置之可觀樓上。復俾予筆以記之。既不得辭贅之以偈。

心鏡光明皎如月　聖人智體無生滅　一念纔興即現前　古今凡聖相融攝　海岸人招海岸人　不知誰現宰官身　紫金光聚圓通體　應現何曾隔一塵　萬峯圍繞蓮華國　龍象倚闌看不足　鼓鐘鏜鞳間燈香　出生世代光明福

示善助道者居山序

至大戊申冬。余謝院事之明年。將荷五臺之策。有善助道者。從余遊抵淮陰道。阻遂返棹儀真。助乃操吾舟。絕大江至鐵甕城下。束短髮易小袖。練裙烏帽舉止便捷。刺篙川行。引繩岸牽。風帆怒張[(冰-水+卄　)*夕]縱不違。雨篷平鋪掀覆以時。柂之轉摺縈如游龍。纜之解縛操持若神。其素服篙師之役者皆推其能。至若寒暑晦冥風霜雨雪篙師告憊。而助益治舟無惰容。又明年客有促吾舟而命之歸者。助趨吾前。乃逆問之曰。舟在乎曰將舍之。曰汝操舟之藝在乎。曰將棄之。若然則無所復用於汝也。助無以對。乃謂之曰。汝嘗駕吾舟於要匯空繩網布峻檣林立。舳艫交錯過若行雲。開闔萬變而汝之心目與手為之一貫。少失顧盼則互相衝擊。殆四山交逼之不若也。故菩薩子操第一義諦之舟。與一切是非聲色。交接於三有要匯。亦如是也。使暫時不在。墮于順逆之淵。又不止於相衝擊

也。今將罷若役復若形放汝林下。苟能一注其衝擊解紛之心目於平居宴處間。則道可學禪可叅。生死可了煩惱可斷。無施而不可者。審如是則舟可舍乎。藝可棄乎。豈無用耶。安有用耶。汝其不委。吾復為汝歌之。歌曰。

去年放吾之舟兮　絕長江之迅流　今年藏吾之舟兮　將返乎山丘　假汝操之之術兮　吾乘之而遠遊　視今昔之大幻兮　傾逆浪之輕漚　勿謂無吾之舟兮　將舍是而何求　勿謂有吾之舟兮　離蹤跡之去留　憶昔佛與祖兮　以慈為舟葦為舟盃為舟鐵為舟　更有一箇大闡提漢　要以大地撐為舟　如是之舟　汝能操不　如其不委兮　提起從前閒話頭　挨拶不入處一齊透過　吸乾鯨海兮　萬象全[(冰-水+卄　)*夕]　生死無拘兮　誰與儔

一華五葉序

先師枯槁身心於巖穴之下。畢世不改其操。人或高之。必蹙頞以告之曰。此吾定分。使拘此行欲矯世逆俗。則罪何可逃。余竊聆其說私有所得。閱二十年。每與同叅道者。俯首茅茨論及之。不覺成編。題為山房夜話。又擬寒山百首。以寓禪叅之旨。復閱楞嚴。因講學者致詰。遂假或問以答之。又以禪者不求心悟惟尚言通例引信心銘為證。故辭而闢之以破其義解。及幻跡所至結茅以居。皆名幻住。勉為相從者所請引起葛藤。故稱家訓。前後成篇者五。戲以一華五葉目之。亟欲投之水火。時幻眾曰。一華是幻五葉亦幻。幻無自性任其安立。使棄之却成實法流布也。請序其所以昭示來者。由是振筆以從之。非敢與大方之家共焉。

一華五葉後序

少室一華開五葉。狼藉叢林豈堪說。刼外春風吹幻根。幽芳似向枝頭泄。山房夜話話無端。波斯嚼冰牙齒寒。黃金鑄成泥彈子。白日青天誰共看。謾擬寒山詩百首重重語不離窠臼。靈龜曳尾跡何多。笑破虛空半邊口。那堪註解信心銘。剛以不平攻不平。葛藤露布拽不斷。瞎却空王雙眼睛。況是靈山巧徵辯。心既無心見何見。阿難逼得口生膠。一棚傀儡無方便。幻住菴嘗歌一篇。又將家訓錯流傳。為人一句沒牆壁。飯飽弄筋誰不然。自買由來還自賣。豈但傍觀生笑怪。都緣口業未易消。乃爾償他文字債。幻人拍掌笑呵呵。蟭螟奮怒吞禪河。南泉問主趙州勘婆。祕魔义下神號鬼哭。雲門顧

外虎視鷹拏。摟空師子窟。掃盡野狐窠。一華五葉還如何。長處更無多。延祐丙辰冬幻住沙門明本。復說此偈以為後序云。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二十四

校訛

(七十五葉第九行)垂(誤作乖從南改正)
(七十八葉第十行)頭(南作頂)
(七十八葉十九行)盤(南作補)

音釋

逴
(敕角切)
鏜鞳
(鏜音湯鞳吐合切鏜鞳鐘鼓聲)
僋
(蒲拜切病也)
匯
(胡對切水回合也)
舳艫
(舳音軸船後持柁處艫音盧船頭刺櫂處)
傀儡
(傀苦猥切儡魯猥切)
摟
(力侯切探取也)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二十五

叅學門人北庭臣僧慈寂　上進

說

般若說

般若離一切相而不礙諸相發揮。般若離一切名而不礙眾名出現。般若如大火聚。世間所有形器嬰之者莫不遭其燒。般若如太阿鋒。世間所有物像觸之者莫不遭其壞。般若如太虛空。世間所有色法入之而無不容。般若如大圓鏡。世間所有相貌臨之而無不照大矣哉。般若之體圓。般若之用大。般若之功博。般若之道普矣。三世諸佛於無所證而證。十方菩薩於無所了而了。歷代知識於無所悟而悟。叅玄上士於無所學而學。然諸佛雖證而不宰其功。菩薩雖了而蔑居其德。知識雖悟而莫覩其蹤。上士學之而罔測其狀。以至山川日月森羅萬象。由之而建立依之而運行。使物物各具金剛正眼。窮古亘今欲窺其髣髴不可得也。嗟夫眾生迷背其來舊矣。轉為無邊生死。曠劫迨今。於此般若體上念念遷流念念起滅念念攀緣念念輪轉。深沉欲海甘赴死門。而吾大般若光雖未嘗少間。其如瞽者居太陽之門聾者住雷霆之窟。終身由之而竟莫知其聲光震耀也。由是三百餘會之玄談。千七百祖之絕唱。皆純以一味清淨般若。融為善見神藥。俾瞽者明聾者聰壅者通執者化也。當知瞽不自瞽依般若而瞽。聾不自聾依般若而聾。壅不自壅依般若而壅。執不自執依般若而執。是謂一切智智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若謂聾瞽壅執之病不居般若體上。則般若有所不周。以其聾瞽壅執之病即般若而生。則般若有時而弊其深密幽邃之旨。非超出言象之表者。孰能與於此。所以云。太末蟲處處能泊。獨不能泊於火燄。眾生心處處能緣。獨不能緣於般若。蓋知般若誠非心識所可緣也。故般若離心緣相離意識相離思惟相離文字相。以至離種種相。如是離者非所離非能離。本性離故。以性自離。離亦不立。離既不立。一切混融。然舍般若無眾生心。舍眾生心無般若。即眾生心是般若。青出於藍。即般若是眾生心。冰生於水。苟非見忘執謝。甚不可以言通而意達之也。所以永嘉謂。惟證乃知難可測昔僧問古德。如何是般若體。答云兔子懷胎。又問云。如何是般若用。答云蚌含明月。發迅雷於昏蟄。麗杲日於幽衢。展鷲峯無作之機。啟少室不傳之妙。在古德分上綽綽有餘。且學人到此如何領會。其或停機佇思。萬里崖州。直下承當。

劒去久矣。高昌三藏法師。喜菴妙公。梵名般若室利。命余申其義。乃因引前說。併為說偈。

般若無知亦無相　非曰無相非無知　有無知見二俱遣　了般若體常無為　無為之體即無作　百草頭邊光爍爍　已忘證者名醍醐　見病未祛名毒藥　般若非良亦非毒　般若之機離背觸　喚作般若沉悟坑　謂非般若遭迷[戶@句]　般若非悟亦非迷　迷悟俱忘復是誰　玉雞啄破瑠璃縠　鐵牛觸碎珊瑚枝　法身解脫即般若　覿體難容分別者　般若解脫即法身　三事何曾隔一塵　法身般若即解脫　如珠走盤活鱍鱍　一三三一相容攝　水底蝦蟆吞却月　三一一三相互融　半夜金烏海底紅　三既遣兮一不立　虛空為紙須彌筆　擬書般若兩箇字　已是抱贓重叫屈　一不立兮般若空　龜毛繫住毗嵐風　滿菴歡喜著不盡　張起東南般若宗

真際說

太尉潘王海印居士求法名別號。遂名之曰勝光。號之曰真際。夫真非色像。不可得而見。有見非真際。非境緣不可得而及。可及非際。真乎不可見而見之。際乎不可及而及矣。其不可見之真廓爾無像。不可及之際洞然絕痕。無像之真體之莫非神悟。罔及之際混之必欲心開。然真非際外之真。際匪真前之際。但見真則必達其際。凡達際則必見其真。真乎際乎。猶鏡與光。二者未嘗斯須少間。言光則必由鏡出。語鏡則必有光存。光即際之真。鏡乃真之際。亦猶羣波共水眾器同金。理體元齊事相非一。嗟乎眾生於無始時來重為業習所蔽。擬涉念慮即落妄緣。那更馳求劒去久矣。或不真誠啟悟諦實開明。不撥一塵洞見源底。則未免粘情帶識依文解義。妄存知見墮在意根。說時與真際相符。用處與妄緣不隔。使諸佛菩提之道果止於此。則安有解脫之期也。或謂。離妄之謂真。真之所詣之謂際。謂妄者何。以迷自心故。見聞覺知皆妄也。謂真者何。以悟自心故。明暗色空皆真也。真無定體悟之則圓。妄絕正形迷之則著。全波是水。了知妄外無真。全水是波。畢竟真中絕妄。然則二名一體。就中萬別千差欲教舉。必全真當體必須神悟。所云際者。畔岸之謂也事物之極乃名邊際。如色之極是空邊際。空之極是色邊際。是故妄不可有其邊。惟真乃妄之邊。真不可言其際。即妄乃真之際也。或謂。圓同太虛無欠無餘。又云。心佛及眾生是三無差別。又云。平等真法界無佛無眾生。但諸佛祖圓頓了義之談。若妄若真未嘗有纖毫界限。邊際復從何立耶。然了義之詮固無界限。既迷之境

實有方隅。以無界限故。三塗地獄萬種泥犂。千仞劒林諸熱惱海。至若塵沙苦趣。悉該真際。使有一毫揀擇。則離波別有水也。以有方隅故。眾生諸佛煩惱菩提苦樂順違安危得失。殊形異狀名相紛然。俱出妄緣悉乖真際。雖曰波水同體。而不可同其名也。原夫此心之迷也。於無妄真中卓爾妄真。於絕邊際處宛然邊際。但如眾緣觸目羣象當情。水不可喚作山。空不可呼為色。各專其用不同其名。明知理體無差。其奈事情有異。譬如水之就决也湍流不息。及遇寒則結為堅冰凝然不動。了知不動之堅冰全是迅湍之流水。奈何迷妄之寒氣積集濃厚。於一體中儼然成異。或不以頓悟之慧日融之化之。欲會歸真際之水其可得乎。是故真際如來目之為第一義最上乘。昔世尊初生時目顧四方。乃顧此真際也。以手指天地。乃指此真際也。復云惟我獨尊。乃示此真際也。已而棄王宮入雪山六年苦行。夜半見明星悟道。乃顯此真際也。西天四七東土二三燈燈相續。乃傳此真際也。至于臨濟卷真際於喝下。德山揭真際於棒端。又豈特禪宗佛祖為然。如三乘十二分教大小偏圓秘密開顯無邊法義種種方便。皆從真際出生。真際乃佛祖所詣之根本法門。更無一法能過於此者。真際誠一心之異名也。古者謂。三界無別法惟是一心作。又云未達境惟心。起種種分別。達境惟心已。分別即不生。此說之下以真際之體散於森羅萬象之頂。標於色空明暗之端。更無毫髮能外吾真際者。若以言說流布。則真際豈待別有作為而後得哉。若果欲與真際念念脗合念念圓融念念不痕念念無間。直須是工夫熟知解泯能所忘向不知不覺處豁然開悟。如獲舊物。如歸故家。心戶洞開性天廓爾。十方世界不見纖毫過患。是謂心空及第。於斯時也真際二字亦無地可容矣。昔僧問趙州。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州云我在青州做一領布衫重七斤。老趙州眼空四海神洞十虛。融八識為真。野色更無山隔斷。混六情為際。天光直與水相通。寸心圓湛片舌瀾翻。隨語隨默而泛應羣機。機機相副或與或奪。而全該大法法法同歸。用之則煞有準繩。操之則洞無影跡。蓋其真際洞乎心府。真際貫乎口門。凡動靜語默曾不與真期而真自臻。曾不與際約而際自至。豈特趙州為然。但宗門中有契有證之士靡不皆爾。今日在海印居士瀋王分上。間不容髮。欲得諦實領荷親切承當。直須向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話下廓爾悟明。所謂古今無異路達者共同途也。如或未由開悟。且真際亦未嘗有[糸*系]毫隔越。獨不能混融無間爾。猶未磨之鏡在鑛之金。雖金體無在鑛。離鑛之差鏡光絕已磨未磨之異。柰何垢翳而光不彰。鑛存而金有礙。又如冰之與水。亦未嘗斯須隔越。但冰具堅礙凝結之質。而不能為水流注潤澤之用也。夫善於求道者。道不可將心求。求而得之是妄得也。但磨其汙染之塵。銷其執著之鑛。融其迷妄之寒。久之不休。則光斯照而金斯純。冰

斯泮矣。政於斯時道遠乎哉。道遠乎哉。嗟乎今之人。但聞直指單傳不加修證。咸以聰慧之資望塵領荷。依文解義說處宛然。滯識執情轉增迷妄。是猶以堅礙之冰不期泮釋便欲與水同流。多見其不知理也。譬如京師王城鎮于北方。普天之下凡有識者。皆知北有京城。惟到與未到者有差別爾。其既到者雖移身於萬里之外。凡一念京城。則人煙市井昭然在目不能惑也。其未到者至終其身。不能無茫然之咎。謂既到者。乃悟而見之者也。謂未到者。乃解而知之者也。悟而見之者固已極矣。古人尚欲掃空悟跡剗除見刺。或不爾則坐在悟邊動成窠臼。蹲於見處尚滯功勳。審如是則為已。尚恐未周又安能為人解粘去縛也哉。前所云。磨鏡之塵。銷金之鑛。融冰之寒。似與本來具足少林直指之道覿體相反。不然爾徒見其言下知歸機前領旨之易。而不知其磨塵銷鑛融寒之難歷於夙昔以致今日之易也。苟不之難而欲之易。是猶認鑛為金指冰為水者。無以異也。當知妄依真而起妄。真由妄而顯真。真非妄而真不自居。妄非真而妄無所倚。妄因不立真理何存。楞嚴謂。言妄顯諸真。妄真同二妄。斯說之下不惟妄遣。亦乃真祛。妄遣真祛道存目擊矣。邊依際而立邊。際由邊而顯際。際非邊而際不自著。邊非際而邊不獨存。邊既無方際何有界。故祖師云。極大同小不見邊表。極小同大忘絕境界。斯說之下。邊融際廓洞然無間矣。如是則真際與萬法會同。萬法與真際交徹。在迷則真際是萬法。惟悟則萬法是真際。悟迷俱遣得失兩融。真不立而真存。際不形而際徧矣。

止源字說

一塵不飛之頃止乃剩言。一漚未發已前源將安寄。直下見得。便知四大海水止在一源。源體本空。止亦何有。於此絕能止所止之異。無此源彼源之差。即源是止。萬波隨一水而[(冰-水+丩)*夕]。即止是源。一水攝萬波而寂。世之不鑑其源者。但見百川競注萬派橫流。而欲遏之使止。大似捧土塞孟津。多見其不知量也。何當於沿流不止之際瞪目一觀洞見源底。則知此源窮古迨今。澄之不加清。攪之不加濁。一滴不加少。四海不加多。以至决之非動。堰之非靜者也。何則使澄而後清。則不得謂之止矣。攪而後濁。亦不得謂之止矣。乃至曰動曰靜曰少曰多。皆識量所遷妄見流注。縱能以四鐵圍山隄防一水。至萬劫不興寸浪。而欲較吾止源之旨者實霄壤矣。江西定侍者字止源。是必有所得於止之之道。豈枯形忘慮而滯於死水者。可同日而語哉。

雲谷號說

八荒一雲也。天地一谷也。一塵翳空萬象各立。消長盈虧頃刻百態者。雲之變化如是也。又何待隨清風出遠岫之謂哉。疾風駕雷山振海涌機動籟鳴終日不息者。谷之響應如是也。又何待呼而後聞扣而後應之謂哉。知藏興公深窮此道自號雲谷。所以跨昂霄之步如雲行空。肆懸河之辯如谷答響。宜其然也。或曰。太虛無形因雲見色。天地無口由谷有聲。我將空耳目於混茫之先越見聞於未然之表。何乃以聲色而為號耶。不然雲無心而見色。即色明空。谷中虛而有聲。即聲顯寂。假雲谷之號示聲色之體。以聲色之體顯空寂之用。如教中云。十方世界諸如來心於中顯現。如鏡中像。何疑而不悟哉。知藏聞而笑曰。我雲無形亦不著空。我谷無聲元非滯寂。子所說者皆錯下注脚耳。

月舟字說

光明奪夜之謂月。直造彼岸之謂舟。惟月與舟頗符斯道。然道之光不特照夜。而無所不燭焉。道之體不獨濟岸。而無往不至焉。以其無不燭。則喜怒哀樂如月映千江。無一水而非月影。以其無不至。則過現未來如舟行萬國。無一地而匪舟航。能即而行之。不患其不與道相合也。脫或外此。則迷雲翳其光。世波搖其體。而誰有此月誰有此舟者乎。一上人以月舟二字表其所學。余於是解之。就為說偈。天上一輪。水中一葉。上人乘之。余復何說。

無濟字說

聖人不以慈。亦無意於濟人也。由眾生妄自取執而繫形於空有彼此之兩途故。聖人以百千方便。向平白地上強自指陳。以愛為河。以煩惱為河。以生死為河。而於此河以非彼為彼。以非此為此。以不以彼為此。不以此為彼。如是兩岸隔斷中流。觸目成乖覿體為礙。以其礙故。則此能礙彼彼能礙此。彼此礙中中礙彼此。塵塵涉礙法法成差。使本來具足圓常不斷之旨昧之又昧矣。所以大慈普濟。於四十九年純以不二之道導之。俾其妄消執謝而自化也。知彼不二則不見有此。知此不二則不見有彼。知彼此不二則不見有中流。知中流不二則不見有彼此。如是則亘古迨今。自一微塵而至不可說廣大世界海。融歸至理圓證不二。安有捨此求彼之心哉。於是大達之士。抹過兩邊不存中見。掀翻櫓棹泯絕舟航。輥底波濤了無涓滴。直下內無能濟之心。外無所濟之物。其無濟而濟。是謂大濟者也。苟未達其大濟之濟。則安知其為無濟乎。慈禪人字無濟。宜知此以自勉。

定叟字說

泰藏主字定叟。因質其義。叟曰。定以不動為義。然則維摩大士不離丈室。斷取妙喜世界置諸掌。如轉陶家輪。時在座者。見彼世不搖動此世不改變。此豈非不動者乎。雞足峯中飲光尊者入滅盡三昧。以伺慈氏下生。此豈非不動者乎。叟曰。不動之理豈如是哉。我嘗於一漚未發已前。洞見十方平等本際。圓同太虛湛如古井。諸佛於眾生身中入大涅槃。而眾生不知。眾生於諸佛體中流轉生死。而諸佛無礙。至於毘嵐振海而不去。大塊已鑿而不來。非智力所能。乃法如是也。故百川競注水體不流。萬竅怒號風本自寂。乃至亘古今窮法界。人畜草木長短纖洪。互起迭興而定體自若。於中欲覓一毫動相了不可得。所謂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者也。嗚呼聞叟之論。始信那伽常在定之語不我誣矣。嗟乎二乘小見。以枯心屏志絕慮忘緣為定者。縱經八萬劫秖益戲論耳。安得斯人亦具清淨耳根。聞叟如是之說。而捨小慕大乎。

無念字說

昔鳩摩羅什法師。年甫七歲隨母入寺。以手捧佛鉢置之頂上。鉢未及頂而遽投之。母問其故。乃曰。我因頂鉢次。悟一切諸法皆從心念而生。初捧鉢時不作想念。鉢方及頂。忽起念云。鉢如是大安得不重。此念起時其鉢不勝重矣。由是知念未起時。一切諸法猶若太虛初無分別。據什師所見。謂念乃法之源也。永嘉云。誰無念誰無生若實無生無不生。喚取機關木人問。求佛施功早晚成。據永嘉所見。謂念不生處與木石等也。雲南護藏主自號無念。因以什師永嘉所見扣之。乃曰。我之無念異乎其所聞。什師過在絕念之不起。永嘉過在任念之自起。二皆不能無念也。謂無念者。心體靈知湛寂不動。如鏡鑑像。如燈顯物。其像之妍醜物之纖洪。而鏡與燈不知也。雖曰不知未嘗毫髮少隱也。其照體本空而能顯物。曾何念慮於其間哉。所謂繁興大用舉必全真。我嘗於見聞知覺之頃。欲覓念相如毫髮許了不可得。而曰無念非不念也。無念之念生無生相。住無住相。異無異相。滅無滅相。非思慮計度所知。惟洞徹法源者頗測其彷彿未易與纏情縛識者語也。余嘉其說。乃筆以志之。

無方字說

盡塵沙法界是箇自己。中邊混融表裏通徹。既不可以形器拘。而亦豈容囿於方隅也。或迷自己於當念。則囿於方隅拘於形器。以其有

方。則仰而為上俯而為下。日昇則東月沉則西。不敢易其毫髮。由是引起徧計。流墮分別。交結識情。惑於生死者。蓋深昧其無方之自己也。或曰。常啼東行善財南往。文殊北邁達磨西來。具在典章。如其無方何從得此言也。余曰。前不云乎。囿於方隅拘以形器者。不可與論無方之自己也。徒見常啼之東。設使自今日行至盡未來際東之又東。豈知盡東無方盡方無東者乎。盡東無方則方不可求。盡方無東則東不可立。常啼爾時惟見般若洞無向背。循東求方了不可得。東既無方而西南北亦復如是。故古云。道無方。行者莫能至。斯言豈欺余哉南徐遠上人號無方。余為說無方之義如此。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二十五

音釋

殼

（克角切）

瀋

（音審）

鑛

（古猛切金朴也）

瞪

（澄應切直視也）

堰

（於建切埭也）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二十六

叅學門人北庭臣僧慈寂　上進

祭文

祭鹿巖初禪師文

三十年前先師。以無上大菩提道。變為毒藥。設為險穽。我師兄嘗中其毒親陷其險。是故三十年後浸漬既久。因地發生毒處愈毒。險處愈險。使人望風斫額骨毛為之凜然。正當今日即毒即險。與無上大菩提道。胞然混合纖毫不間。則知先師與我師兄。到此不免首尾俱露。某義同手足敢不效顰。於是乎點一盃茶。燒一炷香。換手搥胷。連聲叫苦苦苦。有懷莫伸。酸淚如雨。

祭玄鑑首座文

佛祖之道未易墜兮。吾無照。遠踰一萬八千里江山以來茲。佛祖之道失所望兮。吾無照。負三十七春秋而云歸。生耶死耶果離合兮。非智眼而莫窺。祖意教意果同異兮。惟神心其了知。謂無照於吾道有所悟兮。真機歷掌其誰敢欺。謂無照於吾道無所悟兮。大方極目云胡不迷。笑德山之焚疏鈔兮。何取舍之紛馳。鄙良遂之歸罷講兮。徒此是而彼非。惟吾無照總不然兮。即名言與實相。互融交涉而無虧。出入兩宗大匠之門兮。孰不歎美而稱奇。屈指八載之相從兮。靡有間其毫釐。我閱人之既多兮。求如無照者。非惟今少於古亦稀。我不哀無照之亡兮。哀祖道之既墜。而今而後孰與扶顛而持危。對鑪熏於今夕兮。與山川草木同懷絕世之悲也。

祭泰長老文

本與公二十年所交者道。所忘者世也。公昔奉眾命來主蓮華峯。本居門外止宿草菴。謂道可交乎。方三見黃落。而公遽引無生一曲於大寂定門。本遠望寢幃不自知而泣下。謂世可忘乎。其所交所忘者。固不可以語言通。尤不可以毫楮盡。森羅萬象咸為點頭。白雪半甌赤心千丈。謂交與忘則贅矣。公其鑑諸。

祭瞿運使文

於戲三教聖人。一以此道化成天下。其知道者雖貧而富賤而貴。貧賤尚爾。況富貴而知道者乎。其濟斯時澤斯民。猶壯士屈臂不借他力。信然也。公甞於不惑之年。扣吾先師於巖穴之下。披心投誠論道。終日而侍坐達旦。公為道之勤見於此矣。已而掣施鑰於空諸所有之海。搆禪宮於大圓滿覺之場。佩金紫於詩書禮樂之門。蒞仁政於博愛簡易之域。修孝慈於寬厚高明之府。履違順於安舒靜默之途。閱身心於鏡像水月之表。處生死於湛寂不動之地。此皆公之餘事也。公其自得於心之旨。既不可以意測。復不可以語言道也。某凡一會公。公未嘗不以此道相問。至大庚戌之春會公于湖山。語論方輟。乃出紙命書進道之語。置之座右於此益見公向道之志。二十餘年不間然也。自爾去公於淮漢之表者三載。聞公復以寺事見逼。遽移棹而他之。不期與公有生死之間。於戲公福德人也。而知道焉。吾西竺聖人謂。三界無別法惟是一心作。惟公之福本乎自心。而道亦豈外乎自心哉。蓋知公之施田施心田也。建寺建心寺也。不達乎心而滯物者。吾道之所不取也。苟會於心則心無施不施之異。心無建不建之殊。即寺與田皆公心外之影事。而我住不住者。又影外之影耳。知公必不以此二其心也。雖曰心外無田。盡大地一圍也。心外無寺徧十方一剎也。此田不待別有所施。而檀波羅蜜念念出生。此寺不待別有所建。而大圓覺海處處成就。於此雖彌勒釋迦無住持分。況其他乎。審如是則知公於不思議解脫心中宴坐丈室。獲正住持三昧現前。入未來際種種受用如是具足。是謂因該果海果徹因源者也。某賴公知道之詳故。匍匐千里敬持是說以告之。非巧辯以惑公之聽也。由是薦園池之華果。列萬象之盤飧。拈法界之鑪熏。瀹海門之晴雪。奠公於不動真際之室。公必以我說為然也。尚享。

疏

續刊傳燈錄疏（芝巖西堂鏤板未竟而卒蘆溪藏主募緣續刊）

未生佛祖早傳此燈。千七百人錯認浮光幻影。不立文字乃有是錄。數十萬偈聚成鐵壁銀山。笑芝巖墮於死語而莫之所圖。看蘆溪別立生機而即之能了。拈一華脫賺迦葉。當時不解覆藏。受三拜累及神光。今日正宜揭露。當有大木顯全體作用之靈夢。會見英檀興一言領荷之勝心。共知印板上打來。須向刀刃邊拶出。正法眼洞燭聖凡迷悟之跡。涅槃心鑑空生死情妄之蹤。始編集於景德年間。當流通於大元國裏。話頭具舉。註脚分明。

四祖寺童行求僧疏

溪邊尋女子投胎。操心太切。壁上倩秀才書偈。用意不臧。爭似我毫髮剗除。便與他赤肩負荷。然羙玉精金固非易得。而方袍圓頂豈是小緣。一千七百則葛藤打歸自己。八萬四千門佛事用報檀那。

四祖接待菴募緣疏

隔江招手。望廬山面目猶在半途。別甑炊香。領黃梅意旨不消一宿。既是容身有地。何愁具眼無人。趁起水牯牛。祖父田園從頭耕遍。提携木上座。毗耶庫藏彈指豁開。從他知識來叅。是我祖師現在。前不遘村後不迭店。誰問你船來陸來。飢則喫飯。困則打眠。總教他休去歇去。一機相副萬善同歸。

妙德院化燈油疏

通身汗下。灼然從逼拶處得來。脫體光生。真箇是遮藏他不得。爍破老瞿曇黃金面孔。照開大檀度生鐵心肝。瑪瑙階前滿地月搖松影動。瑠璃殿上四櫚風[颱-台+易]菜華香。即此光明是真供養。

師子院化糧疏

天目山三十五年開拓。水赴雲奔。師子巖數百千指繞圍。肩摩踵接。擬向飯籮邊打發。須憑筆端下施來。倒廩傾倉萬斛珠光明璀璨。考鐘伐鼓滿堂僧意氣崢嶸。既灼然親遭塞斷咽喉。肯諱道不曾咬破粒米。鉢盂兩度濕助我飽叅。毛孔七日香報君多福。

雜著

誡閒

世人未有不以閒散為樂而共趣之。逆問其故。乃曰。昔嘗以榮辱是非。累日與事物相交馳。心志勞而形體憊。以至結於情想接於夢寐。靜而思之。人生幾何。不得一日之安。雖富貴奚益也。由是一切棄之。思欲行歌坐忘觀青天白雲以自放浪於事物之表。或有避父師之訓厭身世之勞。望治生如避水火。必欲拔塵遠俗以遂其閒。余曰。忙固勞形役慮也。閒則坐消白日。又何益於理哉。二者皆欣厭之情妄耳。故聖人有動靜二相了然不生之旨。正不必厭此忙而欣彼

之閒也。余將直言之。夫人欲學入世間之道。苟不服勤勞役。則事無貴賤皆無由成。然悟世間虛妄。欲究聖賢出世之道。倘不忘餐廢寢。則根無利鈍。又何從而得之。故雪山大士捨身命如微塵數。事知識如恒河沙。積劫迨今歷試諸難。蓋欲示後學者知道之不易聞也。故入世間則忠於君孝於親悉盡其義。不可不忙。出世間則親師擇友。朝叅暮扣以盡其道。又不可不忙。既盡其義又盡其道。將見體如泰山之不動心等太虛之無為。豈一閒字可與同日語哉。或入世不能盡其義。出世不能盡其道。惟孜孜以安閒不擾為務。而不肯斯須就勞者。故聖人斥之為無慚人。凡有識者安肯負此無慚。而復嗜閒於踈散之域也。余故書此以為投閒者之誡。

存實

道人用心務在存實。心存乎實。雖頃刻萬動而不亂。苟不存乎實。須終日不用可也。一用之則禍相繼矣。謂實者何。中也正也不欺也不偽也。事無小大而不敢以私蔑公。初無智愚巧拙之間也。然人莫不有心。心莫不有用。當用心之際。苟務智巧而不務乎實。則愈巧而愈乖。益智而益敗。蓋實者乃天理之不可易者也。智愚巧拙乃賦分之不可移者也。惟聖賢所愧。夫實不存乎心。不愧夫智巧不居乎分。何則能存實而用心使賦分。雖愚拙然其存實之心。初未嘗厭愚拙而悅智巧也。久之不覺即其愚而智拙而巧矣。即其愚而智真智也。即其拙而巧天巧也。真智絕思慮也。天巧無造作也。惟絕思慮無造作之智巧。覿體與佛祖不傳之道相去無幾矣。其存實之效有如此者。且實者心之體也。古云。一實之道是也。夫人終身背之。而不能自返者。蓋情欲蔽于中物境誘於外。引起虛妄。日夕遷流而不知息也。世謂愚拙莫甚於此者。孰智乎孰巧乎。余未之見也。

評恃

道不越乎正受。謂正受者。不受諸受也。諸受既遣豈容復有所恃乎。一有所恃則應念不居其正受矣。既失正受則此心不能無謬焉。是故恃勢則心日傲。恃權則心日暴。恃福則心日驕。恃才則心日慢。恃智則心日忮。恃術則心日詐。恃貨則心日貪。恃力則心日為之狠矣。蓋心念無主隨其所恃而趨之。所趨之途萬不同。要皆謬亂之本也。或謂權勢貨力。粗有識者皆莫之恃。世固有道大德備望重當世者。恃之庸何傷。對曰。道大莫極乎明性。德備莫越於利人。使內有所恃。則性不得而明。外有所恃。則人不得而利矣。故聖人無為而天下治。無作而事功成。無思而理通。無取而用足。蓋不自

知其為聖也。苟存所知則亦恃矣。安有聖人而自恃其道大德備者哉。且道雖尊德雖貴猶不可恃。况道德以降舉皆虛妄。或起心恃之。是猶抱蛇虎而眠。欲不遭其嗜囓者。余不信也。

善人李生傳

余偶遊異鄉。有傭工李姓者。咸稱之為善人。因怪而問之曰。彼傭工耳。能博涉古今聖賢之事乎。曰不能也。彼必起居飲食有以異於人乎。曰未見其異也。彼必有才術智巧精於世乎。曰無是也。彼之言行必有以利於物乎。曰俱非也。然則稱其為善人何耶。乃曰。若李生者。惟受人辱而氣平。與人作而工倍。似不識世間是非憎愛之習。凡父母妻子親友閭巷間。以猥屑無狀之事雜然交迫。皆泛應之無難色。人或不平以止之。則曰。惟恐不見役耳。雖死亦何所憚哉。由是里中無老穉無貴賤。知與不知見之皆稱為善人。余慨之曰。彼一傭力耳。天下之至卑賤者。人尚不敢隱其德而稱之。嗟今之居聖賢之廣居。服聖賢之上服。乃不思修身慎行。而反責人之不己稱者。較李生寧無慊於中乎。

蜂蟻

蟻穴於將潦之壤。封疆之守愈堅。蜂集於將割之房。號令之威尤重。其為生也。掠殘華於蛛網之隙。慕餘羶於馬足之間。投死於須臾。脫身於僥倖。惟靈知之性了然。獨露於飛搖蠢動之表。洞無隔越。由惡習所蔽。受此微劣之軀。返不自覺。人或嬰其芒撩其尾。則鬱勃之氣奮然。見於橫趨直突之間。將盡其毒以刺之。於戲惜哉。殊不思即其奮毒之念。直下與三世開士大解脫法覿體平等。由昏迷之異。則果報亦相須而遠矣。豈特蜂蟻然哉。聞聖人觀百億四天下。如觀掌中之果。今吾徒所居者。乃四天下之一耳。自暘谷之東至昧谷之西。其中長山廣漠際空入雲。不知其幾千萬里之遠。使馳以逐日之蹄鼓以搏風之翮將盡其生。而不能達其涯涘。且一天下之廣也如是。以六尺之軀位於其中。曾不翅太倉之一稊米耳。增一稊米而倉不加多。減一稊米而倉不加少。則其微眇可知矣。逮乎苦樂之境。倏焉變于前。則鬱然而憂懍然而恐。怡然而喜奮然而怒。馳騁聲色沉滯愛憎。其虛妄攀緣動搖形體。猶甚於掠華之蜂慕羶之蟻也。其遭蛛[糸*系]馬足之厄者。窮劫迨今莫知其幾。方將違順二風輕觸其念。則驟然動其情。雖風刀火聚橫于前亦不暇顧。其含裹十虛。廣大靈知真覺之體。由是而昧之又昧者矣。悲夫使湛四大海清淨寶目觀吾徒之生。蜂乎蟻乎。何營營而不自息也。

觀蝦蟆

記夏坐皖山偶立簷下。忽蝦蟆趨伏踵間。驚畏喘息似依人者。方疑其為異。俄而蛇至遇人而返。蝦蟆驚喘猶未定。忽有小蟲至其前。亟起張口吞噬。略不少貸。於戲方畏蛇之啖己也。其驚懼若此。能推己畏死之心而及物。安肯肆其吞噬如是之切耶。於此洞見眾生迷昧之情。曉如黑白。嗟夫人之逐妄處心積慮。有甚於蝦蟆不能推己者。遂述觀蝦蟆。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二十六

校訛

(二十三葉十五行)閭(南作里)

音釋

穽

(音淨坑也)

匍匐

(匍蒲胡切匐蒲墨切匍匐盡力奔趨也)

猥

(烏賄切鄙也)

皖

(華切)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二十七之上

叅學門人北庭臣僧慈寂　上進

偈頌

幻住菴歌

幻住菴中藏幻質　諸幻因緣皆幻入　幻衣幻食資幻命　幻覺幻禪消幻識　六牕含裏幻法界　幻有幻空依幻立　幻住主人行復坐　靜看幻華生幻果　放還[(冰-水+丨)*夕]　控勒幻繩騎幻牛　時或住　八萬幻塵俱捏聚　時或眠　一覺幻夢居四禪　有時動　幻海波翻幻山聳　有時靜　幻化光中消幻影　可中時有幻菩薩　來扣幻人詢幻法　我幻汝幻幻無端　幻生幻死幻涅槃　淨名室內龜毛拂　龍女掌中泥彈丸　更有一則幻公案　幻證幻修須了辦　莫言了辦幻云無　只此無無名亦幻　學人未達真幻輪　動輒身心自相反　幻心瞥爾生幻魔　幻翳忽然遮幻眼　陽燄空華乾闥城　天堂地獄菩提名　有問此幻從何起　雲月溪山自相委　要見菴中幻主人　認著依前還不是

十二時歌

玉兔走　金烏飛　百年影子空相追　山翁兀坐禪牀角　使得人間
十二時　半夜子　震旦竺乾無彼此　五白華貍叫一聲　牀頭老鼠
偷心死　雞鳴丑　僕僕起來伸兩手　趁忙捉起赤斑蛇　到頭却是
生苧箒　平旦寅　眼空佛祖絕踈親　斷送渾家窮性命　一條白棒
血淋淋　日出卯　獲得輪王如意寶　散在春風百草頭　三世十方
何處討　食時辰　大開兩眼喪天真　笑擎一鉢和羅飯　十字街頭
等箇人　禺中巳　赤脚波斯穿鬧市　滿把驪珠撒向人　醉倒玉樓
扶不起　日中午　倒跨南山焦尾虎　驚動溪邊石丈人　一槌撾破
虛空鼓　日昳未　也解隨羣并逐隊　橫拈鐵笛向西風　嗚嗚吹起
斜陽外　晡時申　恣縱五欲生貪瞋　竈前不見破木杓　惡口小家
冤四鄰　日入酉　擘破面門呈拙醜　選甚魔來與佛來　一喝直教
顛倒走　黃昏戌　那事一時都打失　撲滅空王殿裏燈　且喜眼前
烏漆漆　人定亥　淨躶躶兮赤洒洒　取性長伸兩脚眠　誰管桑田

變滄海　與麼去好好好　爭免全身墮荒草　有人更擬問如何　彌勒下生時　却向你道

道要歌

本色道人無孔竅　不必問渠重覓要　口門未待鬼擘開　機先已被虛空笑　古今多少明眼人　不怕羞慚惟絕叫　強言一句有三玄　又道一玄具三要　從前公案既現成　今日慇懃添草料　第一要　踏著麻繩兩頭[喬*亢]　波斯疑是赤斑蛇　白日青天把燈照　第二要　金剛眼上蝦蟆跳　一槌擊碎獻空王　元來却是新羅鷂　第三要　熨斗煎茶不同銚　普賢失却白象王　十地面前來討珓　此語諸方耳共聞　總解移腔并轉調　直饒伎倆現盡時　愈失自家真道要　休將識量立踈親　肯信靈源無老少　毗婆尸佛早留心　直至如今不得妙

皮袋子歌(并引)

幻人枯坐次。有皮袋子者見訪。乃曰。人以我具六用之根。於順逆愛憎。起諸倒見。沒溺於生死海中。莫之能脫。而我嘗返思。三世佛祖咸以我為成無上道之具。今不知果為惡耶。果為善耶。果能聖耶。果能凡耶。幻人乃歌以答之。

皮袋子佇聽幻人歌　目前法界名娑婆　華言堪忍誰柰何　浩浩湯湯搖世波　百千皮袋暗消磨　良由一念不肯瞥　無明愛見相交羅　今日瞋明日喜　朝榮暮辱何曾已　幾回銜鐵并負鞍　幾度腰金并衣紫　窮也是皮袋　富也是皮袋　等屬陰陽相管帶　忽然報盡共沉空　夢裏何勞生捏怪　人亦是皮袋　獸亦是皮袋　宰割烹炮誇手快　昔相負兮今相償　自買依前還自賣　娘生皮袋不堅牢　寒暑迭遷成又壞　脆如泡薄如雲　幻如陽燄　輕若游塵　倏忽起滅幾萬古　積骨如山難比倫　大皮袋小皮袋　幾人嫌幾人愛　嫌者為因貧病攻　愛者多緣身自在　皮袋子　教你知　通身是假盡世成非　了知名業質　委棄為死屍　四大蚖蛇　同處一篋　壞空成住　變滅無時　因甚時人不解事　盡情放出貪瞋癡　上天入地巧中巧　暮寢晨興迷外迷　朝飯飽午還飢　熱搖扇冷添衣　百計惟思巧護持　偶乖調攝遍界求醫　禱鬼祈神無感應　客

盃弓影生蛇疑　男須婚女還嫁　換面改頭呈矯詐　忽然觸動利名心　地獄現前都不怕　只箠一期圖快心　肯信鐵圍無縫罅　誇文章說道理　三教勝流誰不爾　一朝學問夢魂消　依舊打歸皮袋裏　皮袋聽余真實說　舉心盡屬輪回業　不思皮袋本來空　茫茫弄巧翻成拙　莫多知　莫多會　但有施為都拽退　不須禮拜與散華　只此是名真懺悔　不思善不思惡　兩種由來皆妄作　不緣凡　不緣聖　聖凡盡是心王病　不著悟　不著迷　迷悟何曾離有為　不貪生　不畏死　定業從教起還止　皮袋子空勞勞　披毛帶角要做便做　成佛作祖道高不高　四聖六凡體元具　十方世界目前包　皮袋無情無喜怒　頭頭盡是無生路　但於見處不留情　法王大寶親分付　如來獲得意生身　皮袋何曾隔一塵　你若區分成兩箇　笑倒靈山會裏人

警策歌

三界塵勞如海闊　無古無今鬧聒聒　盡向自家心念生　一念不生都解脫　既由自己有何難　做佛無勞一指彈　此念即今拋不落　永劫鑽頭入鬧籃　名何名　利何利　一息不來成鬼戲　愛何愛　憎何憎　惹著毫毛是火坑　既無人還沒我　你見空華曾結果　休辯是　莫論非　大夢無根總自迷　生死無常繫雙足　莫待這回重瞑目　翻身一抹過太虛　展開自己無生國　有何難　有何易　只貴男兒有真志　志真道力自堅強　力強進道如遊戲　有何熟　有何生　是路何愁不可行　拌得一條窮性命　刀山劒嶺也須登　亦無鈍亦無利　剔起眉毛休瞌睡　不破疑團誓不休　寒暄寢食從教廢　亦無鬧　亦無閒　靜鬧閒忙總不干　如一人與萬人敵　覿面那容眨眼看　大丈夫宜自决　莫只隨情順生滅　今日不休何日休　今朝不歇何朝歇　況是叢林正下秋　千門萬戶冷湫湫　叅禪必待尋師友　敢保工夫一世休　師禮自心師　友結自心友　除却自心都莫守　縱饒達磨與釋迦　擬親早是成窠臼　自己叢林到處興　誰分村墅與州城　脊梁三尺純鋼鑄　肯聽堂前打板聲　行也做　坐也做　尺寸光陰休放過　心存少見失真誠　意涉多緣成怠惰　有般漢更獃癡　文章今古要兼知　叅禪設使無靈驗　也解人前動口皮　口皮動得有何好　聰明只是添煩惱　脚跟生死如未休　千里萬里沉荒草　穿馬腹入牛胎　塗炭曾經幾度來　此生幸作金僊子　莫把繩頭易放開　生同生　死同死　萬年一念常如是　胷中能所兩俱忘　境寂心空無彼此　蹉口咬破鐵蒺藜　傑出

叢林也太奇　休將萬里西來意　黃葉空拳嚇小兒　德山棒臨濟喝　儘有神機都潑撒　一千七百爛葛藤　不勞動手和根拔　心空及第真衲僧　堪傳佛祖不傳燈　照世光明只這是　立地頂天誰不能　到此時　盡由我　混眾獨居無不可　團團一顆如意珠　覺知聞見全包裹　也無禪　也無道　也無解脫并煩惱　三界明明大脫空　凡聖悟迷何處討　盡是從前眼自華　然雖到此勿矜誇　法塵見刺擺不脫　舉足玄途鮮不差　我語忉忉非眩惑　志在同叅相警策　五湖四海抱禪人　若未到家無自畫

即心菴歌(并引)

雲南福元通三上人。遠逾萬里訪余窮山。坐夏未了。欲歸故鄉結菴為禪居以圖究明己事。預乞為菴立名。余以即心二字示之。蓋大梅常和尚。叅馬祖聞即心是佛。一住空山誓不再出。既有志於住菴。當追古風以繼芳躅。庶幾吾道之有望也。乃為之歌曰。

菴即心兮心即菴　十方世界無同叅　靈山四十九年說　舌頭拖地空喃喃　却笑少林言直指　已是白雲千萬里　未形言處鐵渾侖　纔掛口門都不是　三箇道人歸故鄉　秋江萬里秋風凉　誅茅就樹縛間屋　即心二字懸高梁　心不自心安用即　心即即心誰辨的　百億日月繞四欄　光射銀山穿鐵壁　一菴內外赤條條　拈來總是心王苗　龜毛束破混沌觳　蒲團壓折虛空腰　雲南即是西峯頂　兩頭踏斷俱非境　你若無端喚作心　依舊隨人認光影　見地不脫還茫然　己眼不透成虛捐　只消豎起生鐵脊　不拘歲月勤加鞭　待伊齩得即心破　是佛是魔俱按過　等閒豎起箇拳頭　住菴活計天然大

翠巖杭上人省師靈巖

萬法無根　那伽非定　擘開生鐵枷　躍出瑠璃穽　杖頭挑起　吳中第一峯　脚跟踏斷　洪崖千尺井　古靈背上血淋漓　良駒豈待搖鞭影　君不見　杭之東海潮　推出玉萬丈　雷奔電激翻晴空　不是境且非禪　纔擬議路八千　男子丈夫活鱍鱍　肯受他家強塗抹　好兒既不使爺錢　草鞋跟底乾坤闊　等閒失脚跨一步　萬象森羅連底脫　那時赤手走歸來　好把虎鬚顛倒捋

寄實西堂

金鰲背上珠一顆　爍破淮山青朵朵　百眾人前玩弄時　圓機錯落飛星火　朅來照我青茅屋　隱顯回旋看不足　夜深翻轉碧玉盤　直射斗牛光奪目　胷中痛恨山頭老　向曾奪我靈蛇寶　無端落在他手中　拋墮深崖瘞荒草　鐵蛇入海今其死　抖擻空囊有些子　覿體分明不一同　髣髴依俙頗相似　叢林日午打三更　堂堂祖道皆縱橫　何當傾出一栲栳　免使男兒摸壁行

恭上人

靈山有一機　少林有一語　幻住不覆藏　明明為君舉　那一機　金烏啄破青玻瓈　那一語　玉兔踏翻紅馬乳　慶雲上人知不知　死生大事非兒嬉　猛著精神拌命拶　掃空情解捐階梯　忽然失手杷柄脫　屋頭有路如天闊　步兮趨兮露堂堂　進兮退兮活鱍鱍　始知靈山一機狀如鐵牛　少林一語不在舌頭　生擒活捉兮　奔雷走電　高揮大抹兮　倒嶽傾湫　君不見　黃龍古洞深無底　山鬼吸乾金井水　鞭起泥蛇飛上天　回首白雲千萬里

戒上人遊江淮

拄杖頭邊草鞋跟底　踏倒萬疊淮山　穿過千重江水　秋風八九月　白雲千萬里　髑髏堆裏葛藤椿　窒堵波前暗號子　會不會　星明日麗照雙眸　知不知　石裂崖崩喧兩耳　有佛處不得住　毳袍滴瀝松露寒　無佛處急走過　古路岩巉淨如洗　已躬下事　總在目前　向上一機　道委不委　諸方門戶盡敲開　究竟何曾離這裏

珙藏主化藏經(然一指)

破一微塵出大千經　不撥自轉通身眼睛　明明字與義　山河及大地　歷歷文與科　萬象自森羅　三界楊真旨　古今曾未已　白馬胡為來　何其十萬里　為憐半偈舍全身　何當灰燼娘生指　談笑推開大施門　毗盧藏海波濤起　但看煙霧濕溪藤　拂拂香風動屏几　琳琅數百函　縱橫千萬紙　謂是一大藏　金剛腦後鐵三斤　謂非一大藏　碧眼胡僧穿兩耳　萬疊湖山擁翠雲　渺渺湖光淨如洗　為君併作經上題　以字不成　八字不是

寄此道監寺

此道自來無改變　城市山林總成現　上而諸佛下眾生　阿那箇人曾少欠　遠經曠劫至目前　今古何嘗隔[糸*系]線　聲前不解便承當　更為從頭歌一遍　靈山密付絕踈親　少室單傳無背面　離陶鎔　非煆煉　一法何須分頓漸　若於語默未忘情　經書謾讀三千卷　如過駒　等流電　德山屋裏販揚州　臨濟堂前開飯店　聞無聞　見無見　楊岐倒跨三脚驢　鹽官強索犀牛扇　誰言佛法今下衰　此道依前有靈驗　滿眼滿耳非覆藏　自是當人不能薦　緬思張公洞裏老杜多　活捉生擒如虎健　死關既掩氣猶高　彼此男兒宜自勸　黑漆桶底如未穿　幻影浮光休慕戀　始終不放話頭寬　何患工夫弗成片　五蘊身中大脫空　不用棄離并健羨　有何貴　有何賤　鴦掘持刃惡不惡　羅睺沉空善非善　境逢逆順謾依違　緣遭憎愛無欣厭　古廟香爐　一條白練　胷中寸寸結冰霜　消落聖凡諸妄念　始知萬法本空閑　自心未了徒攀援　等閑瞥轉目前機　此時方愜平生願　涅槃謾說安如山　生死從教急如箭　十方世界鐵渾侖　觸著通身是方便　拔出繫驢橛　拈却吹毛劒打開荊棘林　直入空王殿　若教除却此道時　更喚誰為親法眷

送吉上人之江西下高峯和尚遺書

寒巖一夜風雷惡　師子迸斷黃金索　驊騮萬里追不回　聲沉宇宙空山嶽　君今去去持此音　十八灘頭探麟角　君不見　馬師一口吸西江　波騰浪沸煙茫茫　又不見集雲峯下四藤條　雨洗風磨恨未消　生耶死耶俱不道　鐵壁銀山齊靠倒　有問禪　血染溪華春

正妍　有問道　兩岸夕陽對芳草　千差萬別任縱橫　瞥轉一機何處討　玄沙白紙　脫或舉似時　更須莫謗西峯好

別絕際

伊余十載交　情懷若冰檗　一處最親千機莫測　燒尾紅鱗躍九淵　鐵脊金毛走深澤　神駒十影謾追風　眨得眼來天地隔　君不見長沙岑大蟲　訇訇一嘯爪牙直　凜凜崖谷生陰風　又不見溈山水牯牛　山北山南水草足　掣斷鼻繩誰敢[(冰-水+丬)*夕]　我亦非牛子非虎　休將爾汝論今古　明朝拄杖各西東　男兒豈肯埋塵土　何當橫擔片板　抹過那邊更那邊　拈一毫頭吞四海吸百川　興雲致雨生風煙　始知造化只此是　慶快何止三十年

開爐日示祖上人

祖道迢迢祖風寥寥　祖師心印　七花八裂　祖翁活計　瓦解冰消　林下相逢祖禪者　為言祖意何蕭條　尚有祖關崛起千七百丈高　何當一拶百雜碎　從他大地空牢牢　風雨閉門十月朝　死灰撥盡相向無聊　祖堂氣燄不炙手　祖庭積雪空齊腰　爭如自斫一把青榾柮　靜對祖燈深夜燒

坐禪箴(并序)

夫非禪不坐。非坐不禪。惟禪惟坐。而坐而禪。禪即坐之異名。坐乃禪之別稱。蓋一念不動為坐。萬法歸源為禪。或云戒定是坐義。智慧即禪義。非情妄之可詮。豈動靜之能間。故知不離四威儀。而不即四威儀也。乃為作箴。箴曰。

叅禪貴要明死生　死生不了徒營營　至理不存元字脚　有何所說為箴銘　或謂叅禪須打坐　孤硬脊梁如鐵作　如一人與萬人敵　散亂昏沉休放過　或謂叅禪不須坐　動靜何曾有兩箇　楊岐十載打塵勞　險絕祖關俱透過　坐而不坐心外馳　摩裩擦袴空勞疲　釘樁搖櫓消白日　心空及第知何時　不坐而坐志還切　寸懷鯁鯁

難教擘　說到無常與死生　眼中不覺流鮮血　如是坐如是禪　不勞直指與單傳　寬著肚皮只麼守　誰管人間三十年　如是禪如是坐　蒲團七箇從教破　拍盲志氣無轉移　肯把身心沉懶惰　禪即是坐坐即禪　是一是二俱棄捐　話頭一箇把教定　休將識鑿并情穿　坐禪只要坐得心念死　今日明朝只如此　若是真誠大丈夫　一踏直教親到底　坐禪不怕坐得多　百歲光陰一剎那　老爺喫乳如大海　為要掃空生死魔　坐禪豈可為容易　莫把聰明遮智慧　千七百則爛葛藤　何用將心求解會　坐到坐忘禪亦空　吐詞凌滅少林宗　只箇渾身也拈却　未待口開心已通　有志坐禪須與麼　若不如斯成懶懶　更拌性命也嫌遲　大事因緣非小可　擬將此作坐禪箴　不特自欺還謗我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二十七之上

校訛

(三十五葉十二行)逆順(南作順逆)
(三十七葉第七行)蓋(誤作盡從南改正)

音釋

躶
(郎可切)
[喬*亢]
(丘召切)
銚
(徒弔切燒器)
聒
(公活切)
瞌
(克盍切)
獃
(五來切癡)
擺
(補買切撥也)
抖擻
(抖音斗擻音叟抖擻振舉貌)
栲栳

（栲音考栳音老栲栳柳器）

訇

（呼宏切大聲）

榾柮

（榾音骨柮當沒切榾柮木頭也）

擦

（七曷切摩也）

擎

（普滅切）

拌

（鋪官切）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二十七之下

叅學門人北庭臣僧慈寂　上進

偈頌

送斷崖禪師遊五臺

五臺山在天之北　師子吼處乾坤窄　我兄曾解師子鈴　擬向山中探幽賾　文殊老人雙眼黑　一萬菩薩　滿坐莓苔石　只憑倒卓鐵蒺藜　一齊趁入無生國　諸子去時誰繼踵　盡將五臺攝入草鞋雙耳孔　虛空滿貯赤玻瓈　笑看祕魔巖石動　歸來說與傍人知　德山臨濟皆兒嬉　今生元無佛與祖　就手拗折烏藤枝　坐斷高高峯頂　那一著　銀山鐵壁人難窺　翻思少林九載面空壁　千古萬古知誰知　信手拈起一莖草　總是金毛師子威

扣皖山隱者

野人原上十五里　寒崖白日啼山鬼　萬峯重疊路回旋　半間箬屋青松底　老僧荷鍤入煙霞　滿林搖落朱藤華　燒田種寒粟　斸地栽胡麻　雲根撥笋　澗底尋茶　糞火深埋魁芋種　砂瓶爛煮黃菁芽　人謂隱者閒不足　何故山翁事驅逐　山翁笑指溪上桃庭前竹　春風幾度更新綠　香嚴不作靈雲死　徒有是非喧兩耳　爭似儂家百不知　從教少室分皮髓

送儔都寺監收

世上共言人種田　不知却是田種人　但見烏頭看田水　俄然白骨埋黃塵　轉眸又作烏頭子　依舊重來看田水　田水洋洋似笑人　入死出生元是你　農夫見說心欲折　歸來翻轉犂頭鐵　不耕田水耕虛空　不種青苗種明月　虛空可耕明月可種　先以智拔後以定動　白牛露地生拽回　即此用兮離此用　大千撮來一粒粟　鉢飯摶歸香積國　靈山問訊老瞿曇　福慧由來二俱足　有問禪　兩堤楊柳含青煙　有問道　一片斜陽臥芳草　江頭衰衰搖世波　古岸移舟宜自保

送燈副寺監[(冰-水+丨)*夕]

松江江上莊中底　萬廩千倉且非米　檀翁一片鐵石心　歲去年來磨不已　粒粒盡是金剛圈　粒粒盡是鐵彈子　出生勝妙性功德　轉入恒沙福無比　莫教拋散一粒在路傍　莫教誤入一粒歸自己　勿欺一粒如此微　塵沙法界從茲起　焦脣燄口鬼亦嫌　輪回業果無終始　撥開罪福異路行　一點真燈光萬里　照開蓮華峯頂選佛場　伐鼓考鐘宣要旨　歸來重把簿書看　妙用神通只此是

秋夜述古

蛩聲唧唧　鴈聲嚦嚦　病葉落空階　清籟鳴空隙　客來叩我白雲房　三遶禪牀振金錫　玄音落落不覆藏　更加一語成狼藉　擬來此處尋聲跡　萬里秋風有何極　丈夫何事不肯休　直欲叅天起荊棘　九載少林窮的的　一宿曹溪浮逼逼　偃溪流水香嚴擊　切忌隨他那邊覓　良由眼聽與心聞　疾燄過風俱莫及　威音那畔空刼前　底事何曾異今日　幻住道人都不識　柴扉晝掩千山碧　寒莎葉底露沉沉　煙外數聲牛背笛　客既無言我亦休　橫眠一覺青茅席　夢裏忽聞蕭騷　淅瀝何處生　覺來元是山雨　四欘聲滴滴

留別馮居士

片片秋雲飛　瑟瑟秋風吹　團團秋月白　英英秋露垂　道人挑起七斤山　衲衣回首萬里外　復覓青山歸倚松　臥石飲溪飯藜　眼空佛祖口掛壁　從教四海相追隨　珍重長安市上長者子　莫教貪著五欲樂　住火宅如兒嬉　大白牛車在門外　轉身便可縱橫推　莫教推不動　墮在途轍中　我有鐵鞭懸屋角　不勞搖影行如風　君如要見我鞭影　大江日夜流天東

贈鏡堂一洲二座主

鏡堂之鏡不照象　草木雲煙自消長　一洲之洲不容物　清波浸爛虛空骨　夏前握手登西峯　江湖盡謂來更宗　天台少林共一舌　禪關教網俱相通　有問教　古鏡堂前風浩浩　有問禪　一洲風靜波影圓　生死輪回機不破　教禪總是心王禍　道人論實不論虛　肯為世間聞見墮　西風兩袖下嵯峨　七尺烏藤拂薜蘿　長安市上眼前事　不啻周身毛孔多　阿呵呵與麼與麼　一外不知洲際遠　堂前無柰鏡光何

送聞上人歸南山

己躬下事作麼叅　木人笑倚青蘿龕　己躬下事如何委　瞬目白雲千萬里　上人念念扣己躬　去年橫錫來西峯　眉毛廝結住一載　己躬下事深如海　秋風吹動碧海門　己躬下事俱休論　娑婆世界浮漚幾出沒　銀山鐵壁元無根　靈山密付少室單傳　不立文字已墮言詮　己躬下事俱不然　當機非道尤非禪　一塵覆却四大海　一步跨闊三禪天　南山突兀幾千仞　青松翠竹摩蒼煙　極目無非舊途轍　己躬下事瞥不瞥　脚未跨門先轉身　重來共看中秋月

船居述懷

道人行處無途轍　買得船兒小如葉　終朝縮頸坐蓬牕　聞見覺知俱泯絕　往來解纜橫大江　逆風衝破千堆雪　或行或住人莫猜　兩岸中流靡經涉　也無橈可擎　也無棹可舉　更打船舷俱不許　古帆未掛天地空　森羅萬象忘賓主　或隨順水下前灘　西天此土無遮攔　古今千萬箇佛祖　出沒漚華誰共看　我船有時撐不動　藏在蟭螟眼睛孔　我船有時挽不回　五須彌頂波濤湧　我船不載空　百千奇貨皆含容　我船不載有　毛髮更教誰納受　說有說無誰辨的　問著篙工都不識　但見海東紅日曬彎梁　柳西斜月穿蘆席　有時四面雲雨收　波光萬里沉虛碧　當處不知我是船　亦復不知船是我　勿將空有論踈親　船與非船無不可　歸去來是甚麼　推開煙浪望雲頭　突出好山青朵朵

火記(并引)

皇慶壬子冬。艤舟于漣海洪福院側。剪茭蘆縛屋。丈許以居。越五日工畢。道者煨秕糠。以乾壁土。至後夜丙丁。童子逸出簷外而火之。實十月二十七夜四鼓也。因思先師居龍須山時亦有此事。故書偈以記之。

新縛茅屋壁未乾　頭陀不耐冰霜寒　盛把十斛真珠殼　牀頭午夜俱煨殘　舞馬潛蹤穿屋角　霧捲茭蘆鳴嘆嘆　河神禁水凍不開　星燄騰輝射寥廓　頭陀跳出虛空外　摸著虛空無向背　須臾對月掃寒灰　發明幻住真三昧　緬想龍須炙壁時　造物端若重吾欺　雪磴九年生鐵脊　於斯寧敢忘先師　又憶當年老婆子　縱火偷心元不死　驚回枯木倚寒巖　是非涉入兒童耳　我生五十　未曾親見火燒屋　但聞水底火發　燒破無生國　虛空撥出死柴頭　手搓十丈龜毛束　幻法由來無斷續　尺地不妨重卜築　一把茭蘆又縛成　漣海依前青溢目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二十七之下

校訛

(三十九葉第一行)目(下多山字今刪去)十(下少七字今補足)
(三十九葉十六行)和(南作荷)

音釋

鍤
(測洽切鍤也)
斸
(朱欲切劚也)
瞬
(舒潤切目動也)
曝
(必角切)
磴
(丁鄧切石磴也)
搓
(倉何切)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二十八

叅學門人北庭臣僧慈寂　上進

偈頌

幽居聞市聲

鱗鱗萬瓦下　蓋覆物與人　五更幾夢覺　眼底秋復春　側耳白雲巖　鬧市喧埃塵　二毛轉鬢脚　白日迷天真　疾馳生死岸　獨立人我濱　少壯習輕肥　老大成貪瞋　英雄與才智　紛紛復紜紜　浮光自苦樂　幻影徒冤親　一念不返照　萬刼歸沉淪　良哉羙丈夫　好景休因循　混沌鑿七竅　開合俱漓淳　肉團裹枯骨　枯骨藏靈津　靈津忽散滅　太虛包一身　太虛亦妄見　轉復諸苦論　瞠目視乾坤　云胡而不仁　乾坤不加對　萬象俱橫陳　輸與寒山子　時時笑眼新

即事十首

一刻復一刻　每日數盈百　過去等河沙　未來積塵墨
忽忽若跳丸　遄遄如轉息　當處絕蹤由　瞬目天地隔
一時復一時　非速亦非遲　歷涉幾千載　循環十二支
金雞催曉箭　鐵馬報春旗　諗老云能使　真成戲小兒
一日復一日　金烏無路出　團團三界圈　密密兩儀窟
諸佛不露影　眾生是何物　更擬覓玄門　苦哉咄咄咄
一旬復一旬　那事逐時新　圖寫虛空相　雕裝混沌身
祖庭深白雪　佛海翳黃塵　一句無生話　誰將汙口脣
一月復一月　那箇知時節　走殺老兔精　埋深繫驢橛
再閏十三圓　小盡廿九缺　少室不傳機　渾侖都漏泄
一年復一年　談笑歲華遷　夢裏轉作夢　廛中更入廛
迷時猶海隔　悟處正天懸　眼底無行路　纔方好著鞭
一紀復一紀　流光如逝水　佛國徒有名　人海元無底
一息忽平沉　萬死從頭起　當處不回眸　祖庭空側耳
一世復一世　三際無碑記　過去不可追　未來信相繼
十方不二門　萬法真三昧　彼此皆丈夫　緣何猶不會
一生復一生　把手共誰行　耕破識田識　瀝乾情海情

色色猶非色　聲聲豈是聲　自從聞見絕　觸處是無明
一劫復一劫　那知幾生滅　髑髏鑽得空　皮袋打不徹
生死有異方　涅槃無祕訣　火急要相應　一塵元不隔

示行堂

至道常湛然　萬古絕成壞　良由妄想生　輪回三有界　曠劫至今朝　展轉償宿債　超越在精勤　沉淪由懈怠　操履貴平常　言行休捏怪　去除雜語言　掃蕩閑知解　一箇死話頭　悟來方慶快　挑包打十方　有利而有害　大事不思惟　前程何所賴　殷勤報汝知　古人曾有誡　自在不成人　成人不自在　莫隨眼底貪瞋癡　換却如今好皮袋

教禪律總頌四首

聽教欲奚為　思同佛祖齊　機前空境觀　句外脫筌罤
見不離文字　心常滯水泥　縱饒華雨墜　還是法中迷
叅禪須致悟　不悟總虛捐　啓口循知解　存心著妙玄
五宗雲蔽月　二派管窺天　更覓西來旨　何時得正傳
制律緣何事　單防毀犯心　念空真羯磨　情盡正持任
作止冰侵骨　依違雪滿襟　遮那曾未委　羈絆去來今
生死依情妄　輪回事可嗟　鼎分緣有據　壁立更無差
修學水中月　講明空裏華　當機如未瞥　三者謾諠譁

次魯菴懷淨土十首（并序）

永明和尚以禪與淨土揀為四句。謂有禪有淨土。無禪無淨土。有禪無淨土。無禪有淨土。特辭而辨之。乃多於淨土也。致業單傳者。不能無惑焉。或謂禪即淨土。淨土即禪。離禪外安有淨土可歸。離淨土豈有禪門可入。審如前說則似以一法岐而為二矣。不然教中有於一乘道分別說三。永明之意在焉。魯菴和尚宗禪之師也。效古作懷淨土章句。辭達而意明。語新而思遠。使人讀之曾不加寸念。咸置身於純白蓮華之域。豈尚異耶。蓋變體說禪。亦善巧方便之略耳。本素昧禪學。尤踈淨行。披味至再。不覺於一毫端。戲成偈以贅韻脚云。

惟禪惟淨土　非下亦非高　謾爾章羣品　何曾間一毫

妄情終自瞥　悲願肯辭勞　誰信泥犂底　常光雜俊髦
十萬億何迂　回光即有餘　惟心標一實　自性奪十虛
易簡超羣作　高閑越太初　古今玄達者　誰不歎猗歟
純白蓮華土　高賢每共論　有心皆是佛　無地不名坤
截斷輪回路　掀翻解脫門　眼聲并耳色　逆順總承恩
千聖體無差　彌陀即釋迦　擬心猶捕影　動念若蒸沙
剎剎寶[糸*系]網　塵塵車軸華　那知孤露客　具此大榮華
慈親興法利　似賈復如商　帆截貪癡海　華吹戒定香
信心人易入　垂手願難忘　嘉號方存念　音書已到鄉
飯食經行外　觀光倚玉樓　風微天樂奏　波靜水禽遊
寶網珠常曉　瑤階樹不秋　一從心地印　隨處絕馳求
稽首黃金父　眉間玉毫橫　昔年曾去國　今日幸聞名
眾寶天常雨　纖塵地不生　大慈無界限　那肯禁人行
萬德芬陀利　人間現一枝　祥光分處處　靈燄發時時
月滿水精網　藕香雲母池　笑逢諸勝友　謂我到何遲
故家名極樂　清淨凜冰霜　直捷超三觀　褒揚讚六方
覺華含古色　靈草照春陽　樓閣雲天外　雙雙彩鳳翔
斫額望慈親　相違幾度春　頓忘三際業　徒剩一閑身
失路難逃妄　還家豈是真　西天并此土　元不間纖塵

閱林間錄有感

林間編此錄　深夜剔殘燈　慧命微如線　人心冷似冰
祖庭空積雪　古路不逢僧　追跂前賢轍　思歸一念增

禮四祖真身塔

九拜曉龕前　追思獨慘然　真身無日壞　此道有誰傳
古岸橫秋水　空山起暮煙　幾多西祖意　寂寞在江邊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二十八

音釋

瞠
（抽庚切直視也）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二十九

叅學門人北庭臣僧慈寂　上進

偈頌

寄同叅十首

本來成佛非他得　不信分明是自欺　一箇主人翁既失　萬生皮袋子難醫　昇沉相續蟻旋磨　憎愛交纏象溺泥　未肯懸崖親撒手　不知辛苦待何時

自從昔日昧天真　掘箇無明窖轉深　因業受身身造業　由心起境境生心　輪回動是經塵劫　修證何曾惜寸陰　生鐵秤鎚牢把手　莫教東海又平沉

修行須是用心真　心若真時道易親　迷悟二途端在我　是非兩字莫隨人　黃金猛與鑄肩脊　白醭常教生口脣　漆桶驀然箍自脫　心華開發少林春

法界何曾間自他　見聞知覺眼中華　眾生心佛三無別　煩惱菩提兩不差　嚇你老爺臨濟喝　惑他兒女祕魔叉　低頭更擬求玄解　十萬程途未是[賒-示+未]

即心是佛佛惟心　三際同時絕古今　將佇思間駒過隙　擬承當處鼠偷金　拍盲快向聲前領　脫略難於句下尋　早不立成男子志　驢年方會芥投鍼

今古奔趨幾象龍　禪禪禪直是心空　二宗得旨非南北　五派歸根絕異同　得馬還牛閒口鼓　鍛凡鎔聖假神通　苟非真實超玄者　端的難教振祖風

即心是佛大家知　涉境難教絕順違　既悟且言無戒律　不迷安得有貪癡　閉門說路語何直　出戶親行步却遲　故國苟非真到者　萬般施設總非宜

如來禪與祖師禪　一手猶分掌與拳　既得髓時忘直指　已拈華處喪單傳　烏焉成馬今皆是　黃葉為金古亦然　未具照空生死眼　爭教仰不愧龍天

相逢盡說做工夫　謂做工夫何所圖　不是坐忘消白晝　豈應高臥守清虛　多生憎愛情難遣　積劫輪回業未除　不做一回親斬斷　空將名字掛江湖

十方聚會號同叅　半入叢林半住菴　大法不明宜自譴　靈源未透欲誰甘　識田塞斷泥犂窄　心地熏開優鉢曇　今日伊余容易別　牛頭自北馬頭南

示玄鑑講主二首（并引）

雲南鑑講主。知有教外別傳之旨。越一萬八千里。而來西澥。自相見至相別恰三載。一日尋我客中。夜話湖山間。因舉宗門下數段陳爛葛藤。不覺咬斷拇指。臨別忽忽。不欲徵其罪犯。且放過一著。異日抵匡廬而之故鄉。却不得出露醜惡被人叫罵而累及我也。就以二偈贈之。

狂心未歇為禪忙　萬八千程過遠方　喪盡目前三頓棒　揮開腦後一尋光　陳年故紙渾無用　今日新條亦頓忘　見說雲南田地好　異時歸去坐繩牀

衲僧用處絕羅籠　拶著渾身是脫空　輾破一塵如有旨　撥開萬象覓無蹤　德山焚疏情先死　良遂敲門路已窮　積劫塵勞忽吹盡　黑龍潭下五更風

鴈蕩除夜

茅屋三間冷似冰　灰頭土面十餘僧　掃除自己閒枝葉　不打諸方爛葛藤　就手揭開新歲曆　和光吹滅舊年燈　頂門別具摩醯眼　越死超生似不曾

夢幻泡影總頌五首

夢中作夢日悠悠　究竟何嘗有斷頭　槐國既無分晝夜　漆園那復論春秋　半窻月吐三更影　一枕風含萬古愁　不識有誰曾獨醒　揭開宇宙縱雙眸

幻本非生非不生　實無而有政縱橫　纖塵靡積乾城聳　洎滴那容燄水傾　火宅長年機未息　雪山午夜道初成　謾將凡聖閒分別　把手同歸一路行

泡因雨點激平川　脫出規模顆顆圓　倏有忽無彰起滅　隨成即破示抽添　山河密裏虛玄轂　法界深藏空寂圈　却笑幾多兒女戲　重重撲碎又依然

影子從來不離身　惟於光外獨分真　日中疾走誠難避　水底深探豈易親　三界昇沉蹤已舊　四時遷謝跡方新　古今多少英靈者　曾不遭迷有幾人

三界何人得暫離　六如處處未相違　捕風吹網人皆笑　逐色隨聲自不疑　迷所以迷知幾劫　墮之又墮更多時　不能彈指超無學　擬剔眉毛已時遲

贈營壽藏

斸斷雲根闢古基　粉牆低護石樓危　既知身後有終日　肯信目前無了時　夜雨一窻蠶課繭　春風千里燕銜泥　到頭共熟黃粱夢　哭送斜陽欲恨誰

次韻答盛秀才

風月何緣事苦吟　擬將英譽壓雞林　幾回立盡三更月　一字搜空萬劫心　夢裏忽驚霜入鬢　梅邊不覺淚沾襟　可憐半世聰明種　甘為浮詞又陸沉

送禪者歸鄉二首

直下本來無一事　謂言無事早相欺　輪回不翅三千劫　履踐何拘十二時　竹筧引泉聲滴滴　松窻來月影遲遲　市朝見說黃金貴　誰買青山種紫芝

湖海俄經三十年　無端一念憶生緣　夢中復做還鄉夢　禪外重叅逆旅禪　踏碎暮雲投古寺　衝開積雪望炊煙　狂心未向機前歇　溢目家山轉棄捐

船居十首(己酉舟中作)

世情何事日羈縻　做箇船居任所之　豈是畸孤人共棄　都緣踈拙分相宜　漏篷不礙當空掛　短棹何妨近岸移　佛法也知無用處　從教日炙與風吹

水光沉碧駕船時　疑是登天不用梯　魚影暗隨篷影動　鴈聲遙與櫓聲齊　幾回待月停梅北　或只和煙繫柳西　萬里任教湖海闊　放行[(冰-水+卜)*夕]住不曾迷

人在船中船在水　水無不在放船行　藕塘狹處拋篙直　荻岸深時打棹橫　千里溪山隨指顧　一川風月任逢迎　普通年外乘蘆者　未必曾知有此情

大廈何知幾百間　爭如一箇小船閒　隨情繫纜招明月　取性推篷看遠山　四海即家容幻質　五湖為鏡照衰顏　相逢順逆皆方便　誰暇深開佛祖關

家在船中船是家　船中何物是生涯　檣栽兔角非干木　纜繫龜毛不用麻　水上浮漚盛萬斛　室中虛白載千車　山雲溪月常圍繞　活計天成豈自誇

一瓶一鉢寓輕舟　溪北溪南自去留　幾逐斷雲藏野壑　或因明月過滄洲　世波汩汩難同轍　人海滔滔孰共流　日暮水天同一色　且將移泊古灘頭

散宅浮家絕所營　閑將行色戲論評　煙簑帶雨和船重　雲衲衝寒似紙輕　帆飽固知風有力　柁寬方覺水無情　頭陀不慣操舟術　幾失娘生兩眼睛

為問船居有底憑　渾無世用一慵僧　拋綸擲釣非吾事　舞棹呈橈豈我能　轉柁觸翻千丈雪　放篙撐破一壺冰　從教纜在枯樁上　恣與虛空打葛藤

懶將前後論三三　端的船居勝住菴　為不定方真丈室　是無住相活伽藍　煙村水國開晨供　月浦華汀放晚叅　有客扣舷來問道　頭陀不用口喃喃

船無心似我無心　我與船交絕古今　漚未發時先掌柁　岸親到處不司鍼　主張風月篷三葉　彈壓江湖艣一尋　衮衮禪河遊殆遍　話頭從此落叢林

山居十首（六安山中作）

胷中何愛復何憎　自愧人前百不能　旋拾斷雲修破衲　高攀危磴閣枯藤　千峯環繞半間屋　萬境空閑一箇僧　除此現成公案外　且無佛法繼傳燈

三尺茅簷聳翠岑　去城七十里崎嶔　誰同趣入忘賓主　我自住來空古今　雪磵有聲泉眼活　雨崖無路蘚痕深　為言海上叅玄者　菴主癡頑勿訪尋

行脚年來事轉多　爭如縛屋住巖阿　有禪可悟投塵網　無法堪傳逐世波　偷果黃猿搖綠樹　銜華白鹿臥青莎　道人喚作山中境　已墮清虛物外魔

觸處逢山便做家　秖緣甘分老煙霞　盧都脣觜生青醭　蓁苴形骸上白華　四壁光吞蓬戶月　一瓶香熟地爐茶　苟非意外相知者

徒把空拳豎向他

數朶奇峯列畫屏　參差泉石暢幽情　青茅旋[匚@贛]尖頭屋　黃葉頻煨折脚鐺　雲合暮山千種態　鳥啼春樹百般聲　世間出世閒消息　不用安排總現成

一住空山便厮當　兩忘喧寂與閒忙　但聞白日銷金鼎　不見青苔爛石牀　印破虛空千丈月　洗清天地一林霜　客來不用頻饒舌　此事明明絕覆藏

閒雲終日閉柴扉　海上同叅到者稀　白髮不因栽後出　青山何待買方歸　拽簾諗老投深窏　薙髮曾郎墮險機　要覓住菴人住處　擬心難免涉離微

見山渾不厭居山　就樹誅茅縛半間　對竹忽驚禪影瘦　倚松殊覺老心閒　束腰懶用三條篾　扣己誰叅一字關　幸有埋塵甎子在　待磨成鏡照空顏

頭陀真趣在山林　世上誰人識此心　火宿篆盤煙寂寂　雲開牕檻月沉沉　崖懸有軸長生畫　瀑響無絃太古琴　不假修治常具足　未知歸者謾追尋

千巖萬壑冷相看　不用安心心自安　識馬乍教離慾厩　情猿難使去玄壇　竹煙透屋蒲龕密　松露沉空毳衲寒　此意山居人未委　未居山者更無端

水居十首（東海州作）

道人孤寂任棲遲　跡寄湖村白水西　四壁煙昏茅屋窄　一天霜重板橋低　驚濤拍岸明生滅　止水涵空示悟迷　萬象平沉心自照　波光常與月輪齊

水邊活計最天然　物外相忘事事便　門柳每招黃蝶舞　岸莎常襯白鷗眠　雨蒸荷葉香浮屋　風攪蘆花雪滿船　不動舌根談實相　客來何必豎空拳

縛箇茅菴際水涯　現成景致一何奢　野塘水合魚叢密　遠浦風高鴈陣斜　道在目前安用覓　法非心外不須誇　一聲鐵笛滄浪裏煙樹依依接暮霞

年晚那能與世期　水雲深處分相宜　茭蒲繞屋供晨爨　菱藕堆盤代午炊　老岸欲隳添野葑　廢塘將種補新泥　無心道者何多事也要消閒十二時

漚華深處寄幽棲　聞見天真分外奇　一枕香吹紅[卄/(乚@(口*了*又))]菭　四簷光浸碧瑠璃　繞圍雲水盈千眾　爛嚼虛空遣二時　幻住叢林無間歇　苟非同道欲誰知

雲漫漫又水漫漫　新縛茅龕眼界寬　儘有池塘堪著月　且無田地可輸官　四時風味人誰得　萬頃煙波我自觀　却恐客來為境會閉門[(冰-水+丩　)*夕]在一毫端

住箇茅菴遠市塵　東西南北水為鄰　風休獨露大圓鏡　雪霽全彰淨法身　波底月明天不夜　爐中煙透室常春　閒將法界圖觀看心眼空來有幾人

水中圖畫發天藏　不到無心孰可當　雪谷春深沉玉髓　冰壺夜永泛銀漿　洞然圓湛融三際　廓爾淨明空八荒　縛屋且依如是住難將消息寄諸方

水國菴居最寂寥　世途何事苦相招　去村十里無行路　隔岸三家有斷橋　數點鴉聲迎暮雨　一行魚影漲春潮　陳年佛法從教爛豈是頭陀懶折腰

極目瀰漫水一方　水為國土水為鄉　水中縛屋水圍繞　水外尋蹤水覆藏　水似禪心涵鏡像　水如道眼印天光　水居一種真三昧只許水居人厮當

廛居十首(汴梁作)

古稱大隱為居廛　柳陌華衢間管絃　畢竟色前無別法　良由聲外有單傳　錦街破曉鳴金鐙　繡巷迎春擁翠鈿　覿面是誰能委悉

茫茫隨逐政堪憐

綠水青山入眼塵　心空何物可相親　既無世務堪隨俗　却有廛居最逼真　月印前街連後巷　茶呼東舍與西鄰　客來不用論賓主　篆縷橫斜滿屋春

足跡無端遍海涯　現成山水不堪誇　市廛既可藏吾錫　城郭何妨著我家　四壁虛明連棟月　數株紅白過牆華　見聞不假存方便　只麼隨緣遣歲華

山居何似我鄽居　對境無心體自如　手版趣傾樓上酒　腰鈴急送鋪前書　沉沉大夢方純熟　擾擾虛名未破除　白日無營貧道者　草深門外懶薅鋤

起滅循環事若何　萬般粧點苦娑婆　榮膺廊廟三更夢　壽滿期頤一剎那　翫月樓高門巷永　賣花聲密市橋多　頭陀自得居廛趣　每笑前人隱薜蘿

廛市安居儘自由　百般成現絕馳求　綠菘紫芥攔街賣　白米青柴倚戶[(冰-水+卄　)*夕]　十二時中生計足　數千年外道緣周　苟於心外存諸見　敢保驢年會合頭

山根水際我嘗諳　特地移居逼鬧籃　人影紛紜方雜沓　市聲撩亂政沉酣　千樓燈火為標準　萬井笙歌作指南　卻喜頭陀忘管帶　無邊法界是同叅

山居却似苦無緣　既不居山學隱廛　新縛蒲團侵市色　旋移禪板近人煙　庭華日暖藏春鳥　櫚樹風高噪晚蟬　一鉢普通年外雪　與誰同共潤心田

廛居不費買山錢　溢目風光意自便　逐日驊騮蹄踏踏　弄晴蝴蝶翅翩翩　見忘境不須頻遣　執謝心常合本然　如是住來知幾劫　難將消息與人傳

市廛卜築道何親　物物頭頭契本真　微有得心魔所攝　擬存住念鬼為鄰　招提禁夜鐘聲近　閭巷催年鼓吹頻　三世如來諸法相　一回新又一回新

次韻瀋王題真際亭

高亭結搆標真際　體共雲林一樣閒　山勢倚天忘突兀　水聲投澗自潺湲　伽陀迥出言詞外　海印高懸宇宙間　佇看凭闌人獨醒　又添公案入禪關

雙髻峯有懷(高峯和尚初搒菴於此)

雙髻雲深古道危　不來夜半扣柴扉　六年底事成遺恨　寂寞空山啼子規

題佛母堂

熱鐵洋銅地獄坑　禍胎今日又重生　黃梅山下人無數　誰解門前掉臂行

雪竇送友

子規啼血染山華　拄杖頭邊興轉賒　眼底迢迢皆客路　草鞋今夜脫誰家

贈桃溪法華經會

一會靈山曾見不　聲前句後莫輕酬　碧桃溪上三更月　龍女明珠夜不[(冰-水+丩　)*夕]

贈鐵山道人禮補陀

脚跟下鐵山萬仞　眼睛頭白浪千尋　不於這裏承當去　更要重叅觀世音

送澄上人之江西

大江西去水無垠　澄不清兮攪不渾　一吸直教乾到底　莫將涓滴上人門

題廬山佛手巖

清淨身中金色臂　匡廬疊疊曉雲開　為人隻手無伸處　且聽勞生空望崖

匂者堂失火就死者數人

乞兒男女苦相煎　撈得無明火現前　一夜渾家都喪卻　死枯髏上不生煙

題十六尊者揭厲圖

十六高人去就輕　天台南嶽任縱橫　不知著甚麼死急　箇箇拖泥帶水行

次韻酬李仲思宰相四首

晴雲萬疊裏羣山　崖瀑千尋落樹間　定裏驚傳王駕至　秖應來奪老僧閒

歸鞭未舉且婆娑　平地須知險處多　休把世間名字相　累他巖穴病頭陀

物我遷流興未疲　正圖誇勝與稱奇　逝多林裏真慈父　也把空拳嚇小兒

機裏藏機復見機　秋霜點點透征衣　話殘夜壑三更月　又約天雲擁毳歸

晦室

千燈不照六牕寒　光影俱忘始解看　三萬二千人去後　至今門戶黑漫漫

逆流

出源便遇打頭風　不與尋常逝水同　浩浩狂瀾翻到底　更無涓滴肯朝東

藏山

等閒掇轉太虛空　百億須彌不露蹤　盡大地人尋不見　是誰[(冰-水+卄　)*夕]在一塵中

送空藏主禮高峯和尚塔

三尺毒蛇潛古洞　一堆白骨鎖寒雲　石樓夜半關猶啟　只待銜[宋-木+免]負屈人

贈鄱陽裁衣李生

番水一條生白線　廬山半幅舊青羅　李生提我袈裟角　補得渾侖不欠多

客中聞訃

訃音遺我客牀頭　話到輪回鬼亦愁　肉眼未空今古夢　滿天霜月曬枯髏

太古

七日莊周才鑿破　百千諸佛未投胎　衲僧一箇閒名字　端的親從那畔來

次韻酬馮海粟待制四首

無言童子拂香臺　報道長沙學士來　爛煮橘皮砂罐冷　幾年生意喜潛回

雄談博辯振玄音　莫把黃銅喚作金　脫略語言文字外　方知佛祖只傳心

西天目頂望錢塘　佛與眾生共一航　六月火雲飛白雪　是誰觸熱是誰凉

瓦爐燒盡栢根香　筆債何須苦用償　幸有頓空文字在　披衣終日坐茅堂

別友十首

色空明暗遮雙眼　地水火風周一身　八萬四千閒妄想　江南江北幾多人

世有百千閒日月　人無一點好身心　知他為甚麼邊事　添得茫茫業海深

一死由來對一生　了知迷悟不多爭　如何滿地栽荊棘　白日青天沒路行

千里路行千里馬　一重山隱一重人　都緣昧却從來底　日夜紛紛輥六塵

佛與眾生共一家　了知法性等無差　何緣白日隨他去　特地新栽眼上華

世間只是許多事　更要如之與若何　盡大地人剛不省　前娑婆又後娑婆

兩兔兩丸虛跳躑　象龍千里謾追尋　誰知優鉢曇華種　當處出生無古今

十方世界鐵渾侖　順逆橫開不二門　更向是非中薦取　何妨無佛處稱尊

憎愛是非情易瞥　山河大地跡難[(冰-水+卜)*夕]　故鄉人寄并州剪　拈起虛空也斷頭

十虛圓裏一爿天　這裏何曾異那邊　勿謂去來無管帶　道人行處合如然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二十九

音釋

窖
(古考切)
譴

(詰戰切責也)

艣

(郎古切進船器似槳而長)

崎嶔

(崎音欹嶔音欽崎嶔山不正貌)

嘉苴

(嘉力瓦切苴側下切)

篾

(莫結切析竹筠也)

襯

(初覲切)

隳

(許規切毀也)

鐙

(正作鐙丁鄧切鞍鐙也)

薅

(呼高切拔去田草也)

[匚@贛]

(音感覆也)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三十

叅學門人北庭臣僧慈寂　上進

偈頌

擬古德十可行

宴坐

竟日巍然萬慮忘　脊梁節節是純鋼　待教七箇蒲團破　却與空生較短長

入室

鏌鋣橫按碧油幢　叱咤神威孰敢當　若是定乾坤好手　到來那肯犯鋒鋩

普請

我扣華鯨汝便來　區區運水及搬柴　為憐逐隊隨羣者　伸手從人覓草鞋

粥飯

兩度煩他展鉢盂　舌頭誰不辨精麤　醍醐毒藥渾休問　粒米還曾齩著無

洗衣

通身脫下笑擡眸　一片雲霞浸碧流　久雨不晴難曬晾　從教張在屋簷頭

掃地

蕩盡從前垃圾堆　依然滿地是塵埃　等閒和柄都拋却　五葉曇華帚上開

經行

當胷义手去還來　多少閣黎踏破鞋　金地遶旋知幾市　老僧一步不曾擡

諷經

薩怛他了悉度提　浩浩潮音播口皮　清磬一聲齊側耳　子規啼血染華枝

禮拜

紫金足下寶華壇　多少人來展布單　既自倒時還自起　不知誰覺腦門寒

道話

團團相聚火爐頭　商略為山水牯牛　一語忽投人拍手　滿天霜月下西樓

示妙上人五首

捩轉面門爺不識　瞠開眼孔佛難親　一條性命先拌却　要做心空及第人

叅禪渾似齩生鐵　齒破脣枯未肯休　力盡忽然和口破　舌頭拖地始風流

三條椽下睡魔窟　七尺單前散亂坑　笑倒憍陳如上座　驢年將會快平生

工夫切勿墮空閒　念念拌身透祖關　一剎那間成斷滅　依前鐵壁又銀山

上人忒殺不留情　和我先師共箇名　何似也吹無孔笛　教他千里外聞聲

寄玄鑑首座四首

妄談般若罪無涯　項上先擔生鐵枷　清淨法身膿滴滴　令人追憶老玄沙

十萬八千家未遠　六根四大病何多　撥開眼裏瞳人看　當體潛消佛與魔

叢林衰替不堪憑　少室兒孫沒路行　肚裏有禪須吐却　莫留毫髮誤平生

山中無路不須來　病足難禁著草鞋　寸步未離言見了　如何真箇到忘懷

無隱

眼見耳聞元不隔　晝明夜暗絕商量　本來成現何多事　切忌當機自覆藏

古田

七佛如來陳佃戶　五千餘卷舊砧基　稻華香熟黃雲老　多少兒孫自不知

偶成十首

簷頭密布蜘蛛網　砌下高堆曲蟮泥　達磨眼睛渾不顧　尋常讀作一聯詩

秋雲片片秋空闊　秋葉沉沉秋雨寒　林下野人難曬晾　眉毛終日不曾乾

五色花貍與赤斑　南泉拭眼動慈顏　太阿斬斷虛空骨　白血橫流滿雪山

青鞋布襪道人家　兩眼何曾肯著華　飯裏忽逢砂一粒　無端彈破半邊牙

眼前何是復何非　好把龜毛一貫之　撞著燈籠穿不透　是非築殺老閽黎

睡到五更無箇夢　籬根壁底亂蛩吟　夜來拾得鐵酸餡　擎在牀頭鼠不侵

起引來勾要到官　吏曹磨勘事多端　誰云欵出囚人口　得箇驢兒便喜歡

宿雨洗空三伏暑　曉風吹動一天秋　四時遷謝承誰力　疑殺為山水牯牛

一種秋砧幾樣聲　為憐深夜最堪聽　老婆腕力無多子　斷續渾如搗不成

掛帳不須尋閉日　出行何用揀良時　了知蚊蚋非他物　家舍途中百事宜

省菴

一聲幽鳥到窻前　白髮老僧驚晝眠　走下竹牀開兩眼　方知屋外有青天

定叟

為人散亂現威儀　千劫渾如坐片時　白日未曾輕動著　西風吹白兩莖眉

警世廿二首

多生業累入胞胎　合水和泥與麼來　極目境緣遮道眼　未知何處得忘懷

舉心盡屬輪回業　動念無非生死根　要與太虛無向背　常吞一箇鐵渾侖

聰明盡解諸家語　英俊橫吞四庫書　這箇念頭如未瞥　口開都是費分踈

貧窮致賤富生驕　等是無明火自燒　倏忽報緣顛倒轉　方知一點不相饒

貪榮冒寵日忽忽　行到窮途興轉濃　半點便宜非外得　無端虧殺主人公

逆之則怒順之歡　天下人情沒兩般　肯信順窮還逆至　眼開休把自心瞞

夢眼未開重做夢　青天白日黑漫漫　靈臺幸是無遮蓋　不識何緣轉自瞞

四序循環暖復寒　獼猴深戀六華村　耳聲眼色曾無暇　念念那知是死門

把一片心迷得盡　又於迷處起規模　自纏自縛誇能所　笑倒西天碧眼胡

飢來喫飯冷添衣　三尺之童也共知　一箇話頭明歷歷　如何開眼恣愚癡

口喃喃地說青黃　自謂高才壓當行　話著主人公分上　到頭一點不承當

衰殘忽忽二毛斑　鶴骨雞皮澀又酸　老與病來呈伎倆　笑他皮袋有多般

業緣牽引入娑婆　百歲光陰一剎那　換面改頭無了當　野田添得髑髏多

髑髏未冷氣猶抽　尚把青銅照兩眸　將謂百年多少事　徒增幻海一浮漚

茶傾三奠復三奠　一箇髑髏燒不乾　業識又鑽皮袋去　鐵人聞也骨毛寒

火燒水浸與沙埋　白骨曾經幾度來　早不回光休歇去　又如何要巧安排

三百六十段骨節　東拄西撐竪又橫　不做一回枯得盡　又來行了又來行

男兒不肯受人欺　意氣英豪也大奇　衣底有珠渾不顧　萬般都是喫便宜

一條大路如弦直　開眼人人總現前　彼此不知緣底事　更無人肯賦歸田

閻羅王是真彌勒　向鑊湯中轉法輪　輥到聖凡情盡處　直教無法可相親

愛網空虛欲海乾　千門萬戶是司南　塵塵與麼相親者　方不謬稱除饉男

生死且無僧與俗　性真那有悟和迷　伽陀寫寄同叅者　杜宇聲乾日又西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三十

音釋

鏌鋣
(鏌音莫鋣音耶鏌鋣劒名)
咤
(陟駕丑亞二切)
齩
(五巧切齧也)
垃圾
(垃郎合切圾悉合切)
瞞
(謨官切)

元故天目山佛慈圓照廣慧禪師中峯和尚行錄

禪師諱明本號中峯。杭之錢塘人。俗姓孫。母李氏。夢無門開道者持燈籠至其家。翌日遂生。師神儀挺異具大人相。纔離襁褓便跏趺坐。能言便歌讚梵唄。凡嬉戲必為佛事。九歲喪母。讀論語孟子未終卷已輟學。年十五決志出家。禮佛然臂誓持五戒。日課法華圓覺金剛諸經。夜則常行困以首觸柱自警。居近靈洞山。時登山顛習禪

定。甫冠閱傳燈錄。至菴摩羅女問曼殊。明知生是不生之理。為甚麼却被生死之所流轉。有疑。已而沙門明山者。指師往叅天目高峯和尚妙公。高峯孤峻嚴冷不假人辭色。一見驩然。欲為祝髮。師以父命未許。高峯曰。可舉闍夜多尊者出家因緣喻汝父。勿自沉溺。未幾誦金剛般若經。至荷擔如來處恍然開解。由是內外典籍皆達其義趣。而師自謂識量依通非悟也。時年二十有四。實至元丙戌歲也。明年從高峯薙染於師子院。又明年受具戒。又明年觀流泉有省。即詣高峯求證。高峯打趁出。既而民間訛傳。官選童男女。師因問曰。忽有人來問和尚討童男女時如何。高峯曰。我但度竹篦子與他。師言下洞然。徹法源底。陸沉眾中。人無知者。於是高峯書真讚付師曰。我相不思議。佛祖莫能視。獨許不肖兒。見得半邊鼻。且俾叅徒詣師請益。眾由此知歸。淮僧子證嘗問高峯諸弟子優劣。高峯曰。若初院主等。一知半解不道全無。如義首座固是根老竹。其如七曲八曲。惟本維那却是竿上林新篁。他日成材未易量也。壬辰松江瞿公霆發施田二百七十頃。即山之蓮華峯建大覺正等禪寺。元貞乙未冬十一月高峯將遷化。以大覺屬師。師辭推第一座祖雍主之。大德丁酉師登皖山遊廬阜至金陵。戊戌結菴廬州弁山。學者輻湊。師雖拒之而來者愈眾。庚子結菴平江鴈蕩。眾既夥遂成法席。癸卯瞿公堅請師還住大覺。師力辭避之。時吳興趙公孟頫提舉江淛儒學。叩師心要。師為說防情復性之旨。公後入翰林。復遣問金剛般若大意。師答以略義一卷。公每見師所為文輒手書又畫師。像以遺同叅者乙巳師。還山廬高峯塔。丙午領師子院。至大戊申仁宗皇帝在東宮。賜號法慧禪師。已而乞食勾吳。因謝院事。己酉道儀真即船以居。庚戌眾請還山。今兵部尚書鄭公雲翼。時僉淛西廉訪司事。候師餘杭問法。師推明經世出世之學以答之。詞見語錄。辛亥師復船居吳江。陳子聰建順心菴請師開山。既而渡江擬遊少林至汳。隱其名僦城隅土屋以居。僧俗爭相瞻禮。皆手額曰。江南古佛也。皇慶壬子結菴廬州六安山。江淛省丞相奉書訪問。師去之東海州。癸丑瞿公霆發以兩淛運使終。師還弔其喪。公之子時學。奉宣政院疏復請師住大覺。師舉首座永泰代己。泰欲承嗣師。師俾泰嗣開先一山萬公。蓋以院易嗣其來久矣。聞師之風者莫不多之。丞相延師私第。懇請住持靈隱禪寺。師固辭。中書平章又請曰。師之道德孚於人者博矣。宜順時緣住一剎以恢張佛祖建立之心。無多讓也。師曰。夫住持者須具三種力庶不敗事。三種力者。一道力。二緣力。三智力。道體也緣智用也。有其體而闕其用尚可為之。但化權不周事儀不備耳。使道體既虧便神異無筭。雖緣與智亦奚為哉。或體用并闕而冒焉居之。曰因曰果寧無慊於中乎。某無其實故不敢尸其名。平章知師意堅弗敢強。師辭以末疾還山中。延

祐丙辰春。上命宣政院使整治釋教。距杭期入山候謁。師聞避之鎮江。丁巳丹陽蔣均建大同菴延師居之。戊午眾請還山。九月上顧謂近臣曰。朕聞天目山中峯和尚道行久矣。累欲召之來卿每謂。其有疾不可戒道。宜褒寵旌異之。其賜號佛慈圓照廣慧禪師。并錫金襴袈裟。仍勅杭州路優禮外護俾安心禪寂。改師子禪院為師子正宗禪寺。詔翰林學士承旨趙公孟頫。撰碑以賜。特贈高峯和尚佛日普明廣濟禪師。先是駙馬太尉瀋王王璋遣叅軍洪鑰。賫書幣叙弟子禮。期請上命南來叅叩。己未秋九月王奉御香入山。謁師草廬咨訣心要。請師陞座為眾普說。師激揚提唱萬餘言。王復求法名別號。師名王以勝光。號曰真際。王因建亭師子巖下以記其事。至治壬戌行宣政院。虛徑山席強師主之。師貽書院官卒不就。結茅中佳山將終焉。山北距西峯三十里重溪複澗。穿徑崖險。捫蘿薜冒豺虎。緇白隨禮無虛日。師愍其跋涉尋歸草廬。十月英宗皇帝特旨降香。并賜金襴僧伽梨。詔行宣政院官。親詣山宣諭恩意。時江淛省右平章。今丞相答剌罕脫歡公。命理問官阿敦。偕院官行乞師法語。中書叅知政事敬公儼亦嘗通書問法。其為天子大臣所知遇蓋如此。師每斥學者只尚言通不求實悟。常曰。今之叅禪不靈驗者。第一無古人真實志氣。第二不把生死無常做一件大事。第三拌捨積劫以來所習所重不下。又不具久遠不退轉身心。畢竟病在於何。其實不識生死根本故也。凡見學者輒問曰。汝喚甚麼作生死。或者茫然無所加對。或者謂生不知來處死不知去處是生死師曰。便饒知得去來然。所知亦是生死。又或指一念忽起是生一念忽滅是死。師曰。離一念起滅亦生死也。是說皆枝葉耳。非根本也。夫根本者。性真圓明本無生滅去來之相。良由不覺瞥起妄心。迷失本源虛受輪轉。以故道。迷之則生死始。悟之則輪回息蓋根乎迷而本乎妄也。當知山河大地明暗色空五陰四大。至於動不動法。皆是生死根本若不曾向真實法中脫然超悟。更於悟外別立生涯不存窠臼。豈堪向生死岸畔箚脚。或纖毫不盡未免復為勝妙境緣惑在那邊起。諸異想。雖曰曉了其實未然。惟有痛以生死大事為己重任者。死盡偷心方堪湊泊。直下儻存毫髮許善惡取捨愛憎斷續之見。則枝葉生矣。可不慎乎。師之激勵後學皆此類。癸亥春一日師自叙其出家始末曰六旬幻跡。每見禪者作務。則曰。汝種蔬欲為誰蘧耶。汝負舂欲為誰炊耶。師蓋已有去世意。至六月十五日。折簡大用上座曰。幻菴向秋决作離散計。繼書屬門人。幻者朝死夕化。骨便送歸三塔。若停龕祭奠諷經入祠做忌。一切佛事不許徇世禮也。復條示師子寺。惟以放下節儉克究初心。慎守開山明訓令法久住之意。又遺誡門人。其略曰。佛法無汝會處。生死無汝脫處。汝喚甚麼作佛法。任以百千聰明。一一把他三乘十二分教千七百則陳爛葛藤百氏諸子。從頭註解得盛水不漏。

總是門外打之遶。說時似悟對境還迷。此事向道無汝會處。汝轉要會轉不相應。莫見與麼說便擬別生知解。直饒向千人萬人。拶不入處別有生機。總不出箇要會底妄念。惟具大信根。叩己躬下真叅實悟乃能荷負。若作荷負想依舊沒交涉。當知眾生結習濃厚無汝柰何處。汝若無力處眾。只全身放下向半間草屋。冷淡枯寂匀食鶉衣且圖自度。亦免犯人苗稼作無慚人。所以道佛法無汝會處。生死無汝脫處。既會不得又脫不得。但向不得處一捱捱住。亦莫問三十年二十年。忽向不得處驀爾拶透。始信余言不相誣矣。越十日師示疾。有來省者。師曰。幻住菴上漏旁穿籬坍壁倒。不可久住也。語笑如平時。學者強師服藥。師謝之曰。青天白日曲徇人情耶揮去。僧有告歸吳門者。師曰。何不過了八月十五日去。至十三日手書遺別外護。仍寫偈遺別法屬故舊。十四日蚤作復寫偈。辭眾曰。我有一句分付大眾。更問如何。無本可據。置筆安坐而逝。停龕三日。身體溫輭顏貌不少變。有禪者乞剪爪髮供養。誤傷指端血津津出如生時。道俗數千人奉全身。塔於寺西之望江石。先是其年春涸凍山中大木皆摧折。若世所謂木稼者。識者異之。至於歿之日白虹貫於山之顛。師生宋景定四年歲癸亥十一月二日。世壽六十有一。僧臘三十有七。初侍高峯于死關。日作夜坐脅不沾席。勵精勤苦諮訣無怠。逾十年親承記莂退而藏晦。以住山交聘避走南北。所過輒成寶坊。俗率自化。海內學者望風信慕。識與不識皆尊之曰大和尚。家繪像而敬事焉。其來瞻禮絡繹載道。祁寒暑雨逮無虛日。每填溢山寺至無以容。其道德所被。上自天子萬里延慕。屢欲召至闕庭。而卒莫之能致也。王公大人北面事師。而鄉道者傾動一世。下逮屠沽負販優伶工伎廝輿暴悍之徒。師一真慈相與隨宜說法。未嘗以高下貴賤而尊易諂瀆之也。得師半偈不啻重寶。或藏師所薙髮輒產舍利。有疑謗者一接言容。無不遷善為師外護。遠至西域北庭東夷南詔接踵來見。南詔沙門素閑教觀。東來問法。寔自玄鑑始。鑑嘗於師言下有省。繼而普福等五比丘畫師像南歸。至中慶城四眾迎像入城。異光從像燭天。萬目仰觀翹勤傾信。由是興立禪宗。奉師為南詔第一祖。師之法量汪洋辯才無礙。至於悲願誘掖諄諄誨諭。戶屨日滿一無倦容。故登師之門者。如泛重溟不測涯涘。如飲醇酎不覺醉悅。及其勘辨學徒決擇心法。無假借慎許可。凜凜然如秋霜烈日。嚴不少貸。其為文信筆萬言了不經意。而其辭必歸於警昏聵明宗旨闢義解顯正悟極於第一義諦而後已。若夫立身唱道。每視古德前言往行。或有缺漏輒為歎息。而師之行事則不蹈其失墜也。故師之立言示訓。非其素履而躬踐者。則終其身不言也。至於退恬逃名根于天性清苦自持尤矜細行。大覺師子二寺由師克成。及奉勅撰碑。師不惟不肯涉分寸功。并其名字亦不肯與於其間也。隨所寓草

創菴廬。皆曰幻住。又因以自號焉。嘗隆暑病渴膚腠汗腐。有遺細葛褻衣者。受之終不衣也。遊淮汳井汲艱遠。遂終身不復頮浴。聞說人過失則俯首不答。凡傳記語涉攻訐毀訾則掩卷不觀。僧有臥疾者。則濟以湯藥而策其進道。僧有省親者。則施以財法而勉其孝養。師嘗撰楞嚴徵心辯見或問一卷信心銘闢義解一卷山房夜話一卷幻。住家訓一卷擬寒山詩一百首。總題曰一華五葉。復撰金剛般若略義一卷別傳覺心一卷東語西話一卷。門人集師遺文曰東語西話續集二卷語錄十卷別錄十卷。並傳于世。師之自序略曰。余初心出家志在草衣垢面習頭陀行。以冒服田衣抱愧沒齒。平昔懶退非矯世絕俗。蓋以文字則失於學問。叅究則闕於悟明。尋常為好事者之所稱道。蓋報緣之偶然耳。於戲師乘大悲願力為法檀度。觀時適宜隨機應物。如摩尼珠無有定色。為未證得謂證得者。說我無悟由。為求名聞利養者。韜晦巖谷。為毀犯律儀者。演毗尼法。為滯前塵而溺多聞者。闢知見海導以正悟。為圓機者直示向上。師皆以身先之。而不事夫空言也。然一心平等泯絕去來不留睒跡。槩非常情所得而窺測也。每念師出處言行。或承之於家訓。或見之於行事。或徵諸老宿。或質諸遺文。謹敘次而錄之。然猶以景像求師者也。其不可以景像求者。又烏得而盡紀也耶。泰定元年八月甲子。法弟比丘祖順錄。

大元敕賜智覺禪師法雲塔銘

奎章閣學士院侍書學士翰林直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兼經筵官臣虞集奉敕撰

天目之山有師子巖。高峯妙禪師居之。設死關以辨決。叅學之士望崖而退者眾矣。得一人曰本公。是為中峯和尚。師生有異徵。為童兒嬉戲必為佛事。稍長閱經教然指臂求佛甚切。晝夜彌勵。困則首觸柱以自儆。期必得乃已。及入死關密叩心要。誦金剛經至荷擔如來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處。恍然開解。而師自謂。所證未極。勵精勤苦諮訣無怠。及觀流泉乃大發明。師亦閟而不聞。自是說法示人。縱橫該貫如千江一源奔注放溢。莫之能禦。累千百言應問無礙。隨其根器廣為策勵。世推以為大辯焉。高峯將戢化權。遂書真讚屬諸師云。我相不思議。佛祖莫能視。獨許不肖兒。見得半邊鼻。其授受不虛若此。著書五篇。曰山房夜話。曰擬寒山詩。曰楞嚴徵心辯見或問。曰信心銘闢義解。曰幻住家訓。名曰一華五葉集。復著金剛般若略義一卷別傳覺心一卷東語西話三卷語錄十卷別錄十卷。盛傳于世。仁宗皇帝聞而聘之不至。製金紋伽梨衣賜之。

號之曰佛慈圓照廣慧禪師。賜師子院名曰正宗禪寺。英宗皇帝亦封香製衣。即所居而修敬焉。駙馬太尉潘王王璋。嘗使人從師問法。意以為未足請於上親往見之。既見搆亭巖前曰真際。表得法也。三藏法師沙津愛護持必剌牙室利遊方時。亦嘗從師叅詰。翰林學士承旨趙公孟頫。每受師書必焚香望拜。與師書必自稱弟子。行省丞相別不花行宣政院使張閭諸達官尤加敬服。每徑山靈隱虛席。必以待師。師固不受。乃已轉運使瞿霆發。以大覺寺奉師亦不受。師踰淛絕江渡淮泝汳。至浮舟以居而避去之從之者如雲。北極龍漠東涉三韓。西域南詔之人遠出萬里之外莫不至焉。所至結菴一名曰幻住。信施金幣重寶交至。一視之邈如也。師相好魁碩見者讚歎。皆畫像事之。南詔人有奉其像歸者。夜出神光燭天。其土感悅遂篤信禪宗云。時人為之語曰。師乘大悲願力為法檀度。觀時適宜隨機應物。多諸方便如摩尼珠無有定色。為未證得謂證得者。說我無悟由。為求名聞利養者。韜晦巖谷。為毀犯律儀者演毗尼法。為妄認法塵以資狂解者。導以正悟。為圓機者直示向上。師皆以身先之。而不事夫空言也。而師方自以為。文字失於學問。叅究闕於悟明。尋常為好事者所稱。蓋報緣之偶然耳。翩然為退休之計。噫師之高邁過人遠甚。而謙抑如此。所以為不可及也。師諱明本。宋景定癸亥歲生錢塘。姓孫氏年六十一。僧臘三十七。大元至治癸亥八月十四日。化於其山東岡之草廬。有訣別書偈。誡門人勿行世俗禮。而門人及遠近來弔者。哭師哀甚聲動山谷。遂奉全身葬于西岡之上而塔焉。後七年天曆己巳正月甲子。聖天子使翰林學士承旨領國子監事阿隣帖睦耳召臣集至便殿命之。若曰。其賜謚與塔名。而汝集為之銘。俾其門人善達密的理刻之山中。臣集再拜而言曰。國家崇尚佛乘至矣。而近日禪學之弊。以覺識依通為悟明。以穿鑿機緣傳授為叅學。以險怪奇語為提唱。以破壞律儀為解脫。以交結貴達夤緣據位。為出世方便。惟和尚傳佛心宗。卓絕不倚弘闡玄猷。痛斥禪病以救末法。其高識遠見淳德實行。法量汪洋辯才無礙。東南一人而已。請謚曰智覺禪師。塔曰法雲。銘曰

巍巍楞伽　上極無際　大雄善喻　著無上義
達磨之東　憂言多窮　獨此不遺　曰心之宗
是故妙師　高蹈天目　右海左江　以表遐矚
師子巖巖　置死為關　孰當吾鋒　有造無還
惟幻住叟　登中據最　示則絕學　無依無外
千偈翻瀾　夫豈好言　昏蒙錮深　抉提孔艱
如彼淫疾　勝邪並受　有大醫王　為出一手
焫砭塗摩　擣嚼鍊烹　紛然百為　因病以生
疾除醫已　言亦如是　得本不迷　何有一字

悲願深弘　智覺所惇　受職度人　鬱乎法雲
法雲彌天　有蔭斯溥　協于皇風　永填終古
天曆二年八月　日師子正宗禪寺當代住持臣僧了義建

大元普應國師道行碑

集賢直學士太中大夫兼經筵官兼國子祭酒宋本製文

禪自少林指心單傳。十一傳而為臨濟玄。玄十七傳而為雪巖欽。欽當宋之季而其道明濬光潔。嗣其法者夥矣。而獨得一人焉。曰高峯妙公。妙於欽諸子得法最先。而其道最為卓絕。後登天目之西峯。見其山高林深。便卓錫巖石下。書石作死關而居之。閱暑寒十七年。不跬步出關外。方是時尊教抑禪。欽由江右召至錢塘授密戒。妙方遺世孑立身巢巖扃目瞪雲漢。何止空四海於一睫也哉。其大弟子得兩人焉。一曰斷崖義公。一曰中峯本公。義嗇其用以推揖于本公。故公獨以其道為東南末法倡。公示寂之十二年當元統二年。天子賜號普應國師。仍以師所著書。曰天目中峯和尚廣錄三十卷。賜之入藏。勅詞臣序於書之首。其徒狀事礱石請於余曰。吾師身栖巖谷名聞廟朝。仁宗皇帝嘗製衣降詔。一再遣使入山致禮。賜號佛慈圓照廣慧禪師。其受業師子院改陞師子正宗禪寺。勅翰林學士承旨吳興趙公。撰碑以賜。英宗繼明寵賚如之。逮文宗臨御師已入寂。賜謚智覺禪師。塔曰法雲之塔。塔之銘詩并序文。今奎章閣侍書學士青城虞公奉勅譔。恩言寵數可謂至矣。然吾大僧自唐以來有封國師者。降及五季亦有尊之為其一國之師者。至於宋有區域。幾四百祀。僧之顯者班班輩出。然未有尊封國師者。今吾師遭遇聖明遂膺曠典。自非總其實如唐名僧道行碑。則將何以章殊恩顯異數。敢叩首以請。余謂。名公卿其歿則有碑。蓋因公室禮得用碑以葬。子孫因宜而不去。遂以銘其德行焉。今大沙門尊封國師其葬雖無窆穴。而其名行勒之金石。孰曰不宜。謹按行錄。師諱明本。錢塘人姓孫氏。母娠師時。夢無門開道者寄籠燈其家而生師。師生有至性。既不好弄。而好歌梵唄結趺坐。年十五輒然臂持戒誓鄉空寂。因而閱傳燈錄有疑。志在叅訣。遂登死關。妙髮長不薙。衣弊不易。孤峭嚴冷未嘗一啟。齒而笑。亦未嘗親為其徒剃落。獨見師便驩然欲為祝髮。蓋已知為大器焉。从之誦金剛經恍若開解者。師自謂識量依通。雖於義趣無不貫解。然非悟也。已而薙染給侍死關。天目於東南諸山最高寒廩粟屋材非飛輓不能至其上。師晝服力役夜事禪定。十年脅膚不沾席。後於妙言下機旨洞契。妙以其克肖。書偈付之俾眾歸之。師益自晦。未嘗肯以師道自任也。然而玉在山珠在淵。其

光氣自不可掩。況審之以諮訣重之以記剬哉。至元間松江瞿霆發。施田建寺於蓮華峯。號大覺正等禪寺。妙將遷化。以寺屬師師辭。師每謂。住持者必無上大道其力。可以開明人天夙植福緣其力可以蔭結徒眾。明智通變其力可以酬酢事宜。故凡住持必道為之體。而緣與智為之用。有其體而缺其用。雖或化權不周事儀不備。猶之可也。使無其體而徒倚其用。則雖處眾而眾歸制事而事宜。亦不足言矣。況三者併缺。而冒焉尸之者。其於因果能無懼乎。於是五山缺主席。宰相大臣拜致書幣屢以為請。師皆力辭至於窮崖孤洲草栖浪宿屏遯其跡而避去之。然而四方學者。北殫龍漠南極六詔。西連身毒東窮槫桑。裹粮躡屬萬里犇走。而輻湊赴師者逮無虛日。南詔僧玄鑑。素明教觀辯博英發。每曰。吾聞大唐有禪宗。使審是耶。吾將從其學。使或未當。吾將易其宗旨而俾趨教觀。由其國來一聞師言。便悟昔非洞法源底。方圖歸以倡道。而歿于中吳。鑑之徒畫師像歸國。像出神光燭天。南詔遂易教為禪。奉師為禪宗第一祖。至治三年春天目山木稼。其徒之老異之。秋八月癸酉師遂入寂即山之西岡塔其全身。未歿前一日遺別其外護并法屬。一一皆師手書。歿之日白虹貫山。師於是世壽六十一。僧臘三十有七年矣。余嘗使江南。聞師所至四眾傾慕香茗金幣拜禮供養悉成寶坊。而師一衲一單未嘗屬目。人念其豐肌暑月腠腐。奉葛衣以紲袢者。師一不以近其體他。可知已。師雖屢辭名山以自放於山林江海。解縢屬脫包笠。在處結茅以居。一皆名曰幻住。蒲團禪板晝作夜禪。規程條章井井森列。儀榘慎嚴如臨千眾。至於激揚提唱機用翕霍。嬰之者膽喪聞之者意消。而其大致則深。惟世降道離諸方禪者裨販佛祖。為可痛心。每謂其教傳佛心宗單提直指。惡有所謂授受哉。惡有所謂言語依解哉。故師於其教法欲救其弊而藥其病。師皆以身先之。故師之於物洪纖高下緩急後先。拒之而不遺應之而不攜。人徒見其發於悲願真誠。而不知其一一以身教而匪事夫空言也。以故當世公卿大夫器識如敬君威卿。清慎如鄭君鵬南。才藝如趙君子昂。一聞師之道固已知敬。及接師言容。無不歛慕終其身。江浙丞相脫驩公最號嚴重。讀師法語便斂衽望拜。高麗瀋王以天屬懿親萬里函香登山拜禮。起謂人曰。吾閱人多矣。未有如師福德最勝者。獲師開示涕淚感發。於戲師躬已以究其道。豈有毫髮于世意哉。然而其名不行而至。其道不言而信。自非行解相應聲實一致允克當于師之位永久益章而弗昧者。抑亦何以致此哉。廼為銘詩。傳之其徒昭示不朽。若師所著書。其目見塔銘茲不書詩曰。

天目於山擅弘賁　兩峯高盤帝青雲
孤禪行坐虎豹羣　延敵死關駐孤軍
神機觸著身火焚　濯以甘露洗垢氛

有幻一人奪鼓旗　正令一下千騶馳
定目不睹轅門麾　摩尼寶王燄輪持
如日始出槫桑枝　光雲照耀千須彌
崩騰輳赴無中邊　百舍重趼走莫前
來者駴汗命髮懸　幻以鑪錘烹金鉛
其出躍治流炎煙　不缺則折非龍泉
廼復煆擣而煉烹　爰肉爾骨死以生
醍醐上味投寶缾　藥香珠幢帝網纓
一一芬馥而光明　問師何由執神樞
一切入一亦無餘　陰裨國程鞏皇圖
天子南面味道腴　五朝恩光鬱扶輿
號尊國師章異恩　賜書入藏開蒙昏
揭若日月行崐崘　又如大海涵乾坤
俾人盡證毗耶門　正宗的的萬子孫
億劫師言永長存

謝降賜中峯和尚廣錄入藏并封號國師表

皇帝福蔭裏大普慶寺。臣僧善達密的理。誠惶誠恐昧死謹言。臣善達密的理。昨於元統二年正月初十日。不懼天誅。以臣先師天目中峯和尚明本廣錄三十卷進呈。乞賜入大藏與經律論並傳。廿六日欽奉聖旨頒降廣錄。但有藏經印板。去處刊板入藏流通。詔文林郎藝文監丞叅檢校書籍事臣揭傒斯。序於其書之首。仍賜臣先師明本。號曰普應國師。欽此臣中謝伏聞。道匪言傳。况一佛心宗之旨。理由事顯。非百家世諦之譚。明大用於機先。振玄猷於語下。伏念臣先師明本。身栖巖谷言滿寰區。當禪林搖落之秋。孰為依芘。住覺海圓明之域。獨任流通。故其徒雖默默真叅。而其道必言言後闡。於是以廣長舌樹光明幢。攪江海作醍醐。飲者量足。奏風水為韶濩。聞者意消。師子絃響絕眾音。摩尼珠體非一色。蓋以力扶其宗教。豈圖上達於宸聰。蒙乙覽之清光。加國師之殊號。復頒朝旨。賜列藏函。寵燁山林恩融泉壤。此蓋欽遇皇帝陛下。道隆聖統心契覺皇。蘿圖似黃金輪。常持四天下。沙界如寶珠網交現重光中。世昌釋子之正宗。日効封人之三祝。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以聞。臣善達密的理。誠惶誠恐昧死謹言。

元統二年六月　日大普慶寺臣僧善達密的理上表

校訛

(七十三葉十九行)廬州(南作湖州)
(七十四葉第五行)巳(誤作巳今改正)
(七十五葉第六行)末(誤作未從南改正)

音釋

坍
(音貪)
悍
(侯肝切性勇急也)
酎
(直又切醇酒也)
頯
(呼內切滌也)
訾
(蔣氏切譏也)
錮
(古慕切久固也)
竁
(樞絹切穿土為壙也)
輓
(武遠切引車也)
身毒
(身音捐毒音篤身毒西域國名)
槫桑
(槫附俱切槫桑神木日所出處)
屩
(音脚草履也)
紲
(私列切繫也徒登切纏膊腸斜幅也)
榘
(居羽切與矩同)

施[曛-日+貝]姓氏

比丘明得　方義(各一兩)　宗禮(四錢)　真觀(三錢)　戒基　圓亮　善果　文曉　明錦　寂澄　明浩　真見　如心　真祚　永堂　真鑑　海蜃　廣遠　如蓮　明吉　如遐　真聞　本清　真性　戒淳　智

通　如愷　明淨　如實　真慈　明倫　真見　真淨　性龍　如燈
方崑　如泉　寶巖　明慎　如慧(各二錢)　方堂　正承　長明　惠
昂　寂經　慧清　天台僧(各一錢)
宰官陸光祖(一兩)　包樫芳(十兩)
善男子張守約(四錢)　周禎　周之琦　周　祖　周　祝　周　祇
董世維　張遺安　陳如澄　胡文宗　呂應律　潘海會　湯如惠　張
得濟　王真志　徐季明　淩明心　徐守仁　徐守義　徐守禮　徐守
智　王在德　馮真麒　馮真麟　董大本　孟　昌　鄒　武　金俊(各
二錢)　方象坤　張明秀　孫宗宥　閔名山　姚如名　沈圓剛　曹
鋌　宋浦　王在邦　沈可賢　王鑾(各錢)
僧俗法名(久失辨別列于此)　明惠　如覺　能智　圓秀　證訛　真
常　圓仁　真乘　皎然　海聚　守堅　明常　守成　普清　性德
寂潮　惟昇　寂德　海霞　性定　海賢(各二錢)　恒心　惟軋　方峴
(各一錢)　沈義
比丘尼如住(一兩)
善女人孫氏(一兩)　呂氏(二錢五分)　真觀　惟龍　妙戒　海音　明
巖　戒淳　妙常　性龍　妙通　顧氏　屈氏　顧氏　王氏　顧氏
方氏　周氏　張氏　嚴氏　任氏　沈氏　邵氏　孫氏　湯氏　施
氏　馮氏　潘氏　張氏(各二錢)　計如曉　陸氏　周氏　沈氏　吳
氏　沈氏　韋氏　董海會　歸氏　官姐(各一錢)　如慁(八分)　明勤
(四分)

已上施銀共肆拾兩有奇適善女人真潔願圓成勝果遂得梓行不復他募伏願大眾三世業空一乘果熟人人不違本願處處普徧法雲北丘明覺募施併識


寛永癸未九月吉祥日
二條通玉屋町村上平兵衛寺
開板

聯絡我們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CBETA 基金會）
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

service@cbeta.org
(02)2383-2182 轉分機 12
官網 https://cbeta.org/
CBETA Online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
立即贊助 https://cbeta.org/quick-donate/

贊助資訊

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CBETA 電子佛典集成」，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CBETA 電子佛典集成」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

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能夠長期埋首理想、踏實耕耘，實屬不易。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擴大組織規模，懇請大家慷慨解囊、熱情贊助，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

贊助捐款

「水滴雖微，漸盈大器，凡福充滿，從纖纖積。」
—— CBETA 2024.R2, T04, no. 210, p. 565a5-6